

一〇八年度審查意見答詢表

一、108年6月25日期中審查會議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壹、業務單位（保育研究課）		
一	請補充本計畫歷次會議紀錄及答詢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期中修正報告書中補足 107 年度歷次審查意見答詢。
貳、林委員馬騰		
一	烈嶼移民新加坡的時間，希加以再確認；訪談人物或家族太少，未能普遍化。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將再未來會納入考量。
二一	駁船業的交通工作，希能有圖片，最好有構造和規格圖，便於鄉人認識。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會盡力蒐集更多駁船業照片。
三	訪談對象要擴及現代的名人及重要事業，以供作為後人榜樣。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本研究將會盡力針對現代名人與重要事業進行訪談與資料蒐集。
參、林委員金榮		
一	建議撰寫摘要篇章，明列本案調查著眼之近代烈嶼海外移民的上下年限，及其文化傳播範圍等總述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摘要將於期末報告中呈現。
二	烈嶼居民遷徙海外，有其航海經驗的歷史背景，分析論點可著重烈嶼人漁商兼行的人文特色來書寫。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會納入考量。
三	本計畫章節有新加坡、汶萊，建議還可將印尼列入。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會納入考量。
四	地域文化傳播有其形成因素、文化類型、滲透影響等內容，本計畫著重在信仰方面，可再加強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將於期末報告中加強說明。
肆、黃委員奕展		
一	有關新加坡僑社之歷史資料收集頗為豐富，足可供有意研究新加坡華僑歷史及金門近代史之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
二一	P.62、表 3-2-2 海峽殖民地主要方言群在職業上的分布，表中使用之「X」，是原始資料使用之符號？或是本案調查團隊所採用？建議改用「○」、「△」或「v」表示	感謝委員意見，62 頁之表格為原始文獻資料，已於表格下方加註說明。

	較妥，或是再做說明。	
三	錯落字在所難免，請再檢視訂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重新檢視訂正錯別字。
四	文中所採用之資料重複出現頻繁，請酌以修訂。	感謝委員意見，已重新檢視並加以修正。
五	「附錄一、洪天送文件」有多個圖片重複使用。	感謝委員意見，已重新檢視並加以修正。
六	「附錄二、僑匯建築與地景調查表」尚有部分表格待充實。	感謝委員意見，將於期末報告提供完整之紀錄資料。
七	修正後給予通過。	感謝委員意見。

二、108 年 12 月 6 日期末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壹、業務單位（保育研究課）		
一	提醒結案時須繳交投稿國家公園學報稿件 word 檔。	1. 感謝委員意見與提醒。 2. 已完成並提供電子報稿件於期末成果光碟資料中。
二	報告書中錯、漏字或文意不通順處，建議修正。	1. 感謝委員意見與提醒。 2. 已重新檢視並修正錯誤之處。

一〇七年度歷次審查意見答詢表

一、107 年 1 月 25 日評選會議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壹、林委員馬騰		
一	<p>(1) 感謝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關注烈嶼的僑鄉文化。</p> <p>(2) 烈嶼面積小，人口外移歷史早，過去以新加坡為主，民國 36 年之後新加坡開始管制移民人口，許多僑民流浪到馬來西亞，有些輾轉至汶萊，有些則回到烈嶼原鄉，因此汶萊的僑鄉文化發展是較晚期才開始的。</p> <p>(3) 早期去新加坡的移民，若是因家計出洋，多只能停留在苦力；若在金門已經飽讀詩書到 18 歲以後才出洋，則可開始經商。</p> <p>(4) 過去在汶萊的新移民，是有多多少鐵絲網可以圍多少地就有多大的地，很多人是這樣致富的。</p> <p>(5) 家鄉對僑民有許多期待，出洋客回到家鄉要報答、幫忙整建、翻修的開銷過於龐大，若沒有一定的財力，將造成很大的負擔及壓力，因此在過去很多僑民不敢回來。</p> <p>(6) 建議這次的計畫案可以常民化，不要太學術性，多紀錄傳奇、故事較能讓常民接受，計畫的成果也可以到華僑的華校進行推廣，讓後代可以多認識原鄉。</p>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會納入考量。
貳、林委員金榮		
一	<p>(1) 江老師過去的研究成果豐碩，相信將有助於本計畫案之進行。</p> <p>(2) 金門對於僑鄉的研究開始甚早，自民國 90 年代至民國 97 年縣府出版</p>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會納入考量。

	<p>專書，在建縣 100 年的出洋客也有相當多的著述。希望這次的計畫案跟過去的成果可以有所區別和突破，期待能藉由這次的計畫建立之資料庫，將僑鄉文化、文物、內容等等留在金門，建立專屬的地方館、文物館，將原鄉的故事、文物作梳理和書寫，妥善保存甚至陳展。</p> <p>(3) 過去出洋的僑民在近年有許多回鄉探望的案例，有些人甚至每年都會回來。建議本案可以多加記錄這個部分，讓他們回鄉的貢獻、對鄉土的情感得以藉由紀錄與書寫，被延續下去。</p>	
參、黃委員奕展		
一	<p>(1) 江老師經驗豐富，期待本次計畫案成果。</p> <p>(2) 建議可多著墨僑民對於烈嶼家鄉教育之貢獻。</p> <p>(3) 「華僑」可能會有無法延續的一天，新加坡多年來以「國族」意識教育國民，許多華僑後代認為自己是「華裔」，但不認為自己是金門人。應該趁華僑情感還在的時候，把握時間多做紀錄與蒐集。</p> <p>(4) 建議成果通俗化，讓下一代人可以快速接收。</p> <p>(5) 過去認為新加坡的華僑人數最多、影響最大，但有可能是因為新加坡的資料最容易取得；其他如印尼因為島嶼分散，人口難以計算、資料難以統籌，因此相關調查都還有待努力。相信這次的計畫案對於烈嶼出洋歷史也能有更多的梳理與貢獻。</p>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會納入考量。
肆、蘇委員成基		
一	(1) 期待本處於水頭聚落之僑鄉文化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會納入考量。

	<p>館及相關僑鄉展示可以利用計畫案所建立之資料庫，以其影音、影像等資料進行展示更新。</p> <p>(2) 烈嶼上林活動中心、鄉公所文化館都可以做為未來展示空間之考慮目標。</p> <p>(3) 同意應趁把握華僑還有情感連結時多作相關調查研究。</p>	
--	---	--

二、107 年 3 月 7 日工作計畫書書面審查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本案工作計畫書提到將會 (1) 對由華僑所建之民居進行系列性普查(工作計畫書 18 頁)、(2) 探究重要僑商受封名銜的歷史(工作計畫書 20 頁)、(3) 建置烈嶼僑鄉資料庫(工作計畫書 29 頁), 這些工作項目可否較具體地表現在工作計畫書第五章「計畫各年度工作項目及執行進度與期程」中? 俾利本處未來審查本案 107 及 108 年度各期報告書之進度。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前述工作其實包含於田野調查之中, 但因審查意見要求, 已補充於工作計畫書。惟僑鄉資料庫為第一期之工作, 並非 107 年可以全部完成。 2. 相關建議工作細節已補入第五部分「計畫各年度工作項目及執行進度與期程」第一年工作項目之中(詳見修訂版工作計畫書第 30 頁)。
二	本案計畫執行進度與期程有一個項目為「調查對象的確定」(工作計畫書 32、32 頁), 此處的調查對象是指即將蒐集口述歷史的受訪對象嗎? 還是包含全案預計將調查的人、事、時、地、物? 依照目前工作計畫書的期程, 三月將完成第一年(2018 年度)調查對象的確定, 以此進度審查本次工作計畫書, 建議將此部分做一交代。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調查對象之確定, 是指人物、空間為主, 並且涵蓋相關的歷史沿革、產業發展及文物等。 2. 事實上本團隊已初步掌握了調查對象, 相關人物及地點之一覽表, 已補充進入工作計畫書之中(詳見修訂版工作計畫書第 27 頁)。但田野調查及研究涉及海外, 且為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 隨著田野調查的進行, 將會有部分名單的增減或調整。這些工作成果一定會呈現於期中、期末報告書之中, 並符合合約規範之要求。
三	收集舊照片, 目前工作計畫書表示將「以翻拍為原則, 並請所有權人准許用於研究報告書中」(工作計畫書第 25 頁)。因本處研究調查成果常有轉化為展館展示資料、官網相關知識傳遞之用途, 本案可否盡量請照片所有權人授權將翻拍照片或取得之原始照片供本處未來的加值應用? 俾利僑鄉重要記憶的傳承與延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會根據圖版授權相關規定, 取得舊照片或文物拍攝之後的授權書。授權書的格式, 請詳見修訂版工作第 33 頁附件。
四	部分錯別字、贅字請修正: (1) 第 6 頁: 有相當多「位」烈嶼的移民。 (2) 第 6 頁: 有一部分則則無法取得身分… (3) 第 12 頁: 春源「號」 (4) 第 14 頁: 廟內有大量的的壁畫…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1) 並非錯誤。為避免被誤讀, 已修正為「有相當多來自烈嶼的移民」。 2. (2) ~ (5) 已修正。感謝指正。

	(5) 第 17 頁：1958 年年-6 月 26 日創 立…	
--	------------------------------------	--

三、107年6月26日期中審查會議

	審查意見	意見回復
壹、業務單位（保育研究課）		
一	請於工作報告書中補充 107 年 1 月 25 日召開之評選會議、107 年 3 月 7 日工作計畫書書面審查及今日會議的意見答詢與相對應之執行成果。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
二	本案為「近代烈嶼海外移民極其文化傳播」，第一年以「汶萊」為主、第二年以「新加坡」為主，請盡量聚焦在作為僑鄉地的「烈嶼」以及僑居地的汶萊、新加坡。建議將汶萊對於華人的統治制度進行說明。	雖然委託時程有二年的先後順序，但寫作架構上會力求完整，使研究報告得為管理處所應用。
三	報告書 p.40-47 介紹了汶萊的騰雲寺（騰雲殿），但是否可以從捐資者的祖籍地分析得出報告書 p.46 的結論 1 跟 2？報告書 p.41 提到「烈嶼人的移民應該略晚於泉州三邑，來到斯市之後尊重既有的信仰，僅是將保生大帝陪祀於騰雲殿內」，另報告書 p.49「華人社會以福建（閩南人）居多，其中又以祖籍來自金門烈嶼為大宗」，則根據以上，是否只能得出結論：由分析騰雲殿的重建捐資者成員，可印證當地華人以福建人居多，而其中又有多數是來自後期的烈嶼移民，且這些原先信奉保生大帝的後期移民反而融入早期移民的華人信仰文化（廣澤尊王）之中；而不能直接說騰雲殿就是烈嶼人的精神寄託？若要得出報告書中的結論，可能還需要更多的證據與論述來支持。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於第三章第三節騰雲殿之發展歷史與現況介紹中論述說明。
四	本案報告書第四章撰寫「華僑家族的案例研究」，然而有些案例泰半著重於個人事蹟，其家族的延伸論述甚少或幾乎闕如，例如丕顯天猛公拿督林德甫、林國民先生等案例，建議強化相關論述，或是修正標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收集汶萊更多家族歷史資料，例如王文邦家族、西路林氏家族、林文坤家族等，並於第四章華僑家族案例研究中補充之。
五	承上，是否能請受託單位強化這些重要人物及其家族來自烈嶼、投入僑鄉與僑居地的重要連結性？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於第四章華僑家族案例研究中補充之。
六	此外，這些重要人物及其家族在於「汶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華人社會文化之形成及發展」以及「烈嶼僑鄉的文化地景」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因此在第三章與第五章會不斷提及這些人物及其家族的貢獻，與第四章的內容又有所重複。建議是否調整報告書的結構，讓調查成果之呈現更簡潔且脈絡清晰，避免各章節獨自成立而過於零散。	2. 已調整章節架構，第三章華人社會文化之形成與發展著重在說明烈嶼人在汶萊之信仰、社團、華文教育之形成及影響性。第四章則以汶萊華僑家族案例研究為主。第五章則為結論。
七	報告書附錄一「僑匯建築與地景調查表」請注意所有表格內容設計的一致性，若欄目空缺，建議簡單註記無法登錄的原因，盡量為未來資料庫建置提供表格詮釋資料之完整性。	1. 感謝委員意見。 2. 調查表格已修正。
八	報告書附錄二「華僑返鄉新聞」建議提供各篇新聞內文的字稿，否則圖片中的文字辨識不易，亦難以了解該新聞與本計畫案的關聯性。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修正「華僑返鄉新聞」呈現方式，以與本研究主題直接有關者為主，並調整至附錄三。
九	請於報告書中加附計畫執行甘特圖，俾便委託單位追蹤與了解受託單位計畫執行之預期進度與實際執行期程。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報告書呈現的為研究成果，但於管理處的要求，已增加附錄五計畫執行進度甘特圖。
十	本案期中報告書原則符合期中進度，請受託單位依據出席人員意見修正報告書，並於修訂版報告書中檢附意見答詢表（包含107年1月25日照開之評選會議、107年3月7日工作計畫書書面審查的意見答詢及相對應之執行成果）。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修正報告書，並檢附意見答詢表。
貳、林委員馬騰		
一	烈嶼因地小且土地貧瘠、自明朝以後人口漸漸飽和，即有居民開始出洋，金門國家公園願意關注烈嶼人的出洋史，並將本案委託給專業的團隊進行調查研究，是很好的一件事。	感謝委員意見。
二	本案基本上算是一個「基本資料收集」的案子，以下有幾點意見提供參考： （1）「個人」、「家族」的案例因具有故事性、值得蒐集傳播，未來或許可發展成為一部《烈嶼人在南洋發展的小百科》。 （2）根據口述調查，金門地區第一位出洋到汶萊的是「后宅」一位「張」姓人士，然而沒有文字文獻可考，可見有些資訊不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收集汶萊更多家族歷史資料，例如王文邦家族、西路林氏家族、林文坤家族等，並於第四章華僑家族案例研究中補充之。

	<p>把握時間記錄下來，以後就沒有機會了。這些僑居地有許多第二代已經對僑鄉漠不關心、更多第三代是完全脫節，應盡快去進行相關口述資料與文物的資料與紀錄。</p> <p>(3) 王文邦先生是第一位在汶萊有重大影響力的華僑人物，應深入並多加著墨介紹。</p> <p>(4) 林德甫先生無論是在僑居地汶萊或是對於僑鄉烈嶼的各方面，如學校、廟宇的興修等都有極大貢獻，也應深入並多加著墨介紹。</p> <p>(5) 劉錦國先生及其家族都很另類，深具故事性，亦可發展其家族故事。</p> <p>(6) 洪天棍、李清江先生也都是傳奇人物，值得記錄撰述。</p>	
三	<p>以下幾點意見受託單位再詳加查證及修正：</p> <p>(1) 報告書 p.70、p.77、p.85，有關林德甫、劉錦國與林水聽的工資敘述，請再查證。</p> <p>(2) 報告書 p.76，劉錦國的祖父那一輩長子應該姓林，請再查證。</p> <p>(3) 報告書 p.30，「估俚間」應有 10 幾間。</p> <p>(4) 報告書 p.65，林天助應是被派為「區長」而非「鄉長」，請再查證。</p>	感謝委員意見，已再次確認及修正報告書內容。
四	建議將歷任天猛公、甲必丹等列表並標示年份，便於閱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將朝此重點補充，並陸續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加強論述，以力求資料完整。
參、林委員金榮		
一	除了口述訪談，建議可多方蒐集華僑書信、證件與宗親的影像等重要文物，並充分利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目前已蒐集部份相關重要文物，例如西路林氏家族與林文坤家族之相關照片文件，並於期末報告第四章補充之；未來將朝此重點繼續蒐集相關重要文物，並陸續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加強論述，以力求資料完整。
二	過去海外華人大多從唐山搬運建材及延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匠師至海外興修，建議可從這部分多加著墨。	2. 未來本研究將盡力蒐集該方面資料，並陸續呈現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
三	報告書 p.40-44 騰雲殿介紹與 p.64-68 「民間藝術的傳播」部分內容重複敘述，建議受託單位將圖文重新整理。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調整章節架構，將「民間藝術的傳播」納入騰雲殿介紹中說明。
四	應寫作漳州石「碼」，是指碼頭的意思。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報告書內容。
五	建議對烈嶼地區的民間信仰作一個普查並製作調查表，俾便與僑居地的信仰文化作為對照。	1. 感謝委員意見。 2. 本計畫為兩年期，將朝此重點補充，並陸續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加強論述，以力求資料完整。
六	早期駐軍進到烈嶼地區，軍民之間不和睦，當地居民反映到海外，甚至出洋去依親，因此在 1949 後初期造成一批移民潮。建議報告書應就這些歷史及人文背景作一些論述，作為基礎瞭解。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於第二章第三節「冷戰時期的海外移民」詳細討論之。
肆、黃委員奕展		
一	報告書 p.45 表 3-2：騰雲殿內彩瓷捐建人地緣統計、中國原鄉各地項下之小計似有誤，應為 333，總計應為 371，所以亦造成百分比之誤差。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報告書內容。
二	報告書 p.48 第二段「新加坡浯江公會為應邀參加羣聲成立第六十週年……特組親善訪問團於 1974 年 8 月 15 日蒞汶參加慶祝。」第三段「馬來西亞吧生雪蘭莪金門會館，1985 年 5 月 17 日應邀參加羣聲成立第 28 週年紀念……」兩者之間應該有一個出錯。	1. 感謝委員意見。 2. 「新加坡浯江公會為應邀參加羣聲成立第六十週年……」應為十六週年，誤植為六十週年，已修正報告書內容。
三	報告書 p.60 表 3-8 汶萊中華中學（及其前身）變遷歷程校長或經營者欄下 1954 年、1959 年、林德甫出任董事長，均落了「董」字。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報告書內容。
四	報告書 p.81 第一段第 5 行「劉錦國與林桂英夫婦回到烈嶼舉行奠安入土開幕儀式，……回饋鄉里」，此句中「入土」二字其意為何？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報告書內容。
五	捐資興學是華僑對提高家鄉文化水平最具功效的貢獻，值得深深著墨。	1. 感謝委員意見。 2. 本計畫為兩年期，將朝此重點補充，並陸續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加強論

		述，以力求資料完整。
六	建議能將各宗祠、寺廟之「碑誌」納入收集之範圍，可用作佐證資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本計畫為兩年期，將朝此重點補充，並陸續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加強論述，以力求資料完整。
七	學校之捐款芳名錄亦可佐證捐資興學之資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本計畫為兩年期，將朝此重點補充，並陸續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加強論述，以力求資料完整。
八	烈嶼各社區靈魂人物手中尚有許多與僑居地之往來書信，請多收集利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本計畫為兩年期，將朝此重點補充，並陸續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加強論述，以力求資料完整。
伍、許主任忠信		
一	金門有許多僑民在回鄉建設時，會將僑居地的文化帶回來反映在僑鄉之中，例如水頭的建築就是很好的例子；烈嶼地區是否也有這個現象？建議可對照僑鄉文化做相關研究，若有，是哪些部分被帶回來影響僑鄉；或沒有，是否反映了烈嶼的僑民歸化在僑居地後就沒有回來落葉歸根的情形。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烈嶼受砲戰影響較大，現存僑匯建築保存不多，但不代表沒有受到當時文化風氣之影響。 3. 有關於「落葉歸根」或「落地生根」之情況，於第四章家族史及人物討論中呈現。
二	烈嶼人出洋是將信仰作傳播？或是被同化了？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於汶萊信仰的融會於騰雲殿專節中（第三章第三節）詳細討論之。

四、107 年 12 月 5 日期末審查會議

	審查意見	意見回復
壹、業務單位（保育研究課）		
一	請於報告前補充「摘要」；結論部分則增加「檢討與建議」。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於成果報告書補充「摘要」及「後續建議」。
二	敬請依契約規定於期末繳交之電子檔光碟提交投稿國家公園學報稿件 word 檔或本處電子報稿件 word 檔。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與提醒。 2. 已完成並提供電子報稿件於期末成果光碟資料中。
三	為該資料庫之後續應用，報告書中圖片電子檔可否於期末成果光碟繳交？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彙整圖片電子檔並提供光碟予管理處。
四	結論章節論述僑民對烈嶼的影響多集中於廟宇，其他部分如教育方面，建議更廣泛蒐集資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本計畫為兩年期，將朝此重點補充，並陸續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加強論述，以力求資料完整。
五	<p>以下針對報告書提出意見：</p> <p>(1) 報告書 p.9,「○石旭」的○是誤謄？還是墓碑文字無法辨識？還是為保護個資做的處理？建議標註說明特殊符號之代表意義。</p> <p>(2) 同上，報告書 p.153 下方註解中的□□是要代表空 2 格嗎？如有特殊意義請說明，如為誤謄請修正。</p> <p>(3) 報告書 p.51-53，木牌文字抄錄不易且辛苦，建議說明其上之特殊符號，或是把照片清晰檢附，確認不是謄寫錯誤，且使讀者容易理解。</p> <p>(4) 若註解之參考文獻為「前揭書」，建議仍應標註年份，便於閱讀者理解及查找文獻，例如饒尚東在本次報告有多篇著作被引用，註解僅為「前揭書」難以查找。</p> <p>(5) 報告書 p.34-49，下方註解引用賴公任主編之參考文獻，部分漏掉「主編」字眼。</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石旭」的○為墓碑上的文字無法辨識，故以○表示之。並於報告書中標註說明。 3. P.153 註腳為新倉上二房十一世宗祠建祠記，已修正該祠記表示方式。 4. P.51-53 騰雲殿木牌上之特殊符號為蘇州碼，已於報告書中增加蘇州碼對應說明。 5. 「兩頭社區」係由兩頭家庭延伸而來之概念，已於文章中說明此概念。 6. 已修正誤謄、漏字及語句不通順之處。

	<p>(6) 報告書 p.41, 第 1 行表次引用錯誤, 應為表 3-5。</p> <p>(7) 報告書 p.137, 第 3 行「這樣的談話充分一方面反映了……」等文字語序不順。</p> <p>(8) 報告書 p.147, 註解 196 倒數第 2 行第一個東林應該是指上林。</p> <p>(9) 報告書 p.157, 漏騰陳厚仲之原籍。</p> <p>(10) 「兩頭社區」是自定義還是專有名詞? 如為專有名詞, 建議補充相關文獻回顧。自定義也建請說明標示。</p> <p>(11) 報告書 p.157-158, 正文的文字大小變註解, 請修正。</p> <p>(12) 報告書 p.15, 8 倒數第 2 段括號標註「圖 5-2 至圖 5-2」是否標註錯誤?</p> <p>(13) 報告書 p.159, 何謂「地理學先驗式存在的傳統領域之村落研究»? 另, 同頁倒數第 2 行應該是要寫「文化變遷», 缺漏「化」字。</p> <p>(14) 報告書錯別字及標點符號缺漏請修正。</p>	
--	--	--

參、林委員金榮

一	建議本報告第三章補充爬梳華人的移民過程及其逐漸確立社會經濟實力的背景脈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本計畫為兩年期, 將朝此重點補充, 並陸續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加強論述, 以力求資料完整。
二	建議補充華人移民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本計畫為兩年期, 將朝此重點補充, 並陸續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加強論述, 以力求資料完整。
三	僑批為時代見證的重要文物, 建議本案團隊多方蒐集利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本計畫為兩年期, 將多方蒐集, 並陸續補充於第二年的報告書中。

肆、黃委員奕展

一	本期報告內容充實, 參考資料豐富, 是研究海外華僑發展史很好的參考資要。	感謝委員意見。
---	--------------------------------------	---------

二	報告書 p.51-53，有關建築騰雲寺諸捐款及諸開費內之金額數字是採碼字技術，建議於其後加註說明，以便年輕讀者閱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於報告書中補充蘇州碼對應說明。
三	報告書 p.71-72，表 3-23「中華商會、中華總商會入會基金彙整表」缺幣值與單位，請能加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於報告書中補充與加註。
四	報告書 p.79，「1958 年羣聲音樂社……有 48 人，1697 年成長為 150 人，此 1697 年應該有誤。另此段倒數第 4 行，其次為工人；1956 年更創設了社員優秀子女學優獎勵金，此 1956 年乃是在 1958 年成立之前，是否有誤？」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查證資料並修正之。
五	報告書 p.129，圖 4-78「林水聰家族系譜」林水聰之父林聯章與方珠及泰國華人、兩位配偶的關係，建議以乘號連結，較符合譜圖之寫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修正系譜呈現方式。
六	同一章節內、相同的內容、相同的文字重複沿用，次數頻繁，請設法避免。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 2. 已再次檢視並修正報告書內容。
七	文中落字及錯字建議再檢查訂正，以便閱者之閱讀與理解。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意見與提醒。 2. 已修正報告書中錯別字及闕漏之處。
八	修正後給予通過。	感謝委員意見。

目錄

摘要.....	1
第一章 緒論.....	3
第一節 研究緣起.....	3
第二節 工作項目及方法.....	6
一、工作項目.....	6
二、執行方法.....	6
三、調查研究的規劃（研究設計）.....	7
第三節 研究背景及文獻回顧.....	11
一、金門海外移民：從僑居到落戶.....	11
二、文獻回顧：海外華人社會文化研究的典範轉移.....	14
第二章 來去之間：烈嶼移民南渡之歷程.....	19
第一節 近代烈嶼僑鄉社會的形成.....	19
一、烈嶼的地形地貌及氣候環境.....	19
二、1949年以前的社會發展及經濟概況.....	20
第二節 1949年以前海外移民的類型及分佈.....	24
一、海外移民的啟動及近代人口的變遷.....	24
二、1949年以前的交通方式：以金門到新加坡為例.....	27
三、烈嶼的海外移民地點.....	28
第三節 冷戰時期的南渡歷程.....	31
一、從僑鄉到戰地的變遷：1949-1992.....	31
二、冷戰時期的海外移民.....	32
第三章 新加坡金門社群文化之形成及發展.....	37
第一節 從「僑居地」到「新家園」的新加坡.....	37

一、歷史地理背景	37
二、華人移民社群：從僑居到落戶的歷程	45
第二節 宗鄉會館：華人宗教信仰、身分認同與社群政治的載體	52
一、新加坡華人社群意識的建構	52
二、分而治之的地景與社群寡佔的行業	60
第三節 “兩座島、一群人”：新加坡金門會館的跨境運作	67
一、浯江孚濟廟：新加坡金門社群組織的肇始	67
二、20 世紀初期會館對於金門公共事務的參與	69
三、從浯江孚濟廟到金門會館：1927-1937	74
四、動盪的僑鄉：1937-49 年海外會館的作為	79
五、跨境運作：金門會館的歷史角色	81
第四節 勞動階層的鄉團組織：以浯江公會為中心的考察	84
一、戰前的「金浯江」：金門估俚間鄉團的總領導	84
二、戰後的制度化發展：從金浯江到浯江公會	86
三、戰地公共事務的介入：1949 年後的浯江公會與金門	94
四、浯江公會的新挑戰	99
第五節 隱沒的新加坡河故事：金門人的駁船業估俚間	108
一、駁船業估俚間的形成及其活動領域	108
二、估俚間的日常生活	119
三、新加坡河治理計畫下的駁船業	125
第六節 鄉團的危機、轉型與未來	129
一、從移民社會到在地化社會：鄉團的危機與轉型	129
二、在新加坡談「金門人」？：宗鄉會館的未來	136
第四章 移民記憶：華僑家族的案例研究.....	141
第一節 方水金的運輸業及其社會貢獻	141
第二節 洪天送的家鄉情懷	144
第三節 方登賀的駁船生活	147
第四節 林長鏢的南渡記憶	150

第五節 方耀明的旅遊經營與文山聯誼社	155
第六節 方百成的文化事業	158
第五章 結論：跨國（境）網絡的再連結.....	163
檢討與建議	173
參考文獻	175
附錄一 洪天送文件	185
附錄二 僑匯建築與地景調查表.....	199
一、寺廟	199
二、宗祠	239
三、學校建築	253
四、民居建築	258
五、其他	260
附錄三 浯江公會文物.....	263
一、新嘉坡浯江公會附設互助部章程	263
二、浯江公會會員名錄（節錄）	265
三、浯江公會所藏之人物照片	266
四、其他重要文物	273
附錄四 研究團隊	275

圖目錄

圖 1-3. 1：閩南區域中的金門（.....	12
圖 1-3. 2：浯州場圖.....	12
圖 1-3. 3：1840 年代的金門全圖.....	12
圖 3-1. 1：新加坡區域位置圖.....	37
圖 3-1. 2：新加坡島全圖.....	38
圖 3-1. 3：「龍牙門」意象水彩圖.....	40
圖 3-1. 4：新加坡、廖內群島、林加群島相關位置圖.....	40
圖 3-1. 5：《武備志》中的「龍牙門」.....	40
圖 3-1. 6：《武備志》中的「淡馬錫」.....	40
圖 3-1. 7：葡萄牙人繪製的新加坡海圖（SINCAPVRA，1604 年）.....	42
圖 3-2. 1：青雲亭入口山門.....	54
圖 3-2. 2：青雲亭主殿.....	54
圖 3-2. 3：青雲亭主殿內部.....	54
圖 3-2. 4：青雲亭內供奉的華人牌位.....	54
圖 3-2. 5：粵海清廟.....	56
圖 3-2. 6：海唇福德祠.....	56
圖 3-2. 7：天福宮舊照.....	57
圖 3-2. 8：天福宮光緒皇帝御賜「波靖南溟」匾額（1907 年）.....	57
圖 3-2. 9：天福宮現況.....	57
圖 3-2. 10：新加坡同濟醫院.....	59
圖 3-2. 11：十九世紀末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	59
圖 3-2. 12：新加坡浯江公會頒發中小學獎助學金（1970 年代）.....	60
圖 3-2. 13：浯江公會的聚餐邀請婦女參加（1960 年代）.....	60
圖 3-2. 14：1823 年新加坡城市規劃圖.....	61
圖 3-2. 15：1825 年新加坡河沿岸規劃圖.....	62
圖 3-2. 16：1846 年的新加坡城鎮地圖.....	62
圖 3-2. 17：早期華人方言群分布圖.....	63
圖 3-2. 18：大舢（Twakow）.....	66
圖 3-2. 19：舢舨（Tongkang）.....	66

圖 3-3. 1：浯江孚濟廟碑記（1876 年）	68
圖 3-3. 2：「浯江孚濟廟祿位碑」（1876 年）	68
圖 3-3. 3：1919 年新加坡金門會館建築.....	71
圖 3-3. 4：金門輪船公司入股收據（吳光桴，金門會館藏）	72
圖 3-3. 5：金門輪船公司於華僑銀行之英文與中文存單.....	72
圖 3-3. 6：金門輪船公司帳本.....	73
圖 3-3. 7：金門公司旅社部收支概表.....	73
圖 3-4. 1：1900 年代的新加坡河.....	86
圖 3-4. 2：舢舨執照.....	86
圖 3-4. 3：早期的番客箱.....	86
圖 3-4. 4：1950 年代金浯江董事組成.....	86
圖 3-4. 5：絲絲街會所（一）	88
圖 3-4. 6：絲絲街會所（二）	88
圖 3-4. 7：第一屆職員就職典禮合影（1953 年）	88
圖 3-4. 8：第五屆全體職員合影（1958 年）	88
圖 3-4. 9：浯江公會第一屆職員宣誓就職誓詞（1953 年）	89
圖 3-4. 10：浯江公會創會之初名譽會長（1953 年）	89
圖 3-4. 11：李府王爺神誕盛會（1950 年代）	89
圖 3-4. 12：浯江公會會徽.....	91
圖 3-4. 13：浯江公會互助部會徽.....	91
圖 3-4. 14：浯江公會特刊（1961 年）	91
圖 3-4. 15：浯江公會中樂隊.....	91
圖 3-4. 16：浯江公會中樂隊送葬儀式.....	91
圖 3-4. 17：浯江公會中樂隊練習情況.....	91
圖 3-4. 18：浯江公會中樂隊合影.....	91
圖 3-4. 19：芽籠會所.....	92
圖 3-4. 20：會所籌建委員會籌建過程文書封面.....	92
圖 3-4. 21：芽籠會所內供奉的李府王爺.....	93
圖 3-4. 22：芽籠會所內的金門地圖及對聯.....	93
圖 3-4. 23：浯江公會建置會所序及捐款芳名錄.....	93

圖 3-4. 24：歡迎汶萊羣聲音樂社兒童閩劇團（1970 年）	93
圖 3-4. 25：浯江公會聚會活動（1970 年代）	93
圖 3-4. 26：浯江公會聚餐聯誼（1970 年代）	94
圖 3-4. 27：浯江公會董事會議（1980 年代）	94
圖 3-4. 28：浯江公會頒發獎助學金合影（1980 年代）	94
圖 3-4. 29：1973 年浯江公會首度組團返鄉（中為李皆得團長）	95
圖 3-4. 30：省親團拜訪時任金防部政戰部主任張其黑	95
圖 3-4. 31：華僑之家籌建宣傳海報（1977 年）	97
圖 3-4. 32：呈蔣經國總統請求協助金門華僑之家興建書函	98
圖 3-4. 33：浯江公會致金門縣委員會公函	98
圖 3-4. 34：1982 年華僑之家竣工剪綵	99
圖 3-4. 35：1982 年浯江公會代表團華僑之家大廈前留影	99
圖 3-4. 36：華僑之家捐獻籌建基金芳名錄碑（1983 年）	99
圖 3-4. 37：華僑之家會議室牆上的捐資僑領照片	99
圖 3-4. 38：位於慶利路的金門會館	102
圖 3-4. 39：位於金門會館外的石碑	103
圖 3-4. 40：金門會館四樓祭祀聽的李府王爺神座	103
圖 3-4. 41：傳統科儀資料（黃添發提供）	103
圖 3-4. 42：浯江公會將 200 萬新加坡幣基金捐入金門會館儀式	104
圖 3-4. 43：第五十四屆執監委員就職典禮合影（2009 年）	104
圖 3-4. 44：1988 年李府王爺安座儀式	104
圖 3-4. 45：三樓浯江廳與浯江公會前任主席洪天送	104
圖 3-4. 46：出身金門料羅的金明發之置業名錄	106
圖 3-5. 1：1828 年新加坡都市計畫圖	114
圖 3-5. 2：1846 年新加坡地圖	115
圖 3-5. 3：1847 年珍珠山眺望牛車水	115
圖 3-5. 4：1856 年直落亞逸一帶油畫	115
圖 3-5. 5：1870 年的直落亞逸灣附近及哥烈碼頭	115
圖 3-5. 6：1870 年直落亞逸一帶華人區	116
圖 3-5. 7：1879 年填土工程展開後的直落亞逸盆地	116
圖 3-5. 8：直落亞逸時期金門人估俚間分布示意圖（一）	116

圖 3-5. 9：直落亞逸時期金門人估俚間分布示意圖（二）	117
圖 3-5. 10：1931 年竣工的紅燈碼頭.....	118
圖 3-5. 11：1962 年鳥瞰紅燈碼頭與哥烈碼頭.....	118
圖 3-5. 12：官山社珍藏遷移至紅燈碼頭的批准文件.....	119
圖 3-5. 13：新加坡河的水上運輸（一）（1920-30 年代）	120
圖 3-5. 14：新加坡河的水上運輸（二）（1920-30 年代）	120
圖 3-5. 15：新加坡河的水上運輸（三）（1920-30 年代）	120
圖 3-5. 16：渡頭岸邊的小販（1920-30 年代）	120
圖 3-5. 17：聖淘沙島、聖約翰島（棋樟山）、龜嶼位置圖.....	122
圖 3-5. 18：1930 年代龜嶼進香.....	123
圖 3-5. 19：1972 年「合安」為醫院募款.....	123
圖 3-5. 20：1972 年紅燈碼頭的義航.....	123
圖 3-5. 21：1973 年「合安」為社區募款.....	123
圖 3-5. 22：1970 年代龜嶼進香盛況.....	123
圖 3-5. 23：1980 年代龜嶼進香盛況（圖 3-5.19 至圖 3-5.22 俱為合安提供）	123
圖 3-5. 24：龜嶼福山宮近況（2019 年）	123
圖 3-5. 25：龜嶼簡介.....	124
圖 3-5. 26：龜嶼許願池.....	124
圖 3-5. 27：重修龜嶼大伯公宮所有捐款芳名碑（1927 年）	124
圖 3-5. 28：合安舢舨電船眾弟子敬謝龜嶼大伯公「恩沾黎民」牌匾（1950 年）	124
圖 3-5. 29：龜嶼島上祭祀的拿督公.....	124
圖 3-5. 30：拿督公廟旁的祈福活動.....	124
圖 3-5. 31：巴西班讓停泊船隻（1990 年代初期）	128
圖 3-5. 32：紅燈碼頭眺望濱海灣.....	128
圖 3-5. 33：新加坡巴西班讓貨櫃碼頭.....	128
圖 3-5. 34：南濱海灣碼頭.....	128
圖 3-5. 35：南濱海灣碼頭的金門人水上運輸公司櫃台.....	128
圖 3-5. 36：停泊於南濱海灣碼頭的大舫.....	128
圖 3-5. 37：停泊於南濱海灣碼頭的舢舨.....	128
圖 3-6. 1：金門會館註冊批准文件.....	131
圖 3-6. 2：金再發慶祝伍鄉太子爺千秋.....	132

圖 4-1. 1：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外觀.....	142
圖 4-1. 2：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俯瞰.....	142
圖 4-1. 3：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內部空間.....	142
圖 4-1. 4：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貨倉.....	142
圖 4-1. 5：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祭祀儀式.....	142
圖 4-1. 6：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施工舊照.....	142
圖 4-1. 7：方水金（2011）.....	143
圖 4-1. 8：方得岫.....	143
圖 4-1. 9：方水金(左二)捐獻新臺幣貳百萬元予金門大學（2011）.....	143
圖 4-1. 10：方水金參與煉石窩主人新書發表（左起寒川、陳篤漢、許國振、方水金、蔡其生，2007）.....	143
圖 4-2. 1：1973 年浯江公會返金，右八為李皆得、右九為洪天送.....	144
圖 4-2. 2：1990 年代浯江公會頒發獎助學金，右一為洪天送.....	144
圖 4-2. 3：洪天送(左三)接受江柏煒訪談（2007）.....	144
圖 4-2. 4：洪天送講述移民經驗（2012）.....	144
圖 4-2. 5：金門會館與屬團交流會.....	145
圖 4-2. 6：浯江公會普渡（前排中間洪天送，2007）.....	145
圖 4-2. 7：洪天送（左前）、楊清芳（右前）接受金門會館與浯江公會表揚（2014）.....	145
圖 4-2. 8：洪天送榮譽公民證（2001）.....	145
圖 4-2. 9：洪天送保留中華民國身分證一.....	145
圖 4-2. 10：洪天送保留中華民國身分證二.....	145
圖 4-2. 11：洪建國（洪天送公子）婚禮（1985）.....	146
圖 4-2. 12：洪天送八十大壽壽宴.....	146
圖 4-3. 1：方登賀珍藏的僑民登記證.....	147
圖 4-3. 2：方登賀藏的公民權證書.....	147
圖 4-3. 3：方登賀的駕船執照.....	148
圖 4-3. 4：方登賀結婚當日合照（1956 年）.....	148
圖 4-3. 5：烈嶼方氏家廟奠安慶典合照.....	148

圖 4-4.1：1956 年林長鏢與祖母、母親合影.....	153
圖 4-4.2：1956 年林長鏢在臺灣接受世界衛生組織接種天花疫苗.....	153
圖 4-4.3：1956 年林長鏢家人搭乘的泰國航空機票.....	154
圖 4-4.4：1959 年林長鏢就讀愛同學校的學籍表.....	154
圖 4-5.1：新加坡河明信片.....	155
圖 4-5.2：方耀明於新加坡河前接受江柏煒訪談.....	155
圖 4-5.3：文山聯誼社天上聖母神龕.....	157
圖 4-5.4：方耀明與文山聯誼社.....	157
圖 4-5.5：文山聯誼社社員敬祀天上聖母.....	157
圖 4-5.6：文山社舉辦社員婚禮.....	157
圖 4-5.7：文山聯誼社凝聚鄉情聚餐會.....	157
圖 4-5.8：文山聯誼社返鄉合照.....	157
圖 4-6.1：方百成先生接受江柏煒教授訪談（2018 年 9 月 23 日）.....	162
圖 4-6.2：方百成先生導覽天福宮（2019 年 10 月 17 日）.....	162
圖 5-1.1 世界閩南文化節中相遇的海外金門鄉親.....	164
圖 5-1.2：南洋鄉僑及志工準備南洋閩南美食.....	165
圖 5-1.3：與會貴賓及學者品嚐南洋閩南美食.....	165
圖 5-1.4：美食展中的新加坡蝦麵.....	165
圖 5-1.5：美食展中的新加坡蝦餅.....	165
圖 5-1.6：新加坡金門會館 145 週年慶祝活動之一金門美食展.....	166
圖 5-1.7：《金門先賢錄·新加坡篇》封面.....	166
圖 5-1.8：「中華文明與東亞」論壇、學術研討會暨影像展開幕合影（臺北 2016）	167
圖 5-1.9：「中華文明與東亞」論壇、學術研討會暨影像展陳成欣董事進行報告 （臺北 2016）.....	167
圖 5-1.10：「中華文明與東南亞」講座（2017 新加坡）.....	167
圖 5-1.11：「中華文明與東南亞」影像展（2017 新加坡）.....	167
圖 5-1.12：主祭官蔡其生主席.....	168
圖 5-1.13：象徵各民族融合的祭祖大典舞蹈表演.....	168

圖 5-1. 14 : 2014 年新加坡呂冰霖講堂開幕.....	169
圖 5-1. 15 : 2014 年 10 月新加坡金門會館副主席陳篤漢率團參訪金門大學..	169
圖 5-1. 16 : 金順利 (林) 重機械承運私營有限公司.....	170
圖 5-1. 17 : 金順利 50 週年慶報導.....	170
圖 5-1. 18 : 金順利 50 週年慶活動.....	170

表目錄

表 1-1. 1：新加坡金門人宗鄉會館（2007 年）	4
表 2-1. 1：烈嶼聚落及姓氏分布	21
表 2-2. 1：18 世紀以來華人移民的四種類型	25
表 2-2. 2：新加坡金門人宗鄉會館（2007 年）	30
表 2-3. 1：1958-67 年華僑返金人數統計	31
表 2-3. 2：1950 年間的金門移民	33
表 3-2. 1：以方言群為分類法則的幫群	57
表 3-2. 2：海峽殖民地主要方言群在職業上的分布	64
表 3-5. 1：戰前新加坡駁船業業緣團體	108
表 3-5. 2：金門駁船業估俚間性質	110

近代烈嶼海外移民及其文化傳播（108 年度）

摘要

金門，舊稱浯江、浯洲，由金門本島、烈嶼、大膽、二膽諸島所組成。位於臺灣海峽之西、閩南九龍江口、廈門灣及圍頭灣外，具「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勢，14 世紀後半以降即為海防戰略要地。17 世紀中葉起，島民東渡澎湖、安平、鹿港等地，成為臺灣早期住民的一支。19 世紀中葉起，金門成為閩南重要僑鄉之一，青壯人口陸續遠渡南洋各埠、日本長崎與神戶等地謀生。僑匯經濟對地方社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1949 至 1992 年間，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社會與空間被高度地軍事化。2001 年迄今，俗稱「小三通」的金廈、金泉定期船班開通，金門成為交通新節點及臺海兩岸交流的平台。

本計畫以烈嶼海外移民為主，討論其高度集中的海外僑居地汶萊（第一期）、新加坡（第二期）的移民社會之建構、鄉團或祠廟的運作、家族的移民記憶等歷史過程，以及他們在不同年代對金門故鄉的回饋與貢獻。一開始烈嶼人在新加坡的職業上以直落亞逸盆地的駁船業為主，後搬遷至紅燈碼頭，多數人依靠著估俚間的互助而生存，並過著相當艱辛的勞動生活。但部分金門移民及其後裔憑藉著努力與機運，加上新加坡自 1970 年代後期以來的轉型，逐漸轉型為服務業、旅遊業、物流運輸業、文化教育業等，成功致富者不少，為海外華人的發展樹立了典範。

通過這些田野調查與文獻收集分析的整理，我們認為：作為一個地方，近五百年來，金門從來不是封閉的島嶼，跨境流動已經是一種地方傳統，尤其是近代華僑。第一代、第二代的他們，絕大多數是「僑居社群」（sojourning communities）的性質，盡可能地維持散居家族的共同體運作。亦即，地理上的散居、經濟上的夥同及網絡關係上的連結。而且，金門後裔在東南亞各地，經過幾代的發展，已經是當地社會重要一份子，東南亞各地的金門會館及鄉團，以及金門後裔的企業集團之影響力不容忽視，在政治、經濟、文教等領域具有影響力。晚近 10 餘年，僑鄉網絡的再連結也取得不少成果。這些也將會是金門未來地域振興的助力，以及國家新南向政策的重要基礎。

關鍵詞：烈嶼、金門、海外華人、駁船業估俚間、新加坡金門會館、新加坡浯江公會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國際移民研究，特別是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碰撞、衝突或交融，是近 20 年來人文社會領域非常關注的學術課題。¹ 跨境／跨國華人 (translocal/transnational Chinese, 華僑華人) 研究是其中的一個焦點，從歷史學、文學、地理學、社會學、政經研究到文化研究，通過不同的發問，嘗試理解不同歷史階段的華人移民散居的情境，他們在不同地方的社會組織過程及文化調適、融合或衝突，以及他們如何維繫家族、地緣的網絡關係，對於中國及當地國之國族認同的意識之形成、轉變；當然也包括海外華人社群對於中國性 (Chineseness) 或殖民現代性 (colonial modernity) 的文化想像、書寫再現及具體實踐等。

烈嶼 (又稱小金門)，位居金門島以西、廈門島以東，面積 14.85 平方公里，人口數約 5 千餘人。19 世紀中葉以後，烈嶼人出洋謀生。在連鎖式移民的機制下，烈嶼人主要的出洋地為汶萊 (Brunei) 及新加坡 (Singapore)。

汶萊，位於婆羅洲西北、面積有 5,765 平方公里的蘇丹邦國，1888 年之後成為英國的保護國，1984 年獨立。汶萊為多種族國家，2014 年統計全國人口約 411,900 人。主要為馬來人，佔 65.8%，華人約佔 10%，約 41,900 人。² 其中超過五成的移民祖籍來自烈嶼，是當地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社群。經商有成的金僑為當地華人社會領袖，不少亦獲蘇丹冊封宮廷官銜，地位崇隆。1913 年烈嶼僑民在首府斯里巴加灣 (Bander Seri Begawan) 參與籌建騰雲寺，主祀福德正神及廣澤尊王，1918 年建成；同年，烈嶼籍甲必丹王文邦創辦育才學校，1922 年更名為汶萊中華學校迄今，對當地華人社會文化的傳承貢獻甚多。1960 年，騰雲寺更名為騰雲殿，成為當地華人社會唯一合法的廟宇。此外，這些汶萊僑領積極參與烈嶼的公共事務，特別是捐修祠廟、捐獻教育等，對僑鄉社會頗具影響力，王文邦、林清注、林德甫、林文坤、劉錦國、林國民、洪秉輝等僑領即為一例，本計畫於 107 年度研究中並以專章論述汶萊重要華僑家族之移民歷程與記憶。

在新加坡早期歷史中，有一群並非從事商業的自由移民，他們來自金門、惠安、同安、晉江、潮州等地，在新加坡河及其海口，分別駕駛舢舨 (Sampan)、大舫 (Twakow)、舢舨 (Tongkang)、電船 (載人者稱摩哆弄、載貨者稱電船)、摩哆舢舨業 (Motor Sampan) 等船隻，並進行人員接駁與貨物搬運的工作，各有自己的專長與空間領域。其中，金門人 (尤其是烈嶼) 在舢舨及電船業具有優勢，集中在老巴剎附近的直落亞逸灣，以及後來的紅燈碼頭一帶。他們在新加坡河沿岸，建立了兼具地緣、血緣及業緣的估俚間 (苦力間, "Coolie Keng", laborers' quarters)；這些照顧新僑的估俚間，一方面是互助團結的世俗性組織，一方面也

¹ Stephen Castles &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1993; Douglas S. Massey,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² 汶萊經濟規劃與發展部，<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1151208/http://www.depd.gov.bn:80/SitePages/Population.aspx>，查閱日期：2018 年 6 月 4 日。

帶去了原鄉信仰，使之成精神信仰的寄託之所。當然，這些庶民生活也成為新加坡華人文化的一部分。

這些駁船業勞動階層的自由移民，主要來自烈嶼。以連鎖式移民的模式，吸引了具有血緣關係的親屬自原鄉而來，投身於新加坡的駁船業。並且，他們在其活動的空間領域中建立了一座座的估俚間鄉團，相互扶持，且確保行業的優勢，並迎來原鄉的神祇加以奉祀，對內凝聚認同，對外辨識異己。由於金門大多數是單姓為主的村落，因此多數的新加坡的駁船業估俚間是血緣、地緣又是業緣的組織，金門本島或烈嶼規模較小的姓氏也會結合起來，成立跨村落的地緣、業緣團體。換言之，討論這些估俚間不能將血緣（或地緣）與業緣分開來看，事實上它們是一種兩種或三種關係的結合的團體。（表 1-1.1）

由於新加坡社會經濟及都市發展的變遷，在 2007 年的調查中，僅存文山聯誼社、金岐山同鄉、金再發同鄉、金明發同鄉、金長發聯誼社、東安渡頭聯誼社、合安摩哆舢舨聯誼社、金合發聯誼社、金保安同鄉為祖籍烈嶼的駁船業苦力所組織的鄉團。³當然，駁船運輸的產業已經不復存在，這些鄉團多半轉為聯誼社、互助社團或神廟的社會角色。有關新加坡駁船業及烈嶼移民的相關事蹟，將於本計畫第二年度（108 年度）進一步研究論述之。

表 1-1.1：新加坡金門人宗鄉會館（2007 年）

社團名稱	地址
金門會館	72 Keng Lee Rd. Singapore 219248
浯江公會	72 Keng Lee Rd. Singapore 219248
古甯同鄉會	No.4A Lorong7 Geylang Singapore 388788
浯卿陳氏公會	No.34A Lorong 18 Geylang Singapore 398813
尚卿聯誼社	452 Lor.3 Geylang Singapore 388923
新加坡歐陽公會*	466 Geylang Lorong 3 Singapore 388934
新加坡湖峰社	No.56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0
星洲官山社	Blk 531A Upper Cross Street #04-104 Singapore 051531
文山聯誼社	Blk 531 Upper Cross Street #02-08 Singapore 051531
金盤山同鄉	40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64
星洲金浯山同鄉會	Apt Blk 34 Upper Cross St. #04-142 Singapore 050034
金岐山同鄉	Blk 1 Beach Road #08-4757 Singapore 190001
金再發同鄉	Blk 8 Redhill Close # 02-150 Singapore 151008

³ 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

金明發同鄉	Blk 2 Jalan Batu #01-61 Singapore 431002
金長發聯誼社	Block 77 Seng Poh Road #02-77 Singapore 161077
東安渡頭聯誼社	Blk 531 Upper Cross Street #04-29 Singapore 050531
合安摩哆舢舨聯誼社	Blk 34 Upper Cross Street #04-150 Singapore 050034
金合發聯誼社	Blk531-A #04-109 Upper Cross Street Singapore 051531
金成發（溪山社）	Blk 27 Tanglin Halt Road#1-94 Singapore 142027
金保安同鄉	Blk 29 Havelock Road #11-639 Singapore 160029
董氏公會*	50 A Campbell Lane Singapore 209923
汶源宮（后水頭）	Blk 23 Jalan Membina # 28-82 Singapore 163023
瓊林村旅外同鄉	43KB Warehouse Complex Kaki Bukit Road 2 Singapore 069893
會山寺理事會	Blk 44 Sims Drive #15-177 Singapore 380044
金僑友公會 （已於 2003 年解散）	Block 531 Upper Cross Street #03-58 Hong Lim Complex Singapore 050531（最後會址）

備註：1.*已經從地緣社團轉型為全新加坡的宗親會。2.灰底的部分為祖籍烈嶼的估俚間。（資料來源：江柏煒，《星洲活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

因為昔日基礎研究的不足，使得烈嶼作為僑鄉的形象並不鮮明，相關人物及事蹟也僅限於少數成功的商人。因此，本計畫以烈嶼海外移民為中心，調查 19 世紀中期以降的移民脈絡，討論這些家族、代表性人物在海外的發展過程，還有於異地如何重建家園的經驗，特別參與公共事務的相關事蹟，如會館、祠廟、華文學校之創辦等；進而通過實地的田野調查，討論他們和家鄉的聯繫及各種貢獻，從教育啟蒙、經濟挹注、物質文明到生活文化等層面，了解烈嶼受到僑匯經濟影響的各種層面；同時，也包括僑鄉與海外僑居地的互動模式之探究，深入掌握烈嶼僑鄉的文化網絡及其特殊性。

第一年集中於汶萊的調研，並已具豐碩成果；第二年以新加坡為主，並持續補充第一年汶萊的調查資料。希望通過系統性的資料收集、研究與分析，未來可作為專書出版、展示館資料、解說手冊、紀錄片前置規劃等應用。

第二節 工作項目及方法

一、工作項目

1.關於個人與家族的移民記憶

在第一年的基礎上，持續探究烈嶼僑民的移民歷史及家族記憶，並透過田野調查及口述訪談，瞭解烈嶼代表性鄉僑於新加坡的發展；包括移出地金門（1949 年以前及 1949 年之後的戰地）、移入地新加坡與汶萊（英殖民時期、獨立時期）等移民政策的變化，以及在不同歷史階段移民的案例。

2.關於海外鄉團（估儂間）

了解新加坡烈嶼僑民在 1965 年（獨立建國）之前的處境，特別是集中於駁船業的勞動生活及鄉團的成立過程，以及其扮演的社會角色；以及 1965 年之後在國家政策下的轉型與發展，以及當前鄉團存續的問題。

3.關於歸鄉經驗與文化認同

探究海外移民第一代、第二代等的歸鄉經驗，並進而分析其文化認同的差異，藉此掌握這些移民家族如何從華僑轉變為華人的動態過程。

4.關於烈嶼僑鄉文化

探討新加坡、汶萊之烈嶼僑民對地方之影響，包括僑匯經濟、文化傳播及生活方式之影響，藉此掌握烈嶼僑鄉文化的普同性與特殊性。

5.關於海外金門婦女、媳婦

此外藉由此研究計畫，希望了解到隨著先生或孩子南渡新加坡的婦女，或者嫁入海外金門家庭的婦女的生活史。

6.關於研究的加值應用

規劃資料庫的架構，分年建立烈嶼僑鄉文化事典，以作為進一步作為展示館、專書出版、解說手冊等推廣應用的基礎內容。

二、執行方法

1.文獻收集與分析

- a.收集新加坡以金門為主的鄉團、會館等組織資料，如會議記錄、會訊、紀念刊物等；以及各華文學校的校刊，以利了解移民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
- b.參閱金門本地報紙或僑刊，如金門珠山《顯影》（1928 年創刊）；戰地金門的軍方報紙《正氣中華報》等，掌握僑鄉對於海外僑社的報導內容。
- c.參閱新加坡華文及英文報紙，了解華人歷史與社會動態。
- d.新加坡、烈嶼等地廟宇碑記的抄寫及分析。
- e.相關學術出版品的收集與閱讀，包括地域社會文化、華僑華人家族史等。

f.持續收集及補充汶萊相關的資料。

2.口述訪談及舊照片收集

- a.華僑華人的口述訪談，以建立其家族史或個人生命史，還原昔日烈嶼人於海外發展的事蹟、活動或產業，並注意不同世代的生命經驗之差異。
- b.會館領導人或成員之訪談，以了解會館社會功能與扮演角色。
- c.收集舊照片，作為歷史場景之說明。

3.紀錄調查

- a.海外會館、廟宇、華文學校、義山、聚落及民居建築等華人史蹟之調查，以攝影為主，記錄其歷史及空間變遷、現況。影像紀錄時，盡可能以多視角方式拍照，並涵蓋全景。
- b.華人產業的調查與記錄，盡可能掌握其帳本、生產空間、機器設備等。
- c.與研究主題有關的空間調查，如烈嶼的聚落空間及華僑宅第、洋樓等。
- d.採用簡易測繪方式，記錄必要性的建築物之其平面、立面、剖面等圖說，以掌握其空間特性。

三、調查研究的規劃（研究設計）

1.新加坡訪談人物或家族

訪談人物或家族	第一代行業	說明
方水金、方得岫家族	運輸、物流	新加坡運輸公司
方登賀、方榮利家族	舢舨苦力	第二代轉型為專業人士
方慶中、林悅、方百成家族	舢舨苦力	第二代轉型為文化事業
方文言、方耀明、耀清家族	舢舨苦力	第二代轉型為旅遊業
洪天送、洪建國家族	舢舨苦力、船務	第二代轉型為銀行經理
林聯衛、林順案、林長鏢家族	舢舨苦力	第三代轉型為電氣工程業
海外金門婦女、金門媳婦等		

以方耀明（1955-）為例，他為金門烈嶼后頭移民第二代，本計畫擬定方耀明先生之訪談提綱如下：

<p>第一部分 家族移民記憶</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父母親的移民歷程（方文言先生為主） 2. 父親在新加坡的工作情況 3. 童年、少年生活記憶（求學、打工等） 4. 故鄉金門的記憶 <p>第二部分 個人生命歷程</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創業過程 2. 成家過程 3. 企業（旅遊業）經營理念 4. 目前的競爭、轉型與發展 5. 返鄉經驗，與金門的聯繫 6. 與其他海外親族的聯繫，如汶萊 <p>第三部分 華社參與的經驗</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文山的歷史 2. 目前文山的運作，購置會所情況、祭祀情況 3. 金門會館、浯江公會的參與 4. 方氏總會或其他社團的參與 <p>第四部份 對新加坡、金門的展望</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新加坡未來的展望 2. 金門未來的展望
--

2.新加坡空間或機構調查

空間或機構	屬性	說明
金門會館	商人會館	
浯江公會	勞動階層鄉團	
其他金門（含烈嶼）估俚間	勞動階層鄉團	如文山聯誼社、金長發等 20 餘間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	文獻資料藏館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文獻資料藏館	
新加坡國家檔案局	文獻資料藏館	

3. 烈嶼僑匯建築調查表格設計

烈嶼僑匯建築、設施及地景調查表（以保生大帝表為例）

基本資料		
編號	1-18	
名稱	烈嶼保生大帝廟	
坐落位置 (地址)	上庫 3-1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陳天送、劉錦國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方水金、林長鏢、洪天送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烈嶼保生大帝廟重建誌》，2004	
碑記摘錄	……。適逢汶萊僑領，拿督天猛公德甫君，返梓省親，樂襄盛舉，鼎力玉成，先後前往汶萊、新加坡、林夢、臺灣各地募勸，蒙獲鄉僑及家鄉善信熱烈響應，慷慨義囊，……。	
使用狀況	目前保生大帝廟每年於農曆三月十五日保生大帝聖誕進行醮慶活動，其餘日常香火以地方輪值「爐主」方式執行。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其他	<p>早期金門為中原邊陲地帶，自然環境不佳，且交通不便，瘟疫顏仍，醫藥奇缺。因而鄉眾於明初集議在浯山上合建大帝廟，迎請同安白礁保生大帝主神香火，雕塑金身供奉，烈嶼地區尊為全鄉境佛，分八保輪值爐主，故亦稱八保老大。</p> <p>明嘉靖壬午年（1522 年），荷番結合倭寇為禍，大肆出沒廣東福建沿海，並佔領金門五十餘日，佔領期間強奪劫掠，燒屋擄人。保生大帝廟亦在此時遭焚毀，主祀神保生大帝由廟祝暫遷至西方佛祖宮避難，直至清初信眾重組「四甲」輪值組織，於每年臘月十八或二十日，始由當值保甲迎回該境廟內供奉。</p> <p>因每年由四甲將保生大帝迎回奉祀時，所耗經費甚鉅，為厲行節約，民國八十年（1991 年）通原址重建大帝廟，八十四年（1995 年）組織重建委員會，適逢汶萊僑領林德甫返鄉省親，了解廟宇興建資金缺口，先後前往汶萊、新加坡、林夢、臺灣等地協助籌募經費計新台幣 195 萬元，保生大帝廟終在翌年鳩工興建，並於八十七年（1998 年）落成。</p> <p>由僑領林德甫出面廣邀南洋各界地方領袖及社團，共同關懷家鄉信仰建築籌建工作，極具正向意義。</p>	
影像紀錄（照片）		



第三節 研究背景及文獻回顧

一、金門海外移民：從僑居到落戶

金門古稱浯江、浯州、浯島、滄浯，為一孤懸閩南沿海的島嶼群，地理上與大陸雖有一海之隔，但四周圍繞著泉州圍頭、南安、同安、廈門島、漳州海澄等地，位於閩南文化的核心區域內。(圖 1-3.1)

第 8 世紀後期(唐代中葉)以來，即有記載牧馬監陳淵率十二姓(蔡、許、翁、李、黃、王、呂、劉、洪、林、蕭)來浯開墾，同時亦被尊為開浯恩主，成為金門民間信仰的地緣象徵。978 年(宋太平興國 3 年)，島居者始輸納戶鈔。熙豐間(1068-85 年)，始立都圖。都有四，其統圖九，為翔風里，並統於綏德鄉。1217 年(宋嘉定 10 年)，真德秀知泉州府，巡海濱、屯要害，嘗經略料羅戰船。⁴

13 世紀後期，蒙古帝國南下統治、建立元朝，中原大族相繼南遷，當時浯州是許多官宦氏族及平民百姓的避禍桃花源，今天不少族譜顯示他們的祖先是在這個時候渡海開基。早期先民築埭田、闢鹽場、農耕漁撈，在此生息繁衍。⁵

1387 年，明朝江夏侯周德興擇金門西南隅一處高聳臨海、目極東南的地方，置金門守禦千戶所(金門城)，遷軍戶、築城堡、鎮海疆，也因為這裡的地理形勢極為險要，被稱為「固若金湯，雄鎮海門」而得今名。1522-1572 年(明嘉靖、隆慶年間)，當時的金門劃分為十五都(今大嶼)、十六都(今小嶼)、十七都(包括劉浦保、陽田保、汶沙保)、十八都(倉湖堡、瓊山保)、十九都(後浦保、古賢保、古湖保)、二十都(烈嶼保)等，大小金門(含大嶼及小嶼)共有 166 個村落。⁶這些村落大多數是單姓血緣聚落，少部分為多姓村，一直迄今，金門的社會構造仍保持濃厚的宗族社會特徵。(圖 1-3.2、圖 1-3.3)

⁴ 林焜熿編修，《金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0，頁 10-11。

⁵ 南宋泉州梁克家(後浦埭，今金城南門一帶海域；梁埭，在金山灣，今西園一帶海域；梁府埭，近湖尾湖，今安岐、東西堡一帶海域)、曾從龍、傅自得(俱為浦頭埭，今古寧頭一帶)三大家族來金門築造埭田、開墾土地。(林焜熿編修，《金門志》〈分域略·港埭〉，臺灣文獻叢刊第八十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0，頁 18)。其他氏族亦相繼移入金門，形成定居的村莊，如後浦(許姓)、官澳、湖尾(楊姓)、平林(今瓊林，蔡姓)等。元大德元年(1297 年)，金門始置鹽場，共轄有 10 埭，埭分上下，上埭是永安、官鎮、田墩、沙尾、浦頭，下埭為斗門、南坂、保林、東沙、烈嶼，「設司令、司丞、頭目、管勾史、司目，編民丁充竈戶，以十丁為綱，共一竈，歲給工鈔煎鹽，每丁日辦鹽三升...。」(《金門志》〈賦稅考·鹽法〉，頁 38)。

⁶ 《金門志》〈分域略·都圖〉，頁 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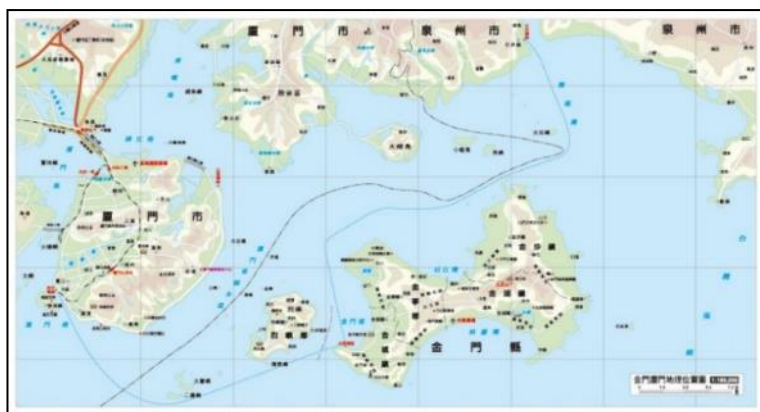


圖 1-3.1：閩南區域中的金門（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2015。）



圖 1-3.2（左）：浯州場圖（資料來源：江大鯤等主修，《福建運司志》，1613 年）



圖 1-3.3（右）：1840 年代的金門全圖（資料來源：林焜熿編修，《金門志》〈圖版〉，1960）

此外，16 世紀後期海外移民興起。事實上，金門人出洋始於何時，並無確切文獻可考，地方志謂自明隆慶、萬曆以後，亦即 1567 年之後。⁷族譜中亦有一些出洋記載，最早可溯 17 世紀中葉，如烈嶼《護頭方氏族譜》中載有「莆陽開烈派十一世（方）善玉移居南洋生茂玖，（方）寧玉遷澎湖為瓦硎派始祖...」⁸，參照澎湖瓦硎始祖入墾時間，出洋時間約於 1650-80 年間。清道光元年（1821 年）《浯江瓊林蔡氏族譜》記載明代族人「往柬埔寨、卒柬埔寨...」、以及清初「十八世（蔡）士振長子諱竈字允慎，生於柬埔寨，...丁卯年尋回」等，推估出洋時間早於 1687 年以前。⁹此外，筆者在馬六甲三寶山（Bukit China）¹⁰的田野調查中發現 7 座金門人的墓，年代最早是清乾隆 37 年（1772 年）陳坑陳巽謀之墓。

⁷ 「有謂自明隆慶、萬曆以後，倭寇就殲，海上安瀾，閩人與安南、暹羅、呂宋交通頻繁，浯民自不例外，其餘斯時附海舶遠涉重洋者有之。證以南洋之物產，如蕃薯等，明時即已移植本島，良足為信。泊顏思齊、鄭芝龍縱橫海上，金門人之往來澎、臺、日本者，絡繹不絕。清兵入關，鄭成功據島抗清，其後隨東渡開闢臺澎者固多，然因干戈擾攘，頻年不靖，加以清人之墜城毀舍，不甘辮髮事仇，而遠避南洋者尤夥。」（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金門華僑志》，金門：編者自印，1960，頁 95-96。）

⁸ 方清羣主編，《護頭方氏族譜》，金門：護頭方氏族譜修繕委員會，2003，頁 23。

⁹ 蔡尚溫主編，《浯江瓊林蔡氏族譜》，金門：金門瓊林蔡氏宗親會，1992，頁 71。

¹⁰ 位於馬六甲（Malacca）城區東南、佔地 106 英畝（約 42.93 公頃）、高 1,007 英呎（約 307.14 公尺）的三寶山（Bukit China）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華人義山（公共墓園）之一，整座山約有 12,500 多座墳墓。

1628 年創建的日本長崎福濟寺¹¹，為閩南船主捐資建立的廟宇；現在寺院的後山安置有 339 座的墓碑，絕大多數為閩南船員，扣除 128 座未刻有祖籍地者，其中以金門人最多，達 84 座，年代最早者為○石旭（生年不詳、卒年 1748 年，○為墓碑上無法辨識之字）。顯然，16 至 18 世紀中葉之間已有不少金門人往來於南洋、東洋謀生。

19 世紀中葉起，金門海外移民規模持續擴大，直到 20 世紀中葉前後，出現四次主要的海外移民潮。第一次大規模南渡於 1860 年代，當時「航路暢通，金廈咫尺，相互援引，其往南洋者，乃如過江之鯽，直視南洋做外舍焉。」耕地不足、連年荒災所造成的經濟問題是出洋的內部因素。¹²此外，1860 年《北京條約》華工出洋合法化¹³，以及英國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自 1819 年取得新加坡之後所採取的重商主義自由港政策，吸引了大批金門農村剩餘勞動力相偕出洋謀生，就算「得歸者，百無一二；獲利者，千無二三」，仍然擋不住潮流。不過，正如王賡武所指出的，一開始他們的本質是「僑居社群」（sojourning communities）而非「定居社群」（settling communities），這既與“落葉歸根”的儒家文化觀念一脈相承，又與僑居地不穩定、不安全的政治現實密切相關。¹⁴

第二次南渡潮在 1912 年至 1929 年間，當時南洋相對於中國本土，商業發達、治安良好，吸引大批金門男性外出謀生。¹⁵其中 1915 年至 1929 年間，短短 14 年內，金門人口減少 41.45%（男性減少 43.35%、女性減少 39.06%）。¹⁶到了 1929-30 年代間世界經濟大蕭條，南洋受到波及，同時白銀匯兌美金持續跌價，海外資金兌換當時仍以銀本位的國幣相對有利，促使部分僑民結束產業返鄉。¹⁷

¹¹ 1628 年，福建省泉州府出身的僧人覺海在弟子瞭然、覺意的陪伴下來到日本長崎。在岩原鄉（現為筑後町）的庵室結緣後，並以海上的守護神天后聖母（媽祖）作為奉祀對象。1649 年，來自泉州的蘊謙戒琬禪師來到日本，滯留於此。創建了正式的寺院諸堂，山號取名為「分紫山」，源自於泉州的紫雲山。翌年並建立了觀音堂。（資料來源：<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A6%8F%E6%B8%88%E5%AF%BA>，查詢日期 2016/07/10）換言之，福濟寺一開始是媽祖廟，隨後更為佛教寺院。

¹² 金門地處海疆，早期飽受風沙之患，土地貧瘠、水利不豐，島民多以煎晒海鹽、從事近海漁業及耕作旱田雜糧為主要產業，以生產所得換取外地供給的白米，但「地不足於耕，其無業者，多散之外洋...。同治間災害頻仍，連年荒歉，餓殍載道，飢驅浪走，又大批相率逃荒，南渡覓食，是為災荒迫人之一次大規模移殖者。」（《金門華僑志》，頁 96。）

¹³ 咸豐十年（1860 年），清廷與英法聯軍簽訂《北京條約》〈第五條〉的規定：「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處承工，俱准與英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一併赴通商各口，下英國船隻，毫無禁阻。」（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北京：三聯書局，1957，頁 144。）

¹⁴ Wang, Gungwu,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Wang, Gungwu ed.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79-101.

¹⁵ 「民元至十八年時，南洋群島商業，有如日麗中天，而國內則初創之局，政治建設、地方治安，間多未臻完善。盜賊蠢起，劫掠時聞，島民既感不安，而南洋又較易謀生。當時出國既無須任何手續，南洋群島亦無入境之限制，交通便利，來往自由，祇需若干費用，購買船票，即可乘風破浪，放洋而去。」（《金門華僑志》，頁 96。）

¹⁶ 「民國 4 年（1915 年）設立縣治後，人口調查數據較為可信，當時「總共十保、一百七十六鄉（村），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三戶，男四萬四千一百四十一丁，女三萬五千二百一十六口，計男女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七人。」民國 18 年（1929 年）統計「全縣八千四百零四戶，男二萬五千零五人，女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二人。合計四萬六千四百六十七人。」（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志》續修，金門：編者自印，2009，頁 43。）

¹⁷ 根據林金枝的統計，1928 年 1 海關銀等於 0.71 美元，1929 年及 1930 年等於 0.64 美元，1931 年等於 0.34 美元。（林金枝，〈論近代華僑在汕頭地區的投資及其利用〉，《汕頭僑史論叢》第一

南渡潮減退的因素尚有英殖民政府政策之影響：1928 年新加坡制定了《移民入境限制條例》(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 來控制大量移民流入所帶來失業和經濟壓力。該條例在 1930 年起嚴格實施，當年 8 月 1 日規定成年男性華人移民的月配額數量為 6,016 名，之後更逐年減少，到了 1932 年的後 5 個月，月配額數量減少到 1,000 名，而華人女性和 12 歲以下兒童則未受到配額限制。¹⁸

第三次移民潮是 1937-45 年間的日本侵華。1937 年 10 月，日軍佔領金門，遂行軍事佔領，強徵民工、物資及部分土地，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為止。青壯年不願成為日軍的人伕，紛紛逃至南洋投靠親戚友人，本地俗稱「走日本手」。這一波的移民與先前不同，並非經濟因素，而是戰亂之故。

第四次則在 1945-49 年間，國民政府一方面無力處理治安問題，一方面自南方省縣抽丁（徵兵）支援國共戰爭，致使僑民不願返鄉或壯丁南逃。1949 年之後，金門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雖與僑居地仍有部分的往來（如仍有少量僑匯透過特殊管道寄返家鄉，或者 1954 年九三砲戰、1958 年八二三砲戰之後新加坡、汶萊等地僑民將家人接往僑居地），但此後的移出地主要以臺灣本島為主。

換言之，在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下，1840-1949 年這百餘年間，金門持續向外移民，人口銳減，尤以青壯男性為最。

二、文獻回顧：海外華人社會文化研究的典範轉移

海外華人（華僑華人）研究，一直是人文社會學界關注的課題。從歷史學、文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藝術到文化研究，無不希望探討、了解不同歷史階段的跨境華人移民，在不同地方的發展歷程，以及他／她們與家族、鄉族及國族的關係、文化想像或書寫再現。

事實上，東南亞海外華人研究迄今已經累積不少的成果，研究取向與關注重點也歷經幾次的典範轉移。以星馬華人歷史為例，百餘年前，殖民地學者的華族研究，多半發表《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8-1922) 及《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3-1964)。這兩種學報是今日我們研究星馬歷史所不可或缺的資料，但這些研究有其政治目的，他們是希望能夠把從研究所得來的智識，用來延續英殖民地統治。¹⁹其中，如巴素 (Victor Purcell) 的《東南亞華族史》(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²⁰、《現代馬來亞的華族》(The Chinese in modern Malaya)²¹等著作，即以極端的白人沙文主義與種族優越感來看待英屬殖民地的華族歷史。

1930 年代以華人學者為主的海外拓殖史、交通史的寫作方式，是以唐山華人為主體，視海外移民為向外拓殖與文化輸出的一種特殊歷史過程，並通過中國

輯，汕頭：汕頭華僑歷史學會，1986，頁 115。）

¹⁸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32*,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34.

¹⁹ 柯木林、吳振強，《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佳叻出版社，1972，前言。

²⁰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²¹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modern Malay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0

古籍的記載來了解南洋異邦，如劉繼宣及東世澂的《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²²、馮承鈞的《中國南洋交通史》²³。這個時期亦有西方學者關心東南亞華人，如英國學者凱特（Writser Jans Cator）的《荷屬東印度華人的經濟地位》（*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從經濟史的觀點討論爪哇、婆羅洲、勿里洞、邦加、巴眼比亞、蘇門答臘、德利等地之華人的經濟生活及產業活動。²⁴

1960 年代之後，以星馬、香港、臺灣為主的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討論海外移民以及其所建立的華人社會。如陳荊和的《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從西班牙殖民菲律賓、中國海盜、華僑管制政策等層面切入，討論華人在殖民地的人口與居留問題，並處理華人與殖民地政府之貿易、宗教之關係，以及分析排華歷史事件。²⁵許雲樵的一系列著作，如《南洋史》²⁶、《馬來亞叢談》²⁷、《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記》²⁸、《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²⁹等，開始呈現在地華人的觀點，討論殖民地下的華人地位，並觸及海外華僑華人的在地生活。李亦園的《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更開啟了人類學家對於非鄉村之市鎮生活文化的研究觀察，他以馬來半島的麻坡為例，有系統地討論馬來亞華人的組成、麻坡華人的組成，特別是不同方言群的互動關係；進而分析其經濟結構、社區組織，並討論其社區領袖的結構及其變遷；最後處理麻坡華人的家庭生活與宗教生活，並指出受到英文教育及馬來西亞式教育的影響，傳統中國的「理想範式」已逐漸弱化，方言群的差異縮小，方言群文化範式的觀念也慢慢減失。麻坡華人的生活將不再是「種族隔絕」的生活，而是跨種族間的互相調適的生活。³⁰

1970 年代以後，以南洋大學為主要的研究學者繼而投入此一領域。其中，柯木林、吳振強的《新加坡華族史論集》為代表作。他們集結了歷史系畢業生的論文，放在殖民時代華族社會史的問題探討上，以在地華人的角度與利益重建華族歷史。內容非常之廣，觸及了中國帆船與早期新加坡歷史、清朝駐星領事與海峽殖民地政府的糾紛、十九世紀的華族領導層、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新加坡華人对辛亥革命的反應、星馬華族社會運動的主流問題、星馬華族對日本的經濟制裁、新加坡僑匯與民信業研究等主題。³¹林孝勝對於華人社會結構及企業的整理與分析，出版了《新加坡華社與華商》³²一書呈現了從十九世紀到戰後新加坡華人經濟與社會的變遷，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1980 年代起，一些理論性的出版相繼問世。麥留芳的《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是另一本重要著作；他從海外華人的分類、中國遷民的聚落

²² 劉繼宣、東世澂，《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²³ 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7 年初版，1962 年在臺首版。

²⁴ Cator, Writser Jans,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6.

²⁵ 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1963。

²⁶ 許雲樵，《南洋史》，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1。

²⁷ 許雲樵，《馬來亞叢談》，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61。

²⁸ 許雲樵，《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記》，新加坡：青年書局，1969。

²⁹ 許雲樵，《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77。

³⁰ 李亦園，《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85。（根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8 年初版重印）

³¹ 柯木林、吳振強，《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佳叻出版社，1972。

³² 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

型態（區分檳城、馬六甲及新加坡的三州府、馬來聯邦、非聯邦州的三種類型）、市區內的地緣社群、方言群的互動模式、各幫組織與領導人物等主題，逐一爬梳會館碑文、官方檔案，提出了「方言群認同」(dialect group identity)的理論概念，對於解釋東南亞華人的社會組織有重要的貢獻。³³王賡武經典之作《中國與海外華人》，引領新的課題之討論。除了華人移民類型、中文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明代與東南亞關係、閩南僑居集團、新加坡華人移民和定居者等歷史的剖析之外，他亦討論了當代的論題，包括華商文化、東南亞華人的身分認同、海外華人政策等課題。其中，從華僑到海外華人的身分認同變遷之論述，對於後進學者有著相當大的啟發。³⁴

顏清滄 (Yen, Ching-hwang) 的著作亦具獨到見解，包括《新馬華人社會史》³⁵、《海外華人史研究》³⁶、《社區與政治：殖民地時期新馬華人》(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³⁷等，其中對於晚清官方對於星馬苦力階層 (Coolies) 的政策，以及其生活處境之探討，尤為深入。人口統計學家蘇瑞福 (Saw, Swee-Hock) 精闢的《新加坡人口研究》，以詳盡的數據、合理的分析勾勒出自 1819 年開埠以來新加坡的人口成長、人口結構變遷，以及分析了各族移民的今昔狀況，提供了族群和方言 (群) 的構成、性別構成、年齡結構、宗教構成、文化水平模式、公民身分類型等變遷之人口統計學觀點，為理解新加坡社會史開創了一種跨學科的新視野。³⁸

關於華僑或海外華人政策之討論，中國大陸的學者莊國土及臺灣學者李盈慧各擅其場。莊國土的《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爬梳了「華僑」一詞的起源與應用，也對晚清海外移民政策提出了完整的討論。³⁹李盈慧進一步處理民國以降的華僑政策，出版了《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 (1912-1949)》重要著作，幫助我們了解國民政府的僑務政策與海外華僑華人民族主義的興起、發展。⁴⁰此外，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的學者所編寫的《族譜與海外華人移民研究》⁴¹，以及古鴻廷、莊國土合編之《當代華商經貿網絡：臺商暨東南亞華商》⁴²等研究

³³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³⁴ 王賡武曾根基於不同的歷史階段，提出從十八世紀以來的兩個世紀間，華人移民的四種類型：華商型 (The Trader Pattern)、華工型 (The Coolie Pattern)、華僑型 (The Sojourner Pattern)、華裔或再移民型 (The Descent or Re-migrant Pattern)。其中，華商型是指早在十八世紀的主流移民類型，直到 1850 年以前是唯一的移民類型；華工型一開始以美洲為主、後為東南亞，美洲移民大約在十九世紀末結束，東南亞也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結束；華僑型移民是 1900 年以後發展起來的，1911 年達到高峰，一直到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是居於主導地位的華人移民類型；華裔或再移民型則是晚近的移民類型，如香港、臺灣、中國新移民，目前尚在發展中。(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³⁵ 顏清滄著、粟明鮮等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市：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

³⁶ 顏清滄，《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

³⁷ Yen, Ching-hwang,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³⁸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中文版為蘇瑞福著、薛學了、王艷譯，《新加坡人口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³⁹ 莊國土，《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⁴⁰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 (1912-1949)》，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7。

⁴¹ 紀寶坤、崔貴強、莊國土主編，《族譜與海外華人移民研究》，新加坡：新加坡華裔館、廈門：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共同出版，2002。

⁴² 古鴻廷、莊國土，《當代華商經貿網絡：台商暨東南亞華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5。

成果，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及比較研究的角度掌握海外華人與華商網絡。潘翎主編的《海外華人百科全書》則常是以通論及各地個案兩大部分，呈現僑鄉及僑居地華人社會的文化面貌與特色。⁴³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之後，海外華人社會研究愈來愈蓬勃，而且有明顯的社會史之轉向，共同關心歸屬感、身分認同等課題。任教於香港大學的新加坡籍學者柯群英（**Kuah, Khun Eng**）以新加坡安溪移民為例，討論了柯氏宗親在僑鄉如何尋根問祖、重建宗親村社、道德經濟、文化身分認同等現代跨國背景互動下的碰撞、失落、衝突與文化權力關係。⁴⁴晚近，她又與其他學者合編了一本論文集，提供澳洲、紐西蘭、南非、日本、南韓、香港各地的海外華人社群對於僑鄉祖籍地的集體記憶、認同與歸屬感。⁴⁵西方學者白晉（**Jean DeBernardi**）則是處理了檳城華社民間宗教與文化身分認同的課題，她指出在 150 多年英國殖民統治與戰後馬來西亞新的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中，檳城特有的福建人主導的華人集體歷史記憶、宗教儀式成為一種具備現代性特徵的社會政治策略，以建立華人族群的歸屬認同感。⁴⁶

另一方面，關注新加坡社會史、城市史的專書在 20 餘年來亦累積不少出版。最具代表性者有三：一為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在新加坡進行福建人社區的田野調查後，看到了移民社會的三個特點：（1）民族成分所含有的分割性和異質性，對於塑造新加坡華人親屬組織，有極大的影響；（2）長久以來，移民多為壯年男性，即使在近世，也以男性居多；（3）華人移民多半來自中國的「低層社會」。從這些特點中分析新加坡華人的家庭與婚姻。⁴⁷二為瓦倫（**James Francis Warren**）的新加坡人力車苦力（**Rickshaw Coolie**）研究，他從底層社會的考察中揭露了殖民地時期中國僑民的貧困處境，以及在日常生活街道上所呈現的殖民秩序（**colonial order**）與生活真實（**reality of life**）之斷裂。⁴⁸三是道柏斯（**Stephen Dobbs**）的著作，他從社會史與人文地理學的角度處理了新加坡河印度人、華人（福建、潮州）舢舨工人的日常生活、工作情境、社會組織、空間地景，並關注新加坡治理計畫下所帶來的變遷。⁴⁹江柏煒對於新加坡金門人社群組織的考察中，提出「一種地緣移民、兩種階層身分」的分類概念，指出了自 1870 年代以來，以商人階層為主的金門會館（前身為浯江孚濟廟及金門公司），以及以勞動階層為主的浯江公會（前身為金浯江）及其下屬 34 間估俚間（**coolie house**）鄉團的運作與變遷，以及他們與原鄉之間的關聯。⁵⁰在僑鄉研究的領域中，江柏煒通過公共事務的參與及物質文明的再現，具體梳理了華僑及其僑匯資本對於金門近代

⁴³ 潘翎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

⁴⁴ Kuah, Khun Eng, *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 Aldershot: Ashgate, 2000.

⁴⁵ Kuah-Pearce Kuhn Eng and Andrew P. Davidson edited, *At hom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memories, identities and belonging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⁴⁶ DeBernardi, Jean, *Rites of Belonging: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⁴⁷ 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著、郭振羽與羅伊菲譯，《新加坡華人的家庭與婚姻》，臺北市：正中書局，1985，頁 12-15。

⁴⁸ Warren, James Francis, *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 Singapo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⁴⁹ Dobbs, Stephen, *The Singapore River: A Social History, 1819-2002*.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⁵⁰ 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

化的影響。⁵¹

另外，若與新加坡相較，汶萊華人研究相對少了很多，而且主要為饒尚東（Niew Shong Tong）的研究成果。他出生於砂拉越美里，現為新加坡公民，1969 年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論文為 *The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馬來西亞、新加坡與汶萊華人社群的人口地理學）。之後，他陸續出版了關於汶萊的華文與英文著作，如 1990 年 *Demographic Trends i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汶萊的人口趨勢）、《汶萊華族會館史論》（1991）、《汶萊的經濟發展》（1993）、〈汶萊本土化與歸屬感〉（2010）等。⁵²他的研究，提供我們了解 1990 年代以降汶萊社會經濟的概況及華人社會的總體樣貌，以及其變遷的軌跡。

在這些基礎上，我們聚焦於烈嶼僑民的移民經驗、海外拓殖及發展歷程，藉此勾勒汶萊、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形貌，並且了解烈嶼華僑華人和故鄉的聯繫與具體影響。在大歷史與小故事的交織下，重新建構僑鄉社會文化的變遷、移動之民的歷史記憶。

⁵¹ 江柏煒，〈混雜的現代性：近代金門地方社會的文化想像及其實踐〉，《民俗曲藝》174 期，2011 年 12 月，頁 185-257。

⁵² 1.Niew Shong Tong, *The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microform], Thesis (Ph.D.)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9; 2.Niew Shong Tong, *Demographic Trends i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Brunei Darussalam: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entre,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3.饒尚東，《汶萊華族會館史論》，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1；4.饒尚東，《汶萊的經濟發展》，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3。饒尚東，〈汶萊華人的本土化與歸屬感〉，「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第七屆國際會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2010 年 5 月 7-9 日。

第二章 來去之間：烈嶼移民南渡之歷程

第一節 近代烈嶼僑鄉社會的形成

一、烈嶼的地形地貌及氣候環境

烈嶼位於九龍江口，東距金門本島二公里、西距廈門島七公里。島形東北寬而西南窄，縱橫兩端相等，皆約六公里，地形狀如虎子。此外，《金門縣志》曾引明代盧若騰《留庵文集》所提：「『烈嶼』作『笠嶼』」⁵³，亦說明了一種島形樣貌的想像。亦有地方傳說，烈嶼原與金門土地相連，之後兩個島嶼因地殼變動而分離，因此烈嶼又有「裂嶼」、「列嶼」的說法。⁵⁴

烈嶼的地形主要以矗立於島上北方和南方的兩座綿延起伏的丘陵地，最為凸出，構成全島的骨幹。南、北的丘陵山阜之間為一狹長的平原。南塘則為南方山阜丘陵所環抱的小盆地。低窪處則有湖泊、濕地等零星分布。四周海岸平緩，而以沙岸居多。其中，北方丘陵最高者為海拔 114 公尺的麒麟山，與海拔 104 公尺的龍蟠山相連接，丘陵成西北—東南走向，其南側多為傳統聚落，北側較少，乃考慮躲避冬季東北季風吹襲之故。南方的丘陵是由東崗、大山頂⁵⁵、陽山、上林沿線的低丘山阜所組成，隔著狹長平原，與北方丘陵相對。⁵⁶清《金門志》描述了烈嶼的地理形勢：「烈嶼在浯洲西南，隔水；廣二十里。上有吳山，與棲山、牧山、湖山相接，而吳山為最。又有麒麟山，以形似得名。」⁵⁷

烈嶼的溪流狹窄而短促，一般小溪多為匯集附近丘陵高地的雨水而成，這種溪流大都屬旱溪，僅於下雨時才有流水。古溪流有西路溪、南塘溪。主要湖泊有陵水湖（原為瀉湖，並曾作鹽場）、西湖、清遠湖、蓮湖、菱湖、習山湖等。⁵⁸

氣候方面，烈嶼冬季溫暖、夏季炎熱，平均氣溫為 21 度，年降雨量約 1,100 公釐，低於蒸發量 1,700 公釐。雨季集中於四月至九月。秋冬時東北風強勁，屬副熱帶季風氣候華南型。⁵⁹

換言之，烈嶼丘陵起伏，地表岩盤裸露，地力不豐，除村落用地及防風造林外，實際耕地面積並不充足；加上，島上以旱溪為主，蒸發量大於降雨量，水利資源有限，地面湖庫的開闢又是 1949 年之後的事，這使得早期以農漁生產為主的社會，發展上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

⁵³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金門：編者自印，1992，頁 233。

⁵⁴ （清）林焜燿編修，《金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411。

⁵⁵ 吳山，別稱大山頂，俗稱城仔山，城仔頂。在南塘社東南，海拔 84 公尺。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築烈嶼巡檢司城於吳山頂。1646 年鄭成功會文武舊僚於此。清初城毀。（呂允在總編纂，《烈嶼鄉志》，烈嶼：烈嶼鄉公所，2010，頁 7。）

⁵⁶ 呂允在總編纂，《烈嶼鄉志》，烈嶼：烈嶼鄉公所，2010，頁 5-6。

⁵⁷ 林焜燿編修，前揭書，頁 11。

⁵⁸ 呂允在，前揭書，頁 8-9。

⁵⁹ 呂允在，前揭書，頁 23。

二、1949 年以前的社會發展及經濟概況

1. 烈嶼宗族社會的發展

烈嶼的開發甚早，由烈嶼青岐的考古遺址所採集到的陶片紋飾中發現，遠在距今 3900 到 3300 年前，就有人類在此生活的足跡，當時主要從事野生果實採集、捕魚打獵為生，同時可能從事初級的農耕。之後，在長時期的歷史發展中，金門或烈嶼並無豐富的可證史料足以描繪當時人群生活、生產方式及環境變遷。

13 世紀中葉以降（宋元之交），大陸本土渡海到金門的氏族漸多。根據地方族譜的記載，此一時期遷徙至烈嶼的氏族有：上庫的吳姓；上林、下林、西宅、東林等不同支系的林姓；青岐村落的洪姓；后頭村落的方姓；及曾在黃厝落腳過的黃姓（目前黃厝村以洪姓為主）和西方村落的多姓等；這些氏族的落地生根，構成了 14 世紀（明初）烈嶼宗族社會及聚落之初步樣態。⁶⁰

與此同時，明初金門納入衛所制度，成為海疆防禦的重鎮之一。巡檢司的設置，目的也在杜絕走私，以及地方社會與倭寇海賊的勾連。烈嶼的大山頂是其中一座巡檢司城。明中葉以後，軍戶逃籍漸多，防禦能力不足，倭寇海賊侵擾頻繁，相傳島上現后頭村西南處「李厝墩」，就是遭倭寇海賊火燒而廢村。⁶¹

此外，15 世紀之後，烈嶼宗族社會發展相當迅速。繁衍生息、擴張競逐，十分普遍，例如：下林之林姓氏族於三世祖分居至西方，並就近到雙口海邊捕魚維生，到四世祖時再移至雙口開墾，遂形成今日雙口聚落；西宅林氏二房於六世祖時，往村外逐步擴張耕地，遂成西路村；同時期，青岐洪姓七世祖洪包分居黃厝，其孫洪魁基再由黃厝分居埔頭。在這一時期移居烈嶼的氏族，尚有呂姓由大金門林兜先居后頭，娶后頭方姓為妻，後然後再遷居後山村（今已消失），最後再遷往上東坑，定居至今；而下東坑則有杜、孫、程、蔡、林、陳六姓，其中陳、蔡兩姓早於呂姓來東坑開墾；湖下村陳姓則是由廈門遷來，後分支后井、中墩、上庫等村落，形成這些村中的少數陳姓。這些移墾的過程，奠定今日烈嶼的聚落分布型態。

目前（2018），烈嶼聚落及姓氏分布概述如表 2-1.1：

⁶⁰ 如烈嶼黃厝洪氏家廟碑誌上記載：「溯吾族洪氏始祖，諱公楷，字宣曦，處於江西饒州樂平縣，登宋高宗末期庚辰科進士，出仕於朝，因梗直，忤權貴，貶受同安縣尉。任閩期間，值金兵渡河南侵，戰禍纏綿不息，歸計難酬，不得已播烈島...」。又如雙口林氏家廟碑誌：「...勤公字周元，生我二世始祖，寵渥字君錫。斯赴任貴陽縣令，值宋理宗丁巳之亂，寶祐五年（西元 1257）年官者遭害，遠引來浯烈（今金門烈嶼上林村）衍傳雙口、西方二村...」（田野調查記錄，2018 年 4 月 10 日）

⁶¹ 呂允在，前揭書，頁 719-721。

表 2-1.1：烈嶼聚落及姓氏分布

東林	以林姓為大宗，餘為許、楊、石、方、洪、鄭、施、陳、羅、馮、李、廖、應、徐、劉、莊等姓。
西宅	以林姓為大宗，尚有許、施、陳、洪、翁、李等姓。
西路	以林姓為大宗，尚有洪姓為後期遷入。
羅厝	羅、吳、洪、陳、謝、李等姓，其中羅姓人數較多。
湖下	以陳姓為大宗，尚有洪、繆等姓。
黃厝	以洪姓為大宗，尚有陳姓、莊姓等。
后頭	以方姓為大宗，尚有趙、王等姓。
林邊	全村均為洪姓。
埔頭	以洪姓為大宗，尚有蔡姓、莊姓。
庵下	全村均為莊姓。
庵頂	以謝姓為大宗，尚有黃姓。
西方	林、方、胡、孫、陳、葉、洪、張、蔡、鄭、張等姓，其中林姓居多，方姓及蔡姓次之。
西吳	蔡、方、呂等姓，以蔡姓為大宗。
下田	全村皆為蔡姓。
東坑	呂、林、孫、杜、程、洪、胡、陳等姓，其中呂姓佔多數，林、孫姓居次。
雙口	全村均為林姓。
湖井	洪、許、莊、陳等，其中人數最多為洪姓。
后宅	蔡、張、林等姓，其中以蔡姓為大宗。
上林	林、陳、洪、劉、孫、鍾等姓，其中以林姓為大宗。
中墩	林、洪、莊、陳姓等，以林姓為大宗。
前埔	楊、林、洪姓等，以楊姓為大宗。
后井	洪、陳、廖、張、傅、楊、宋、謝、許、葉、翁等姓，其中洪姓為大宗。
南塘	蔡、吳、林、洪、鄭等姓，以蔡姓為大宗。
青岐	洪、何、吳、林、李、韋、陳、黃、馮、葉、韓、蘇、張等姓，其中以洪姓為大宗。
楊厝	洪、傅、邱等姓，以洪姓為大宗。
上庫	吳、余、陳、洪、沈、許等姓，以吳姓為大宗。

資料來源：呂允在，前揭書，頁 719-721。

2.1949 年以前的經濟概況

早期閩南地區主要是農漁鹽生產的社會，靠天吃飯的現象十分普遍，固然漳州為魚米之鄉，但不足以供給泉漳二府，稻米需仰賴潮州、惠州、浙南等邑的交易，僅海產尚有餘裕。

明萬曆《泉州府志》提及：「(泉州)封疆逼陬，物產磽瘠，桑蠶不登於筐繭，田畝不足於耕耘。稻米、菽、麥、絲縷、綿絮，由來皆仰資吳浙。惟魚蝦蠃蛤之利，稍稍稱饒。民飯稻羹魚為甘，於肉食不敢羨也。山藪居民，樹藝葛芋，機杼所就，與他邑相灌輸而貿易。魚鹽不過饕餮是賴，地利薄，故其蓄聚少。」⁶²清初以後亦然，「福建漳泉等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⁶³這些史料具體描述了早期閩南地區農產不足、濱海為生的環境概況。

地處閩南且孤懸海外的金門島群，情況接近。《金門志》云：「浯洲(金門)蕞爾地，羽毛齒革之所弗生。澤國居民，惟資海錯；問生涯於風濤萬頃中，亦足概已。田無水利，居山者，時苦抗暘；所產地瓜、花生而外，更鮮嘉穀。」是故明末地瓜(番薯)傳入福建以後，「...金門無水田，不宜稻，故遍地皆種地瓜。終歲勤勞，所望祇此。若年歲豐登，僅供一年之食。其粉，較他處尤良。至於黍、稷、菽、麥，亦間之，特所產少耳。」⁶⁴海產方面則有「鮆魚、紅花魚、塗龍(沙蟲)、紅蠔、香蛭、雞蛤、龍蝦、烏力(海參)」⁶⁵等。

烈嶼的情況大致類似，農作物以旱地雜糧為主，如甘藷、花生、芋頭、玉米、高粱⁶⁶、小麥等，僅有少數地方曾栽種水稻。花生、甘藷與玉米等植物，耐旱且栽種不難，亦為烈嶼重要雜糧，部分作為食用，部分可為飼養牲畜之用。此外，烈嶼部分地區因土質及水質的緣故，芋頭品質甚佳。西口村、上岐村、上林村、東林等均有栽種。⁶⁷四面環海的烈嶼，雖然漁產豐富，但漁業方面並不發達，早期主要是近海漁業，如灘地撿拾貝類、安放蚵堵取蚵、牽罟等。另根據《烈嶼鄉志》的記錄，1958年以前以帆船捕魚，受限於天候決定，收穫不多，且當時三桅帆船3艘、單桅帆船近20艘而已。家禽、家畜的飼養，多屬農家的副業活動，尤以養豬最為普及。⁶⁸

製鹽，亦為早期金門重要產業之一。文獻記載，金門之建場徵鹽，始自元朝大德元年(1296年)，場轄十埕，埕分上、下，上埕曰：永安、官鎮、田墩、沙尾、浦頭，下埕曰：斗門、南垵、保林、東沙、烈嶼。止於民國22年(1933年)

⁶² (明)陽思謙修，萬曆《泉州府志》，〈卷三風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55。

⁶³ (清)懷蔭布修，黃任、郭賡武纂，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風俗〉，清光緒八年(1882)補刻本，上海：上海書店，2000，頁13。

⁶⁴ 《金門志》，前揭書，頁30。

⁶⁵ 《金門志》，前揭書，頁31-32。

⁶⁶ 高粱原本為旱作雜糧，供牲畜食用為主。民國41年(1952年)金門酒廠設立後，採公賣制，生產高粱酒。為了取得高粱與小麥原料，軍事當局初期採用一斤高粱兌換一斤稻米的政策，鼓勵民間種植高粱。這使得高粱的生產迅速增加。(江柏煒，〈戰地生活、軍人消費與飲食文化：以金門為例〉，《中國飲食文化》第九卷第一期，臺北：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13年4月，頁157-194。)

⁶⁷ 呂允在，前揭書，頁580-582。

⁶⁸ 呂允在，前揭書，頁583-585。

春，鹽埕位置應於現今上林村至青岐村沿海一帶。⁶⁹其他的行業主要仍是地區性的傳統小型內需產業，如手工業的麵線、貢糖、桶餅及其他糕餅生產；以及在 1949 年駐軍之前小規模的家庭式商業。

⁶⁹ 呂允在，前揭書，頁 587。

第二節 1949 年以前海外移民的類型及分佈

一、海外移民的啟動及近代人口的變遷

在前述的社會構造、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的討論中，大致可以理解，烈嶼作為一座島嶼型的宗族社會，早期以農漁鹽生產為主，在承平時或可自給自足，但隨著人口的繁衍，或遇天災人禍（戰亂、災害、疾病等），即可能促成移民理論所提的其中一個動力：「推力」。近代中國的海外移民，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而開啟的歷史變遷。⁷⁰

有關烈嶼的人口，清代以前隸屬同安，並無單獨統計。待清中葉之後，方有檔案可稽。根據《金門志》記載，道光年間（1821-1850 年）烈嶼保屬二十都、轄三十二鄉（自然村）。道光 12 年（1832 年）烈嶼保二十三鄉有 1,333 戶，男 4,925 丁，女 3,108 口。⁷¹

第一次較為精準的人口普查在民國 4 年（1915 年）設立縣治後，當時「總共十保、一百七十六鄉（村），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三戶，男四萬四千一百四十一丁，女三萬五千二百一十六口，計男女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七人。」其中，烈嶼保三十三鄉，1,956 戶，男 4,814 丁，女 3,824 口。再者，民國 9 年（1920 年）內務部統計，烈嶼保 1,956 戶，男 2,095 丁，女 1,584 口。戶數未減，但人口明顯流失。到了民國 18 年（1929 年）的統計「全縣八千四百零四戶，男二萬五千零五人，女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二人。合計四萬六千四百六十七人。」。而烈嶼保的統計上雖有 1,087 戶，男 3,147 人，女 2,413 口。⁷²烈嶼在 1920-1929 年間的人口統計看起來略有增加（有可能是歸僑、僑眷返鄉定居的因素），但總體上金門在 1915 年至 1929 年間的 14 年內，金門人口減少 41.45%，其中男性減少 43.35%、女性減少 39.06%，比例相當大。這段期間並無劇烈天災或戰亂，因此這些數據應可做為人口外流之佐證。

此外，從 1840 年代以來，世界上殖民地經濟的崛起以及非洲農奴的廢除，使得勞動力甚為缺乏，印度與中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或自願或被誘騙前往這些東南亞殖民地開墾；同時，中國農村經濟的失衡，特別是人口的增加、人均耕

⁷⁰ 從 19 世紀中葉起，除了列強的外患之外，群眾的武裝起義一再威脅著清朝政權的存亡，太平天國（1850-1864 年）、捻軍（1851-1868 年）都逐步拖垮這個中國最後的封建政權，城鄉經濟也跟著被摧毀。人口增加，耕地面積有限，再加上天然災害，使得沿海居民必須冒險外移尋找出路，而成為一種移民的內推力量。根據統計，17 世紀初中國人口已超過一億，但在 1620-1670 年間，由於戰亂、災害、流行疾病等人口驟降了五千萬，嗣後人口逐漸回升，1800 年已增加了 3 倍，不過新開墾的耕地不過增加了 1 倍，個人平均耕地面積更加緊縮，到了 1850 年全中國的人口數字推估已達 4 億 3 千萬人之多。（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A translation of *Le monde Chinois*.) 1840 年鴉片戰爭後，中國農村經濟更加困難。據統計，1873-1933 年的 60 年內，中國耕地面積（不包括東北）只增加百分之一，但在同一時期的農村人口卻增加 30% 以上。（H.A. 西莫尼亞，〈東南亞的中國居民〉《南洋問題資料譯叢》第一期，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63；陳翰笙主編，《華工出洋史料匯編》第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73。）此外，清代地租雜稅苛重，地租率一般是在 50% 以上，佃戶每歲收入，難敷一口之食。（郭梁，〈華僑出國史述略〉，《華僑歷史論叢》第二冊，福州：福建華僑歷史學會，1985，頁 29。）

⁷¹ 林焜燿，前揭書，頁 20。

⁷²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前揭書，頁 354-360；呂允在，前揭書，頁 634。

地減少、天災與戰亂的破壞，加上“出洋夢”的作用，更增強了人口外移的力量。清咸豐十年（1860年）《北京條約》使得華工出洋合法化後，更進一步加強了這樣的趨勢。他們踏上了歷史的不歸路，改變了個人的命運，也啟動了原鄉的變遷。

關於移民的類型，學界多有討論。其中，王賡武提出從 18 世紀以來的兩個世紀，華人移民的四種類型：華商型、華工型、華僑型、華裔或再移民型，提供我們理解不同歷史階段華人移民（Chinese migration）類型。（表 2-2.1）此外，他從對“僑”這個詞語的考察中，指出了華人移民的特殊性：「僑居或暫時離家居住在外」⁷³。在安土重遷的意識形態下，歷史上多數華人並沒有打算永久定居及與當地同化，華人只是暫時離家、出外打拼，等待有朝一日衣錦返鄉。換言之，如果從民族（國族）國家國籍轉變之狹義“移民”的觀點來看，是無法理解近代歷史海外華人的集體心態，以及其與僑鄉的社會、經濟與文化上的聯繫。

表 2-2.1：18 世紀以來華人移民的四種類型

類型	主要特徵	與原鄉的關係	主要歷史時期
華商型 （The Trader Pattern）	最古老、最基本的移民類型，是宋代以來中國國內商業、手工業及礦業實踐的延伸。主要是指出國貿易的商人及工匠，或派遣同夥、代理人與家族成員到海外為其工作的人，這些人在港口、礦山或商業城市設立了經營業務的基地。	經過一、二代，這些以男性為主的移民，往往在當地成家並定居下來，即使移民本人不在當地定居，當地的家眷也多留居下來。生意越發達，這些家族越保持其華人特徵，即使已經斷了與中國的聯繫。但有時受到足夠的誘導，或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這些家庭的一部份便放棄其華人屬性，而變成當地的名門。	早在十八世紀這種移民類型已是主流，直到 1850 年以前是唯一的移民類型。
華工型 （The Coolie Pattern）	又稱中國苦力型。通常是農村無土地的勞動者及城鎮貧民，移居海外出賣勞力。這種移民現象某一時期與種植園經濟有關，另一時期與工業化起步有關，特別是北美洲的鐵路建設。但與華商型移民比較起來，華工多半還是居於次要地位，雖然數量是最多的。	這種類型的移民活動多是過渡性，當合約期滿後，大部分合約勞工會返回中國。	在美洲這種移民活動大約在十九世紀末結束，東南亞也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結束。
華僑型 ⁷⁴	自十九世紀末所使用的這	與中國有著直接而牢固的	1900 年以後發

⁷³ 王賡武，前揭書，頁 289-293。

⁷⁴ “華僑”一詞迄今仍有爭議。這個名詞不同於“華商”、“華工”反映了移民的職業身份。王賡武認為，華僑型移民有其形成的過程，它是由清王朝與後來的民國政府的行動而賦予以政治、法律及意識形態內容，其後又由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及他的追隨者在 1928 年所建立的南京政權推像高峰。他並強調，華僑的年代不可予以上溯，把“華僑”這個詞用於更早的時期，是不顧史實的作法。（王

<p>(The Sojourner Pattern)</p>	<p>個名詞，具備了政治的、法律的、以至意識形態的內涵。其中最重要的原則是民族主義，在政治上宣稱華僑均應效忠中國，而非效忠所在的殖民政府或民族主義政權，並認為所有中國人不論居於何處，都屬於中華民族的一部份。華僑型移民囊括全體，對海外華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均有著保護和干涉的作用。</p>	<p>聯繫，特別是孫文的國民革命，以及抗日戰爭所激發的愛國主義；當然也涉入了國內的政治紛爭，如中國內戰將華僑分化成左右翼。它的某些特質延續至今。</p>	<p>展起來的，1911年達到很高的水平，一直到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是居於主導地位的華人移民類型。</p>
<p>華裔或再移民型 (The Descent or Re-migrant Pattern)</p>	<p>新的移民現象。具有中國血統的外國公民，大部分在外國出生，但也包括了少數出生於中國、台灣或香港的人；最近發展是華裔從一個外國再移居到另一個外國。他們並非暫居海外的華僑。這些華人移民主要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四處流動、思想開放，只要在不受歧視的環境下，就可以安心定居下來，特別是在由移民構成主體的現代化國家裡。</p>	<p>當一個正在進行現代化的中國需要這些華裔外國公民的技術時，可能會激起他們重新接觸其祖籍國家的意願。</p>	<p>最近的移民類型，目前尚在發展中。</p>

資料來源：王賡武，前揭書，頁 5-14。

潘翎主編的《海外華人百科全書》中，進一步將華人移民模式分成：「貿易移民、勞工移民、苦力貿易、流寓與連鎖移民、留學生移民⁷⁵、移民回國與再移民、偷渡移民」⁷⁶等類型。這些分類有些是以移民的動機因素來界定（如貿易移民、留學生移民），有些是以入境的方式來界定（如連鎖移民、偷渡移民），有些則是以社會身份作為區分（如自由勞工、契約勞工）。與 19 世紀中葉閩粵地區直接相關的移民類型，除了初期是契約勞工是透過經紀人或機構中介外，後來有許多移民是靠前一代親族引進到僑居地。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可說是閩粵海外移民的社會文化機制：許多懷有“出洋夢”的人，乃透過原鄉的宗族或家族網

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9、293）

⁷⁵ 書中留學生移民類型引述了著名建築師貝聿銘（1917 年-）的例子。他 17 歲從上海到美國唸書，1940 年在麻省理工大學畢業後，原打算回國。但由於中日戰爭爆發，他的父親勸他留下來，繼續到哈佛大學深造。貝聿銘說：「關於什麼時候回國的問題，我自己產生了思想鬥爭，後來，是否該回國反成了我考慮的問題」。到了 1955 年，他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潘翎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62）。

⁷⁶ 偷渡移民雖在十九世紀晚期美國通過排華法令，禁止華人入境即已存在，但特別指的是 1970 年代之後人蛇集團的“私運外僑”。保守估計自 1970 年代以來，從福州出國的有三十萬人，溫州的移民也高達二十萬人（潘翎，前揭書，頁 63）。

絡、地域網絡，成為自由勞工或從事小生理的商人。

連鎖式移民機制的運作，使得血緣、地緣的網絡關係得以在異地聚族而居，並有機會進一步形成血緣、地緣、神緣、業緣等多層次與多網絡的海外組織。出洋人數超過當時本地人口數，顯見金門是一個向外移民的社會（an emigrant society）。其中，不乏同鄉、同族陸續前往同一地點之例，如烈嶼（小金門）人往汶萊、古寧頭李氏多往馬來半島雪蘭莪州吧生埠、珠山薛氏居菲律賓依里岸、安歧至泰國曼谷、水頭赴印尼峇里巴板等。雖然金僑多數是自由移民的身份，但自由移民擬前往的海外國度，通常不是任意選擇的。相反地，移民地點的選擇多半取決於當地是否已有親友，因為後期的自由移民常需依靠先來的同鄉，協助他們適應新環境及尋找新工作。這種移民的機制，學者一般稱為「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而這些出洋者在 1937 年以前多數是男性，以 1966 年金門戶籍統計為例，邑僑在家鄉尚保有設籍關係者有 22,414 人，男性為 19,054 人，比例達 85.01%，僑居地則以新加坡的 11,433 人最多，印尼的 4,657 人居次。⁷⁷因此，除了是向外移民的社會外，還是一個性別結構、年齡層分布不均社會，男子往往到了 16 歲之後會循著父親兄長的腳步南渡謀生，僑鄉人口多為老人、婦女及未成年的子女。

二、1949 年以前的交通方式：以金門到新加坡為例

1842 年《南京條約》五口通商之後，福建及廣東青壯人口離境的主要港口是廈門、汕頭與香港。福建移民主要利用廈門出洋，包括漳州、泉州、興化、福州、福清等地的出入境都以這個港口為通道。20 世紀初，這些移民先坐小船到廈門（有些仍必須先徒步到最近的城鎮，才有船班到廈門），然後改搭遠洋大船離境。

從金門到廈門的船費，根據金門珠山僑刊鄉訊《顯影》⁷⁸第一卷中的記載，川走金廈之間的輪船（金星輪，為新加坡金門會館鄉僑所組織的船運公司），「船費每人小洋八角，惟洋客⁷⁹每人即須小洋一元六角。行李少件可不必納費，不過如有行李多件、大件者（百斤以上）應納俸費每件約四五角。」；同時，由廈門回金有時往往需要兩趟的搖船，才能到達其他村落，所需要的小渡船（搖槳舢舨）費，則又分為非洋客及洋客二方面，「...（甲）非洋客金門渡船每名小銀一角，出入均同。廈門雙槳出來的，無論那一個渡頭落船，均小銀一角，惟入去的，若由打鐵路頭（即金星輪寄錨地）上山，每名小銀一角，若要由其他路頭上山，即除船費一角外，尚須納『看頭錢』一角，這是石蟬吳要收的，無論甚麼人，均免不得的。（乙）洋客由廈回金，廈門小船費，自身可不必問，因此條由客棧代逮。至於到金的渡船，每名即須小銀六角，行李等可免費。」⁸⁰因此計算起來，光是從廈門返回金門（單程），對一位洋客來說，至少需要 1 至 2 元。

因地緣關係，烈嶼往返廈門島多數以西側的雙口為港口，以小舢舨載運之。

⁷⁷ 〈金門華僑志〉，頁 99。

⁷⁸ 金門《珠山顯影》創辦於 1928 年九月，發行至第十五卷時，一度因 1937 年日軍侵華時停刊，1946 年四月復刊，但又因國共戰爭於 1949 年停刊。2006 年，江柏煒重新編輯、出版《顯影》25 冊，金門：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金門珠山薛氏宗親會。

⁷⁹ 出洋者一般泛稱「洋客」，這裡指的是已經在南洋落地生根者，非第一次出洋的鄉親。

⁸⁰ 金門珠山圖書報社，〈問答集〉，《珠山顯影》第一卷，影印本，1928。

烈嶼島北、島中、島南的出洋者需以步行走到雙口，方能安排舢舨渡海。因此，烈嶼出洋的經驗中，雙口是離鄉、歸鄉的門戶。當然，舢舨運輸安全性不高，不少歸僑受到盜匪侵擾，有些更是覬覦華僑的同鄉所為，而且不僅是 1930 年代，連 1945 年抗戰勝利之後依舊如此。⁸¹顯見出洋風險頗高。

從廈門到新加坡的船費，希克（George Hicks）的研究指出，在 1914-40 年間船票大概是國幣 10 元。⁸²若以 1928 年 9 月金門的物價為指標，「新占米每斗 178 元、白肉每斤 48 角、大魚每斤 40 角、大麥每斗 40 角、地瓜每斤 30 角、蒜仔每斤 14 角...」⁸³南渡所付出的交通成本並不便宜。到了新加坡之後，若要轉赴汶萊，在 1970 年代以前，多數仍以搭船為主，自新加坡至汶萊斯市需要 1-2 天的航程。這些艱辛的移民歷程，多數是為了尋找謀生機會，期能改善貧困的家計。

三、烈嶼的海外移民地點

通過田野調查發現，烈嶼移民主要的出洋地為新加坡及汶萊。由於英國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自 1819 年取得新加坡之後所採取的重商主義自由港政策，因此吸引了華人及印度人的到來，前者是福建（閩南）、潮州、客家、廣東、海南人為主，後者為南印度淡米爾人及部分的旁遮普省的錫克教徒。

從移民的背景來說，一般可分為契約移民（契約勞工）與自由移民（因多半以投靠親友為主，又可稱為親屬移民）。顏清滄指出，早期的福建移民由於大部分定居在商港和大城鎮從事商業活動，所以採親屬移民的模式居多；當早期福建移民成功地建立事業基礎後，他們返鄉召集族人和親戚前來工作，並給予經濟協助；新移民經過多年的奮鬥和積蓄而建立起他們的生意，當需要勞工時，他們又返鄉召集親屬前來。這樣就形成連鎖式的移民。⁸⁴因此，在當人數漸多、又具有血緣（少部分為地緣）及業緣關係的新移民聚集在一起，基於互助團結的需要，他們經常會組織鄉團，迎神祭拜庇佑平安，並作為爭取社會地位與經濟領域的一種手段。也就是說，職業的壟斷與寡占、空間領域或地盤的劃分，伴隨著連鎖式

⁸¹ 江柏煒整理了抗戰勝利盜匪的情況，如（1）1946 年川駛金廈的金興汽輪於烈嶼海面遭到漳州籍楊水萍等五名劫匪持槍搶走七百萬元的報導；（2）大嶼歸僑遭劫的損失三千餘萬的新聞（以上為十七卷）；（3）1947 年 4 月 21 日晚二時，數十海匪搶劫沙尾鎮的事件，搶劫新益安布店，致使損失七八十萬元，又殺害青年團幹事、縣參議員蔡乘源，並包圍鎮公所，得逞後駕原帆船往同安方面逃逸，縣自衛隊由後浦趕到，因無汽船設備而無法追捕（十八卷第一期）；（4）1947 年 5 月 28 日「五二八劫案」，珠山歸僑薛天啟家遭蒙面盜六匪，闖入搶劫，損失美鈔一千四百元，菲幣一百零六元，金飾八兩左右，布疋三箱約六七十疋，全部按當時價值可億萬元，案懸二個多月，始緝獲歹徒陳允綿、辛天舍等七人，俱金門本籍（十八卷第五期）；（5）1947 年 11 月 8 日午夜，烈嶼鄉羅厝緬僑羅媽架被海盜匪洗劫，損失億元案破案的消息，逮捕金廈海上慣盜陳義滿、陳川（同安人）、蔡養大（烈嶼人）、陳靴、王迎（同安人）等（十九卷第一期）；（6）1948 年 3 月 29 日烈嶼林庫發生林喜雀劫案；（7）1949 年 4 月 11 日官澳海面發生搶案等事（以上為二十一卷）。顯見治安問題與 1930 年代類似，並未改善。（江柏煒，〈期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七卷第一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 年 3 月，頁 159-216。）

⁸² George Hicks (ed.)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from Southeast Asia 1910-1940.*, Singapore: Select Books, 1993.

⁸³ 金門珠山圖書報社，〈百物市價表〉，《珠山顯影》第一卷，影印本，1928。

⁸⁴ 顏清滄，〈福建人在馬新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東南亞的福建人》，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頁 2。

移民的群聚現象而出現。

《金門縣志》也指出新加坡與金門的密切關係：

新加坡為我邑人出洋之第一着足站，故僑民最多，互助團結，向極親善。蓋移居海外，謀生創業，非團結不能圖生存，非互助不足言發展。且背井離鄉，遠適異域，一遇鄉故，寧不倍感親切者乎。故同鄉會之設，正所以聯絡鄉情，團結力量，而有互助之實也。⁸⁵

顏清滄進一步指出，早期福建人宗親組織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他們大部分屬於地域性的氏族（localised lineage）。所謂地域性的氏族就是血緣、地緣和方言的結合。閩南地區氏族的械鬥之風加強了他們的團結。通過親屬移民的管道，他們定居在海峽殖民地的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他們人數眾多，凝聚力強，不需要靠來自不同地區的同姓族人來組織宗親會。⁸⁶

在新加坡早期歷史中，有一群並非從事商業的自由移民，他們來自金門、惠安、同安、晉江、潮州等地，在新加坡河及其海口，分別駕駛舢舨（Sampan）、大舢（Twakow）、舢舨（Tongkang）、電船（載人者稱摩哆弄、載貨者稱電船）、摩哆舢板業（Motor Sampan）等船隻，以及擔任人員接駁與貨物搬運的工作，各有自己的專長與空間領域。其中，金門人在舢舨及電船業具有優勢，集中在老巴剎附近的直落亞逸灣，以及後來的紅燈碼頭一帶。

這些駁船業勞動階層的自由移民，主要來自烈嶼。以連鎖式移民的模式，吸引了具有血緣關係的親屬自原鄉而來，投身於新加坡的駁船業。並且，他們在其活動的空間領域中建立了一座座的估俚間（苦力間，“Coolie Keng”，laborers' quarters）鄉團，相互扶持，且確保行業的優勢，並迎來原鄉的神祇加以奉祀，對內凝聚認同，對外辨識異己。由於金門大多數是單姓為主的村落，因此多數的新加坡的駁船業估俚間是血緣、地緣又是業緣的組織，金門本島或烈嶼規模較小的姓氏也會結合起來，成立跨村落的地緣、業緣團體。換言之，討論這些估俚間不能將血緣（或地緣）與業緣分開來看，事實上它們是一種兩種或三種關係的結合的團體。（表 2-2.2）

由於新加坡社會經濟及都市發展的變遷，在 2007 年的調查中，僅存文山聯誼社、金岐山同鄉、金再發同鄉、金明發同鄉、金長發聯誼社、東安渡頭聯誼社、合安摩哆舢舨聯誼社、金合發聯誼社、金保安同鄉為祖籍烈嶼的駁船業苦力所組織的鄉團。⁸⁷當然，駁船運輸的產業已經不復存在，這些鄉團多半轉為聯誼社、互助社團或神廟的社會角色。有關新加坡駁船業及烈嶼移民的相關事蹟，將會進一步論述之。

⁸⁵ 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頁 1277。

⁸⁶ Yen, Ching-hwang, “Early Fukienese Migra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1900”, in Yen Ching-hwang,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55, p.83. 因此，他認為早期福建宗親會的五項重要職能是：（1）祭祀祖先和宗族的保護神；（2）慶祝中國傳統的節日；（3）扶助貧困或剛抵達的宗親；（4）仲裁族人之間的糾紛；（5）主持青年族人的婚姻和促進教育事業。（顏清滄著、粟明鮮、陸寧生、梁瑞平、蔣剛合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頁 78-86。）

⁸⁷ 江柏煒，《星洲僑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

表 2-2. 2：新加坡金門人宗鄉會館（2007 年）

社團名稱	地址
金門會館	72 Keng Lee Rd. Singapore 219248
浯江公會	72 Keng Lee Rd. Singapore 219248
古甯同鄉會	No.4A Lorong7 Geylang Singapore 388788
浯卿陳氏公會	No.34A Lorong 18 Geylang Singapore 398813
尚卿聯誼社	452 Lor.3 Geylang Singapore 388923
新加坡歐陽公會*	466 Geylang Lorong 3 Singapore 388934
新加坡湖峰社	No.56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0
星洲官山社	Blk 531A Upper Cross Street #04-104 Singapore 051531
文山聯誼社	Blk 531 Upper Cross Street #02-08 Singapore 051531
金盤山同鄉	40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64
星洲金浯山同鄉會	Apt Blk 34 Upper Cross St. #04-142 Singapore 050034
金歧山同鄉	Blk 1 Beach Road #08-4757 Singapore 190001
金再發同鄉	Blk 8 Redhill Close # 02-150 Singapore 151008
金明發同鄉	Blk 2 Jalan Batu #01-61 Singapore 431002
金長發聯誼社	Block 77 Seng Poh Road #02-77 Singapore 161077
東安渡頭聯誼社	Blk 531 Upper Cross Street #04-29 Singapore 050531
合安摩哆舢舨聯誼社	Blk 34 Upper Cross Street #04-150 Singapore 050034
金合發聯誼社	Blk531-A #04-109 Upper Cross Street Singapore 051531
金成發（溪山社）	Blk 27 Tanglin Halt Road#1-94 Singapore 142027
金保安同鄉	Blk 29 Havelock Road #11-639 Singapore 160029
董氏公會*	50 A Campbell Lane Singapore 209923
汶源宮（后水頭）	Blk 23 Jalan Membina # 28-82 Singapore 163023
瓊林村旅外同鄉	43KB Warehouse Complex Kaki Bukit Road 2 Singapore 069893
會山寺理事會	Blk 44 Sims Drive #15-177 Singapore 380044
金僑友公會 （已於 2003 年解散）	Block 531 Upper Cross Street #03-58 Hong Lim Complex Singapore 050531（最後會址）

備註：1.*已經從地緣社團轉型為全新加坡的宗親會。2.灰底的部分為祖籍烈嶼的估俚間。（資料來源：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

第三節 冷戰時期的南渡歷程

一、從僑鄉到戰地的變遷：1949-1992

1949 年以降，金門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社會與空間高度被軍事化，原本的華僑網絡與僑匯受到影響。1956 年以後，華僑返回金門或僑眷申請出國，戰地政務委員會及金門防衛司令部具有決定權，除了審查資格外，也負責台灣與金門之間軍用運輸機或運補船座位的供給，歸僑抵達金門後亦負責接待事宜。在目前已知的 1958-1967 年之間華僑返金的統計，遠不及 1949 年以前的熱絡。（表 2-3.1）1949 年以後，金門民信局從 19 家減少為 5 家。⁸⁸根據統計，在此之前，金門每年平均的僑匯金額約在 3,000 萬元左右，1950 年因戰事影響僅剩 300 萬元，1953 年約 1500 萬，1956 年約 830 餘萬。⁸⁹在金門防衛司令部首任司令官胡璉將軍的回憶錄也提到，1950 年末至 1951 年初，「正是金門兵荒馬亂，攻守難測的時候」，幾個老人上吊輕生，「初以為是軍紀有關，下令徹查，結果是僑匯未到，無以為生，乃厭世自殺。」⁹⁰金門商會為此還曾舉行僑匯座談會，商議僑匯之溝通及解決僑信積壓問題。⁹¹

表 2-3.1：1958-67 年華僑返金人數統計

年份 地點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total
新加坡	14	17	25	31	43	59	85	104	73	129	580
菲律賓	4	5	7	6	8	8	13	12	13	14	90
馬來亞*	3	3	4	7	10	8	17	14	12	9	87
印尼	4	6	34	31	14	4		3	1	4	101
越南	2						2	2		4	10
泰國						1		2	4	2	9
北婆羅洲	2	7	10	11	19	21	45	34	27	22	198
緬甸							4	2	2	6	14
香港					1						1
合計	29	38	80	86	95	101	166	173	132	190	1,090

資料來源：李怡來，《金門華僑志》，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71，頁 197-198。

*1963 年脫離殖民地，成為馬來西亞聯邦；1965 年新加坡、汶萊獨立建國。

華僑的返鄉受到極大的限制。然而為了確立政權的正統性，並爭取海外華僑

⁸⁸ 《金門縣志》，頁 1110。

⁸⁹ 許如中，《新金門志》，1959，頁 483-484。

⁹⁰ 胡璉，《金門憶舊》，臺北：黎明公司，1976，頁 67。

⁹¹ 不著撰人，〈金門商會召開座談商討僑匯問題〉，《正氣中華報》，1951 年 4 月 11 日第四版。

一致反共，1949-1951 年間僑務委員會曾積極凝聚海外僑社的力量，鼓勵華僑捐獻，發動反共救國運動、組織華僑訪問團回國參觀、鼓勵僑生回國升學、獎勵華僑投資等。這個階段的政策，取得初步的成果，如：1951 年底前各地捐款達 34 萬餘美元，其中以菲律賓華僑最多；海外成立了 45 個反共團體；有 16 個團體回國參訪；142 名僑生返國就學等；2 家工廠、資本額計 2 萬 3 千餘美金返國投資。⁹²

不過，參訪戰地金門不是那麼容易。在戰爭初期嚴格的人出境管制下，組織勞軍團是海外華僑唯一的、正式的返鄉管道。從當時金門軍方《正氣中華報》的報導得知，菲律賓華僑考察團是第一批訪問戰地金門的團體，團長吳金聘帶領 30 位團員，在 1950 年 9 月 2 日由上午自臺北乘專機飛抵金門，除了慰勞將士外，並與金門軍政各界首長及民眾代表見面，軍方特意舉行歡迎會。⁹³然而，這次的參訪時間很短，下午旋即飛往澎湖；且無法得知代表團成員是否為金門籍，行程也以軍政參訪為主，並無會見親人的安排，政治意味濃厚。不過，也因為這次的突破，海外華僑開始可以藉由勞軍團踏上禁地的家鄉金門。

新加坡金門鄉團組團返鄉始於 1970 年代初期。1973 年 10 月，新加坡浯江公會開風氣之先，首度組團返回金門探親。祖籍古寧頭的李皆得開風氣之先。⁹⁴此例一開，1975 年 9 月 27 日新加坡金門會館亦主辦「回金省親團」，關心僑眷及僑鄉事務。之後，浯江公會幾乎每年組織金門省親團，鼓勵新加坡鄉僑回歸故里探訪親朋好友，亦參加臺灣雙十節慶典，拜訪臺灣本島各地金門同鄉會，聯絡鄉誼。1982 年在金門並落成了一幢由新加坡浯江公會號召募款、以「華僑之家」為名的招待所。其中，祖籍瓊林的蔡普中、祖籍烈嶼楊厝洪天送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可以這樣說，1973 年浯江公會返鄉的歷史之行，開啟戰爭期間金門人海外僑社的返鄉潮流，重新建構了華僑網絡；並且為了促成華僑之家的順利進行，他們善用海外僑社的身分，懂得向臺北層峰陳請、向金門軍方施壓的政治操作；綜括來說，華僑之家現代旅館的出現，更積極的政治意義在於要求封閉的軍事前線朝向開放旅遊勝地的一種策略性運用。⁹⁵

冷戰時期，僑鄉網絡的斷裂及接續，在海外鄉僑的智慧與策略下，一方面表達了海外鄉親關心金門的情感，一方面也促成了故鄉公共設施的完備。

二、冷戰時期的海外移民

在美國國家檔案局收藏一份來自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回覆至美國的資料，名為〈無畏的金門：金門建設進展的數據統計報告〉(KINMEN UNDAUNTED_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記錄了 1952 年 2 月 1 日至 1959 年 4 月 30 日之間金門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建設，藉以檢視美國經濟援助的效益。這種類似社會調查統計年報的紀錄方式，提供了我們研究冷戰初期的社會變遷第一手的史料。

⁹²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華僑志》，編者自印，1964，頁 585-586。

⁹³ 記者，〈菲律賓華僑考察團昨日專機蒞金慰勞〉，《正氣中華報》1950 年 9 月 3 日。

⁹⁴ 新加坡浯江公會主席洪天送訪談，新加坡金門會館，2009 年 7 月 24 日。

⁹⁵ 江柏煒，〈另一種新加坡河故事：以浯江公會為中心的考察〉，收錄於張瓊惠、梁一萍主編《移動之民：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 5 月，頁 155-197。

在這份報告中，有一專節說明了 1950 年代金門的移民狀況。(表 2-3.2) 裡面統計了 1950-58 年間居民離開金門的原因及數量，在戰爭發生初期的 9 年內，總計有 12,962 位離開金門；其中，有 2,271 位、佔 17.52% 遷居海外，比例不算太低。此外，1959 年 12 月 31 日金門縣政府登錄之居住於外國人口數為 8,280 人。馬來亞（當時包括新加坡）最多，有人，男性 3,540 人，女性 1,890 人，佔海外移民比例約 37.76%。北婆羅洲（包括汶萊、沙巴、砂拉越）等的金門籍民有 557 人，男性 396 人、女性 161 人，佔海外移民比例約 3.87%。不過，若根據金門華僑協會收集自各個國家的紀錄，估計有 86,250 名金門籍民並未被金門縣政府統計及登記進去。此數目是金門現住人口的兩倍之多。其中，新加坡約為 5 萬人，北婆羅洲為 4 千人。⁹⁶

表 2-3.2：1950 年間的金門移民⁹⁷

儘管在邊陲的島嶼上充斥著戰爭的威脅，過去九年來，只有僅僅 12,962 位的金門居民，占所有人口 46,865 位的 25.5% 離開金門。113 名自願撤離者是第一批由政府鼓勵撤離金門的民眾。直到 1958 年 8 月 23 日大規模砲擊金門，曾經試圖撤離婦女、孩童及老人至臺灣的行動，才受到熱烈響應，在那過去的八年內只有 8.4% 的移民比例。

下表提供 1950 至 1958 年間，居民離開金門的原因及數量：

離開原因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總和	%
醫藥治療	7	4	11	10	18	208	164	164	170	719	5.55
教育	5	-	8	15	31	62	71	44	167	403	3.11
經商	6	1	-	3	9	8	4	11	8	50	0.39
辦公	2	7	57	46	48	28	71	69	48	376	2.90
返台	8	4	7	17	35	53	33	193	174	524	4.04
移至他國	68	1	6	109	203	409	331	87	28	1,242	9.58
求職	-	1	2	7	6	21	9	15	8	69	0.53
結婚	-	1	-	4	1	16	17	4	11	54	0.42
移民	10	7	28	24	31	240	113	30	1,788	2,271	17.52
志願教育	-	-	-	--	-	113	527	-	6,614	7,254	55.96
總和	106	26	119	235	382	1,158	1301	617	9,016	12,962	100.00

A. 海外金門人之人口數

截至 1959 年 12 月 31 日，金門縣政府登錄之居住於外國人口數為 8,280 人。

⁹⁶ 江柏煒，《冷戰金門：世界史與地域史的交織》，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17，頁 235-237。

⁹⁷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RG 469, Box 42,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江柏煒，《冷戰金門：世界史與地域史的交織》，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17，頁 235-237。

居住地點	男性	女性	總和	%
在家				
臺灣	2,974	3,096	6,070	42.21
戰前在大陸	18	11	29	0.20
小計	2,992	3,107	6,099	42.41
國外				
印尼	847	504	1,351	9.40
馬來亞 ⁹⁸	3,540	1,890	5,430	37.76
菲律賓	370	143	513	3.57
緬甸	34	14	48	30.34
越南	138	36	174	1.21
泰國	70	45	115	0.80
婆羅洲 ⁹⁹	396	161	557	3.87
香港	41	22	43	0.30
日本	24	25	49	0.34
小計	5,460	2,820	8,280	57.59
總計	8,452	5,927	14,369	100

註：大批金門移民至南海島嶼是在三百年前明朝末年時，目的是為了逃避滿州入侵。最主要移至臺灣的移民是在 1958 年 8 月 23 日，共軍大規模砲擊金門以後才開始撤離的。

受援助者：已登記的海外受助者有 2,691 戶家庭：

男性 6,225 人

女性 6,891 人

總數 13,116 人

僑匯：許多受助者都依靠著海外僑匯，下列為粗略估計之新臺幣價值：

1949 年前 30,000,000\$

1950 年 3,000,000\$ (因為戰爭而減少)

1951 年 3,500,000\$ (些微增加)

1952 年 15,000,000\$

1956 年 8,387,667\$

1957 年 7,902,525\$

⁹⁸ 當時包括新加坡、馬來半島等地。

⁹⁹ 包括汶萊、沙巴、砂拉越等地。

1958 年	4,480,000\$
實質數目：	
根據金門華僑協會收集自各個國家的紀錄，估計有 86,250 名金門籍民並未被金門縣政府統計及登記進去。此數目是金門現住人口的兩倍之多。 ¹⁰⁰	
國家	人數
新加坡	50,000
印尼	25,000
菲律賓	5,000
北婆羅洲	4,000
越南	1,000
柬埔寨	50
寮國	50
緬甸	300
泰國	300
日本	300
香港	200
英國與美國	50
總和	86,250

有關於冷戰時期移民至新加坡的細節，包括移民方式、申請證件、交通方式等將在後面人物篇章中開展討論。

¹⁰⁰ 金門華僑協會的統計並未包括馬來亞的城市，如馬六甲、雪蘭莪州巴生、檳城等地。

第三章 新加坡金門社群文化之形成及發展

第一節 從「僑居地」到「新家園」的新加坡

一、歷史地理背景

新加坡 (Singapore) 位於東經 103°5'、北緯 1°17'，是由大約 54 個大小島嶼所組成的熱帶城市國家，1965 年 8 月 9 日獨立。全國面積 699.4 平方公里，其中最主要的新加坡島長 41.8 公里、寬 22.5 公里，面積約 500 平方公里。新加坡地處馬來半島最南端，居於南中國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之要衝，銜接了東亞、東南亞、印度、大洋洲、乃至於歐洲的海空運，地位十分重要。(圖 3-1.1、圖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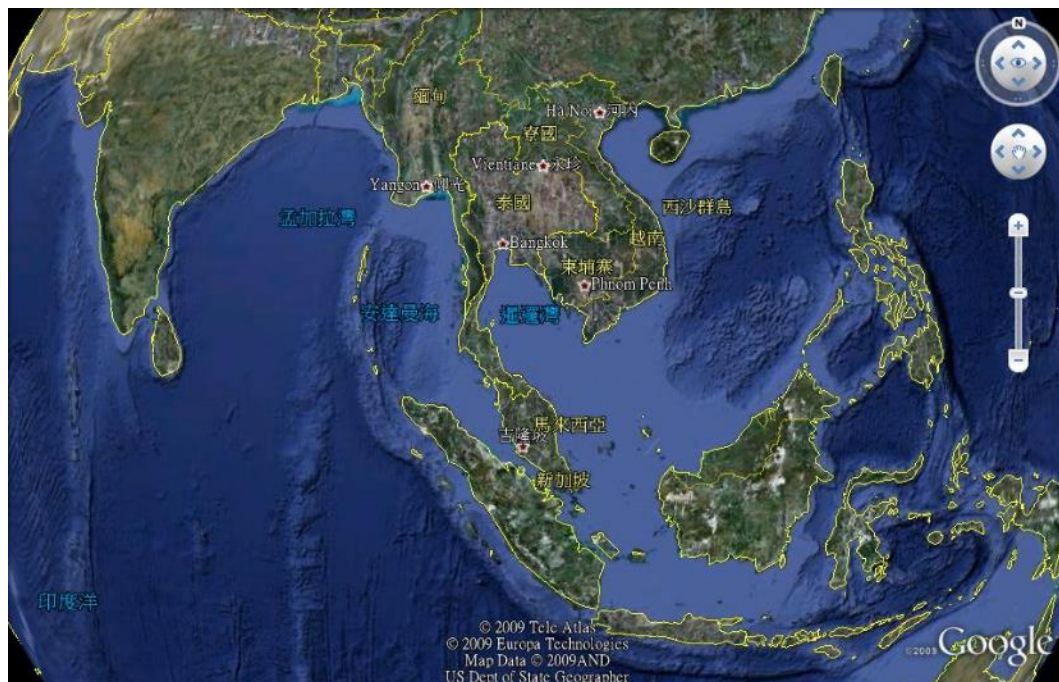


圖 3-1.1：新加坡區域位置圖（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圖 3-1. 2：新加坡島全圖（資料來源：Dept. of Geography, NUS）

1. 歷史文獻中的早期新加坡

讓我們扼要回溯一下這個城市國家的歷史。部分中國歷史文獻與馬來文獻《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 有一些關於早期新加坡歷史的線索。

(1) 皮宗、蒲羅中、石叻

中國古籍中疑為今日新加坡的記載不少，然地名多有不同。最早提及者為《漢書·地理志》，文中敘及漢使自粵南遠航至印度「黃支」國，歸途時經過「皮宗」，部分史家認為「皮宗」就是今日新加坡。¹⁰¹

許雲樵以宋《太平御覽》所引三世紀末的《吳時外國傳》中的〈扶南土俗〉及同書的〈扶南土俗傳〉，考證出文中「蒲羅中」乃巫語（馬來語）Pulau Ujong 的對音，即古語所說「極崎頭洲」的意思，半島末端的島嶼。柔佛古名 Ujong Tanah（地極），蒲羅中是柔佛南端的一個島，即為新加坡島。¹⁰²

¹⁰¹ 《漢書》〈粵地〉條：「平帝元始中（公元 1-5 年）……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然而，法國學者費瑯（Gabriel Ferrand）及新加坡許雲樵教授皆認為「皮宗」或唐《通典》、宋《太平御覽》中的「比嵩」只不過是半島南端統稱的地標罷了。（鄭文輝，《開埠前的新加坡》，新加坡：新邦文化企業公司，1974，頁 76。）

¹⁰² 許雲樵，〈一百五十年前史籍中的新加坡〉，《東南亞研究》第六卷，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69，頁 89。許雲樵曾自豪地表示，他從事南洋史研究三十年最大的學術收穫，乃是從中國古籍文獻中，考證出「蒲羅中」這個地名。不過，許雲樵的「蒲羅中」說卻引來當時在新加坡大學任教的饒宗頤有不同的意見，為此雙方有過一場激烈的學術論戰，詳見 1970 年《東南亞研究》第六卷中的六篇文章。

在三世紀以迄八世紀的四百餘年間，新加坡消失於中國古籍記載中。直到唐代賈耽的《皇華四達記》和《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見《新唐書》）敘述從廣州通海夷之航程，才又提及，「...又五日行至海峽，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文中的「海峽」，蕃人謂之「質」，為 Selat（石叻）之音，語出大食語 Salahit---海峽之意，意指新加坡海峽。¹⁰³除前述的「質」外，《新唐書·多摩菴傳》¹⁰⁴稱「薩盧都」，《宋史·注輦傳》稱「柴歷亭」¹⁰⁵、元代汪大淵《島夷誌略》之〈暹〉條稱「昔里」，明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的「石叻門」，以及清代撰述之「息力」、「息辣」、「寔叻」或「實叻」，這些名字都是馬來語 Selat 之譯寫。今日仍有部分華人稱新加坡為「實叻」、「石叻」、「叻埠」等，稱早期原住民馬來人為「石叻子」(Cellates)。此外，昔日金門華僑俗稱新加坡貨幣為「叻幣」；海外第一家華文日報「叻報」(1881-1932年)，亦由石叻名稱而來。

(2) 龍牙門與淡馬錫

前述提及，海峽峽口為東西海舶必經之路，明代文獻及當地華人稱「石叻門」(Selat Panikam)，且因兩山相對峙如船頭左右繫纜木樁（俗稱龍牙），昔時閩籍船夫又喚作「龍牙門」(圖 3-1.3、圖 3-1.4)。¹⁰⁶龍牙門亦有寫為「凌牙門」，如南宋趙汝适《諸蕃志》：「三佛齊.....在泉之正南，冬月順風月餘，方至凌牙門，經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國。」應為閩南語「龍」、「凌」讀音一致之故。¹⁰⁷這是中國與新加坡貿易最早的歷史記載。元代時龍牙門曾被視為一個城邦，《元史》卷二十七英宗本紀載：「延祐七年（1320年）九月，遣馬札蠻等使占城、占臘、龍牙門，索馴象。」¹⁰⁸

淡馬錫（單馬錫）一名亦見於元明的文獻。汪大淵的《島夷誌略》一書中將此地稱為「單馬錫」、海港則稱為「龍牙門」。¹⁰⁹《島夷誌略》的單馬錫是 Temasek 的譯音，出於 1365 年的《爪哇史頌》(Nagarakretagama)，作 Tumasik，是滿者伯夷(Majapahit Empire)的屬國之一，十四世紀另一爪哇古籍《列王書》(Pararaton)也曾提到它。¹¹⁰繪製於明宣德五年（1430年）的《鄭和航海圖》及茅元儀的《武

¹⁰³ 許雲樵則採取考古學家韓槐準的意見，以為「羅越」是「雅貢人」(Jakun)的別稱 Orang Laut (海人)的後一字的對音，所謂的「羅越」便是原始馬來人(海人)建立的國家，其方位應該在今日包括新加坡的柔佛一帶，在萊佛士登陸新加坡時，還發現有一些「海人」的後裔居住在這裡。(鄭文輝，前揭書，頁 80-83。)

¹⁰⁴ 學者指出「多摩」二字應讀為 Tama，「菴」字等於 Ujong，因此「多摩菴」應該等於巫語的 Tama Ujong，是從 Tamasek 演變而來的，是新加坡的古地名。(鄭文輝，前揭書，頁 27-28。)

¹⁰⁵ 《宋史·注輦傳》有舟寶龍山，就注輦使所紱行程而觀，亦指新加坡島，蘇繼頤認為「舟」乃「升」之偽，升寶龍山由新加坡與其西南屬島之 Sambulan 水道而得名，蓋船舶由南印度東岸東航至新加坡，此水道實為門戶。(蘇繼頤，《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216)。

¹⁰⁶ 許雲樵，前揭文，頁 88。此外學者考證，龍牙門的遺址就在今日的皇家山，1822 年克勞福(John Crawford)登山踏勘時，曾在這裡發掘北宋時代的銅錢，另有瓷器碎片及滿者伯夷的金飾，這些遺物原本存放在新加坡博物院，可惜於日軍佔領時已失落。(鄭文輝，前揭書，頁 104。)

¹⁰⁷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凌牙門」指的是新加坡島東南的林加海峽、林加群島(圖 1-9)林加群島，明代《東西洋考》作「龍雅山」，以凌牙等於 Lingga，對音自極合。(蘇繼頤，前揭書，頁 215)。陳育崧亦指出「龍牙」一名，只是馬來地名 Lingga 的音譯，而「門」為出海要津，「龍牙門」為華巫合璧的地名。(鄭文輝，前揭書，頁 111)

¹⁰⁸ 許雲樵，前揭文，頁 88

¹⁰⁹ 該書〈暹〉條中還記載 1330 年前後「暹」(暹羅)速古台王朝派七十多艘兵船攻打單馬錫，一月不下。(可參考汪大淵，《島夷誌略》，台北：學生書局，1985。)

¹¹⁰ 此外，1292 年馬可波羅(Marco Polo)行經此地的行紀中稱這裡為 Malaiur，正是《元史》「麻

備志》亦有「龍牙門」與「淡馬錫」之載。¹¹¹（圖 3-1.5、圖 3-1.6）。同為明代文獻的《東西洋考·西洋針路》與《順風相送》提及「淡馬錫門」，皆為 Tamasak 之對音，來自梵文 Tāmarasa，黃金之意，可能與被譽為黃金半島的馬來半島有關。



圖 3-1.3 (左):「龍牙門」意象水彩圖(資料來源: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新加坡華人會館沿革史》,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1986,頁 15。)

圖 3-1.4 (右):新加坡、廖內群島、林加群島相關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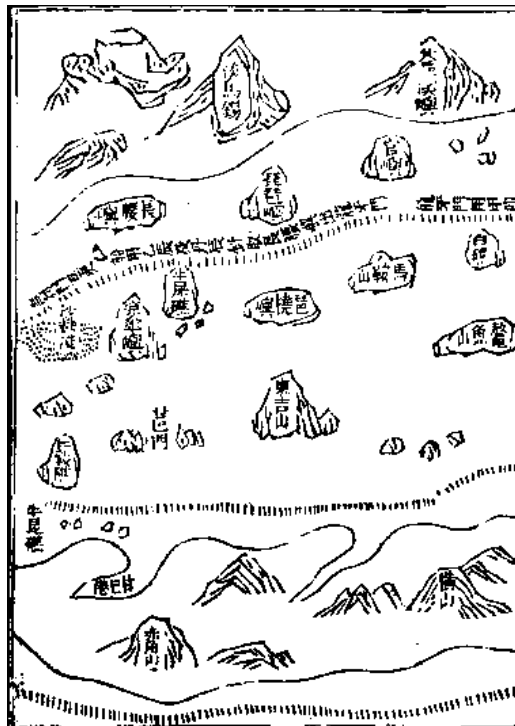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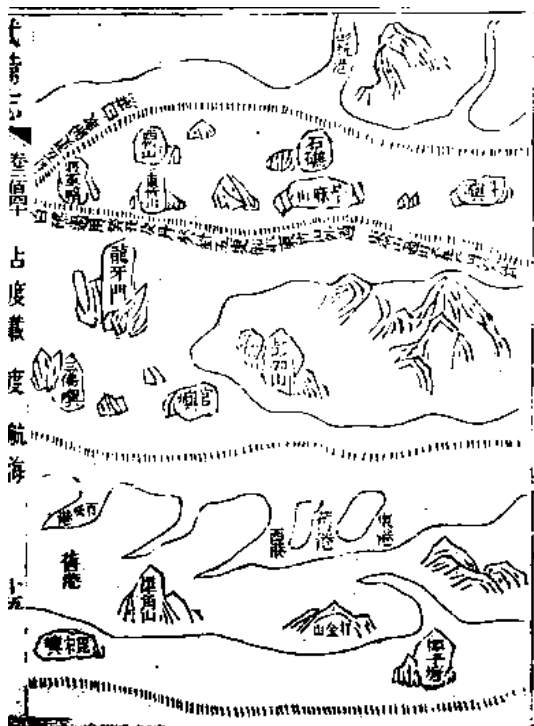


圖 3-1.5 (左):《武備志》中的「龍牙門」

圖 3-1.6 (右):《武備志》中的「淡馬錫」

(3) 信伽補羅 (獅城)、舊柔佛、新嘉坡、星洲

據《馬來紀年》所載，13 世紀時，統治巨港 (Palembang) 的印度王子聖·

里子兒」的對音，而《元史》〈暹國傳〉所記載的暹人與麻里子兒舊相仇殺一事，亦即《島夷誌略》〈暹〉國條的記載。(許雲樵，前揭文，頁 89。)

¹¹¹ 《鄭和航海圖》繪有「龍牙門」一嶼，並在航行紀錄方位時寫著「吉利門五更船用乙辰及丹辰針取長腰嶼出龍牙門」，此龍牙門亦即前述之「石叻門」海港。(鄭文輝，前揭書，頁 29。)

尼羅•鬱多摩 (Sang Nila Utama) 自廖內 (Rhio) 到單馬錫拓殖，登陸時看到一頭異獸疾馳而過，通體赤色，黑頭白胸，壯健異常，據他的外祖父說，那是一頭獅子 (Singha)，王子視為吉兆，並命名為「信伽補羅」(Simhapura, Singapura，又作「僧訶補羅」，獅城之意)。信伽補羅一名，源出梵文 (Sanskrit)，但南傳佛教所用經典，都以巴梨文 (Pali) 書寫，巴梨文稱獅子為 Singa (信伽)。¹¹²

14 世紀，信伽補羅成為滿者伯夷 (Majapahit Empire) 的屬國。在這之後，滿者伯夷和暹羅 (Siam) 經常為爭奪馬來半島的統治權而交戰。信伽補羅王朝傳至五世時被蘇門答臘的室裏弗遜 (Sri Vijaya) 王朝王子拜里迷蘇拉 (Parameswara) 所殺，拜里迷蘇拉在土著「海人」(orang laut) 的支持下統治信伽補羅。¹¹³1402 年暹羅軍隊征討拜里迷蘇拉，他北逃至馬六甲建立王國。此後新加坡再度消失於在歷史紀錄上，直至 1819 年萊佛士的登陸開埠。

歐洲人最早記述此地者，當屬佔領馬六甲的葡萄牙人。葡籍歷史家巴羅士 (Jao de Barros, 1496-1570) 曾說：「古時存在於馬六甲地區最負盛名的城市，叫做『信伽補羅』」(Cingapura)。」¹¹⁴1604 年，古定訶·伊利地亞 (Manoel Godinho de Eredia, 1563-1616) 繪製了新加坡海圖，標註 SINCAPVRA。(圖 3-1.7) 1613 年荷蘭海圖也開始標記 Syncapura。¹¹⁴雖然地名拼法不很一致，但卻是這座島嶼開始浮現於西方海圖之開端。

¹¹² 許雲樵，前揭文，頁 85。許雲樵曾表示，這個故事雖未能深信，但這地名傳自印度，應無疑義。包括錫蘭 (Ceylon)、泰國南部的宋卡 (Songkhla)、暹羅灣內的的攔西淺 (Koh Si-Chang)、泰國中部的信武里 (Singburi) 以及克什米爾的大城心拉 (Simla)，都是由梵文的獅城所轉譯、轉訛或簡化，因此，「獅城」本是一個極普通的印度地名，為信奉佛教或印度教的拓殖者所樂用 (許雲樵，前揭文，頁 85。) 換句話說，南中國海區域雖然並不產獅，但其民族受印度文化頗深，因此喜好以印度地名為其國名或城名。

¹¹³ 鄭文輝，前揭書，頁 126-142。而《島夷誌略》中提及單馬錫島上有酋長統治，那便是「信伽補羅王朝」列王之一。

¹¹⁴ 荷人佛羅利氏 (Floris, 原名 Pieter Willemsz) 於 1613 年航經此地的記載，也作 Syncapura。(許雲樵，前揭文，頁 8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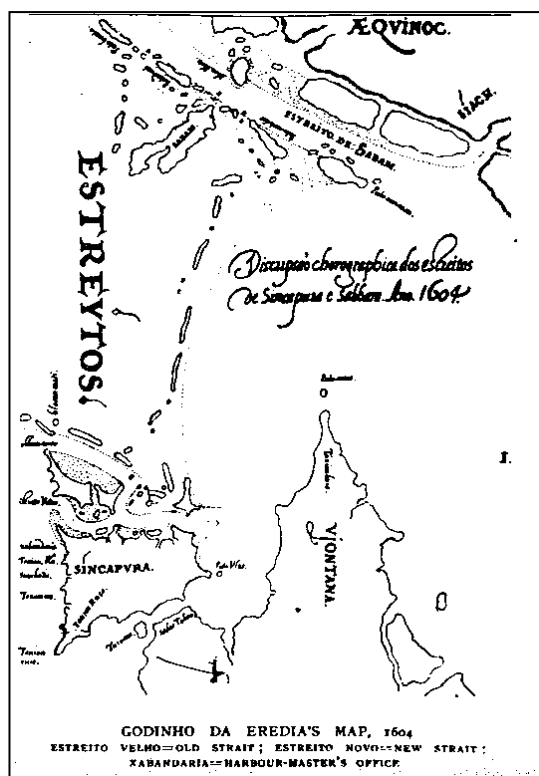


圖 3-1.7：葡萄牙人繪製的新加坡海圖（SINCAPVRA，1604 年）

19 世紀上半的文獻中，有提到舊柔佛、新州府之名。1820 年楊炳南《海錄》載：「舊柔佛（Johore Lama）……土番為無來由（Melayu）種類，……嘉慶年間，英吉利於此展闢土地，……番人稱其地為息辣（Selet 石叻），閩粵人謂之新州府。」¹¹⁵這裡的舊柔佛指的是新加坡。至於新州府一名，與後來常見之三州府（檳城、馬六甲、新加坡）一樣，是閩粵華僑以中國慣語俗稱。

1842 年魏源的《海國圖志》，分別記述了新加坡不同的名稱，〈每月統計傳〉中有「息力」、「新甲埔」，〈地理備考〉中有「息辣島」、「新嘉坡」，〈外國史略有「新嘉坡」、「新實力坡」、「新埠頭」，〈南洋蠡測〉有「新忌利坡」，〈貿易通志〉有「新嘉坡」，〈萬國地理全圖〉有「新嘉坡坡埠」。¹¹⁶《吳澤庵詩》有「尸利坡兒」，《海客口譚》有「星格坡耳」、「星格坡」等。¹¹⁷不過華人之所以認識新加坡，是在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開埠之後。清廷出使外國經過新加坡時，都有記述，如郭嵩濤的《使西紀成》、曾紀澤的《使西日記》、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等。¹¹⁸1887 年李鐘珪的《新加坡風土記》，則是直接用於書名，至此始定名為新加坡。

日仍沿習的「星洲」二字，則是 1887 年首次出現在清廷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遊廖內島〉詩：「朝辭廖嶼上輪舟，一片帆開逐順流。綠樹青山逢處處，和風麗日意悠悠。漫歌雅調驚雲雀，亂撥鶉弦狎海鷗。乘興不知行遠近，又見漁火

¹¹⁵ 楊炳南，《海錄》，台北：學生書局，1984。

¹¹⁶ 魏源，《海國圖志》，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年魏光燾平慶涇固道署刻本影印）

¹¹⁷ 許雲樵，前揭文，頁 86-87。鄭文輝，前揭書，頁 35。

¹¹⁸ 柯木林，〈古代新加坡的地名〉，《石叻史記》，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頁 10。

照星洲」。¹¹⁹不過「星洲」此一較具詩意的名稱，卻是南洋名士丘菽園於 1898 年主編《天南新報》發表〈五百洞天揮塵二則〉慣用才流行起來的，丘氏並自號「星洲寓公」。

坦白說，新加坡位居要衝，從唐代高僧經此前往天竺求法到明鄭和下西洋¹²⁰，甚至更晚，與「信伽補羅」對音相近的名稱，竟未能在中國典籍中發現，令人不解。此外，13-14 世紀之間，同時存在著「單馬錫」、「獅子城」、「龍牙門」、「麻里予兒」等名稱，為何如此？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2. 從英屬殖民地到獨立國家

(1) 萊佛士開埠及英國殖民統治（1819-1942 年）

1511 年，馬六甲在葡萄牙人手上已成為繁榮的港口時，新加坡島仍是一些漁民和海盜居住的紅樹林沼澤。1641 年，荷蘭取代葡萄牙接管馬六甲，並試圖與英國爭奪東印度群島、馬來半島的政治經濟利益。1786 年，英國建立了檳榔嶼（檳城，George Town）據點，但荷蘭仍控制馬六甲到馬六甲海峽、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到巽他海峽（Sunda Strait）的地區。英國在該海域的另一個港口是蘇門答臘的明古連（Bencoolen），因此在馬六甲海峽南端建立新的基地對英國的利益至關重要。1819 年 1 月 29 日，明古連總督萊佛士在新加坡登陸，第二天與當地的馬來統治者天猛公（Temenggong）阿都拉曼（Abdul Rahman）達成協議。隨後他以財物補償作為交換，又與天猛公及柔佛蘇丹莫罕默德（Sultan Mahmud）的長子蘇丹胡申（Sultan Hussein）簽訂協議，使得英國終在 1824 年 8 月占領了整個島嶼。¹²¹

起初，新加坡是明古連的一個管轄區，1824 年管轄權轉移到英屬加爾各答。1826 年檳榔嶼、馬六甲與新加坡聯合組成海峽殖民地（Strait Settlements）。1832 年，英屬海峽殖民地由駐新加坡總督管轄。1867 年 4 月起，海峽殖民地改隸倫敦的殖民部（Colonial Office），成為英國的直屬殖民地（Crown Colony）。隨著英國在馬來半島勢力的擴張，新加坡成為貨物、商賈的中心，來自中國與印度的移民也在此尋找機會。隨著 1869 年聯繫歐、亞兩大洲的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的開通，以及蒸氣輪船的普及、國際通訊的便利、錫與橡膠工業的發展等條件，新加坡作為區域貿易中心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19 世紀中葉，新加坡之所以迅速從小漁村蛻變為國際大港，除了優越的地理條件外，應歸功於萊佛士、法夸爾（William Farquhar）---萊佛士所任命的第一任參政司（Resident）及其後繼者所實行的重商主義自由放任的殖民政策。萊佛士自新加坡開埠之初即決定闢為自由港，不收任何港口規費，擴大吸引新移民（如一開始即將新加坡開埠消息傳播到馬六甲，吸引華族生意人移居新加坡），提供自由貿易的利益與均等的商業機會，加強軍事控制以保證良好的航道安全，並進行都市規劃，闢築貫穿全島的道路，發展農業生產（最早是荳蔻的種植）等。這些具遠見的規劃與行動，奠定了新加坡日後發展的基礎。

¹¹⁹ 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

¹²⁰ 當時留下的文獻有馬歡《瀛涯勝覽》及費信《星槎勝覽》，均提到龍牙門，可見鄭和的艦隊應有經過今日的新加坡，但卻未有信伽補羅的記載。

¹²¹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58.

(2) 日本軍佔時期、英國恢復統治及爭取自治

1942 年 2 月 15 日，日軍攻陷新加坡，改名為昭南島，意為南方之光。為了報復新加坡華人之前支持中國抗日和新加坡的義勇軍，日軍從 1942 年 2 月 18 日至 25 日，進行稱為「大檢證」的肅清運動。約有高達二萬人被捉走，不是處死就是送往泰緬邊境修築鐵路。日軍還勒索南洋華僑，要求成立南洋華僑協會，立當時年邁的林文慶博士為會長，籌募給日本軍隊的俸納金。日本的軍佔時期，讓多數新加坡人留下仇日的歷史記憶。

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將新加坡交還英國。1946 年英國廢除海峽殖民地，將新加坡與馬來半島各州分開，直接歸屬英國政府管轄；而馬來半島的各州（包括馬六甲及檳城）組成「馬來亞聯合邦」(Malayan Union)，各設總督。總督不僅擁有行政權，還擁有立法權及司法權。當時雖有立法議會(Legislative Assembly)，但擁有 22 位議席的立法議會，僅有 6 席是選舉產生（1948 年 3 月 20 日舉行），其餘的立法議席，都是由總督指派。¹²²

然而二戰之後，許多殖民地人民要求自治、獨立的呼聲愈來愈大，新加坡亦然。1955 年 4 月，新加坡推動首次的憲法改革。新的立法議會有 32 席，其中有 25 席由選舉產生。大衛·馬紹爾(David Marshall)律師出任首席部長(首相，Prime Minister)，他所領導「勞工陣線」(Labor Front)與巫統(UMNO)、馬華公會(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組成聯合的自治政府。1956 年 6 月他未能與英國就進一步邁向自治達成協議而辭職。副手林有福(Lim Yew Hock)接任，持續向英國交涉。終在 1957 年 3 月英國同意新加坡的要求，雙方在翌年的 5 月 28 日於倫敦簽署制憲協議，英國國會亦於同年 8 月通過《新加坡國家法令》，新加坡成為一個內政完全自治的城市國家，但外交及國防事務，仍由英國負責。¹²³

(3) 獨立前後、星馬分合、打造現代國家

1959 年 5 月 30 日新加坡舉行自治後的第一次選舉，由李光耀(Lee Kuan Yew)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PAP)贏得 51 席中的 43 席，出任總理。不過爆發領導權之爭，左翼的林清祥、李紹祖、方水雙等人被開除黨籍。當時，新加坡的內政衝突亦引起馬來亞及英國的重視，在當時國際共產積極向外擴張之際，馬來亞總理東姑拉曼(Tengku Abdul Rahman)於 1961 年 5 月 27 日公開主張建立一個包括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的大政治體，一起對抗共黨的擴張。這個政治合併的主張與李光耀契合。1962 年 9 月 1 日新加坡通過與馬來半島九個州、沙巴、砂拉越合併，成立馬來西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又稱大馬(Greater Malaysia)。1963 年 2 月李光耀下令逮捕左派分子，其領導地位愈發鞏固。¹²⁴

然而，這個聯邦的運作並不順利，李光耀與東姑拉曼之間的權力衝突愈來愈激烈。¹²⁵1965 年 5 月，人民行動黨和其他主要的反對黨成立了馬來西亞團結聯

¹²² C.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¹²³ 顧長永，《新加坡：蛻變的四十年》，台北：五南圖書，2006，頁 6-7。

¹²⁴ 顧長永，前揭書，頁 9-10。

¹²⁵ 李光耀與東姑拉曼的衝突，學者認為有憲法、政黨、種族及人事等四大衝突。簡言之，主要是合併後的馬來西亞，由於李光耀的強勢領導，打破了在馬來半島原有的政治生態；具有激進及爆發力的李光耀不僅威脅到原有華人政治生態(馬華公會)，亦威脅到馬來西亞的政治穩定。東姑拉曼無法忍受一個平靜的馬來半島，頓然受到另一個華人政黨的挑戰，而呈現出不安與不穩。因此，只好要求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顧長永，前揭書，頁 11-12)

盟，要求建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巫統內激進人士非常不滿李光耀的行為，甚至要求東姑將他逮捕。¹²⁶東姑擔心紛爭將會進一步惡化，決定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1965年8月9日，馬來西亞國會以126票贊成、0票反對，同意將新加坡驅逐出聯邦。同時間，新加坡宣布獨立，首任總統伊薩克（Yusof bin Ishak），李光耀任總理，直到1990年。之後，由吳作棟接棒。2004年李顯龍成為第三任總理迄今。

1960-80年代末，當多數東南亞國家處於政治動盪、族群紛爭、經濟不穩的情況下，李光耀為新加坡建立了一個廉潔而有效能的政府、一個族群融合、多元文化語言的社會，經濟快速成長，致力消除貧民窟，促使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高，蛻變為號稱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進步國家。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動黨為缺乏土地與天然資源的新加坡創造了世人矚目的發展奇蹟。不過，李光耀的現代化計畫並非毫無副作用，如同整治新加坡河一般，清除了（clean up）百餘年華人在此地所發展出來各種文化面貌，是其中一項。後文將從宗鄉會館的角度進一步分析之。

二、華人移民社群：從僑居到落戶的歷程

在安土重遷的華人儒家倫理支配下，向外遷徙往往是不得已的決定。但弔詭是，移民、寄居、落戶、再移民...等模式是華人歷史中一種的結構性循環，不論是政治變遷（如4世紀初、13世紀後半葉，因異族入主中原致使世家大族南遷）、經濟壓力（如17世紀中葉「唐山過台灣」、19世紀中葉以降僑居南洋）、軍事安排（如14世紀末因衛所制度的軍戶遷徙）或其他因素（如家族、個人因素）。換言之，離開原籍到異地，進而落地生根、開枝散葉經常是歷史的常態。

海外移民是最劇烈的變遷之一。1980年代，陳其南在解釋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時曾提出「土著化」（localization）理論，嘗試挑戰當時盛行的「內地化」理論。¹²⁷他發現台灣在1860年代之後，當時的分類械鬥事件已不再是祖籍分類，而是以地緣聚落組織為單位，認為臺灣漢人社會從移民社會走向土著社會的象徵；其次是宗族的形成及變遷，受分類械鬥使得祖籍、姓氏集中，促成了宗族的形成；此外，他指出早期來台漢人只是暫時居留，但定居之後隨著宗族成員增加開始建祠堂、設公業，證明走向土著化社會。¹²⁸無獨有偶，前後時期有不同領域的學者提出台灣歷史發展的理論解釋，包括陳孔立的「定居化」（1990）

¹²⁶ 事實上這段時間發生過嚴重的種族衝突。1964年7月，巫統總書記身為激進派領袖之一的Syed Jaffar Albar前往新加坡，藉討論新加坡馬來人應享有特權問題而鼓動馬來人反對政府。在Albar的煽動下，1964年7月21日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誕辰紀念日當天，新加坡爆發第一場種族流血，在這一場衝突中有23人死亡、454人受傷。同年8月17日，第二次巫華衝突在新加坡芽籠爆發，共13人死亡、109人受傷。（可參考C.M. Turnbull, Ibid.）

¹²⁷ 內地化理論的代表論述為李國祈所提的觀點，他強調早期臺灣社會因為政治、社會、文化的同化，使臺灣與中國內部一致，使得移墾社會發生改變，內地化的過程不僅影響漢人社會，也包括原住民社會。（李國祁，〈清季台灣的政治近代化：開山撫番與建省，1875-1894〉，《中華文化復興月刊》8(12)，1975，頁4-16。）

¹²⁸ 這一系列的著作包括：1.陳其南，《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建立及其結構》，台北：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2.陳其南，〈土著化與內地化：論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張炎憲編《第三屆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頁335-366。3.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文化，1987。

¹²⁹、阮昌銳（1971）¹³⁰及潘英海（1994）¹³¹的「在地化」理論等。因此，關心不同歷史情境下的移民社群的土著化、在地化過程，有其重要性。

華人僑居東南亞的課題，與台灣移墾史相較，雖有其共通性，不過更有其特殊性。王賡武在考察 10 世紀以降海外閩南（Hokkien）商人社群時提出雙重特徵：第一、閩南商人是一群「沒有帝國的商人」（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與歐洲殖民主義商人不同，閩南商人海外貿易商業活動沒有中央帝國的強大後盾支撐。第二、在社會文化層面上，海外閩南商業社群本質上是「僑居」（或稱寄居，sojourning communities），而非「定居」（settling communities），閩南商人社群低姿態的僑居特性，既與“落葉歸根”的儒家文化觀念一脈相承，又與僑居地不穩定、不安全的政治現實密切相關。因而，海外閩南商人社群不僅沒有幫助明清中央政府成就海外帝國的拓殖，且在西方殖民主義政治壓迫與屠殺事件中大多處於孤立無助的悲慘境地。他們幸運或不幸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歐洲殖民主義在東南亞經濟擴張的工具。¹³²作者的論述雖不免帶有一點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感，且因關注的歷史年代不同並未提及海外華人從僑居到定居的過程，但放在世界史比較的觀點下，確實幫助我們深刻地理解早期華人移民的歷史處境。

接著，我打算從歷時性的架構（chronological frame）處理新加坡華人移民社群的人口、性別結構變遷，以及這種移民社會的特徵，進而檢視他／她們從僑居到落戶的在地化過程。

1. 外來移民與新加坡人口成長

（1）1819-1836 年間的移民人口結構

根據一份統計報告，萊佛士於 1819 年 1 月 28 日登陸新加坡島時，只發現大約 150 人的居民，他們在天猛攻的統治下，住在簡單的「亞答厝」（attap house）¹³³中；這些人當中，約有 120 人是馬來人，30 人是華人。¹³⁴這些數據可能是粗略的判斷，但多少反映了萊佛士到來前人煙稀少的景象。

1819 年以降，一直到二次大戰以前，新加坡人口成長基本上是依靠外來移民的湧入。第一批被吸引的移民來自馬來半島西海岸的原荷蘭殖民地馬六甲。宋旺相（Song, Ong Siang）指出：儘管面臨著荷蘭人嚴厲禁渡到新加坡的措施，以及在馬六甲海峽遭遇海盜的危險，但還是有幾百人通過他們自己的方式到達了新加坡這塊新的居住地。¹³⁵雖然萊佛士宣稱 1819 年 7 月、短短的半年間，人口突破 5,000 人，以及 1820 年 8 月人口達到 10,000-12,000 人之間，其中主要是華人。但根據英國皇家律師、檳城助理參政司及海峽殖民地第一任總督（Attorney-

¹²⁹ 陳孔立，《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

¹³⁰ 阮昌銳，〈大港口漢人的阿美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1 期，1971，頁 47-64。

¹³¹ 潘英海，〈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頭社村太祖年度祭儀的文化意涵〉，莊英章、潘英海合編《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頁 235-256。

¹³² Wang, Gungwu,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Wang, Gungwu ed.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79-101.

¹³³ 一種馬來式的高腳屋，簡單的木架構、通風透氣的牆板、斜屋頂上方覆蓋著南洋棕櫚（Attap Palm）葉子的住屋。亞答，即棕櫚之意，當地人俗稱亞答厝（屋）。

¹³⁴ T.J. Newbold,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London: John Murray, 1839, p.2.

¹³⁵ Song, Ong Siang (宋旺相),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1923, p6.

General) 湯瑪士·布萊德 (Thomas Braddell, 1823-1891) 較為精確的估計, 1821 年新加坡總人口約 5,874 人, 其中華人人數有 1,150 人, 馬來人總數有 4,724 人。¹³⁶

根據蘇瑞福 (Saw Swee Hock) 的研究, 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 在新加坡成為殖民地後的頭二十年左右, 馬來人是當時的主要族群。在 1824 年, 馬來人有 6,431 人, 占人口總數的 60.2%, 而華人有 3,317 人, 占 31.0%; 1830 年馬來人的比例降到 45.9%, 但是仍然高於華人的 39.4%; 到了 1836 年, 馬來人人口 (12,497 人) 被華人人數 (13,749 人) 超過。此後, 新加坡的人口構成就一直以華人為主。¹³⁷

在此同時, 新加坡做為自由港的消息很快傳播開來, 除了東南亞其他海外華僑居地、中國閩粵地區外, 也包括印度及南印尼群島的移民。先前已經往來於呂宋、汶萊、馬六甲、巴達維亞的福建和廣東商人, 發現到新加坡做生意更為安全且獲利更多, 於是乘著中國式的三桅帆船 (Chinese junk), 在每年 3 月或 4 月南中國海的東北季風結束前南渡, 大批商人與移民在這裡尋找新天地。¹³⁸ 印度商人、契約勞工、甚至罪犯也大量來到新加坡, 早期移民主要來自印度南部的淡米爾人 (Tamiles), 但隨後也有一些來自印度北部的錫克人 (Sikhs, 在當地也被稱為孟加拉人 Bengalis 和帕坦人 Pathans)。¹³⁹ 印尼的移民則有爪哇人、武吉士人和巴厘人, 他們多是精明的商人。印尼新移民與馬來人交織在一起, 通過通婚和其他聯繫而被同化。¹⁴⁰ 這些不同種族、語言與文化的移民, 帶來了各自的生活方式, 也建立了各自的空間領域, 並興建了自己的廟宇。

(2) 華人移民的劇增及其管理制度的建立 (1820s-1940s 年)

隨著萊佛士及其後繼者經營新加坡的成功, 在 1824-49 年間短短 25 年間, 新加坡人口成長了 5 倍, 達到 52,891 人。其中, 1824-30 年人口年均成長率為 7.7%, 1830-40 年達 4.6%, 1840-49 年為 4.6%, 創下新加坡人口統計史的最高水平。19 世紀後半葉, 新加坡人口成長不如早期那麼快。但還是在 1901 年達到 226,842 人, 是半個世紀前的 4 倍。20 世紀上半葉再次成長了 4 倍, 達到 1947 年的 938,144 人。另外從統計中發現, 在 1819-1921 年間, 新加坡的死亡人數超過了出生人數, 低出生率 (移民大多是單身漢或配偶留在僑鄉, 因此每年人口出生

¹³⁶ Thomas Braddell, *Statistics of British Possession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Penang: Penang Gazette Printing Office, 1861.

¹³⁷ 蘇瑞福 (Saw Swee Hock) 著、薛學了、王艷譯, 《新加坡人口研究》, 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9, 頁 28。(原書為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¹³⁸ 根據記錄, 第一艘來自廈門的帆船是 1812 年 2 月到達新加坡。(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70.)

¹³⁹ 印度移民早期的形式之一是流放罪犯, 是由東印度公司設在孟加拉的管理機構所引入。對於政府來說, 這些罪犯為公路、鐵路、橋梁、運河、碼頭和政府建築等必要的基礎設施, 提供了廉價而充足的勞動力, 多數罪犯刑期滿後就遣返回印度。這種制度於 1860 年被禁止。此外, 印度契約移民在 19 世紀初就已經出現, 直到 1872 年才合法化, 開始被印度政府所制定的法律監控; 1884 年, 印度契約移民也受到新加坡的管制和保護, 主要從事於木薯、茶、咖啡和甘蔗的種植或公共建設等政府工程, 1910 年 12 月取消這種制度。另一種為代理人 (kanyany) 制度, 即雇主派遣他們自己的代理人去印度招募勞工, 1908 年之後這種體制不復存在。(蘇瑞福, 前揭書, 頁 60-61。)

¹⁴⁰ 蘇瑞福 (Saw Swee Hock), 前揭書, 頁 9-10。

量很少)、高死亡率(早期瘧疾、霍亂、痢疾、肺結核等致命的熱帶傳染病猖獗及衛生條件惡劣)理應導致人口自然負成長。但大規模的移民不但抑制了人口自然負成長所導致的人口下降,反而到了 1921 年時,促使了人口成長率的大幅提升。自 20 世紀 20 年代初以來,由於熱帶傳染病得到有效的控制,性別比例的正常化也促使人口出生率緩慢而穩定地成長,人口出生率開始超過死亡率。¹⁴¹

華人人口年均成長率在 1824-30 年期間達到最高 12%,在隨後的 20 年間快速地下降。之後,又歷經緩慢、平穩的成長,到了 19 世紀末成長率大約是 3%,20 世紀前半葉維持著比該值略高的水平。1901-1911 年期間,華人人口增加了 55,500 人,人口自然負成長為 53,300 人,因此移民的成長淨值為 108,800 人。在隨後的 1911-21 年期間情況仍然如此,到了 1921-31 年期間,人口自然正成長開始出現,但是移民仍然是人口成長的主要因素。到了 1931-47 年間,華人人口成長模式發生改變,自然成長數量(175,500 人)超過移民成長淨值(134,300 人)。

¹⁴²

華人移民數量的變化,與英殖民政府所制定的法令有關。19 世紀中葉,閩粵華人的連鎖式移民已經相當普遍。移民的先驅者(pioneer)在一個地方站穩腳步後,經常返回原鄉將親族、同鄉青年帶到南洋一起打拼。爾後,即發展出「客頭」或「水客」的招募者角色。有些客頭只是純粹的返鄉移民(非職業客頭),介紹工作也多半與自己經營的生意有關,或是協助引領「新客」(新移民)到特定的雇主那裡,這個特定的雇主也往往與新客有著血緣或地緣的密切關係。有些則是職業的招募者,同時攜帶兩地貨物,兼營土產生意;我們可將之稱為職業客頭。他們將招募到的新客帶到中國租界港口(廈門、廣州)的客棧,再把他們運往新加坡,抵達之後先由客棧的代理人與這些新客會合,最後再交給有著勞力需求的雇主。客棧代理人作為中間商,從招募到分配移民勞工中獲取高額利潤。雇主會先替這些新客墊付船費,之後再由工作的薪資中扣取。而這些被客棧帶往南洋的新客(苦力、豬仔,coolie),在初抵新加坡之際已經負債累累,工作過程中的剝削與虐待更是常見之事。

華人的祕密結社---私會黨經常操縱苦力貿易(coolie trade),並彼此械鬥衝突,引來嚴重的社會問題。¹⁴³苦力也經常淪陷於鴉片,終生無法自拔;販賣婦人與少女的問題日益嚴重¹⁴⁴,迫使殖民政府採取法令措施來解決。先於 1869 年通

¹⁴¹ 蘇瑞福(Saw Swee Hock),前揭書,頁 11-12。在 1836-70 年期間,新加坡只進行了三次人口普查,即 1840 年、1849 年和 1860 年,這三次的人口普查數據被收錄在 Thomas Braddell, *Statistics of British Possession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Penang: Penang Gazette Printing Office, 1861*。這些數據僅按照性別和種族分類。新加坡具現代意義上第一次的人口普查於 1871 年進行。(蘇瑞福,前揭書,頁 338-9。)

¹⁴² 蘇瑞福(Saw Swee Hock),前揭書,頁 14。

¹⁴³ 早期的私會黨最著名的是新馬的「中國天地會」。初期這個社團主要是反清復明為宗旨,但時間一久保有崇高革命意識組成的私會黨,其活動目標已由政治性轉為以私黨或個人的利益為主軸之團體。私會黨的會員們由於缺乏明確的目標,在團體的操作下經濟利益成了最大目標,私會黨為了保有實力幾乎壟斷了華工販賣(豬仔)、承包稅制、煙舖等特種行業,以獲取更大的利益。當殖民地有新客到來之時,私黨內的會員會以照顧為名收取保護費,並招攬新會員,各幫會間也會為了爭奪地盤,不惜發動流血事件。(許雲樵,〈星馬私會黨與洪門天地會的淵源〉,《東南亞研究》第七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 23。)然而,直到 1889 年總督史密斯(Cecil Clementi Smith)任內才禁止所有的私會黨。

¹⁴⁴ 由於性別比例懸殊,造成早期新加坡嚴重的女性人口販賣問題,妓女的顧客為商人和工人,

過《危險社團壓制法令》(The Dangerous Societies Suppression Ordinance, also named Secret Societies Ordinance)，規定「所有社團須實行登記，以及禁止非法之集會」(1867年即先通過治安法令，作為臨時措施)，抑制私會黨。再者於1877年3月23日制定了《華人移民條例》(Chinese Immigration Ordinance)---一個保護與規範華人移民、避免剝削華工的法令。此外成立「華民護衛司」(Chinese Protectorate)署，由畢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擔任政務司，專門處理有關華人移民、勞工、婦孺、娼妓、華人社團、私會黨等問題，同時調解華人糾紛和研究華人風俗習慣等事務。並且亦在檳城設置一名「助理華民政務」(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協助管理。¹⁴⁵本地華人將這個機構俗稱為「大人衙」，1934年易名為「華民政務司署」。

事實上，1880年契約移民占華人移民總數的20%以上，1910年才降到10%以下。為了進一步抑制苦力問題，1882年英殖民政府公佈《勞工契約法令》(Labour Contract Ordinance)，規定苦力之服務期為五年，並制定了雇主虐待苦力勞工之處罰條款。但初期這些規範都只是條文，沒有發揮實際功用，虐待苦力事件仍層出不窮。¹⁴⁶契約勞工制度造成的禍害，被各界所指責，殖民政府終於下定決心禁止這種募工方式。1914年6月30日廢除契約華工移民制度，不過吉蘭丹州(Kelantan)遲至1916年才完全禁絕。¹⁴⁷但勞動力的需求依然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募工制」及「各棧招募制」的非正式模式。¹⁴⁸這些招募制度是由舊的契約制度發展出來的。不過仍存在許多問題，時有工潮發生。¹⁴⁹工潮多需透過當地華人商紳才能解決。

由於華人移民大量的流入帶來失業和經濟壓力，1928年殖民政府制定《移民入境限制條例》(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以控制移民。該條例在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時被第一次實施。1930年8月1日，規定成年男性華人移民的月配額數量為6,016名，之後逐漸減少，到了1932年的後5個月，月配額數量減少到1,000名。而華人女性和12歲以下的兒童則未受到配額限制。¹⁵⁰

1933年頒布《外僑條例》(Aliens Ordinance)，華民護衛司署的職責也交給新的移民局。新法令使政府能夠根據政治、社會和經濟的需要來調節僑民的入口，但鼓勵女性家眷前來新加坡定居。嚴格限制成年男性的配額制度一直持續到

人口販子最先留意到富有階級的需要。華人娼妓分為「賣」(為妓女戶所收買)、「當」(為清還負債而工作)、「志願」三類。1927年馬來亞允准妓院戶的設立，華人少女許可進入海峽殖民地各港口，但1930年後即被禁止。妓女轉為地下化，剝削者轉向於不同的方策由商業以求利益。(維多巴素 Victor Purcell 著、張亦善譯註，《近代馬來亞華人》，196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32-36。)

¹⁴⁵ 1877年5月在檳城設置的「助理華民政務司」，實際上延至1881年才正式設立。

¹⁴⁶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頁181-188。

¹⁴⁷ (1)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14*,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15. (2)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16*,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17.

¹⁴⁸ 私人募工制的做法是雇主需要工人，派人往中國招募，南來新馬後，住在公司宿舍，然後開始工作；各棧招募制是中國的代理人(亦稱「客頭」)，招募得工人，由他本人或香港客棧轉至新加坡客棧，然後再轉到各地區工作。

¹⁴⁹ 馬來亞民政官卜萊禮(W.L. Blythe)於1937年提出一份華工調查報告，提及了幾個工潮的傷亡：峇都亞冷的工潮死亡一、重傷二、輕傷三、被捕者百人；加影工潮死亡一、傷十餘名、被捕者百餘人；巴生工潮男女工潮十二名(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所反映的華工生活》，新加坡：新加坡全國職總奮鬥報出版，1986，頁33-34)。

¹⁵⁰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32*,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34.

1941 年 12 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波及新加坡之前。同時，為了緩和世界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失業情況，1938 年 5 月 1 日起對華人女性亦實施配額限制。¹⁵¹歷經百餘年從中國原鄉持續不斷的移民至此才大幅減少。

(3) 戰後迄今

二戰之後的新加坡，雖沒有戰前大規模移民的湧入，仍因死亡率下降(由 1947 年的 1.33% 降至 1957 年的 0.74%)、出生率維持高水平(粗出生成長率 4.5%)，使得人口數量持續增加，於 1957 年達到 1,445,929 人；這個階段的主要移民不再來自海外，而是當時同屬一個國家的馬來半島的其他城鄉，直到 1965 年新加坡獨立之後。1970 年人口破 2 百萬人。之後新加坡政府實施人口控制計畫，有效降低出生率，人口成長放緩，1980 年 2,413,945 人，1990 年 3,047,132 人，2000 年 4,017,733 人，2006 年 4,483,900 人。¹⁵²

三大種族的比例，自從 1836 年華人首次超越馬來人後，一直居於優勢地位。1901 年華人比例更首次達 72.1%，馬來人 15.8%，印度人 7.8%、其他族群 4.3%。1921 年的統計，華人比例占 75.3%，馬來人 12.8%，印度人 7.7%、其他族群 4.2%。此後，這樣的比例大致上沒有太大的變動。2006 年華人比例占 75.2%、馬來人 13.6%，印度人 8.8%、其他族群 2.4%。¹⁵³

2. 移民社會中的性別結構

作為一個移民社會，新加坡人口的性別結構之趨勢是從一種顯著不平衡逐漸趨於平衡的過程。

學者的研究指出，1824-1849 年間，新加坡人口的性別比例愈來愈不平衡，每千名女性所對應的男性人數從 1,987 人到最多的 3,905 人。這可能是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具有相對平衡的性別比例且定居下來的馬來人比例下降；另一方面，來自中國和印度以男性為主的移民使華人和印度人的比例上升。1849-1901 年間，雖相較先前有所改善，但性別比例失衡的情況仍十分顯著。1901 年華人與印度人尤然，華人每千名女性相對應 3,871 人，印度人 4,129 人。¹⁵⁴這些數字說明了 19 世紀華人移民僅僅是暫居新加坡，他們多數將妻兒留在原鄉，或沒有能力將之接到新加坡定居；而且也有研究發現，1830 年代時期的華人婦女並非直接來自中國而是馬六甲的娘惹(Nyonya)。¹⁵⁵

1921 年每千名女性對應的男性降至 2,044 人，1931 年 1,713 人，1947 年 1,217 人。¹⁵⁶反映了愈來愈多的移民決定在新加坡永久定居，並將妻子接到本地，尤其隨著稍早前來新加坡的男性勞工年齡愈大及居住在新加坡的時間愈長，他們更傾向將原鄉的家庭帶到新加坡永久定居。性別比例的改善，與前述一系列的移民法令有關，尤其是 1933 年的《外僑條例》。1938 年以前，華人女性是不受配額影響

¹⁵¹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33*,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35.

¹⁵² 蘇瑞福 (Saw Swee Hock), 前揭書, 頁 15-19。

¹⁵³ 蘇瑞福 (Saw Swee Hock), 前揭書, 頁 30。

¹⁵⁴ 蘇瑞福 (Saw Swee Hock), 前揭書, 頁 33-34。

¹⁵⁵ C.B. Buckley, *An Anecdotal History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Fraser and Neave Ltd., 1902, p.320.

¹⁵⁶ 蘇瑞福 (Saw Swee Hock), 前揭書, 頁 30。

的，殖民政府也注意到要讓華人社群穩定的方法之一就是讓性別比例正常化。

二戰期間及戰後初期，移民停止進入新加坡，但是較高的人口成長率持續讓性別比例正常發展。1957年每千名女性對應的男性到1,117人，1970年1,047人，1980年1,042人，1990年1,023人。¹⁵⁷此時與一般的社會已無二致。性別比例的發展，說明了新加坡華人移民從僑居到落戶的歷史趨勢。

¹⁵⁷ 蘇瑞福 (Saw Swee Hock)，前揭書，頁30

第二節 宗鄉會館：華人宗教信仰、身分認同與社群政治的載體

一、新加坡華人社群¹⁵⁸意識的建構

1. 連鎖式移民機制

1930 年代中期，陳達曾發現南洋遷民離國最主要的兩項原因是經濟壓迫（69.95%）及具有南洋關係（19.45%）。¹⁵⁹擁有南洋關係說明了一種僑鄉社會的網絡，而這種網絡的形成就是「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的結果。

連鎖式移民之特徵，《海外華人百科全書》中有一段說明極為清楚：「移民一旦在居留地定居後，便成為海外網絡的一部份，建立了橋頭堡，設法迎接同鄉親友的到來。他們像是長長鎖鍊的環節，一環又一環地把親友引進來。只要有眾多移民人口聚集的地方，經常就會出現移民的社會基礎組織。一直以來，多數移民都得依賴先來的同鄉，協助他們適應新環境與尋找工作，因此他們在選擇移居目的地時，會受到其他同鄉已在那裡落腳的情況影響。」¹⁶⁰

地方史料可以看到許多「連鎖移民」的例子，不單是南洋¹⁶¹，移居美洲的華人亦同；¹⁶²他們相互扶持，在沒有政治依靠、風俗語言殊異、氣候環境不同的異地，爭取共同利益。陳國賁、張齊娥對新加坡華僑的訪談整理出：「富裕的家庭

¹⁵⁸ 具有種族分類意涵的「族群」（ethnic group）概念通常是指同一血緣或種族起源，並有著共同的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的群落或社區。在此界定下，新加坡一般被視為有四大族群：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及其他族群。每一族群又細分為不同的社區或方言群（dialect group）。這個族群下的細分單位，本文稱為「社群」（social group），用以表明社群乃是一種社會建構過程之結果，特別是由文化認同所建構的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而且，社群有明顯的父系社會之分類傳統，不同社群通婚之下一代，歸於父親所屬的社群。此一名詞的使用在學界略有差異，實因不同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取向，李威宜曾以「邊緣社群」來界定十九世紀來自中國的閩粵移民，「語群」用以說明方言群，「族群」來界定新加坡華人、馬來人與印度人，並使用「國家社群」1965 年以後的新加坡社會。（李威宜，《新加坡游移變異的我群觀：語群、國家社群與族群》，台北：唐山出版社，1999，頁 31-35。）

¹⁵⁹ 其中，具有南洋關係的意思是指：出洋者在南洋已有生意，特別是父親或祖父傳下來的，在 905 家中佔 55 家；自己沒有生意，但在南洋已有親戚、朋友或同鄉從事各種業務，在 905 家中有 121 家。（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頁 49）另外原因包括：天災（3.43%）、企圖事業的發展（2.87%）、行為不檢（1.88%）、地面不靖（即治安問題，0.77%）、家庭不睦（0.77%）、其他（0.88%）等。（陳達，前揭書，頁 48）1934 年 9 月至 1935 年 4 月，陳達針對閩南、粵東的十個僑鄉縣份，包括晉江、同安、安溪、龍溪、思明、海澄、饒平、潮安、澄海、潮陽等地進行調查，選取了 905 個家庭加以分析。

¹⁶⁰ 潘翎主編，前揭書，頁 61。

¹⁶¹ 這樣的例子很多，如有棉布大王之稱的林雲梯（1866-1918 年，廈門禾山前埔人），13 歲隨鄉親南渡菲律賓；參與新寧鐵路的黃瑞坤（1867-1916 年，廈門禾山薛厝人），16 歲隨兄赴菲律賓；廈門黃聚德堂房地產公司、廈門電話公司、廈門自來水公司創辦者黃奕住（1868-1945 年，南安金淘鎮人）20 歲隨鄉人往印尼三寶壟謀生；集美學校、廈門大學創辦人，重要僑領陳嘉庚（1874-1961 年，同安集美人），於 1890 年南渡新加坡佐父經商（可參考廈門華僑志編纂委員會，《廈門華僑志》〈人物傳〉，廈門：鷺江出版社，1991。）

¹⁶² 移居美洲亦可見親族、地緣的網絡，如主持新寧鐵路的集資者、工程師陳宜禧（1845-1929 年，新寧朗美村人），15 歲在同村旅美僑民陳宜道返鄉探親之際，隨他到美國西海岸謀生；又如參與了火奴魯魯興中會分會成立的革命僑領鄧蔭南（1846-1923 年，開平赤坎人），25 歲隨伯父和長兄一起去檀香山投靠親友（譚思哲主編，《江門五邑海外名人傳》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 28-39。）

能夠將兒子送到較遠的、更能賺錢的地方，如舊金山、印尼和菲律賓；較貧的家庭只能將兒子送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兒子是被送往有親戚或同族人的那些地方。¹⁶³

金門珠山薛氏的出洋歷程十分有趣。原先是廈門禾山庵兜、林後兩村同姓邀集金門族人助陣械鬥，但金門族人意外發現雙方械鬥所花費之鉅額經費乃由南洋僑匯支應，了解到他們早赴南洋經商致富，故於械鬥結束後請託庵兜同姓代為協助赴菲發展，「以後不斷引導鄉人及親戚子姪赴呂宋謀生，全村人口往外或星洲或印尼謀生者，在鄉婦孺老幼依靠僑匯以維生活，佔百分之九十，所以有金門第一僑村之譽。」¹⁶⁴因此可見在當時華僑網絡及其僑匯力量的影響下，連鎖式移民風氣之盛。

此外，連鎖移民的機制不只是表現在閩粵華人出洋的過程，也進一步發展成在海外異鄉互助互利的社會組織。何炳棣曾指出「會館是同鄉人士在京師和其他異鄉城市所建立，專為同鄉停留聚會或推進黨務的場所。」¹⁶⁵出洋謀生的華人，移居地的社經、文化差異更甚於中國境內的異鄉城市，成立共同團體乃是重要的生存策略。

2. 「幫」、社會組織及幫權政治運作

華人移民的語言文化背景、移民過程的特性影響了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組織方式及內部結構。林孝勝指出，「幫」是一個方言社群，它帶著濃厚的地緣性和業緣性，偶而附有血緣性。據 1881 年海峽殖民地的人口統計，各幫人口福建人 24,981 人、潮州人 22,644 人、廣府人 14,853 人、海峽僑生 9,527 人、海南人 8,319 人、客家人 6,170 人、其他 272 人；其中海峽僑生大部份是由馬六甲移來的漳泉人後裔，可併入福建人項內。由這項人口統計，華族社會中五大幫的排名是：閩、潮、廣、瓊、客。19 世紀後期，殖民政府成立華人參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各幫代表人數是以各幫人口占全部華族人口比例來委任的。根據 1895 年該委員會的名單中，福建幫代表 5 名，潮州幫代表 5 名，廣幫代表 4 名，瓊幫代表 2 名，客幫代表只有 1 名。可見新加坡華人社會中各幫人口結構到 19 世紀末期仍無改變。¹⁶⁶

各幫成立組織一開始之目的，饒宗頤認為是以「旅客瑩墓之處理，最為迫切。故華人社團，實發軔於公塚，由公塚而組織會館。」¹⁶⁷早期貧困僑民客死異鄉，

¹⁶³ 陳國賁、張齊娥，〈鄧世坤，口述歷史錄音訪談文稿〉，《出路：新加坡華裔企業家的成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145。

¹⁶⁴ 根據族譜資料所載，「我村人之南渡菲律賓者，早期因年代久遠，以難可考，具父老相傳，約在清咸同間（1850-1875 年），廈門禾山庵兜、林後兩村的薛姓，與殿前村的陳姓發生械鬥，邀本村族人前往助陣，獲知兩村族人，多往呂宋，經商發財，匯鉅金以支持鬥費，歸告鄉人，族人紹鑽，聽之怦然心動，首先託庵兜村親族資緣赴菲，繼有薛百年（紹鑽之叔伯兄弟）不久均滿載榮歸，旋在廈門開設『隆記行』，並捐官，里人稱『大夫第』或『隆記內』。」（珠山文獻會主編，《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編者自印，1991，頁 308。）

¹⁶⁵ 何炳棣，《中國會館史》，台北：學生書局，1966，頁 11。

¹⁶⁶ 林孝勝，前揭書，頁 29。這樣的結構到了 2000 年僅有一些改變，在總數 2,505,379 的華人常住居民中，福建人占 41.1%，潮州人占 21.0%，廣府人占 15.4%，客家人佔 7.9%，海南人占 5.5%；其餘是一些小群體，如福州人、興化人和上海人。（蘇瑞福，前揭書，頁 31。）這樣的數據可知，福建人的優勢地位更加鞏固，潮州人雖排第二，但人數成長不如閩人，客家人超越海南人排名第四。

¹⁶⁷ 饒宗頤，〈星馬華人碑刻繫年〉，《新加坡大學中文學刊》10 期，1969，頁 6。

經常無法遷葬返鄉，故協助處理身後事成為海外華人社會重要的公共事務，包括購置義山，成立組織管理。也因為涉及送葬事宜，容易發展出宗教信仰的層面。成立於 1646 年、閩南人所建立的馬六甲青雲亭 (Cheng Hoon Teng Main Temple)，是馬來半島華人社區最古老的義山與宗教信仰中心。(圖 3-2.1 至圖 3-2.4)。



圖 3-2.1 (左)：青雲亭入口山門



圖 3-2.2 (右)：青雲亭主殿



圖 3-2.3 (左)：青雲亭主殿內部



圖 3-2.4 (右)：青雲亭內供奉的華人牌位

新加坡亦然，早期多數的華人社團是從義山管理開始，並奉祀自家鄉分香而來的神祇，不同的語言和原鄉區域導致他們各自成立代表自己社群的會館。¹⁶⁸著名的例子如 1738 年以前即已存在的潮州人之「粵海清廟」(奉祀玄天上帝及天上聖母，圖 3-2.5)¹⁶⁹，1824 年廣客兩幫的「海唇福德祠」(奉祀大伯公，圖 3-2.6)¹⁷⁰，1828 年以前即已存在的漳泉人之「恒山亭」(奉祀福德正神)¹⁷¹，1836 年南

¹⁶⁸ Yen Chin-hwang (顏清滄)，“Early Chinese Clan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19-1911”，*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1),1981, A Special Issue on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C. F. Yong, pp.62-87.

¹⁶⁹ 1845 年，義安公司 (Ngee Ann Kongsi) 接管粵海清廟，並獲得目前廟址所在地的主權。1852 年至 1855 年之間，公司用潮州社群捐贈的基金重建粵海清廟，成為潮州人在新加坡的中心。義安公司成立於 1845 年，是余有進為首的一群來自廣東潮州人所創辦。由於以前潮州的首府稱為義安郡，因此以義安為名。最初成立的宗旨在於照顧新加坡潮州移民的宗教與福利需求，包括他們的身後事。(資料來源：新加坡義安公司官方網站，<http://www.ngeeann.com.sg>，2018 年 10 月 13 日。)

¹⁷⁰ 林孝勝，前揭書，頁 47。

¹⁷¹ 恒山亭的主要領導者是馬六甲來的漳州籍海峽僑生薛佛記、陳篤生。薛佛記是新加坡福建幫的開山鼻祖，1828 年率領同鄉在石叻路興建恒山亭，任大董事。恒山亭不僅是為管理喪葬事宜

安人修建「鳳山寺」(奉崇廣澤尊王), 1839年福建人為主的領袖創辦「天福宮」(奉祀天上聖母, 圖 3-2.7 至圖 3-2.9)¹⁷², 1830年永春與泉州邑人的祕密會社「金蘭廟」(奉祀清水祖師)¹⁷³, 1857年海南幫建立「天后宮」及 1890年工農階級建立「社公廟」(前身為祕密會社義興公司, 奉祀 73 座反清復明義士的神主牌)¹⁷⁴, 金門幫於 1870 年建立「浯江孚濟廟」(金門公司、金門會館前身, 奉祀陳淵)¹⁷⁵及約於 1876 年成立「金浯江」(浯江公會前身, 奉祀李俊)等。這些廟宇, 有些冠以「公司」(Kongsi)¹⁷⁶之名, 成為會館的雛形; 有些進一步發展成照顧會員的互助團體或商業組織, 特別是英殖民政府於 1890 年頒布《社團註冊法令》之後註冊登記的華人組織。這些組織由具有社會聲望的僑領所倡議, 除了傳統華人歲時節慶、宗族祭祖外, 還具有調解同鄉、同宗之間的糾紛, 創設辦理喪葬、救濟孤老貧病等慈善福利事業, 並照顧初至海外的同鄉新移民及資助老僑回鄉等功能。¹⁷⁷同時, 缺乏中國政府的庇護, 也促使他們成立祕密會社來尋求庇護和互助。

不同方言群成立共同組織的時間或有差異。顏清滄分析, 早期福建人已在海峽經商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 使福建移民人口迅速的成長, 因為海外不斷地擴展商業致使福建商人不得不從中國招募人手, 越來越多的人獲得親戚的支助前往馬來西亞當店員和商業貿易的助手; 客家人則在十九世紀大量成立地緣性組織, 少數群體的不安全感、華人甲必丹制度的性質、強大的族群內聚力及他們早期在西

的義塚, 而且還成為福建幫的總機構。1839年薛佛記離開新加坡回到馬六甲出任青雲亭主時, 陳篤生成為福建幫的新領袖。(可進一步參考柯木林, 〈從碑文資料看恒山亭〉, 《石叻史記》, 新加坡: 新加坡青年書局, 2007, 頁 209-221。)

¹⁷² 閩南人僑居新加坡, 媽祖信仰傳播至此。1810年閩南華僑在海邊設壇奉祀媽祖神像。1821年祀壇已發展成為一間小廟。1824年英國殖民者開闢新加坡為自由港, 採取允許商人自由買賣的政策, 不少馬六甲閩籍海峽僑生(峇峇)商賈移居新加坡。閩籍移民人數的增加和經濟實力的增強, 奉祀媽祖的小廟已不能滿足所需。1839年由新加坡福建人為主的領袖集資募款在媽祖祀壇小廟的基礎上擴建為天福宮。來自馬六甲的海峽僑生陳篤生為天福宮大董事。於 1850 年奠立的《建立天福宮碑記》反映了當時華人建廟緣由: 「我唐人由內地帆海而來, 經商茲土, 惟賴聖母慈航, 利涉大川, 得以安居樂業, 物阜民康, 皆神庥之保護也。我唐人食德思根, 公議於新加坡以南直隸亞翼 (Teluk Ayer, 馬來語海灣之意, 即今直落亞逸街) 之地, 創建天福宮, 背戍面辰, 為崇祀聖母廟宇。」在 1860 年福建會館成立前, 天福宮是福建人聚居新加坡時的聚集之所和主要活動之地。(資料來源: 吳華, 《新加坡華族會館志》第一冊, 新加坡: 南洋學會, 1975, 頁 57-59。)

¹⁷³ 林孝勝, 前揭書, 頁 31。

¹⁷⁴ 林孝勝, 前揭書, 頁 46、55-56。

¹⁷⁵ 有關浯江孚濟廟(金門會館)的成立年代, 根據會館的紀錄始於 1870 年(清同治九年), 會館的週年慶俱以 1870 年作為起始年。經過六年的籌備, 方於 1876 年(清光緒二年)正式成立, 並留存有石碑為證。因此, 本文以 1870 年作為浯江孚濟廟成立的起始年。(可參考黃啟澍, 〈本會館重要會議錄〉, 薛殘白主編《新加坡金門會館大廈落成暨成立壹一六週年紀念特刊》, 新加坡: 新加坡金門會館, 1986, 頁 31。)

¹⁷⁶ 這裡的“公司”(Kongsi)並非商業組織的 company, 而是具有公有產業及組織之雙重意義的一種描述, 在中國原鄉已有這樣的稱法, 如擁有宗祠的宗族便可稱為公司, 宗祠建築本身亦為公司。傳到海外轉變成華人一種組織方式或空間形態(城市裡的宗族聚落)。以檳城為例, 有邱、謝、楊、林、陳五大福建人氏族, 從十九世紀中葉起, 五大姓紛紛在喬治市牛干冬街頭、南至社尾街一帶, 建立個別的公司聚落, 每個公司都以宗祠為中心, 圍繞三或四面屬於公司的店屋。這種毗鄰、緊密且帶有防禦性的同姓聚落, 是殖民城市中罕見的聚落型態。(可參考陳耀威, 〈殖民城市的血緣聚落: 檳城五大姓公司〉, 《東南亞的福建人》, 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6, 頁 174-204。)

¹⁷⁷ Yen Chin-hwang (顏清滄),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5-36.

婆羅洲的組織經驗（大部分是礦工），應是主要的因素。¹⁷⁸隨著出洋人數增加、社會發展需要，海外華人的各種組織愈來愈多，功能與性質也較多元。一般來說，以其成立宗旨與凝聚因素可區分為：血緣社團¹⁷⁹（部分設有傳統的祠堂，是海外同族宗親會之延伸）、地緣社團¹⁸⁰（同村、同鄉、同縣或同一地域方言、甚至是同一省份結合的組織，並以會館或會所的形式存在）、業緣社團（如各城市的中華商會¹⁸¹、駁船業工人團體等）、聯誼性社團（如俱樂部¹⁸²、校友會¹⁸³）等。另外，有些團體是因應某些歷史事件而結合的，如日本侵略中國所引發的民族主義之抗日組織；或是原鄉發生天災時、賑災而籌組的團體等。¹⁸⁴

方言群為主的幫，以及根據共同利益所結合的跨幫群體，是 19 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的主要結構。殖民時期的新加坡主要有福建幫、廣府幫、潮州幫、客家幫及海南幫等五大幫群。（表 3-2.1）



圖 3-2.5 (左)：粵海清廟



圖 3-2.6 (右)：海唇福德祠

¹⁷⁸ 請參考顏清滄，〈華人歷史變革（1403-1941）〉，收錄於林水椽、何啟良等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一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出版，1998，頁 7-9。

¹⁷⁹ 如 1854 年成立的楊氏仰光植德堂；1863 年成立的檳榔嶼林氏敦本堂及林氏勉述堂；1908 年成立的新加坡汪氏平陽堂；1947 年成立的新加坡同安板橋儒林張氏公會等。

¹⁸⁰ 如 1860 年前後成立的新加坡福建會館（初設於天福宮內）；1881 年成立的印尼棉蘭福建會館；清末成立的檳榔嶼平章會館；1921 年成立的旅菲廈門公會；1921 年成立的新加坡禾山公會；1922 年成立的南洋同安會館（1947 年改名為檳城同安金廈公會）；1929 年成立的新加坡同安會館；1931 年成立馬六甲同安金廈會館；1945 年成立的印尼泗水泉屬會館等。（《廈門華僑志》，頁 99-108。）

¹⁸¹ 如成立於 1904 年成立的菲律賓馬尼拉中華商會；1906 年成立的新加坡華人商務總會（後改名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03 年成立的華人商務局（1905 年改名為檳榔嶼中華商會）；1911 年成立的緬甸華僑商總會；1923 年成立的印尼中華商會等。（《廈門華僑志》，頁 108-111。）

¹⁸² 如成立於 1895 年的新加坡「怡和軒」俱樂部（圖 2-2-13），林推遷、林文慶、顏永成、陳禎祥為主要發起人，初期以創辦醫院、學校，並協助孫文推翻滿清政府，後來領導僑社抗日救亡運動。又如 1909 年成立的新加坡吾廬俱樂部，會員以祖籍廈門及其鄰近縣份的商人為主，亦支持國民革命，以及中日戰爭時的救國運動。（《廈門華僑志》，頁 112-113。）

¹⁸³ 如海外廈門大學校友會、海外集美校友會、旅菲同文校友會（1924 年成立）、菲律賓毓德校友會（1936 年成立）、菲律賓英華書院校友會（1937 年成立）等。（《廈門華僑志》，頁 113-115。）

¹⁸⁴ 如 1935 年十月陳嘉庚主持的新加坡福建會館，為閩南大水災設立「閩南水災籌賑會」，募集了叻幣三萬二千元，折合當時國幣五萬二千元（《廈門華僑志》，頁 107）。



圖 3-2.7 (左)：天福宮舊照



圖 3-2.8 (右)：天福宮光緒皇帝御賜「波靖南溟」匾額（190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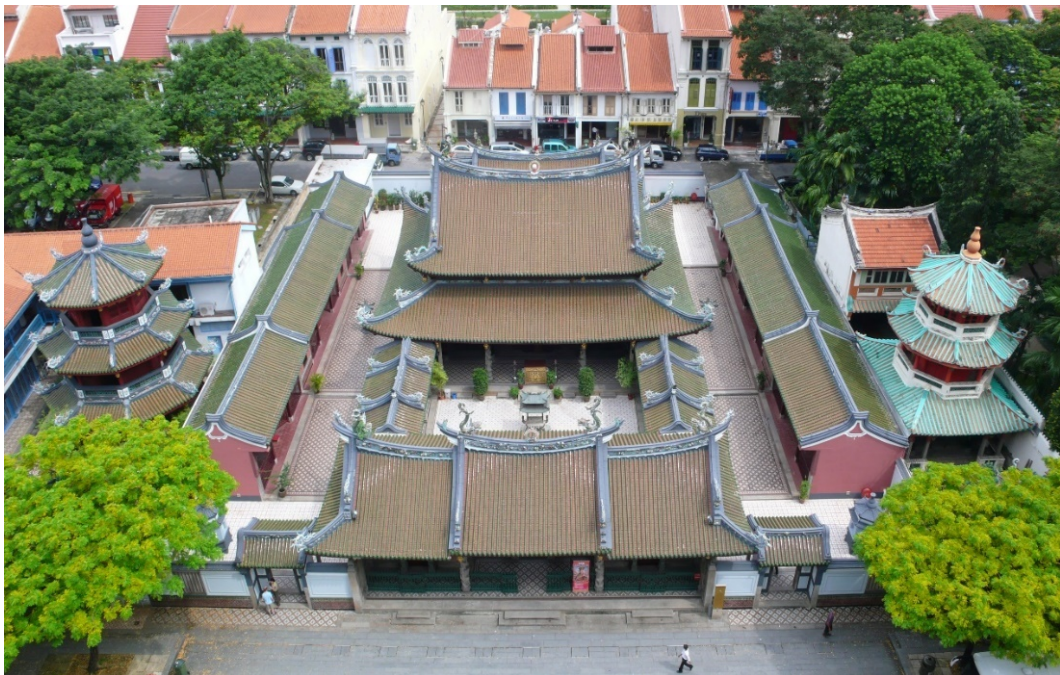


圖 3-2.9：天福宮現況（圖左為崇文閣舊址）

表 3-2.1：以方言群為分類法則的幫群

幫群類別	組織成員
福建幫	是以漳泉府的閩南人為主，是聚集閩南語系的方言幫群。
廣府幫	廣府幫內又可分為二個派別，一是以珠江下游的廣州為中心的南海、順德、東莞、番禺與中山；二是以潭江下游的台山、新會、恩平及開平，為廣府語系的幫群。
潮州幫	潮州幫主要聚集潮汕語系的幫群，其來源為潮安、澄海、潮陽、揭陽、饒平、普寧、惠來與南澳等地區。
客家幫	客家語系為主的幫群，其主要來屬嘉應府自梅縣、興寧、五華、平遠、蕉嶺；潮州府的豐順、大埔；福建汀州的永定；與隸屬於惠州的惠陽、博羅、龍川、河源、紫金、海豐等等地。

海南幫	海南幫群主要是以海南語系的海南島移民所組成的幫群。
-----	---------------------------

資料來源：整理自崔貴強，〈新加坡華人社團與政治：回顧與前瞻〉，《南洋學報》第 45、46 期，1990-1991，頁 93。

這種幫群主導了殖民時代新加坡華人的社會結構，林孝勝更進一步認為發展出稱為「幫權政治」的現象，以及 19 世紀華人的幫權結構出現兩極性的局面，並有分化的傾向：

一個極端是強大的福建幫，另一極端是廣、客、潮、瓊各幫的聯合陣線。...在萊佛士建立的新加坡藍圖裡，商人階級凌駕於工、農階級之上。...福建幫不僅人數壓倒其餘各幫，也是財富最雄厚的一幫。在這一點上，新華社會可以說是馬六甲華族社會的延續。

在同時期，福建幫傾向於分化成更小的集團以圖保障各別的利益，這個福建幫內的分化運動分兩支流。第一支流是兩個富有幫會色彩的組織：金蘭會和慶德會；另一支流則是以州縣為單位的地緣組織。...但十九世紀新華社會中福建幫的分化運動並不顯示福建幫的分裂，因為分化出去的小集團領袖仍和總機構維持密切的聯繫。...這種分化現象本質上沒有削弱福建幫的實力。

十九世紀新加坡潮、廣、瓊、客各幫結合聯合陣線，顯然是針對福建幫的強大所取的對策。...這種聯合陣線是一個超方言緣、超地緣、超血緣以及超業緣性的大結合，突破了門禁森嚴的幫派藩籬。...這個聯合陣線的主力是廣、客二幫。潮、瓊二幫僅以友幫的身分參與。¹⁸⁵

1880 年代，為了殖民地華人社會的共同利益，幫權結構的嚴密性不如以往，超幫運作及各派分化現象愈加明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1885 年同濟醫院的成立得到各幫首領與各行業人士的支持，開始打破了過去社群分類的界線。(圖 3-2.10) 1906 年新嘉坡中華商務總會的成立更是結束以方言群認同為主之對立性的幫權政治。(圖 3-2.11) 另外，1877 年起，殖民政府的華民護衛司與清廷的駐新加坡領事館¹⁸⁶之間的政治角力，兩者皆在爭奪華人事務管轄權與駕馭華社的領導權，並嘗試將華族的幫派思想意識提高到國家意識的層次，使得新華社會出現新的兩極化對立：親英及親華的政治思想。¹⁸⁷在這之後，地緣性的幫權對抗逐漸弱化，具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開始萌芽。

¹⁸⁵ 林孝勝，前揭書，頁 31-31、38-39、47。

¹⁸⁶ 1876 年，清政府派郭嵩濤為駐英公使，途經新加坡，瞭解華工在外生活的慘痛，因奏請政府請與英國交涉，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藉以指導、保護華僑。設領交涉，當經英政府同意，於 1877 年成立，首任領事為新加坡僑領胡璇澤。1890 年，新加坡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首任總領事為黃遵憲。同年，檳城設立領事館，首任領事為張弼士。(陳烈甫，《東南亞的華僑華人與華商》，台北：正中書局，1979，頁 266。)

¹⁸⁷ 關於這個部分的討論可參閱林孝勝，〈華社控制權之爭：清領事與英國官員的糾紛〉，前揭書，頁 63-85。



圖 3-2. 10 (左)：新加坡同濟醫院



圖 3-2. 11 (右)：十九世紀末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 (資料來源：潘翎主編，前揭書，頁 72)

藉由這些不同的組織，海外華人的社區（共同體）逐步形成；當然，各團體之間也存在著許多的矛盾與傾軋事件。¹⁸⁸蕭開紅的研究指出，宗親鄉團除了互助、協調摩擦、慈善教育等角色外，「更重要的是潤滑及緩衝同鄉與政府或其他方言社團在社會上形成的問題。」¹⁸⁹正因具有社會、政治安全的功能，殖民地政府對華人的結社沒有採取反對的態度，相反地，殖民地政府會與這些華人組織的領袖保持合作的關係，以利統治之便。不同社群為了維護自身的權益也紛紛組織社團。無疑地，從義山、廟宇、公司到宗鄉會館的過程，以及各幫的擴大、衍生或分化，幫與幫之間的互動、制衡與協調，構成了殖民地時代新加坡華人社會運作中的主要面向之一。

殖民時代結束後，隨著移民社會的在地化，原鄉認同淡化，以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服膺高度的政府干預、良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和實用主義，以經濟掛帥作為國家發展的首要之務，內部治理已不需如殖民政府般仰賴會館的中介；¹⁹⁰李光耀強力推動的西化教育極為成功，1978 年更推動「華語運動」，希望 5 年內達到以華語取代方言的目的，方言的傳承發生世代斷層；¹⁹¹1986 年在國家的推動下，「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成立，扮演整合所有血緣、地緣與業緣會館的角色，進一步弱化傳統會館的地位；大規模的都市計畫與政府組屋（public housing）計畫迫使昔日地緣社群生活範圍及其會館遷址，人群與空間網絡發生斷裂；更甚之，隨著新加坡成為以轉口貿易、區域金融中心、高科技產業的角色重新與世界連結時，絕大多數新世代年輕人對於具有移民社會色彩的地緣會館缺乏認同，會館面臨會員老化和人數減少的問題。

宗鄉會館必須調整其功能與角色。1960 年代以後，祭祀活動、照顧社員福利及舉辦娛樂、聯誼活動更為重要，儘管這些功能在之前已有類似的措施，如神誕

¹⁸⁸ 這個部分的史料可參見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raig A. Lockard, "Voluntary Association and Chinese Society in Sarawak 1870-1941", 《南洋學報》第三十二卷第一、二期合訂本, 1977。

¹⁸⁹ 蕭開紅, 〈答株華人社會組織研究〉, 《華人文化研究論文集》第一輯,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 1978, 頁 35。

¹⁹⁰ Chia, Siow Yu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Update", in Chua Beng Huat ed. *Singapore Studies II: Critical Survey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pp.6-45.

¹⁹¹ 陳烈甫,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5, 頁 198-204。

熱鬧、發放互助金、獎助學金、樂齡（老人）賀歲金、配偶養老金等，協助會員婚喪喜慶人手，舉辦傳統年節聯誼活動、運動聯誼（如金門會館定期舉辦高爾夫球聯誼）、聚餐活動、卡拉 OK 活動、方言歌唱比賽、發行刊物等，以爭取向心力及認同；同時積極爭取婦女參加、強化文宣，成立婦女部、文教部等。（圖 3-2.12、圖 3-2.13）



圖 3-2. 12（左）：新加坡浯江公會頒發中小學獎助學金（1970 年代）

圖 3-2. 13（右）：浯江公會的聚餐邀請婦女參加（1960 年代）

二、分而治之的地景與社群寡佔的行業

（一）分而治之的都市空間地景

1819 年萊佛士登陸新加坡時，即已發現彎曲的新加坡河富航運之便，北岸土地平坦而堅實，南岸沼澤蘊含豐富的淡水，良好的城市規劃將會使這個殖民地興旺繁榮。他指示首任駐紮官（Resident）法夸爾（William Farquhar）劃定居住區、商業區及政府用地。1822 年 10 月萊佛士再返新加坡，殖民地的成長速度令他驚訝。1823 年他組織一個以官僚、英商領袖為主的城鎮規劃委員會（Town Planning Committee），並委由傑克森（Philip Jackson）繪製目前已知最早的新加坡城市規劃圖。這個規劃被稱為「傑克森計畫」（Jackson Plan），範圍以新加坡河為中心，西起直落亞逸灣（Telok Ayer bay），東至加冷（Kallang）中段區域的梧槽河（Rochor River），再沿海岸線向內陸伸展半哩至一哩，將新加坡北岸規劃為市政機構、軍營、開放廣場、政府官員居住的主要區域，南岸則為城市中心商業區（CBD）及居住區，並以格子狀道路系統及橫跨新加坡河橋樑聯繫之。這個計畫奠定了今日新加坡街道配置、分區布局之基礎。¹⁹²而華人慣以「大坡」、「小坡」稱呼萊佛士開埠初期的市區。¹⁹³

¹⁹² Buckley, C.B.,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75-87.

¹⁹³ 華人習慣稱新加坡河岸一帶為「大坡」、「小坡」，前者一般指新加坡河的下游兩岸，中上游則稱為小坡。在開埠初期，大坡的街道及區域範圍是萊佛士坊（Raffles Place）、中街（Market Street）、馬六甲街（Malacca Street）、直落亞逸街（Telok Ayer Street）、菲立街（Phillip Street）、漆街（Church Street）、沙球拉路（Circular Road）、廈門街（Amoy Street），以及現在政府大廈、美芝路（Beach Road）的一段。小坡則是指新加坡中上游兩岸的福康寧山腳（Fort Canning Hill）、利巴巴里路（River Valley Road）及潮州巴剎（Pasar，市場之意）、柴船頭一帶。由於河南岸多為華人聚居區，人煙稠密、商業繁盛，故稱大坡；北岸主要為英國人居留地，人口不多，故稱小坡。早期華人習慣以方言稱一個地方為「坡」，新加坡曾被稱為「石叻坡」。大坡、小坡名稱的使用始於何人、何時已

萊佛士的城市規劃理念吸取了先前的英國殖民地的經驗，並加以修正，使之適用於新加坡的發展。例如他發現檳城的喬治城（Georgetown in Penang）未採取印度殖民地將不同族群分而治之的做法，讓印度移民與華人移民在城鎮規劃中融為一體，造成不良的公共衛生與任意的城市發展；他也注意到印度加爾各答（Calcutta）的軍事堡壘支配了城市規劃，限制了發展機會。因此，萊佛士的城市規劃固然考慮了新加坡防禦工事「福康寧山腳」（Fort Canning Hill）的重要性，但亦強調商業使用的引入及公園綠地的留設，前者如中心商業區的規劃，後者如大草場（Padang）及新加坡植物園（Botanic Garden）的開闢。¹⁹⁴

「分而治之」（principle of “divide and rule”）是萊佛士殖民城市治理的重要理念。他將不同族群分為不同的社區或稱「甘榜」（Kampongs，馬來語的村落社區）：歐洲人聚落在鄰近軍營的東海岸到新加坡河西南岸（今日美芝路 Beach Road 一帶）；華人沿著新加坡河南岸，被安置在歐洲人聚落的西南邊緣（今日的牛車水一帶 Chinatown）；丘利亞人的甘榜（Chulia Kampong）¹⁹⁵夾雜於華人聚落的南岸（這個小區域今日已不復存在，並非今日的小印度區 Little India）；武吉士人（Bugis）¹⁹⁶與阿拉伯商人則在新加坡上段地區，靠近蘇丹胡申（Sultan Hussein）所居住的甘榜格南（Kampong Glam）；馬來人則圍繞著天猛公（Temenggong）阿都拉曼（Abdul Rahman）所居住的 Panglima Prang 一帶（約今日的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 與直落布蘭雅（Telok Blangah 間的區域）。¹⁹⁷幾張早期的地圖，可說明萊佛士的重商主義的自由貿易港及分而治之的殖民城市治理理念，具體形塑了新加坡早期的城市地景（Urban Landscape）。（圖 3-2.14 至圖 3-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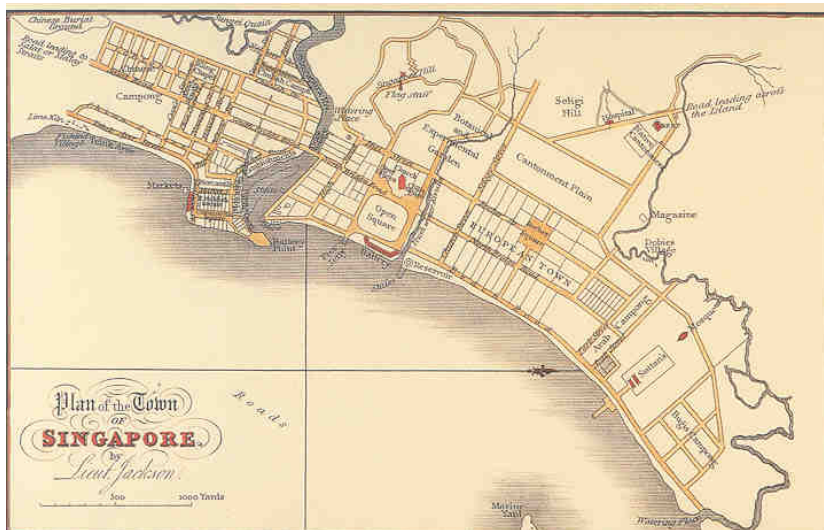


圖 3-2.14：1823 年新加坡城市規劃圖（繪圖者 Philip Jackson，資料來源：新加坡國家檔案館）

無可考，但在 1887 年清朝官員李鍾鈺著《新加坡風土記》一書中已有 4 處提到「大坡」。（許永順，《記得，大坡牛車水》，新加坡：許永順工作坊，2002，頁 21-28；韓元山，《從大坡到小坡：新加坡市區掌故》，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4，頁 4；吳彥鴻，《新加坡街名由來》，新加坡：宏硯工作廳，2006，頁 63-65。）

¹⁹⁴ Buckley, C.B., *Ibid*, pp.75-87.

¹⁹⁵ 丘利亞人（Chulia）是印度南部淡米爾的穆斯林（Tamil Muslims）。

¹⁹⁶ 武吉士人（Bugis）來自東印度群島的南蘇拉威西（South Sulawesi）島。

¹⁹⁷ 參考 Moore, D., & Moore, J., *The First 150 Years of Singapore* (Chaps 4 & 8), Singapore: Donald Moore Press, 1969.



圖 3-2. 15 (左)：1825 年新加坡河沿岸規劃圖 (繪者不詳，資料來源：新加坡國家檔案館)

圖 3-2. 16 (右)：1846 年的新加坡城鎮地圖 (繪圖者 John Turnbull Thomson，資料來源：新加坡國家檔案館)

萊佛士的規劃方案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徵是具有強烈的社會階級概念。他視商人為上，手工藝技工次之，農耕者及漁民排在最後。因此，市區有商業價值的地段如海岸、河岸都被列為商業區。原先住在直落亞逸、甘榜格南海邊以及叻基 (Boat Quay) 的華人居民都必須搬遷。這種重商輕工農的都市規劃，曾遭遇叻基以廣客幫為主的華人手工藝技工、勞工的反對。1822 年 12 月 4 日由 111 人聯名向駐紮官法夸爾遞交陳情書，報告被迫遷的苦境與對商人階級的不滿，要求當局給予合理賠償，甲必丹陳浩盛也在上面簽名，除此之外皆非商人。翌年，賠償的原則才公布，雖然廣客幫勞工可免費分配到地段，但是得到的賠償金很少，而且分兩期撥給。這樣的情況，使他們意識到有必要團結起來以便更好地照顧群體的利益。廣幫的四邑人率先在 1822 年成立寧陽會館，而客幫亦在 1823 年 5 月成立應和會館。這兩個會館都在萊佛士積極籌劃市區發展計畫和付諸實行，造成華籍居民大遷移的過程中創立的。這是新華社會在開埠初期最早的自保運動，也是對萊佛士開埠計畫的一種反應。而處處保護商人利益的開埠計畫，亦使廣客二幫的手工藝技工、勞工產生一種對商人階級的敵視。萊佛士對廈門及暹羅來的漳泉流動帆船商隊的特殊禮遇，並將他們和定居的技工和勞工隔絕起來，也使廣客幫開始對福建幫沒有好感。後來當馬六甲的漳泉人大批移入後，廣客幫也就自然而然地將對商人階級和漳泉商隊的敵視態度轉移到他們身上，結果就造成福建幫與各小幫之間的對抗。萊佛士的開埠大計是新華社會幫權政治的根源。¹⁹⁸

英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特別是成為城市空間一種軟性的族群隔離政策 (soft ethnic segregation)，反過來強化了移民社會的族群分類意識。華人聚落中甚至細分不同方言群聚落，實因萊佛士看到華人社會的幫派特性，故特別強調不同方言群應分區居住，避免糾紛。¹⁹⁹同時，華人也習慣與操同一語言的社群聚族而居，並逐漸發展出公共空間的需求，如會所、祠廟、會館等。有了這些設施後，更進一步吸引新舊鄉僑的聚集，成為更大的社群，並擴大其空間領域。(圖 3-2.17)

¹⁹⁸ 林孝勝，前揭書，頁 13-17。

¹⁹⁹ 林孝勝，前揭書，頁 13。

不過，華人方言群聚落經常會流動、相互替代，邊界也不是那麼明確，主要的原因是經濟活動（如行業分布）、政策干預（如都市計畫）、社群互動（如械鬥）有關。因此，新加坡方言群聚落應理解為人口較多、影響力較大的優勢社群，而非如華南原鄉的單姓村聚落形態或檳城五大姓公司的高度集居、城市姓氏聚落的狀態。麥留芳曾以 1891 年及 1901 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查看街道名稱、行業及業緣社群建築物來重建福建、廣東、潮州、客家方言群聚居，大致上可發現建立方言群會館的所在街道或社區多半是該方言群的優勢空間領域；如果有些街道有超過一個以上的方言群，至少有兩種解釋，其一為各方言群曾在不同時代先後聚居於此，其二為各方言群可能同時聚居於不同段落的街道。²⁰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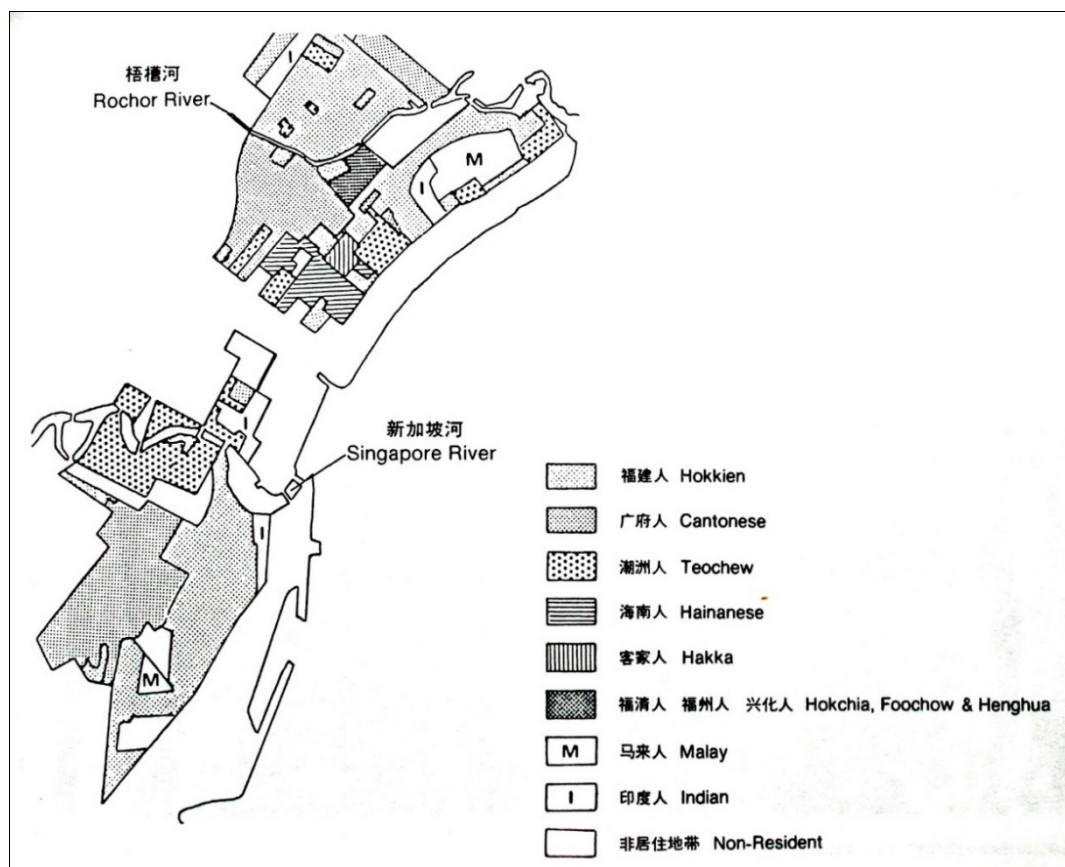


圖 3-2.17：早期華人方言群分布圖（資料來源，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新加坡華人會館沿革史》，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1986，頁 29。）

萊佛士時代對於新加坡河下游的規劃，固然因為後來人口的高度成長及機動車輛的來臨而不敷使用，但大致上的結構仍留存至今。現在新加坡島嶼南部仍是中心商業區、歷史保存區，而新市區逐漸向東海岸馬林百列（Marine Parade）、東北向芽籠（Geylang）、島西的皇后鎮（Queentown）、金文泰（Clementi）方向延伸發展，進而擴展到西北區（裕廊東 Jurong East、裕廊西 Jurong West 等）、東北區（盛港 Sengkang、榜鵝 Punggol、淡賓尼 Tampines 等）及中部地區（大巴窰 Toa Payoh、碧山 Bishan、義順 Yishun 等）。

²⁰⁰ 麥留芳，〈市區內的地緣社群〉，《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 95-116。

(二) 社群寡占²⁰¹的行業發展

另一個早期海峽殖民地華人社會的特徵是方言群寡占或獨占性競爭市場的行業分布，特別是自由移民在城鎮的謀生。然而這種寡占並非絕對的，且在各地有所不同，如當舖業在越南為潮州人所壟斷，但在星馬是廣東人的天下；在砂拉越的古晉從事木匠業的多是客家人，而在早期星馬，這行業卻是由廣東人所把持。大致上，福建人多從事商業及貿易活動；潮州人是出入口商及甘蔗園、甘密園²⁰²及胡椒種植的勞工；廣東人以工藝技工為主；客家人多經營打鐵店與藥材店，海南人從事家庭幫傭及開設咖啡店。²⁰³（表 3-2.2）這種現象結合聚族而居的城市空間，亦反映於街道的命名，如福建街、廣東街、潮州街、海南街、廈門街、當舖巷、打鐵街、衣箱街、碗店口、菜市街等。

表 3-2.2：海峽殖民地主要方言群在職業上的分布

職業	主要方言群				
	福建人	潮州人	廣東人	客家人	海南人
碩莪粉 ²⁰⁴ 製造商	×				
腳夫	×				
泥水匠	×				
碼頭工人	×				
餉碼商的小差	×				
銀行商	×				
五金店主	×				
魚販	×				
商賈、行商	×				
出入口商		×			
燒炭商		×			
打石工人		×			
屠夫		×			
甘蔗、檳榔、胡椒園工人		×			
酒樓東主			×		
磚窰工人			×		
當舖東主			×		
造船商			×		
麵包師傅			×		
木匠			×		

²⁰¹ 經濟學上的市場結構基本上分為：完全競爭市場、完全獨佔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三大類，其中不完全競爭市場又分為寡占市場和獨占性競爭市場。根據新加坡華人行業集中的歷史現象，接近寡占或獨占性競爭市場的狀況。為方便起見，文中使用寡占一詞。

²⁰² 甘密（Gambier）又稱甘瀝、檳榔膏，有廣泛的醫療用途。種植三年可成，每年可採葉三次，把葉子放在鍋中熬成黃色的沉澱物，冷卻後割成一英寸半的方塊，乾後便成出售，可製成治療痢疾的藥物，也可做瀉藥，還具有殺白蟻的功能。後期大量運用於皮革業，為重要的經濟作物。（參考 Chia, Hock Chuan, *Gambier and pepper industry in Singapore and Johore: A Stud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1819-1917*,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BA Honors Graduation Essay, 1977.）

²⁰³ 麥留芳，前揭書，頁 65-67。

²⁰⁴ 碩莪樹（sago）是一種生長在鹹水河口的棕櫚科植物。以碩莪樹木髓部經過粉碎，篩漿過濾、反覆漂洗、沉澱、乾燥等過程製製取的澱粉，曬至半乾燥時，搖成細粒再行曬乾，即為西谷米，是東南亞特產。（Chia, Hock Chuan, *Ibid.*）

打金匠			×		
打鐵匠				×	
中式牙醫				×	
藥材店				×	
家庭幫佣					×
咖啡店主					×

資料來源：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 67。（本表格呈現之×符號為原始資料）

陳達曾經指出，由於早期中國遷民的職業背景不能劃入專門技術人員，既無一技之長，大致跟隨著遷民前輩所選擇的職業。²⁰⁵但麥留芳認為，獨佔行業發生在群體的層面，需要透過特殊的安排才能促成，以至於保持方言群與行業之間的關連性，而這非依龐大且壓抑性的組織不能竟功。²⁰⁶

以早期新加坡河的駁運業來說，不同社群分別佔到自己的地盤，且分工精細。同安人在直落亞逸的渡頭執大舢（Twakow）及摩哆舢板業（Motor Sampan）之牛耳，潮州人、惠安人、金門人次之；舢舨（Tongkang）則多為晉江人所有，聚集在小坡美芝路海邊及梧槽河、加冷河內。舢板業（Sampan）及電船（載人者稱摩哆弄、載貨者稱電船）則是金門人一枝獨秀，尤其又以金門烈嶼人為主。

早期，這些來自不同村莊的烈嶼移民，對外與印度人、潮州人、福建他邑人競爭，對內又依照血緣或地緣關係成立了為數眾多的估俚間（苦力間，coolie keng）社團相互較勁，招募家鄉新客前來從事此一行業。在某些時候，甚至發生爭奪地盤、客源的械鬥事件。而多數的舢舨船夫原先不一定會駕船，在家鄉只是農夫或近海漁民，熟悉駕馭各種南洋船隻（圖 3-2.18、圖 3-2.19）及新加坡河口、近海水文、搬運貨物及載送遠洋輪船船員、招攬前往龜嶼（Kusu island）大伯公廟參拜的香客並非原先的技能，而是加入後學習同鄉前輩而得。金門烈嶼人的舢舨業，推估至少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已經成為新加坡河上的寡占行業，一直至 1970 年代以前都還非常興盛。

在這個案例上，我們看到一個小的地緣社群，以綿密的網絡與團結的組織爭奪經濟領域及空間領域的領導權。他們學習在地知識，累積駕船經驗、資本與人脈，以估俚間為中心，奉祀分香自家鄉的神祇，形成情感認同與經濟利益的共同體。社群認同的邊界視利害關係而定，有時以金門人自居、團結對外，有時相互競爭，內部衝突不斷。是故，自由移民的寡占行業，其所形成的歷史過程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應放回具體的脈絡中檢視不同行業的共通性與差異性。

²⁰⁵ 陳達，前揭書，頁 51-52。

²⁰⁶ 麥留芳，前揭書，頁 66。



圖 3-2. 18 (左)：大舢 (Twakow)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圖 3-2. 19 (右)：舢舨 (Tongkang)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第三節 “兩座島、一群人”：新加坡金門會館的跨境運作

一、浯江孚濟廟：新加坡金門社群組織的肇始

1870年，一群南渡新加坡經商有成、祖籍金門的鄉賢倡議興建祠廟，並做為聯絡鄉情、互助團結的會所。從新加坡土地管理局（Singapore Land Authority）保存的孚濟廟地契可知，1875年孚濟廟向海峽殖民地政府註冊的英文名稱為Hoo Chay Beoh。創立之初的信託人為Wee Eng Wee（黃英偉）、Goh Teong Chong（吳仲鐘）、Lee Pie（李排，即李連排）、Ung Chuan（黃川，即黃良川）、Yeo Toh（楊都，即楊振都）、Ung Chong（洪聰，即洪文聰）。²⁰⁷

經過6年的籌備，1876年浯江孚濟廟及金門公司正式成立，擇牛車水士敏街（Smith St.）49號及51號二層雙進店屋，一樓中堂主祀分香自金門的聖侯恩主陳淵及其夫人神像，期能庇佑遠渡商旅；後殿供奉福德正神，並為金門公司²⁰⁸辦事處；樓上則預立鄉賢祿位，以配享祀。董事林衡南²⁰⁹所撰《浯江孚濟廟碑記》（1876年，圖3-3.1、圖3-3.2）載明成立目的：

竊以地必因神而始靈，人必以和而為貴。故欲仗神明之呵護，須闔桑梓以敷榮，矧我浯島之客處南洋者，夫固實繁有徒矣。而或蓬梗長飄，既莫推而莫挽。扮榆在宥，宜相繫以相維。此有心人所以集諸同人，商其美舉，因於新嘉坡之牛車水，創建浯江孚濟廟焉。坐丁向癸，分金於丁未丁丑。維時光緒二年，歲在丙子。而廟之中堂崇祀 聖侯恩主。夫 聖侯素著 英靈，曾弭災患於浯島上、遠庇商旅，仍敷德澤於星坡。此崇德報功之盛典。何可或忘。而廟之後殿，則奉祀 福德正神，以憑恩庇。樓上則恭立祿位，以隆配享。如是則神人共慶，民物咸寧，諸事安祥。既措施之悉協。一堂親睦，實休戚以相關。法良意美，千載一時。...

浯江就是金門舊稱，孚濟廟信仰是金門地緣的代表。²¹⁰在戰前，每年農曆二月初二陳淵（恩主公）神誕，設醮演劇，設宴餐會，觥籌交錯，極盛一時。此外，對以商人為主的浯江孚濟廟，不必如同一般的鄉團需恤貧濟急、協助後事等，但

²⁰⁷ 許振義主編，《金門先賢錄：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金門會館，2015，頁184。

²⁰⁸ 這裡的「公司」（kongsi），並非是以營利目的的企業（company），而是指血緣或地緣社群內一種合夥的、公有的產業、財產或組織，在閩南地區已經非常普遍，也帶到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中。公司房、公司厝、估俚間等名詞，是當時南來者多數為單身漢，合夥租賃房間來居住，相互扶持、團結感情，進而形成一種較具制度的團體。這種早期華人的公司制度最成熟者，當屬檳城的五大姓公司（邱、謝、楊、林、陳）。因此，浯江孚濟廟當時是一種聯絡鄉誼的公司房及其組織形態，意謂通過地緣認同及社會網絡的連結產生一種夥同性、公有性的社會關係。

²⁰⁹ 林衡南，金門人，早年旅居新加坡，創設古友軒印務館，1891年，創辦《星報》，以其子光銓名義向政府註冊，為星馬最早正式華文報之一。（《金門縣志》，1992，頁1323。）

²¹⁰ 798年（唐德宗貞元十三年）牧馬監陳淵率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等十二姓族人，渡海前來浯洲（金門）開墾。爾後，鄉人結草庵供奉其神像，視為護驢將軍。相傳，元末倭寇進犯，陳淵顯靈護民，朝廷乃於庵前豐蓮山賜建七進廟宇崇祀，名「孚濟廟」，並封為福佑聖侯，居民又尊恩主公、聖侯恩主等。陳淵被視為開墾金門的始祖，其信仰亦已流傳久遠，金門島上有9座主祀聖侯恩主的孚濟廟。

預立祿位²¹¹讓捐資董事可以享有千秋萬世的祭祀，這是在異鄉沒有祠堂的情況下最好的安排。1926年《孚濟廟治理章程》便直接載明：永久奉行金門人對於節令祭祀之信仰及保存金門縣前賢之偶像繪像。²¹²換言之，浯江孚濟廟一方面透過宗教信仰表現了金門地緣認同的象徵意義，一方面也扮演社群共同祭祀先賢的祠堂功能。

浯江孚濟廟的成立亦有其外部因素。當時，新加坡已有不少經商致富的金門人，經濟實力不容忽視，但他們多數在福建幫既有的組織中沒有顯著的地位，加上當時興起組織次級地緣團體的風氣，如南安、永春、長泰會館等，刺激了金門商人對於自組團體的心理需求。鄉團有助於對內團結互助、對外提升地位，這是商人所需要的社會資本。

是故，在這種內外因素的作用下，1876年李仕捷（大總理）、李連排、黃英偉、楊振都、洪文聰、吳仲鍾、陳清泰（陳泰）、黃良川、黃超和（以上為大董事）等人正式成立浯江孚濟廟，獲得林光銓、李仕炭、吳凸觀、李毛觀、吳宗觀、蔡貢生、洪根觀、張傑諸、何文瓊、黃良椅、薛夢麟、李清爐、黃良檀、薛榮華、黃文瓚、楊淵泰、黃良闖、陳光信、黃送觀、陳明欣、楊聞觀、張水石、關天送、陳金瓶、陳明提、黃清吉、劉瑞麟、楊歲序、黃金篆、李連科、陳罩觀（以上為董事）等人的支持，並另有242人捐資。捐1,000元以上者有4名，捐款最多為當時的大米商、造船和火鋸業的富商黃英偉，捐1,300元；楊振都、李連排兩位各捐1,100元；大總理李仕捷捐1,000元。《浯江孚濟廟碑記》上有兩位非金門籍的參與者，一位是嘉禾（廈門）籍、木材商人陳清泰，捐資500元，擔任八大董事之一；祖籍福建南靖商人劉金榜也捐銀10元，名列其中。



圖 3-3.1 (左)：浯江孚濟廟碑記（1876 年）



圖 3-3.2 (右)：「浯江孚濟廟祿位碑」（1876 年）

²¹¹ 祿位乃生者預先於祠堂祖龕內留下一個位置，待百年之後入祀祠堂，供子孫定期祭祀。祿位，不同於神主牌位，須先以紅布包裹於木牌之外，木牌並已預先刻好姓名，待百年後才會掀開紅布。

²¹² 金門會館，《孚濟廟治理章程》，1926，未出版。

有鑑於華人的祕密結社（私會黨）經常操縱苦力貿易（coolie trade），並彼此械鬥衝突，引來嚴重的社會問題。英殖民地政府於 1869 年通過《危險社團壓制法令》（The Dangerous Societies Suppression Ordinance, also named Secret Societies Ordinance），規定「所有社團須實行登記，以及禁止非法之集會」（1867 年即先通過治安法令，作為臨時措施），所有超過十個會員以上的社團必須向政府註冊報備，以抑制私會黨。1890 年，當英殖民地政府進一步宣佈私會黨為非法組織時，同年 7 月《星報》的上刊登政府一則憲示，提到 6 座廟宇或會館准其照常開設，其中一座即為金門商紳的孚濟廟，亦可側面反映出其作為商人階層會館的屬性。

□□不在禁例

現□英憲，擬叻嶼甲三州府，除廟宇並會館，並一切辦公處所，應由制軍准其開設，外所有會黨概行封禁其例，□□□□□登出報，現悉本坡之粵海會館、孚濟廟、香山會館、保赤宮、觀音堂、佛祖廟等，經由制軍察核，准其照常開設，因特錄俾預其列，□知所□□。 ²¹³

1886 年，林豪倡議在金門籌建浯江節孝祠，建祠資金有限，轉向海外募款。1889 年 2 月林維化致函《星報》，呼籲新加坡同鄉捐款。同年 4 月，林豪、洪作舟、許贊商、林資傑、許克家、許朝紳、林慰萱等金門本地鄉紳再度聯名寫信給新加坡的金門鄉親，請求籌資興建節孝祠。孚濟廟總理李仕捷在《星報》上刊登啟事，呼籲金門鄉僑捐資回鄉興建祠廟。節孝祠於翌年（1890 年）落成，並於正月 17 日舉行進主典禮。除了節孝祠，林豪為了充實經費管理育嬰堂，還曾親自南來募款，並居住於金門公司（孚濟廟）之內。²¹⁴1897 年，金門發生瘟疫，黃良檀還發動浯江眾董事捐獻，並率先捐出 300 元施棺濟貧。從《星報》所刊登的捐助者還包括翁君喻、協利公司、金振美、楊本陞、顏文分、陳芳坑、金裕興等商賈。²¹⁵這些史實可以說明第一代華僑仍有濃厚的鄉情，他們所組織的鄉團，自然也關注故鄉事務。

二、20 世紀初期會館對於金門公共事務的參與

1. 金門設縣的推動

1911 年李仕捷逝世，浯江孚濟廟總理一職由金福和號主黃良檀 ²¹⁶接任。自

²¹³ 《星報》，1890 年 7 月 15 日。□為字跡模糊、無法判讀。

²¹⁴ 許允之，《金門會館史略》手稿，未出版，年代不詳。（許允之，1890-1960，書法家。年少曾遊歷新加坡。1924 年重回新加坡，進入華商銀行工作，任秘書之職。1933 年三間銀行合併，華商、和豐、華僑銀行合併，名為華僑銀行，被留任中文秘書之職。長期任金門會館董事，當年會議記錄多由他親筆寫下，為新加坡金門會館留下珍貴史料。）

²¹⁵ 《星報》，1897 年 9 月 17 日。

²¹⁶ 黃良檀，後浦頭人。少知學，咸豐間，遊荷屬壇仔坡低，年方弱冠，托業於商。久之，荷官以該地所產鹽歸其專賣，設鹽公司，始惟通商於峇眼、曼加麗、石瑪叮宜等埠，專收鹽利。繼且由英屬新加坡開洋行，並設輪船公司，因得擁資數百萬，荷政府嘉其有致富之才，授以甲政之職。一埠華僑，咸依賴之，後以壽終。（《金門縣志》，1992，頁 1323。）

1870 年代起，除 1891 年一段時間因生意繁忙、無法兼顧外²¹⁷，李仕捷長期領導新加坡金門社群，整合了新加坡鄉僑的凝聚力，也協助金門的慈善事業。

兩年後，1913 年黃良檀哲嗣黃安基繼任總理。他與副總理陳芳歲聯合僑商 123 號先後電呈福建巡按使許世英，懇設縣治。在此之前，金門本地士紳林乃斌已經提案，但獲緩議。²¹⁸直到新加坡鄉團提出後，才經許世英咨陳當時北洋政府內務部，於民國 4 年（1915 年）4 月 9 日同意成立縣治。換言之，民國初年金門能脫離思明縣獨立，實拜海外鄉團之號召；而且由外部推動成功的金門設縣，有助於強化金門社群的認同，特別是當時的海外鄉團。

1919 年，孚濟廟改建，「...垂至民八，土木重興，糜幣巨萬，築樓三層，最高為廟堂，而會館在焉，其下出賞挹賞，藉注經費，綽焉有餘，故凡利物濟人之舉，敏行自勉，猗歟休哉。」²¹⁹頂層廳堂布置簡樸，正中設一大神壇，供奉聖侯恩主夫婦兩尊大神像，雕工精緻；同時也因為一、二樓出租，當時會員不需繳納會金。從《重建孚濟廟捐款芳名》碑可知，僅 39 位（或店號）就募捐到 12,150 元，足見金門幫經濟實力之壯。其中曾任總理的黃良檀捐銀 1,200 元、陳芳歲捐銀 1,000 元，捐 500 元者有陳芳窗、吳繼輦、吳光枰、長發號、歐陽景聰、黃文汀、陳景蘭等，捐 400 元者有金和興、益順號、李清瀆、陳厚仲、陳益描等富商及店號。捐款的店號，金福和、順美、長發、金福源以經營樹膠為主，長生、益順、順源等則是做爪哇土產生意。

從目前保存的一張老照片來看（圖 3-3.3），當時三層樓的建築風格混合了自 1882 年以降英屬海峽殖民地常見的五腳基（the five-foot way）店屋及閩南地域特色的屋頂。前者如一樓留設五英尺寬的騎樓走廊、二樓有開敞通風的外廊及百葉門窗；後者為頂層起翹的燕尾式屋脊。當然，也有因地制宜的折衷方式，如孚濟廟的屋頂以三川脊的拜殿步口結合了二導水的兩坡屋面、燕尾脊的主殿空間，成功地解決了傳統二進式的廟宇如何置於五腳基店屋頂層的問題。這種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頗為傳神地再現了新加坡華人的文化面貌。

²¹⁷ 「克孚眾望。本坡牛車水有孚濟廟者，乃祀神之所，固浯江里人所建，而籍以眾聚會商者也，初設之時舉黃君英偉為董事，迨捐館之後，吳君仲鐘，李君仕捷，楊君振都都繼董理眾論。□然近因□李諸公以貿遷事煩，不能撥冗，故從眾公舉劉君滋培為總理人，經在廟中演戲數台以昭誠敬，本日尚有梨園在彼演劇，興仍未闌，殆因公舉得人，故如此熱鬧也。緣劉君平日潔己和人，不卑不亢，居心以正，而才又足以濟之。凡有托之，排難解紛，記應□諸□無不盡力，仗義勇為，任怨任勞，無偏無倚，視人事如己事，不涉於私，早為眾人傾心，不特其梓，友為然也。今日既膺此選，故人皆悅之，交向日之交□者倍形踴躍，君常至本館閒話，會晤之際，無限春風，如飲公瑾醇醪，醉而不覺。誠南洋中之有肝膽人，而又能謙退者也。君之才，望人所共知，非故為推介，阿其所好，謂予不信，請與之論，方知君確是英豪，非以標榜而得者。」（《星報》1891 年 3 月 30 日。）

²¹⁸ 事實上，此案在先前已由金門士紳提出，但獲緩議，「准此，卷查此案前經金門士紳林乃斌等呈請於金門添設縣治，維時適值護理民政長劉次源，厲行減政之初，故從緩議。」（《金門改設縣治原案》，收錄於許如中，《新金門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頁 492-493。）

²¹⁹ 許允之撰，《重建孚濟廟碑記》，1931 年。



圖 3-3.3：1919 年新加坡金門會館建築（金門會館提供）

2. 公益事業的促成

在 1920-30 年代，鄉團積極參與金門公共事務，從交通運輸改良、籌募賑災到教育興學，不遺餘力。

首先是金門輪船公司的開辦。1922 年，一個金門地方團體——金門俱樂部致函給新加坡金門會館的陳景蘭、蔡嘉種、陳煥武，陳述金門交通不便。旋即會館決定籌組金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辦事處設於新加坡，並設事務所於廈門或金門。當年年底，新加坡金門僑商發起入股金門輪船公司，並擬定組織章程，在 4,000 股、每股 10 元、總額 4 萬元叻幣為目標下，獲得不少鄉僑入股支持，如吳光桴認股 1,000 元、陳芳窗 750 元；陳景蘭、吳繼輦、蔡嘉種、陳芳歲、陳睿友、黃雲鐘、林春水等人達 500 元；款項並由蔡嘉種、黃尚岩（巖）、陳景蘭等人簽收，資金存入當時的華僑銀行。²²⁰（圖 3-3.4、圖 3-3.5）在募集足額款項後，購置了一艘名為金星輪的大型蒸氣客輪，川行金廈，提供行旅鄉人方便。金門輪船公司的成立，大大提供了華僑及其眷屬南渡旅遊的便利性與安全性。

關於金星輪的建造，耆老黃啟澍提到：當年公司負責人函電香港慶豐行陽開盤及林爾馥兩人，代為向船廠洽造，命名金星輪船，建成後舉行下水禮並雇人航返廈門。航程如下：

...逐日凌晨由廈門市開出金門，約需兩三小時，抵後浦同安渡頭，上落客人及貨物後，再航返廈門，其時已四五點鐘，日近西山矣。金星輪船（每月）二五八日再由後浦始往浦邊六甲海上停泊，俗稱二五八靠雞髻（雞冠礁），其或時有前水頭、後半港（後豐港）附近鄉，或烈嶼湖下及羅厝一帶，逢有番客（華僑榮歸者），亦可鳴笛招來漁舟，暫停片刻，方便先起船回家，省卻搬運行李擔挑員工之一段路程也。²²¹

²²⁰ 「第一條：本公司定名為金門輪船有限公司。第二條：本公司以經營金廈一帶航業，及其他營業為目的。第三條：本公司設辦事處於新加坡，及設事務所於廈門或金門。...第五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四萬元，分作四千股每股壹拾元，作一次收清。第六條：本公司股銀以新加坡通用銀元計算。...」。（金門會館所藏〈金門輪船公司章程〉，未出版，1922。）

²²¹ 黃啟澍，〈金門會館對故鄉幾項貢獻〉，《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1990，頁 102。

此外，在 1923 年 5 月至 1924 年 12 月的收支表中，我們看到金門輪船公司的總收入為 133,430.3 元（叻幣），支出為 105,000.5 元（其中包括設於廈門的旅社部裝置費），對外欠帳 2,776.38 元。（圖 3-3.6）金門輪船公司初期的經營並未虧損。由於目前僅僅發現 1923-24 年間的帳簿，我們不容易看出中後期經營的狀況，以及與股東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但我們卻可清楚地看到，這群善於經商的金門華僑，讓公益事業的經營之初，不但沒有虧損，反而還有盈餘。

1937 年 10 月 23 日，日軍迫近金門。金星輪船被當時的縣政府徵用，後被徇私變賣，華僑心血付之一炬。²²²

此外，金門公司另設旅社部（客棧）於廈門，方便候船的鄉僑。初設於打鐵路頭，後遷到附近的海后路。首任經理為陳智澤，人稱老虎澤，其子阿扶和阿本，原住馬六甲埠，後定居新加坡；第二任經理李康塔，為新加坡絲絲街恒通號老闆；第三任也是最後一任經理洪朝興，乃廈門華僑銀行行長洪朝煥堂弟。金門公司旅社部並非以營利為目的，在 1937 年戰亂之際，收容難民、照顧鄉僑，扮演慈善機構的角色。（圖 3-3.7）²²³1938 年 5 月廈門淪陷之後金門公司旅社部被迫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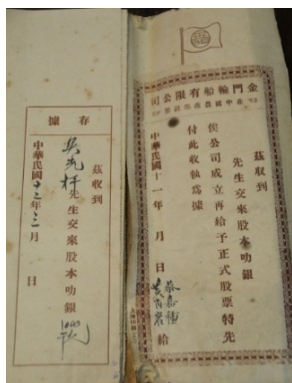


圖 3-3.4 (左)：金門輪船公司入股收據（吳光秤，金門會館藏）



圖 3-3.5 (右)：金門輪船公司於華僑銀行之英文與中文存單（1927 年 6 月 30 日，金門會館藏）

²²² 「...日本戰艦迫近金門時，金星輪船被金門縣長鄭漢、軍事長官陳文照，封召停泊後江，隨時準備自用撤退。及後該輪船續滯留在內港，由蔡某看管，蔡某因維持費須自掏腰包，又無工資可領，據金門會館會議錄記載，金星輪船於是被某某賣去。...」（黃啟澍，前揭文，頁 102。）

²²³ 黃啟澍憶及：「十六歲時，為了金門淪陷逃避到廈門，先父黃敦崇任公司才副，故曾投宿公司月餘，續往香港。當時金門難民眾多，公司大有人滿之患。幸得新加坡已先派來董事黃肖岩，主決重大事項。譬如難民果係無前者則免收客棧費，船期太久及僑匪未來到者，則幫忙設法自租房住，或安排往內陸難民營居住。送往安來，煞費心機。至於逃難欲往南洋各地，尋夫投子之眷屬，設或人多費大者，如匯款未到，公司亦不計較，均先貸給船票，然後各自寄來清還亦無不可。」（黃啟澍，前揭文，頁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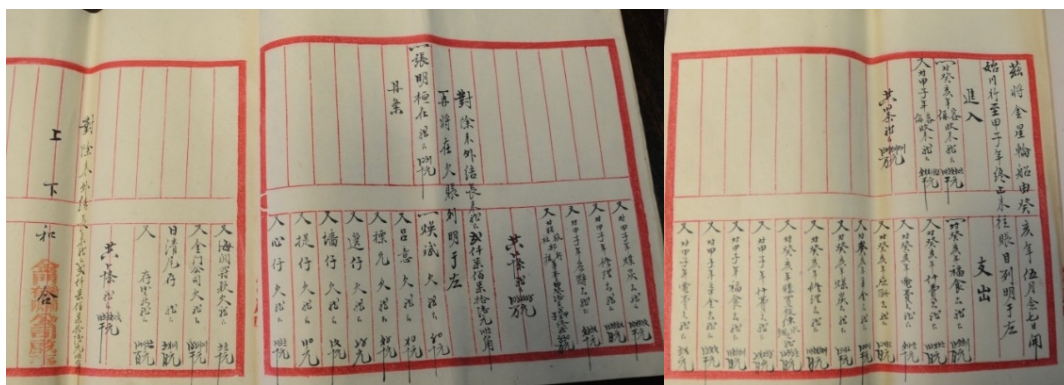


圖 3-3. 6：金門輪船公司帳本（1923 年 5 月至 1924 年 12 月，金門會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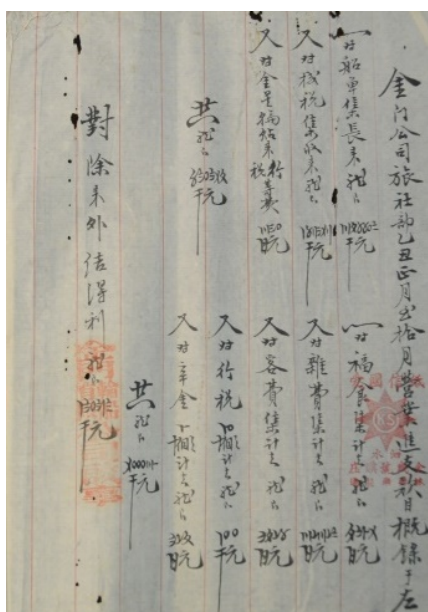


圖 3-3. 7：金門公司旅社部收支概表（1925 年，金門會館藏）

1924 年，金門糧荒。蔡嘉種在新加坡籌募賑款回鄉平糶，後將平糶餘款，湊足國幣 1 萬元匯應金門縣長李敬仲，以為中幹公路（即後浦至沙美公路）之費用。同年，新加坡工務局以叻幣 4 萬餘元購去廟後矮屋數椽（即金門公司辦事處），董事部遂議決就公基金添足 5 萬元整，寄存銀行生息（現仍存新加坡大華銀行），並為不動之本金。此外，金門商業學校及金門公學校兩所金門本地的學校，1924 年派員赴新加坡募捐教育費，董春波、蔡嘉種、陳景蘭等董事捐輸甚多。²²⁴

總之，在 1870-1920 年代，南來新加坡、經商有成的金門籍商人，以浯江孚濟廟及金門公司為名，組織了兼顧世俗功能及祭祀意義的地緣會館，在僑居地重建了社會網絡及文化；同時，也因為第一代的僑商領袖仍關心金門發展，從獨立設縣的爭取、輪船公司及旅社部的開辦、募賑平糶的推動到教育事業的捐輸，使得僑鄉社會啟動了一種由外而內的變遷過程。

²²⁴ 許允之演講稿，〈許允之講述本會館史略〉，薛殘白主編《新加坡金門會館大廈落成暨成立壹一六週年紀念特刊》，1986，頁 29-30。

三、從浯江孚濟廟到金門會館：1927-1937

1. 唐山派與僑生派之爭

1920 年代以後，倡建孚濟廟與金門公司的第一代，有些早已回鄉，有些老邁離世。第二代的海峽僑生承接事業，並陸續成為會館的領導階層，如黃英偉之子黃媽騰、楊振都之兒子楊長水、吳仲鐘之子吳得力、黃良檀之侄黃文汀等人。他們與甫自金門的新僑在觀念做法、文化認同上有所差異，最終成為會館經營路線上的衝突，並導致孚濟廟與金門公司的大幅改組。許允之的手稿〈金門會館史略〉記述了 1924 年的事件。

僑生楊長水為楊振都（愛？）（摯？）哲嗣，承其信託人職，初辦理金門公司，尚是熱誠，贊同總協理就孚濟廟改建...楊長水時為本坡大（口各）通譯員，勢力所□，獨攬會中一切政權，凡所作為，人無過問者。嘗雲恐被唐山來者移其去，於金門為車路，自是唐山與僑生派別分□，而總理黃安基□□原僑生，然不與同道。不幸於民國十二年間去世。楊益疑忌唐山派，為與銀行往來，六人中以三人畫押支票，信生效力。而楊□言，每出支票，必有彼一人畫押方有效力，自是兩派□生意見。楊擅將會館樓下兌於馬玉山，租金甚微，以是嘖有煩言。又因以會館創建帳目及捐籌，皆由楊把握，會議中□不能平，時有僑生洪朝煥者性亢直，受英國教育，逐補助陳芳歲、蔡嘉種、陳景蘭，雙方各去極端，楊以該廟系其先人遺產，聞此莫名其妙。事逐涉公衙，□法律解決，唐山派之事董□其，訴之法庭，金鐘□原僑生，然繼承其兄安基之志，愛及梓葉，人皆羨之，又尋出已故信託人李連排後嗣文宰，證明業產之有。楊眾呼援，黃文汀石碼丁宜甲政，即良壇翁胞侄，及黃英偉子媽騰，吳仲鐘之子得力，各分道頑抗，相持數載，□□陳嘉庚氏數為調解，嗣因內部複雜，故未果。當地政府廉明重情，就廟中碑記及祿位牌察堪分明，判為公業共管。案結後兩邊狀師共費二千餘元。²²⁵

簡單地說，兩派為了爭奪孚濟廟的財產、領導權而對簿公堂。當時僑生派的代表為楊長水、楊岐山、黃媽騰、吳得力、黃文汀；唐山派的代表為陳景蘭、蔡嘉種、陳芳歲等人。不過也有僑生並不支持楊長水派，如洪朝煥、黃金鐘等人。在訴訟過程中，唐山派還找來李連排的後裔李文宰，證明孚濟廟產業的公共所有權，判為公業。訴訟告一段落後，兩派重新協商，並於 1926 年 11 月 8 日通過了《孚濟廟治理章程》。²²⁶章程中對於海外僑居的金門人福利，多所關照。

...支還孚濟廟之維持費，以謀金門人之普通利益。聯絡在海外旅居之金門人之團體，永久奉行金門人對於節令祭祀之信仰，及保存廟內金門縣前賢之偶像繪像。在新加坡設備該館集會之地方，並在可能範圍內，設立教育金門子女學校一間，金門縣老弱者暫住之所。將金門人中之殘廢

²²⁵ 許允之，《金門會館史略》手稿，未出版，年代不詳。□為字跡模糊無法判讀。

²²⁶ 《叻報》，1926 年 12 月 17 日。

者，由新加坡送回金門縣。並設立學生津貼費，助成新加坡之金門縣學生入大學受更高的教育。為該團買海峽殖民地內之新產業，或廟宇，及辦理福利的慈善事業。凡足以增進金門人之普通利益與聯絡，而為該團或該館之同人大會所視為合宜者。...²²⁷

1927年1月7日，孚濟廟在華民政務司署召開大會，並選舉產業信託人，選出黃文汀(Wee Boon Teng)、楊長水(Yeo Tiang Swee)、許怡輝(Koh Ee Whee)、李媽贊(Lee Mah Chan)、吳得力(Goh Teck Leck)及蔡嘉種(Chua Kah Cheong)為會館信託人。同年3月12日，金門會館再於華民政務司署召開會員大會，選出新一屆董事職員，正總理為李炎庭，副總理黃卓滿與楊篤沃。庶務員為董怡淡、財政員為楊存錠、查帳員楊允鑿、協理林子敬、李漢漳、楊天乞、黃帝善、陳清和、楊金杞、林禎繩、翁德通、陳土地。²²⁸不過，由於僑生派通曉英語，熟悉新加坡殖民地法令，致使信託人的選舉結果仍多是由他們掌權，這使得唐山派的蔡嘉種來書告退。²²⁹

1927年華民政務司署所召開的會員大會，除了新章程的擬定外，也確立了金門會館之名。在此之前，儘管祠廟與鄉團是一體的兩面，但正式名稱並未出現金門會館。但自此之後，金門會館在英殖民地政府註冊有案，且活躍於新加坡華人社會之中。

改組後的金門會館，1928年再度引發僑生與唐山兩派修改章程之爭，導火線是當年山東濟南慘案(五三慘案)的捐款問題。當年，新加坡華社發起捐款籌賑，金門會館除了僑商個人的捐獻外，並沒有以會館的名義捐款。這是因為章程中第21條之規定，會館公款只允許用於資助英屬馬來半島範圍的公益事業。也因這條規定，導致僑生派與唐山派再度爭執。以黃章懷等人為首的唐山派要求召開特別大會，討論及要求修改章程。正副總理李炎庭、黃卓滿傾向僑生派，並未出席。僑生派代表楊長水出席，與唐山派激辯，他力陳會館收入不易，公款不應隨便花掉，慈善事業應該由近而遠，且新章程在1926年通過後，如果再度修改，需要獲得第一按察司批准，而且費用高達一兩千元。因此建議暫緩修改章程。但在一番激烈辯論後，大會通過投票表決修改章程一事，結果以52票對2票，通過對修改章程的議決。黃君章懷提議對於第21條所規定之慈善範圍應當除去；蔡嘉種提議原先第6條選舉規定「每次選舉職員須有三分之一為僑生方可生效」，此條應取消。²³⁰

大會推舉洪朝煥、王丙丁、翁如祥、李景泰負責修改章程，並向律師接洽。這次特別大會結束後，為了慎重其事，唐山派與律師斟酌修改細節後，又在1929年2月16日召開大會會議，通過上述修改方案。²³¹金門會館的唐山派不但成功修改1926年的章程，而且還重新選出以唐山派為主的董事，蔡嘉種榮膺總理，

²²⁷ 金門會館，《孚濟廟治理章程》，1926，未出版。

²²⁸ 《新國民日報》，1927年4月28日。

²²⁹ 許允之演講稿，〈許允之講述本會館史略〉，頁30。

²³⁰ 《新國民日報》1929年2月7日第八版。有關1924年、1928年兩次衝突事件的細節，可進一步參考呂世聰，〈終將他鄉當故鄉---從浯江孚濟廟到金門會館〉，收錄於許振義主編《金門先賢錄：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金門會館，2015，頁216-235。

²³¹ 《南洋商報》，1930年2月21日。

開啟了金門會館新的方向。

2. 捐輸原鄉的海外會館

就在 1929 年唐山派重獲金門會館領導權之後，對原鄉的關注與捐輸比起前期，更加擴大，且全面挹注金門的近代化。

(1) 關注金門治安，籌募基金防盜

僑鄉治安是華僑非常重視的課題。在 1920-30 年代，閩南僑鄉治安不靖，家屋被搶、僑商被綁、輪船被劫屢見不鮮。這些盜匪有些是沿海各縣的賊寇，有些竟是擁槍自重的軍隊。²³²當時的地方政府無力處理這些問題，民間必須自救，如 1921 年新加坡華僑陳景蘭興建尚卿碉樓、1928 年菲律賓華僑薛永南兄弟洋樓加建更樓、1931 年印尼僑商黃輝煌興建得月樓等。1932 年後浦商號籌設「金門商人自衛隊」，以因應惡化的治安等。

頻繁的治安事件，觸動了海外僑界。連地方政府都向新加坡金門會館求援。1933 年 10 月，當時縣長郭昌文發函金門會館，提議《陸防辦法》八條以改善治安，包括：「1. 補充槍械；2. 建築碉樓；3. 裝置探海燈；4. 安設軍用電話；5. 組織守望隊；6. 擴充團警兵力；7. 分駐烈嶼；8. 分駐大嶝。」其中第 1 條至第 4 條請求金門會館補助經費 16,200 元。金門會館旋即去函當時在鄉的僑領吳光枰、許允楫、蔡嘉種、陳景蘭、洪朝煥等人研究金門海防問題；至於陸防方面，經委員會討論認為海陸兼防需要 37,000 餘元，另「籌募二萬五千元，以便購買一小輪船，並置械養兵，使其日夜巡梭金門海面」。²³³因此，另組一個機關募捐，會議通過定名為「金門海陸保安會」，公舉陳景蘭、楊長水、鄭古悅、黃卓善、蔡景榮、陳清吉、顏國榮、許允之等僑領為董事，並向新加坡及其他南洋港埠（如馬來半島雪蘭莪巴生港）的金門鄉僑發起募捐。²³⁴

1934 年 11 月 4 日蔡嘉種向董事會報告海陸保安會募捐事宜。1935 年 2 月 17 日，終於在金門會館的領導下、結合地方鄉紳「金門總聯防委員會」成立（後改為金門縣保甲編查委員會），各鄉並成立分會，由黃尚岩任主席，許維舟、蔡承堅、陳文波任正副主任，許湧為總務，陳永思為防務，防務之下聘黃天生、王裕榮二君負責訓練自衛團。具體工作乃「督促沿海各鄉村須於險要地點，建築碉樓，議定每座由會補助建築費二百元，預定本年間（1935 年），至少造促成沿海槍樓二十五座...。再者該會最近且曾託人至香港，購買望遠鏡、手電筒及青紅燈等件，接到時分送與各槍樓之用，至於該辦事處的常月費，聞經預定每月五百元，概由星洲金門會館撥助...。」²³⁵

另一方面，1934 年 11 月 4 日金門會館以鄭古悅主席之名去函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請求代電福建省政府及閩僑聯席會議、南京僑務委員會，要求嚴緝盜匪、

²³² 金門僑刊《顯影》各卷中記載了這段時間大量的治安事件，常見華僑宅第遭到洗劫或人員被綁票。（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第 1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 年，頁 159-216。）

²³³ 編者，〈星洲頌來佳音〉，《顯影》9 卷 4 期，1933 年 12 月。（江柏煒編輯，《顯影》重刊，金門：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金門珠山薛氏宗親會，2006 年，頁 2076-2079。）

²³⁴ 金門會館，〈金門會館會議記錄〉，1933 年 10 月 29 日，未出版。

²³⁵ 編者，〈聯總會正式辦公，建槍樓，辦保甲，常月預算五百元〉，《顯影》12 卷第 1 期，1935 年 3 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2512。）

保護地方，並獲得回函說明，福建省保安處已令飭金門縣切實剿辦等。²³⁶1937年10月日軍占領金門後，這些工作才被迫中斷。

(2) 協助基礎建設、開辦各類實業

華僑挾資金返鄉，以公共利益為導向，協助基礎建設、開辦各類實業，是金門僑鄉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僑刊《顯影》及金門會館1930年代會議記錄中有不少這類的記載。

公路系統的完備，不但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更對鄉里治安聯防有很大的幫助。不過當時地方政府無力進行基礎建設，華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28年「金門民辦汽車路公司」開辦、1930年12月「...允陳智澤（金門公司旅社部首任經理）購買汽車兩駕先行開駛之權云」，資金多數來自海外華僑。不過這家公司「築造後浦官澳幹路，然因資本短絀，工程旋告停頓」，不久「路基涵管，多被雨水沖壞，前功幾乎盡棄」。²³⁷有鑑於地方建設之落後，金門會館於1934年元月21日由蔡嘉種、陳景蘭、黃尚岩三位僑領返鄉考察後，由黃尚岩向董事會報告家鄉近況，包括教育、生產事業、交通、治安等問題，數百字的報告診斷了金門現況問題，提出各層面發展的建議，以及請求政府將同屬海島的（福建）東山縣及金門縣規劃為華僑特別區等想法。主要內容如下：

鄙人於此次回國，曾至廿餘縣調查，若以金門教育而言，比之興化、龍溪諸大縣則不足，比之雲霄而有餘。在縣治下之教育，縣立及公學並小學校設備週到，惟后浦一隅諸校不能合併節省經費。各鄉教育亦頗不差，不過師資貧乏。...農產一途，本來甚少，而農民墨守舊法，不知改良，又無植林以導水源，以故收穫較緩耳。森林者，如烈嶼一島甚少。...須畜騾馬及小豬，以為副業，並須種期亦收成諸植物。...金門工業極落人後，簡單之工業，亦不能自造，如日用之木椅、竹器...。漁業其捕魚方法，亦守舊法，所得已少，人人莫不出洋謀生。蠔類生產最易，然又不能以木竹代石擴充生產，設能變通其法，設電網捕魚，其利不少。交通方面，如前開之車路，經今三四年，尚不至全廢。蓋因土質尚堅，不過其沖水之處，略見損壞而已。縱能提倡完成，則事半功倍，將來設公司或託建設協會管理，可將所得以償失。實業而論則原料富足，以沙及白土磁器料均屬豐富，成器又極精良，前曾有人攜原料到日本試驗，經有成績。沙製玻璃白土可製各種粉料，資本不多，皆可目下舉行。織布業在廈門禾山亦有成績，一女工二日可織成一疋，每疋工資捌角。金門女工較廉，每疋二三角足矣。...至於治安均與以上事業有極大之關係。現下所不安者為海盜，但數甚少。使能團結組織，跳梁小醜不敢覬覦矣。...東山縣與金門縣同屬海島，將來請政府劃為華僑特別區，亦甚完善。²³⁸

黃尚岩的建議獲得金門會館董事們的支持，部分意見日後也化為具體行動。如1936年會館發起修築公路的捐款運動，「...特派林葆松、黃尚岩為代表，攜款

²³⁶ 金門會館，〈金門會館會議記錄〉，1934年11月4日。

²³⁷ 編者，〈浯江消息〉，《顯影》3卷，1930年。（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608。）

²³⁸ 金門會館，〈金門會館會議記錄〉，1934年1月21日。

回縣，組織聯防辦事處，建築各海口碉樓，助地方維持治安，並力謀後官公路之復活，「...先捐國幣五千大元正，以為之倡，並蒙陳君廷箋認捐國幣四千元（內有二千元指定作建築料羅支路之用），黃君慶昌認國幣三千元，陳君厚仲吳君光秤黃君開文，各認捐國幣二千元...」²³⁹；為此會館還擬定〈捐款管理及獎勵條例〉六條，鼓勵海外鄉僑共謀桑梓之福利。²⁴⁰這條公路，不同於潮汕、粵中、漳廈地區華僑創辦的鐵路，具貨運產銷、旅客載運的功能，而是比較接近防盜聯保、非營業性質之公益事業。

（3）營救鄉人冤獄，介入地方政治

在 1930 年代的僑鄉，地方政治問題重重。其中，國民政府動輒替異議份子扣上左派的帽子，白色恐怖冤獄不少；或者誣陷、栽贓百姓為強盜集團的一份子而加以拘捕。鄉人經常求援海外會館，由他們出面與政府打交道，進而營救鄉人。如 1934 年金門會館董事王丙丁之弟王朝基被誣通匪，送縣政府拘押庭訊後，轉解同安專員公署羈押。經王丙丁向會館董事會提案營救後，由會館去函「金門建設協會」²⁴¹請求查明真相。經金門建設協會打聽後，正設法向同安公署交涉，並回函金門會館說明處理情況；會館也即刻通知王丙丁準備手續，啟程返鄉營救。²⁴²

對於地方政治的參與，會館亦多站在保護鄉人的立場與政府交涉，甚至還派員收集資料，以了解真相。如 1935 年 3 月 28 日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覆函新加坡金門會館，指「張文夏在鄉曾犯盜劫之罪，經本縣政府搜捕，現其人已來叻，請為妥籌辦法，除暴安良等...」。「董事經良久討論後議決，派員審查犯罪證據，一面電致在鄉黃林（黃肖岩、林則揚）兩代表，搜集確證寄下。即席公推楊金杞、蔡嘉種、黃鵬舉、陳清吉為審查員。」並回覆電文，「文夏逃星，無法究辦。請速搜羅確據，來電證明。」²⁴³

以上即是說明自從 1929 年唐山派重新掌權後的金門會館，在新加坡承繼了孚濟廟照顧會員的宗旨，也投身慈善福利、教育文化等公益事業，救助非屬會員的貧苦鄉僑，擴大且凝聚以金門為共同體的地緣認同，也對中國其他省分的戰禍發動捐輸；對於原鄉金門，除了金門輪船公司之外，進一步對家鄉的治安問題、基礎建設、產業發展提出看法、甚至地方政治提出異議，且多次發動募捐，以實際的行動投入僑鄉的社會改良，並期待實現一種啟蒙式的現代化歷程。可以這麼

²³⁹ 這條從西半島後浦至東半島官澳的公路，「計橋涵七座，水管單孔及雙者十二座，純用鋼筋洋灰碎石構造，標價一九七五一元，...合計需款，當在二萬四千元左右，較諸目下所得捐款，不敷尚鉅，至工程完竣期間，限定六個月，計至明年（1937 年）四月終止，屆時擬將全路，招商承租行車，應得租金，委任機關代管，專作養路之用。」（新加坡金門會館，〈金門公路敬告海外各埠鄉僑書〉，《顯影》15 卷第 5 期，1936 年 12 月。引自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2992-2993。）

²⁴⁰ 捐款管理及獎勵條例有六條：「一、此項捐款寄存廈門華僑銀行；二、委託許允楫陳廷箋洪朝煥為捐款管理委員；三、所有支款及收款票據既由委員負責簽押；四、捐款不論多少一律在車站勒石徵信；五、捐款在五百元以上者請政府給予獎狀；六、捐款如夠建一座橋涵者即以其人之名名橋涵，並將事實編入縣誌」（新加坡金門會館，〈金門公路敬告海外各埠鄉僑書〉，《顯影》15 卷第 5 期，1936 年 12 月。引自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2992-2993。）

²⁴¹ 《金門縣志》〈大事志〉記載：「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日，金門建設協會成立，選出許允楫、洪朝煥、薛福緣、林燕貽、顏臣宇、許允選、薛永黍、林策勳、陳天放等為執委」（1992，頁 146）。1934 年金門建設協會的成立乃希望援引歸僑的力量，帶動金門的現代化發展。

²⁴² 金門會館，〈金門會館會議記錄〉，1934 年 11 月 25 日。

²⁴³ 金門會館，〈金門會館會議記錄〉，1935 年 4 月 21 日。

說，在 1920-30 年代，新加坡金門會館以同時在新加坡與金門發揮影響力，並以一種特殊的機制，介入了金門的民間社會與地方政府的互動，以便在當時法治不彰、社會不安的歷史情境下確保僑眷及其財產的安全。

四、動盪的僑鄉：1937-49 年海外會館的作為

1937 年 10 月 26 日日軍占領金門，不少鄉僑及其家眷避往廈門（翌年 5 月才落日軍之手），準備再度南渡。國難當頭、家鄉淪陷，金門會館大力於新加坡報紙呼籲救濟，「極言金門為八閩門戶，深得各界同情，且曰失一金門縣，其嚴重性甚於一省，一時各地鄉僑，踴躍捐輸，並設難民所於廈鼓（廈門、鼓浪嶼）間，內地如馬巷同安等處，亦設分會，以為收容。」此外，金門會館亦委派蔡承堅、許丕倪、陳德幸為代表，趕回廈門襄理救濟事宜。「翌年五月間，（民廿七年）廈門告急，在廈鼓成立之金門難民救濟委員會，合併於國際救濟會。」²⁴⁴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淪陷。²⁴⁵當時，位於牛車水士敏街的金門會館建築被查封，作為日軍俱樂部。「後得鄉僑金龍泰、曾君兄弟，起封還管，無如一切救難薄據，數十年文件，竟焚燬殆盡。在此三年八個月之間，本會館狀如蟄燕，不敢露面，僅以孚濟廟名義，虛與委蛇。1945 年，河山重光，本會館復興，鄭古悅先生連任被舉主席，回顧家山，遍地瘡痍，於是撥出籌賑餘款，匯鄉購米，佈施貧戶，一面振興金中（金門中學）以重教育。」²⁴⁶

然而，二次大戰後並未帶給僑鄉真正的和平曙光。三個問題嚴重影響金門：一是治安比起戰前更加敗壞，身家財產不保；二是國共戰爭烽火再起，壯丁徵抽逾額，華僑子弟不敢歸國；三是 1949 年前後金融崩潰，僑匯損失嚴重。

1. 戰後的治安問題

戰爭結束後，僑鄉盜匪的情況並沒有改善。其中 1948 年的中興輪事件，引起極大的震驚。當年 2 月 28 日下午二時，在金門縣轄內大嶼洋塘海面，發生川走廈門安海之中興輪（廈門錦昌船務行所有），被匪騎劫，全船三百名乘客騷動，船身沉沒，淹死將近二百名，釀成空前大慘案。在當年《顯影》僑刊的文摘中，署名烈甫的作者寫下〈從中興慘案看民族道德〉的評論，認為道德淪喪是治安敗壞的關鍵因素。²⁴⁷

嚴重的治安問題，使得華僑視歸鄉為畏途。1948 年 2 月新加坡金門會館發表〈告吾金父老書〉，指出「...外水強盜，攻家劫殺，僑眷還鄉，頻遭洗劫，慘案鉅災，層見疊出，致使久出僑商，或思歸退老，或欲在鄉建業，其青年子弟或想回國升學，或將返里結婚，率因盜劫及兵役二事，視故鄉為畏途。咸裹足不前，其影響於桑梓建設、地方經濟，實屬損失深重。」²⁴⁸此一公開信明顯是要給政府

²⁴⁴ 許允之演講稿，〈許允之講述本會館史略〉，頁 30。

²⁴⁵ Swinson, Arthur., *Defeat in Malaya: the fall of Singapor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0.

²⁴⁶ 許允之演講稿，〈許允之講述本會館史略〉，頁 30。

²⁴⁷ 烈甫，〈從中興慘案看民族道德〉，《顯影》19 卷第 4 期，1948 年 3 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3538。）

²⁴⁸ 金門會館，〈告吾金父老書〉，《顯影》19 卷第 3 期，1948 年 2 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2517-3518。）

壓力。金門縣政府被迫去函〈覆星洲金門會館書〉回應，並附〈本縣治安計劃草案〉，提出「打破海上交通之困難、佈置通訊網、扼要修築堡壘布置守望哨位、購置武器建立人民自衛力量」等四方案。²⁴⁹失序的家鄉，令海外鄉僑掛念不已。

2.1948-49 年間的抽丁問題

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再起。國民政府在各地抽丁服役、補充兵員，造成華僑不願歸國、僑鄉青壯人口逃兵之事。《顯影》僑刊有不少史料可還原當時的情境，如 1947 年一篇題為〈兵役抽籤後，壯丁多向外逃。此風不設法糾正，金門將成女兒國〉的報導，指出當年度抽徵年齡在廿至四十歲之間的壯丁，兵額為七十七名，但「...壯丁不明真相者多紛紛又作逃亡計，月來除適齡壯丁外，即未適齡或逾齡丁壯，亦大都相率效尤，每日壯丁出口，數以十計，此風不設法糾正，全金不久不難成為『女兒國』云」，因此政府要求中籤者除保甲方面人員由密令通知外，不將人名公布，以防逃逸。²⁵⁰不少因逃避兵役而流落廈門的金門青年，終日遊蕩如失巢之鳥。²⁵¹顯見因兵役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於是，新加坡金門會館公開撰文懇請豁免抽調壯丁。金門會館的〈告吾金父老書〉直指華僑「率因盜劫及兵役二事，視故鄉為畏途」，且「本縣戶口因前葉縣長根據戰前戶籍，虛浮造報，以致抽調丁役，逾額過多」，而致在鄉壯丁均須應征，在外者裹足不回；加上「...戰後鄉中戶口大減，丁壯無多，加以連年抽充兵役及逃亡四散外，現在鄉及歲可抽之壯丁，實屬寥寥無幾...」，故「懇請在戶口未覆查造報。抽丁名額未核減以前，暫時豁免抽調壯丁充當兵役，俾令留鄉自衛，則鄉中黎庶，海外僑民，同深感戴，謳歌於無涯矣。」²⁵²這些建議，表明了海外僑社爭取華僑權益的努力。

當時的金門縣長洪文舉面對來自僑界的壓力，在〈覆星洲金門會館書〉中解釋：(1) 關於戶籍浮報的質疑，「本縣三十四年十一月收復後，遂即辦理第一次之靜態調查，...接連舉辦人事登記，戶口增減隨時糾正補登，按月造表彙計，...若謂辦理戶政機關之濫報或故意以少報多，則覺自臆度，恐未盡然...」；(2) 役額分配問題，「國家兵役賦額之分配，依現行法令，係以人口總數為標準，譬如全省配額一萬名，全省人口數為一千萬，即每乙千人應負擔兵役一名，各縣之配額即照其人口總數以為根據，倘本縣人口數為五萬，不問婦孺佔全數多少仍以一千人負擔一名為分配數」；(3) 免抽壯丁的問題，「關於『暫時豁免抽調壯丁一事』，查法令有屬於政府之行政者，有屬於地方自治者，兵役一項，係屬政府之法，令司權者非縣亦非省，而為中央；故兵役之分配，役齡之規定（註：當時役齡為廿至四十歲之男丁），地方惟能奉行，實不可擅予變更...」。²⁵³顯然，在國家動亂需要高度動員的情勢下，金門會館的建議未被採納。

3.金融崩潰的問題

²⁴⁹ 金門縣政府，〈覆星洲金門會館書〉，《顯影》19 卷第 6 期，1948 年 5 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3569-3571。）

²⁵⁰ 編者，〈兵役抽籤後，壯丁多向外逃。此風不設法糾正，金門將成女兒國〉，《顯影》18 卷第 3 期，1947 年 6 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3381。）

²⁵¹ 金人，〈不如歸去！為躑躅廈市街頭之金門走丁言〉，《顯影》18 卷第 3 期，1947 年 6 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3389。）

²⁵² 金門會館，〈告吾金父老書〉，《顯影》19 卷第 3 期。（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2517-3518。）

²⁵³ 金門縣政府，〈覆星洲金門會館書〉，《顯影》19 卷第 6 期，1948 年 5 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3569-3571。）

1947 年開始，中國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一方面造成僑鄉生活水準的下降，一方面也因國幣幣值下貶、匯兌利率不穩定造成僑匯的損失，甚至影響了僑匯的意願。

情況的嚴重性，呈現在《顯影》僑刊的報導。1947 年元月，〈月來米價，又狂熱上漲〉文中提及米價每市斤原維持在 400 餘元左右，近日達 700 元以上，且持續上漲。²⁵⁴1947 年 2 月〈罔視法紀，擾亂金融，拒用五十元法幣---縣政府過令嚴辦〉，又提到連日物價高漲後，後浦市面拒收 50 元法幣之事。²⁵⁵之後，每下愈況：1947 年 6 月，〈貨幣貶值天又雨，一般生活益艱難。白米勢成拉鋸，紅鹽船隨潮高〉文中報導了因通貨貶值、物價高漲導致生活壓力加劇之事，「以記者家庭而言，共四人一小孩，除糧食可以自給外，每月亦當三四十萬之譜（醫藥慶賀等費尚不計在內），一般生活，可依此類推」²⁵⁶。物價如脫羈之馬，莫可遏止。

1948 年末至 1949 年初，國民政府遷至臺灣前夕，法幣、金圓券貶值如江河日下，從《顯影》21 卷各期每旬或每週公佈的「物價比較表中」可見端倪，商人也訂出外鈔行情，物價改以美金或黃金計價，如金門本地豬價每擔黃金三錢，又如 1948 年十二月白米每担美金 3 元 9 角，翌年一月已是 7 元美金，物價飛漲，影響民生甚鉅。民生物資以美金為本位，已說明大勢已去。1949 年元月，角票及 1 元小鈔市商早已拒收，4 月 26 日金圓券終於廢止。為挽救金融崩潰的局勢，金門縣商會曾自行發行流通券以因應，但當局下令取締，遂停止使用。²⁵⁷金融的紊亂使得華僑不敢匯款返鄉，經濟雪上加霜。²⁵⁸

新加坡金門會館數度以公函或披露於報章的公開信向政府表示意見。雖無力回天，但可以看出一種源自於捍衛個人或家族權益、進而擴展為關注僑鄉公共事務、國族國家的情懷。

五、跨境運作：金門會館的歷史角色

在海外華人研究的學術領域中，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離散的華僑家族之特性：地理上雖不住在一起，但仍盡其可能地維持經濟上的共同體，並有效地維持家族成員權利及義務的分派。換句話說，華僑同時作用於僑鄉與僑居地社會，且發揮關鍵影響力。這樣的現象，提醒我們從社會網絡重新思考僑鄉家族、宗族及其村落特殊性，也不能不注意到海外鄉團的跨境運作。同時，這樣的研究路徑可為華人會館研究開啟新的視野。

從近代新加坡金門會館跨境運作研究中，我認為有兩項歷史角色值得進一步被討論。

²⁵⁴ 編者，〈月來米價，又狂熱上漲〉，《顯影》17 卷第 4 期，1947 年元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3281。）

²⁵⁵ 編者，〈罔視法紀，擾亂金融，拒用五十元法幣---縣政府過令嚴辦〉，《顯影》17 卷第 5 期，1947 年 2 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3299。）

²⁵⁶ 編者，〈貨幣貶值天又雨，一般生活益艱難。白米勢成拉鋸，紅鹽船隨潮高〉，《顯影》18 卷第 3 期，1947 年 6 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3384。）

²⁵⁷ 編者，〈商會發行流通券〉，《顯影》21 卷第 5 期，1949 年 5 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3762。）

²⁵⁸ 編者，〈僑匯間斷物價貴〉，《顯影》21 卷第 5 期，1949 年 5 月。（江柏煒編輯，前揭書，頁 3762。）

1.新加坡金門會館催生了金門共同體（Quemoy Community）意識

1870 年代浯江孚濟廟的成立、1927 年改組為金門會館的新章程以及 1929 年唐山派掌權後對家鄉的關注，一方面讓致富的金門商人在新加坡華人社會占有一席之地，也照顧了以地緣為邊界的社群成員；另一方面，積極協助僑鄉的近代化，不論是 1915 年獨立設縣，或是 1920-40 年代對於地方政治、經濟及文化發展的協助，金門會館催生一種地緣認同的共同體意識。

對照於 15 至 19 世紀中葉之間金門文人的稱謂可以發現，當時金門隸屬同安，因此金門人對外常自稱同安人，如明萬曆年間「會元傳臚」許獬、清初開拓臺灣竹塹（新竹）的王世傑、清道光舉人書法家呂世宜等。此外，在南渡新加坡之前，金門宗族之間、宗族內部派系因為爭取有限的島嶼資源，發生過不少的械鬥事件。這樣的歷史不只是金門，幾乎整個閩南都是如此。而這些華僑來到英國殖民者、華人、馬來族、印度族，以及多方言群的異鄉---新加坡，才重新界定我群與他者的邊界。過去宗族血緣的分類意識，在面對更多他者的生存競爭時，需要被放棄，而改以一種地緣的共同體整體意識加以凝聚，以確保自身的權益。而這個共同意識的交集不是各村的王爺廟、保生大帝、媽祖信仰，而是作為一種地緣象徵的聖侯恩主公信仰。

而這個由海外催生的金門共同體，正可以說明金門人認同或金門的地緣意識並非是一種血緣、地緣的自然過程，而是一種社會過程所形塑的。1915 年的金門設縣，正是這種地緣意識制度化的見證。

2.近代公民社會運作的雛形

一般來說，政治學將公民社會（civic society）界定為國家與個人之間一個具有公共性質的社會作用領域，以及一個社會中存在著自願組成的各種團體，相對於國家機器有其自主性。²⁵⁹簡單地說，公民社會是指擁有圍繞著共同利益、目標和價值的、非強制的行動團體。

從 1920-40 年代新加坡金門會館以僑鄉治安與兵役等問題介入地方政治，並在教育、產業發展等公共行動中提倡一種現代性的啟蒙運動。可以說，當時的新加坡金門會館取代了一大部分地方政府角色，同時也具備西方公民社會運作的雛形。換言之，能夠從捍衛個人或家族權益出發，進而擴及僑鄉公共事務的關心、甚至是國族前途提出看法；見識過近代英屬殖民地發展經驗的海外華僑，面對民國初年的政治積弱及社會不安的問題，往往會針砭時政、提出異議，並透過會館的集體決議與行動加以干預。他們扮演了一種不完全等同傳統社會仕紳（gentry）服從朝廷的角色，而是一種具有公民意識的現代商紳（merchant-gentry）。而與西方社會相較，這些社會發展過程並非內部自發性的形成，而是透過海外會館的跨境運作過程。這些影響固然在當時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一如僑匯經濟，不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內部發展過程，一旦僑居地的華僑社會逐步轉為華人社會，跨境運作不再，這種現代性的發展經驗即不復存在。然而，近代華僑所帶回的公益典範，仍然是金門民間社會集體記憶與文化遺產。

透過海外鄉團在僑鄉與僑居地的跨境運作之歷史分析，我們可以理解海外移民／海外鄉團／僑鄉社會／僑居地社會之間複雜的互動，以及一個次地緣的方言

²⁵⁹ Putnam, Robert D., *Leonardi, R., Nanetti, Raffaella Y.,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群社群之共同體建構的過程。

第四節 勞動階層的鄉團組織：以浯江公會為中心的考察

一、戰前的「金浯江」：金門估俚間鄉團的總領導

(一) 勞動階層的自由移民

自 1819 年萊佛士爵士 (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治理新加坡之後，其自由貿易港政策吸引了許多華人移民到此工作，包括閩南、潮州、客家、海南、廣府移民為主要方言社群。金門地處閩南，迎上了這波出洋的歷史潮流。

從移民的背景來說，一般可分為契約移民 (契約勞工) 與自由移民 (又稱親屬移民)。顏清滄指出，早期的福建移民由於大部分定居在商港和大城鎮從事商業活動，為親屬移民之模式；而其宗親組織的重要特徵之一為地域性的氏族 (localised lineage)，這是一種血緣、地緣和方言的結合。閩南地區氏族的械鬥之風加強了他們的團結。通過親屬移民的管道，他們定居在海峽殖民地的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他們人數眾多，凝聚力強，不需要靠來自不同地區的同姓族人來組織宗親會。²⁶⁰

新加坡為近代金門海外移民人數最集中的港埠，也是僑社鄉團數量最多的地方。《金門縣志》指出：

新加坡為我邑人出洋之第一着足站，故僑民最多，互助團結，向極親善。蓋移居海外，謀生創業，非團結不能圖生存，非互助不足言發展。且背井離鄉，遠適異域，一遇鄉故，寧不倍感親切者乎。故同鄉會之設，正所以聯絡鄉情，團結力量，而有互助之實也。²⁶¹

在新加坡早期歷史中，有一群並非從事商業的自由移民，他們來自金門、惠安、同安、晉江、潮州等地，在新加坡河及其海口，分別駕駛舢舨 (Sampan)、大舨 (Twakow)、舢舨 (Tongkang)、電船 (載人者稱摩哆弄、載貨者稱電船)、摩哆舢舨業 (Motor Sampan) 等船隻，並進行人員接駁與貨物搬運的工作，各有自己的專長與空間領域。其中，金門人在舢舨及電船業具有優勢，集中在老巴剎附近的直落亞逸灣，以及後來的紅燈碼頭一帶。

這些來自金門自由移民，以連鎖式移民模式，吸引了血緣或地緣關係的移民自原鄉而來，投身於新加坡的駁船業。他們在其活動的空間領域中建立了一座座的估俚間 (苦力間，"Coolie Keng", laborers' quarters) 鄉團，相互扶持，且確保行業的優勢，並迎來原鄉的神祇加以奉祀，對內凝聚認同，對外辨識異己。由於金門大多數是單姓為主的村落，因此多數的駁船業估俚間是結合血緣的、地緣的

²⁶⁰ Yen, Ching-hwang, "Early Fukienese Migra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1900", in Yen Ching-hwang,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55, p.83. 因此，他認為早期福建宗親會的五項重要職能是：(1) 祭祀祖先和宗族的保護神；(2) 慶祝中國傳統的節日；(3) 扶助貧困或剛抵達的宗親；(4) 仲裁族人之間的糾紛；(5) 主持青年族人的婚姻和促進教育事業。(顏清滄著、粟明鮮、陸寧生、梁瑞平、蔣剛合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頁 78-86。)

²⁶¹ 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頁 1277。

及業緣的組織，只有部分是小姓結合起來的地緣與業緣團體。換言之，討論這些估俚間不能將血緣（或地緣）與業緣分開來看，事實上它們是一種兩種或三種關係的結合的團體。

（二）金浯江：領導勞動階層的新加坡金門人鄉團

當 1870 年代金門幫在新加坡的商界已經嶄露頭角，擁有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並成立了浯江孚濟廟及金門公司（金門會館前身）之商人會館時，亦有為數不少的同鄉勞工已經在新加坡河及其海口占有駁船業的一席之地，並建立 34 間的估俚間。²⁶²

由於早期勞工不擅文字記錄，亦沒有留下碑記，我們無從考證金浯江成立的確切年代。根據耆老口述歷史，提到約於 1876 年浯江孚濟廟正式成立之際，金浯江已經存在。²⁶³金浯江的功能：一方面奉祀陳淵部屬李俊神像（李府王爺），成為金門社群勞動階層的信仰中心，一方面作為眾多金門估俚間鄉團的總協調之角色。黃梁夢提及：「蓋金浯江之組織，...其主要目的在領導勞工階層，主持人須允文允武，即能協調內部糾紛，又須能言善道，可出而與人談判。」²⁶⁴可見金浯江成立之初具有對內協調、對外談判的角色。

金浯江及其所屬估俚間鄉團的出現，是新加坡河駁船業歷史的一部分，只不過很少被關注。早期駁船業以人力為主，技術門檻不高，只要肯學習、有體力，對這些以前生活於金門海濱的年輕人並非難事；雖然 20 世紀初駁船業需要考取執照方能下海，但仍不是太難的事。不過，無論是舢舨、舢舨或後期的電船，其費用並非一個初來乍至的新客可以立刻購買得起，因此一種類似「公司船」的模式可以幫助新客謀生；建立估俚間也可安頓新客的居住問題。²⁶⁵這種類似「公司房」或「公司厝」的臨時居所，提供了來星謀生的男性勞動階層基本的照顧，一旦他們累積財富、離開駁船業從事小生意，或者娶妻結婚、將妻小接來新加坡，就會離開估俚間，自謀住處。（圖 3-4.1 至圖 3-4.4）

此外，駁船業是一種具有地盤領域的行業，容易發生衝突。亦即，河口或海岸可供人員或貨物起落、招攬生意的碼頭是有限的，每個駁船業估俚間都需要擁有自己的地盤，否則無法生存。還有，在河海中「舢舨相接，楫櫓相摧」，難免發生衝突、糾紛，甚至產生武力相向的械鬥事件。這些武力械鬥不一定是不同方言群幫眾的衝突（如金門人與惠安人、晉江人的衝突），有時連相同地緣的估俚間彼此也會產生摩擦（如大金門島與烈嶼鄉團的互斥）。華人傾向通過鄉團來協調解決，不會尋求英殖民政府的介入。因此籌組金浯江這類具有總協調、總會館

²⁶² 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

²⁶³ 洪天送（1927 年生，1947 年南渡新加坡，浯江公會前任主席）訪談，金門會館三樓檔案室，2007 年 7 月 30 日。

²⁶⁴ 黃梁夢，〈新加坡浯江公會，歷史在一百年以上〉，薛殘白主編《新加坡金門會館大廈落成暨成立壹一六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金門會館，1986，頁 60。

²⁶⁵ 根據洪天送的訪談，早期的估俚間多是租賃店屋，一樓作為大廳奉祀神明與公共聚會，二樓則為估俚（單身漢苦力）的住所，每天傍晚工作歸返，每個人趕緊找一個涼爽的角落，打開自己「番客箱」內的草蓆，鋪在地板上睡覺；如果晚回去了，有時會睡得滿滿的，只好睡到五腳基（外廊）。南洋沒有冬天，只需帶草蓆及一些簡單的衣服即可出遠門。早上睡醒後，趕緊將草蓆收拾入箱內，就得出門工作。（洪天送訪談，金門會館三樓檔案室，2007 年 7 月 30 日。）

角色的組織，確為一種早期新華移民社會必然的歷史產物。

歸納來說，約在 1870 年代，在直落亞逸街，俗稱舊公司一帶，金門社群成立了金浯江，作為保護勞動階層的鄉團，並奉祀李府王爺，每年農曆十月廿五日設壇做醮酬神。由於租賃的性質，會所所址並不固定。之後自直落亞逸街遷往吉寧街的舊打火厝（救火局、消防局）隔鄰，即老巴剎附近。

金浯江下屬的駁船業估俚間，至少超過 34 間，分屬金門各村或城鎮。由於缺乏文獻，目前無從得知百餘年前的發起人、組織狀況及其運作。但從戰後初期的一份鄉團董事組成表來看，很有可能是各估俚間派代表且共推領導人的方式。經費來源應是靠李府王爺香火錢、會員捐輸、各估俚間奉獻，以及向寄宿者酌收微薄費用等以支應開銷。



圖 3-4.1 (左)：1900 年代的新加坡河（資料來源：新加坡歷史博物館提供）

圖 3-4.2 (右)：舢舨執照（湖下楊炳志，1949 年）



本會鄉團董事覽表											
金獅嶼	金沙所	文水社	尚水社	泗水社	淡申社	淡申社	淡申社	淡申社	淡申社	淡申社	淡申社
歐厝港	沙泥市	環頭鄉	上坑鄉	下坑鄉	新橋鄉	淡邊鄉	內洋鄉	官瀾鄉	湖下鄉	盤龍鄉	古寧鄉
金高陽	金聯益	金華安	金合發	金長發	東安	合安	文山	金保安	金墩煌	金德發	新西園
湖下鄉	湖下鄉	湖下鄉	湖下鄉	湖下鄉	湖下鄉	湖下鄉	湖下鄉	湖下鄉	湖下鄉	湖下鄉	湖下鄉

圖 3-4.3 (左)：早期的番客箱（金長發估俚間保存）

圖 3-4.4 (右)：1950 年代金浯江董事組成（資料來源：新加坡浯江公會，《新嘉坡浯江公會特刊》，新加坡：編者自印，1961，頁 21。）

二、戰後的制度化發展：從金浯江到浯江公會

(一) 戰後復興及註冊更名

絕大多數的新加坡華人會館於 1942-45 的日本軍佔時期，會務均告中斷，金浯江亦不例外，「所有文書簿記，皆焚燬無遺，歷屆相沿，只在每年農曆十月廿

五日，聚集鄉人，慶祝李府王爺神誕，熱鬧一番而已。」²⁶⁶戰後，金浯江為符合新加坡政府實行的《社團註冊法令》，於1952年由謝振坤、陳匯川、黃啟澍、李啟謀、陳清華、翁鴻禧、張清月、黃梁夢等多位鄉親發起改組，暫以絲絲街1703號3樓摩哆舢舨聯合會會所召開籌備會，同時選用「新加坡浯江公會」向新加坡政府申請註冊。《浯江公會重新組織宣言》提到：

光復以來，僑團蓬起，百廢俱興，諸凡商業之合作，勞工之改良，擇善而從，尤多收效。同人等借鑑於斯，覺我金浯江實有重新組織之必要，爰採集邑僑公意，定名為浯江公會，條列章程，申請註冊，進行改組，經獲當局批准在案。竊以此次興革，旨在聯合全金人士於一堂，團結精誠，集思廣益，促進工商事業，襄助婚喪慶弔，發揚教育，寧息糾紛。
267

籌備會並通過一些事項，包括臨時會所的地點、會員登記處、名譽會長、會旗及信箱設計、送葬事宜之互助等：

- 一、與金浯江舊址之寄宿人商洽而修理佈置之，以作為公會會所。
- 二、為便利邑僑入會，分設會員登記處，大坡區計有陳匯川醫藥局、啟發號、金利僑、吳太山等。小坡區為張光興、金德隆、金瑞春、許成春。芽籠區蔡朝明。巴西班讓區薛瑞春、瑞和等。
- 三、聘請旅星之邑僑陳延甫等廿四人為名譽會長。
- 四、會旗及信箱託由黃聰明設計，並負責製成供用。
- 五、凡會員之父母妻室或本人之喪事，由會發函通知全體會員，每人繳交五角，充作送殯費用。²⁶⁸

1953年1月30日獲得新加坡政府批准正式成立。同年10月25日第一屆理事假牛車水士敏街金門會館舉行宣誓就職典禮，由當時金門會館主席鄭古悅擔任監察人，並推舉陳連科擔任首任的常務主席，聘請陳才清律師為法律顧問，常務委員陳江海、王世蛋、李漢修、楊天堂、李寬居、陳綿允，以及推舉一些執行委員²⁶⁹，正式宣告新加坡浯江公會的時代來臨。

²⁶⁶ 浯江公會，〈浯江公會重新組織宣言〉，未出版，1953。

²⁶⁷ 浯江公會，〈浯江公會重新組織宣言〉，未出版，1953。

²⁶⁸ 浯江公會，〈本會復興史略概言〉，《新加坡浯江公會特刊》，新加坡：編者自印，1961，頁13。

²⁶⁹ 包括正總務黃添慈、副總務黃啟澍、李啟謀；正財政薛金獅、副財政歐兆坂、林克峴；正文書黃丁保、副文書楊篤漢、翁鴻禧；正互助楊文慈、副互助劉朝取、張清月；正教育薛永麥、副教育李增約、許應夢；正交際鄭青山、副交際李天註、王興朝；正慈善林甘仲、副慈善翁炳耀、翁連炬；正娛樂李天生、副娛樂方馬騰、王江秋；候補梁福來、吳媽援、林水思、李文彪、林水抄、葉應鏗、翁世澤、李才福、吳天助等。監察委員會：正監察主任蔡永耀、副監察主任黃武鎮、呂水鵝；正查賬鄭拉獅、副查賬呂天富；委員陳承練、謝金福；候補何炳霖、羅水摘、洪乾三等鄉僑。（浯江公會，〈本會復興史略概言〉，《新加坡浯江公會特刊》，新加坡：編者自印，1961，頁13。）

黃梁夢回憶註冊之初的情景：

...記得當初數年間，常於文達街陳匯川醫藥局，權作公會夜間辦事所，草擬文件，策動會務，有當時熱心人士成十位等，每晚必到，故江海（陳江海）叔每晚報效戈丕烏（黑咖啡）一瓶，及雙桃香烟二包，或不足再添兩包，即今思之，由歷歷在目，如昨日事情耳。²⁷⁰

1954 年 7 月遷入絲絲街 88 號三樓會所。每年農曆十月廿五日、李府王爺神誕盛會，都由當時工頭（俗稱葛吧啦），如楊文慈、許文景等向中街、源順街（直落亞逸街）的金門幫商行，募收香火緣捐，通常是日設壇作醮，並演大戲（福建戲），晚間舉辦聯歡宴會，宴請嘉賓及金門鄉親等。（圖 3-4.5 至圖 3-4.11）²⁷¹



圖 3-4.5 (左)：絲絲街會所（一）（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6 (右)：絲絲街會所（二）（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7 (左)：第一屆職員就職典禮合影（1953 年）（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8 (右)：第五屆全體職員合影（1958 年）（翻攝自浯江公會）

²⁷⁰ 黃梁夢，前揭文，頁 61。

²⁷¹ 黃梁夢，前揭文，頁 60。



圖 3-4.9 (左)：浯江公會第一屆職員宣誓就職誓詞 (1953 年) (翻攝自浯江公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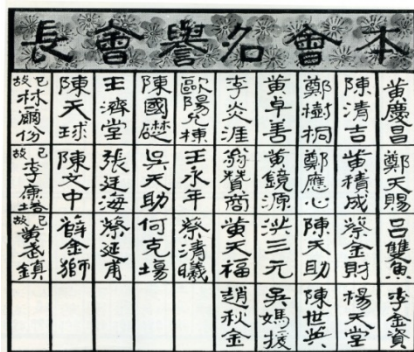


圖 3-4.10 (右)：浯江公會創會之初名譽會長 (1953 年)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11：李府王爺神誕盛會 (1950 年代) (翻攝自浯江公會)

(二) 鄉團功能之擴大：互助部之成立

從金浯江到浯江公會，說明了鄉團功能的擴大，互助部是其中最重要的附屬組織之一，當然也反映了新加坡移民社會的在地化歷程。1954 年，鑒於貧老無依、無人善後、需要經濟資助的鄉僑為數不少，浯江公會理事會於當年 4 月 11 日假金門會館召開第一次的部員大會，正式成立互助部，以安頓後事為宗旨。²⁷²

互助部的成員，凡是浯江公會會員均可加入，惟須填寫志願書一份，每月另繳交互助部月捐一元。部員所繳納之互助金，每期結算，以七十五巴仙 (75%) 為喪終互助費，二十五巴仙為互助部經費，剩餘者充作互助部公積金，至年終結算，其用途由浯江公會執監聯席會議處置之，但須屬於建設本部及慈善事業。一旦受蔭人或部員不幸去世，浯江公會在收到通知後 (三十六小時前)，自會出勤福建 (閩南) 音樂隊送殯，星期日及假期收費六百元，平時加收一百，報喪時先交半數，以使樂員先支費用。這樣的費用比起當時的新加坡送葬平均開銷來說，低廉許多。

當時，名譽會長黃慶昌 (新加坡大華銀行創辦人之一，新加坡商界領袖黃祖耀父親) 所購柚木棺屏一副，上有浮雕八仙花草，並有林劍芝所擬、許允之所書的對聯「互贊殯儀存古道，助完大事表鄉情」，贈於喪家。後來再購入電鍍棺屏

²⁷² 1961 年 5 月，浯江公會互助部遵照政府頒佈互助部法令，重新依規定草擬互助部章程，以新加坡浯江公會附設互助部為名，呈請註冊獲准。章程附則提示，須以浯江公會之職員，方得為互助部職員候選人，避免分而為二也。(黃梁夢，前揭文，頁 61。)

二副，以供借用。²⁷³互助部的成立，對於經濟弱勢或未能成家的老邁鄉僑，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也說明這個昔日估俚間總龍頭從捍衛地盤、保護鄉僑逐漸轉型為互助助人的慈善福利工作。

福建音樂隊（中樂隊、南音）亦為浯江公會所屬的重要次級社團。早在 1953 年公會成立之初，陳綿允、謝金福即倡議組織銅鑼樂隊，惟因購置器具浩大，未能如願。直到 1957 年 3 月 25 日的臨時大會，楊文慈提議組織音樂隊，始獲陳金仁、方滋諒、方皮、許天湖、李增鰲等人支持。當時新加坡尚無福建樂隊，此舉可謂先例。1959 年，在陳連科倡議下，鄉親們捐贈擴音機、錄音機及樂器等設備，陣容更見壯大，活動日益頻繁。曾聘請洪金水師傅指導南音錦曲，逐漸打響名聲。名譽會長黃慶昌等名人，經常蒞會欣賞；後更受邀前往新加坡廣播電台錄音；1960 年參加文化部主辦的「音樂之夜」和各區的巡迴演出、其他社團慶典，廣受好評。為了傳承優良文化，增設兒童音樂員，培育下一代對南音的興趣。

1958 年及 1961 年，浯江公會先後修改公會章程及擬訂互助部章程，以聯絡邑僑感情，促進互助精神，共謀桑梓福利，舉辦慈善事業為宗旨，不分職業、年齡、性別，凡品行端正者，均得申請加入為會員，採執監委員制，由執行委員三十一人互選常務主席一人，常務委員六人。由監察委員七人，互選常務主席一人，常務委員二人。內設總務、財政、文書、互助、教育、交際、慈善、娛樂八部門，會員有千餘人。²⁷⁴

此外，當時浯江公會與所屬的 34 間估俚間，關係密切，出席彼此的慶典，包括金浯居（後浦鎮）、湖峰社（湖下）、浯卿公所（下坑）、金水同鄉會（前水頭）、官山社（官澳）、尚卿公所（上坑）、金僑友（榜林）、金再發（內洋）、汶水社（後水頭）、古甯同鄉會（古寧頭）、大坡金成發（溪邊）、金沙公所（沙尾市）、金盤山（盤山）、小坡金成發（新頭）、金獅嶼（歐厝）、金和合（泗湖）、金浯山（山后）、湖前社（湖前）、新西園（西園）、金德發（料羅）、金敦煌（青岐）、金保安（上庫）、文山（后頭）、合安（雙口）、東安（東林）、金長發（上林）、金合發（羅厝）、金華安（東坑）、金聯誼（旅外同鄉）、金高陽（後湖）等，可謂其全盛時期。

1961 年浯江公會曾出版特刊，封面為黃慶昌名譽會長所題。內容有多篇金門會館鄉賢、金門籍文人的作品，如名譽會長陳國礎的〈金浯漫談〉期望金門會館與浯江公會可以加強合作；華僑中學校長鄭安侖的〈親愛精誠、效忠邦國〉，強調新加坡不同組織之間如何相得益彰；南洋工商補習學校校長陳國祥〈為浯江公會八週年紀念而作〉指出「吾金同鄉會之多創立，只要目標一致，而收異途同歸之效，以共為邦家謀求進步。」曾任金門會館副會長的蔡景榮〈為浯江公會諸公進一言〉，提出廣徵會員、多辦福利、排難解紛、探討學術等四點建議；黃火若〈談談金門書法家〉介紹先賢呂世宜、李毓川、翁同文、黃葆光、許允之、許聰思、傅錫琪、許維舟、林劍芝等名家。²⁷⁵（圖 3-4.12 至圖 3-4.18）由此可見，浯江公會逐漸擺脫戰前駁船業苦力總領導的單一角色，朝向多元發展的民間社團。

²⁷³ 呂紀葆，〈話說浯江〉，《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新加坡：金門會館，1990，頁 100。

²⁷⁴ 浯江公會，〈浯江公會重新組織宣言〉，未出版，1953。

²⁷⁵ 浯江公會，〈浯江公會重新組織宣言〉，未出版，1953。



圖 3-4. 12 (左)：浯江公會會徽



圖 3-4. 13 (中)：浯江公會互助部會徽



圖 3-4. 14 (右)：浯江公會特刊 (1961 年)



圖 3-4. 15 (左)：浯江公會中樂隊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16 (右)：浯江公會中樂隊送葬儀式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17 (左)：浯江公會中樂隊練習情況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18 (右)：浯江公會中樂隊合影 (翻攝自浯江公會)

(三) 購置會所之後的進一步轉型：文教慈善事業

有鑑於會務的蓬勃發展，1969 年由蔡普中、陳江海、邵源來、陳潮水等發動捐款，獲得眾多執監委員的支持。購入位於芽籠 9 巷 21 及 23 號的兩層樓宇兩座為會所，時價八萬餘元。1970 年 11 月 23 日 (農曆十月廿五日) 舉行新廈落成開幕暨慶祝成立十八週年雙慶典禮。從 1972 年的「浯江公會建置會所序及捐款芳名錄」來看，當時計有來自個人或店號的 389 條捐款，共募得 112,906 元。從租賃的估俚間公司房到永久會所的購置，浯江公會走了近百年。(圖 3-4.19 至圖 3-4.23)

有了新會所，文教慈善事業方面更加積極推動。公會慈善股自 1978 年起，

每逢新春期間，必舉行敬老招待會。凡會員直系親屬，年屆七十或以上者，都可參加。所有鄉親父老，每名皆可獲贈禮籃和紅包各一份。1980 年代平均每年發出七十多份，數目多達八千元。除了原先農曆十月廿五日的李府王爺神誕外，浯江公會也於農曆七月廿二日循例慶讚中元，舉辦普渡及聯歡宴會。²⁷⁶同時，也多與外埠鄉團聯繫、進行文化交流，如 1970 年曾接待汶萊羣聲音樂社兒童閩劇團。由教育股負責的中小學獎助學金則是開始於 1972 年。每年 11 月，浯江公會必定發函並登報通知會員子女申請獎助學金。（圖 3-4.24 至圖 3-4.28）

就在這樣的熱心公益、團結互助的氛圍下，戰後浯江公會的發展，成功地從昔日估俚間總會館轉型為慈善福利、文化教育的鄉團。此外，由於戰後浯江公會部分成員逐漸從勞動階層邁向小康的中產階級，甚至不乏轉型經商致富者，經濟的改善使得他們擁有更多資金、社會地位能為鄉僑做事，與金門會館成員互通聲息、關係密切，如金門會館的鄉賢經常也是浯江公會的名譽會長。可以這樣說，戰後浯江公會與金門會館相輔相成、互為犄角，共同扮演著新加坡金門人凝聚認同的中心角色。一如《浯江公會重新組織宣言》所云：

藉以聯繫金門會館，整齊步伐，相輔而行。凡吾邑僑，務望從速參加，合群邁進。蓋獨力難支，眾擎易舉，則其利益鄉僑，造福桑梓，實屬吾人當前之急務，而為吾邑永久之光榮，豈不懿歟。²⁷⁷



圖 3-4. 19 (左)：芽籠會所 (洪天送提供)



圖 3-4. 20 (右)：會所籌建委員會籌建過程文書封面

²⁷⁶ 呂紀葆，前揭文，頁 100。

²⁷⁷ 浯江公會，〈浯江公會重新組織宣言〉，未出版，1953。



圖 3-4. 21 (左)：芽籠會所內供奉的李府王爺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22 (右)：芽籠會所內的金門地圖及對聯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23：浯江公會建置會所序及捐款芳名錄 (1972 年，現藏於金門會館)



圖 3-4. 24 (左)：歡迎汶萊羣聲音樂社兒童閩劇團 (1970 年)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25 (右)：浯江公會聚會活動 (1970 年代)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26 (左)：浯江公會聚餐聯誼 (1970 年代)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27 (右)：浯江公會董事會議 (1980 年代)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28：浯江公會頒發獎助學金合影 (1980 年代) (翻攝自浯江公會)

三、戰地公共事務的介入：1949 年後的浯江公會與金門

(一) 僑鄉網絡的重建

1949 年以降，原本開放、流動的僑鄉金門成為兩岸對峙、世界冷戰的禁錮前線，華僑出入、僑匯資金往來受到限制。然而為了確立政權的正統性，並爭取海外華僑一致反共，1949-1951 年間僑務委員會曾積極凝聚海外僑社的力量，鼓勵華僑捐獻，發動反共救國運動、組織華僑訪問團回國參觀、鼓勵僑生回國升學、獎勵華僑投資等。這個階段的政策，取得初步的成果，如：1951 年底前各地捐款達 34 萬餘美元，其中以菲律賓華僑最多；海外成立了 45 個反共團體；有 16 個團體回國參訪；142 名僑生返國就學等；2 家工廠、資本額計 2 萬 3 千餘美金返國投資。²⁷⁸

不過，參訪戰地金門不是那麼容易。在戰爭初期嚴格的人出境管制下，組織勞軍團是海外華僑唯一的、正式的返鄉管道。從當時金門軍方《正氣中華報》的報導得知，菲律賓華僑考察團是第一批訪問戰地金門的團體，團長吳金聘帶領 30 位團員，在 1950 年 9 月 2 日上午自臺北乘專機飛抵金門，除了慰勞將士外，並與金門軍政各界首長及民眾代表見面，軍方特意舉行歡迎會。²⁷⁹然而，這次的參訪時間很短，下午旋即飛往澎湖；且無法得知代表團成員是否為金門籍，行程也以軍政參訪為主，並無會見親人的安排，政治意味濃厚。不過，也因為這次的突

²⁷⁸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華僑志》，編者自印，1964，頁 585-586。

²⁷⁹ 記者，〈菲律賓華僑考察團昨日專機蒞金慰勞〉，《正氣中華報》1950 年 9 月 3 日。

破，海外華僑開始可以藉由勞軍團踏上禁地的家鄉金門。

新加坡金門鄉團組團返鄉始於 1970 年代初期。1973 年 10 月，新加坡浯江公會開風氣之先，首度組團返回金門探親。²⁸⁰此例一開，1975 年 9 月 27 日新加坡金門會館亦主辦「回金省親團」，關心僑眷及僑鄉事務。之後，浯江公會幾乎每年組織金門省親團，鼓勵新加坡鄉僑回歸故里探訪親朋好友，亦參加臺灣雙十節慶典，拜訪臺灣本島各地金門同鄉會，聯絡鄉誼。(圖 3-4.29、圖 3-4.30) 當時的團長李皆得回憶：

金門省親團很受鄉親們的歡迎。畢竟，結伴還鄉是人生一大樂事。許多鄉親還攜帶年輕的子女回鄉，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根”之所在，進而瞭解當年先輩們乘桴南渡，迢迢來到南洋的原因和經過。²⁸¹

無疑地，1973 年浯江公會的金門之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方面重新恢復昔日海外僑居地與僑鄉的往來，一方面啟動了日後返鄉團的持續成行，為當時封閉的戰地帶來一些外部的刺激，影響深遠。



圖 3-4. 29 (左)：1973 年浯江公會首度組團返鄉 (中為李皆得團長)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30 (右)：省親團拜訪時任金防部政戰部主任張其黑 (中著軍服者) (翻攝自浯江公會)

(二)「華僑之家」的倡建

1973 年浯江公會的組團返鄉，發生了一件重要事件，亦即「華僑之家」的倡議興建。

當時浯江公會率團返鄉，在與軍方交換金門建設意見之餘，發現金門缺乏略具規模的招待所，因此提議興建一座現代化的旅館，以便號召華僑返鄉觀光。這項建議受到金門鄉親與金門縣政府 (當時仍屬軍方) 的贊同。於是，在當時縣長羅漢文先生承諾金門縣撥出公有土地後，浯江公會成立籌建募捐委員會積極推動。

在返回新加坡後，李皆得、陳普地、洪天送、陳潮水、李火炎、邵源來、蔡頂柱、王仁建、吳西川、戴信泉和洪金成等人負責向海外鄉親籌募基金。募款對象不限於新加坡，還擴及馬來西亞、印尼、汶萊、菲律賓等地的金門僑社。為了鼓勵捐資，還印製海報，刊載建築藍圖，且訂定了一些獎勵辦法宣傳。(圖 3-4.31)

²⁸⁰ 新加坡浯江公會主席洪天送訪談，新加坡金門會館，2009 年 7 月 24 日。

²⁸¹ 呂紀葆，前揭文，頁 101。

然而由於司令官的更迭，事後軍方及縣政府的配合並不積極，特別是撥用公有土地方面，一再更改，致使工作延宕近十年以上。在這段期間，負責籌募基金的浯江公會備感壓力，因為工程無法開工，捐獻之海外鄉僑產生懷疑，甚至要求退款。直到 1979 年 4 月 12 日浯江公會蔡普中（新加坡亞洲銀行創辦人之一）向蔣經國總統書面陳請，才有所突破。書函中懇求層峰協助督導金門縣各機關辦理此事。（圖 3-4.32）1980 年 11 月 8 日浯江公會再發函給金門各機關，說明了籌建過程阻力，並要求儘速提供適當地點。²⁸³（圖 3-4.33）。

在多次折衝之下，1981 年 10 月，縣政府終於同意撥出鄰近後浦城區東郊、金門中學旁的一塊公有土地，總面積 26.87 公畝（895 坪），名為「華僑之家」的現代化旅館終於動土，由臺北市陳育義建築師設計，趙工杜工程師實勘監工，建成一座配合金門莒光樓造型之仿古典宮殿式、鋼筋混凝土建築之三層建築，並有一層地下室作為防空避難所。1982 年 10 月 21 日華僑節舉行開幕典禮。開幕之日，浯江公會組織浩大省親團參與，蔡普中會長將大廈地契與工程結餘的募款二百多萬新臺幣移交給金門華僑協會。華僑之家建築物內，也立碑記載籌建過程，並將捐資僑領的照片置於牆上紀念之。（圖 3-4.34 至圖 3-4.37）

浯江公會的僑匯及華僑之家大廈的出現對地方社會產生衝擊：一是此為戰地政務時期數量最大的一筆僑匯返鄉，地方期待海外鄉僑對金門建設有進一步的挹注；一是金門出現一座以華僑返鄉觀光為號召的現代旅館，說明軍事治理可能略為鬆動之預期心理。

進一步說，1973 年浯江公會返鄉的歷史之行，開啟冷戰期間金門人海外僑社的返鄉潮流，重新建構了華僑網絡；並且為了促成華僑之家的順利進行，他們善用海外僑社的身分，懂得向臺北層峰陳請、向金門軍方施壓的政治操作；綜括來說，華僑之家現代旅館的出現，更積極的政治意義在於要求封閉的軍事前線朝向開放旅遊勝地的一種策略性運用。

²⁸² 獎勵辦法包括：「一、凡團體（僑團）經募捐款成績第一者，以三樓「大禮堂」命名之為○○廳。二、僑團經募捐款成績列第二名者，以二樓「客廳」命名之為○○廳。三、僑團經募捐款成績列第三名者，以一樓「客廳」命名之為○○廳。四、凡個人捐款台幣壹拾捌萬元以上者，以二樓大套房二十間，分別命名紀念。五、個人捐款台幣壹拾伍萬元以上者，以一樓大套房二十間，分別命名紀念。六、個人捐款台幣伍萬元以上者，將其芳名勒石並於編印捐款徵信錄，另闢專頁影印玉照紀念。七、個人捐款台幣伍仟元以上者，將其芳名勒刻大理石嵌於大禮堂壁上，以資紀念。八、個人捐款台幣伍仟元以下者，其芳名編印徵信錄紀念。」（浯江公會，〈籌建金門「華僑之家」鼓勵鄉僑捐資獎勵辦法〉，金門正氣中華報印製，1977）

²⁸³ 「溯自中華民國六十二年，本會組團回鄉省親，為號召華僑返國觀光，加強僑鄉情感，於是發動籌建『華僑之家』大廈於金浦市區。先後募得已收捐款台幣近六百萬元。建廈地址，初議金浦菜市畝地，以地點狹小，鬧市喧雜而罷。繼議莒光樓鄰址，此地一經宣佈，甚為海外僑眾所贊成，遷墳勘測，籌劃經年，嗣以某種原因，及藍圖屢改，建費升漲而暫止。后又有建於山外鄉附近山麓之議，但多數僑眾以為往來不便，多表反對。B 埠方面反對最力。綜合各種原委，皆因未得適合海內外民眾理想地址。建廈之事，遂致遷延七載，至今停滯不前。深恐曠日持久，人事變遷，非始料之所能及。近因為 J 埠僑領，致函本會募捐職員，責問建廈無期，欲先領取回捐款，而口頭上來會詢問，及欲收回捐款者亦有多人。本會經於十月廿八執委會會議時，提出討論，皆以為工程大小，可再商議，建廈大計，不容再緩，議決呈函 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司令部、金門縣華僑協會、金門縣委員會。請求鈞台鼎助。依各埠僑胞之意見，在金浦市區範圍，選擇撥出建廈公共地段，必能一股作氣，令各埠僑眾繼起加緊合作，能得早日興工，以完成海內外民眾興建『華僑之家』大廈之願望。」（浯江公會致金門縣委員會公函，1980。）

從華僑之家倡建過程可以窺見新加坡浯江公會角色的進一步轉變。二次戰前的浯江公會主要是勞動階層的估儷（苦力）所組成。二戰以前，關注家鄉公共事務者主要是商紳階層的金門會館，浯江公會多數成員仍在自身及僑眷溫飽的現實中掙扎，沒有能力籌募大批款項返鄉。然而，在 1960-80 年代之間，多數昔日的勞動階層及其第二代已然脫離貧窮，部分更是改行經商，致富者大有人在。此時，金門會館與浯江公會的階級屬性不再壁壘分明，兩者之間往來逐漸密切，且領導幹部也開始多有重複；事實上，戰後浯江公會的領導已經不是苦力階層，而是事業有成的商人，如亞洲銀行主席蔡普中、電氣五金商楊清芳、化工材料商陳佳模、電氣工程商林長鏢、運輸與旅遊業鉅子李皆得、駁船運輸商洪天送等。1970 年代以後，浯江公會取代金門會館成為關心戰地金門的最重要的海外團體。當時的浯江公會已經可以登高一呼、突破萬難，跨國界籌募款項，且與威權的軍方打交道，完成華僑之家大廈的興建。浯江公會奠下了在金門當地百姓與海外僑眾心中的重要地位與影響力。



金門華僑之家

籌建金門「華僑之家」大廈
鼓勵鄉僑捐資獎勵辦法：

- 一、凡團體（僑團）經募捐款成績列第一者，以三樓「天禮堂」命名之為○○○廳。
- 二、僑團經募捐款成績列第二者，以二樓「客廳」命名之為○○○廳。
- 三、僑團經募捐款成績列第三者，以一樓「客廳」命名之為○○○廳。
- 四、凡個人捐款台幣壹拾萬元以上者，以二樓大套房二十間，分別命名紀念。
- 五、個人捐款台幣拾伍萬元以上者，以一樓大套房二十間，分別命名紀念。
- 六、個人捐款台幣伍萬元以上者，將其芳名勒石並於編印捐款徵信錄，另開專頁影印玉照紀念。
- 七、個人捐款台幣伍仟元以上者，將其芳名勒刻大理石嵌於大禮堂壁上，以資紀念。
- 八、個人捐款台幣伍仟元以下者，其芳名編印徵信錄紀念。

金門華僑之家大廈設計說明

- (1) 建築地點：位於後浦東門郊外，莒光樓前右側，背山面海環境幽雅風光綺麗。
- (2) 建地總面積：共為4,440市畝（895坪）
- (3) 為配合莒光樓造型仿古典宮殿式，以鋼筋混凝土深樑結構為主體。
- (4) 大樓地下室，靠近兒童樂園，石砌坎墻內側，使地下室可直接通兒童樂園，一則為臨時避難所，一則可使歸僑漫步遊園。
- (5) 本大樓建築聘請台北市陳育義建築師，趙工社設計師蒞金實地勘察設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
金門正氣中華報彩色印刷廠承印



金門華僑之家大廈位置平面圖
土地總面積 4,440市畝 895坪
比例尺 1:600
圖中標註：公有林地、停車場、華僑之家、兒童樂園、莒光樓、後浦東門、北港路、東港路

圖 3-4. 31：華僑之家籌建宣傳海報（197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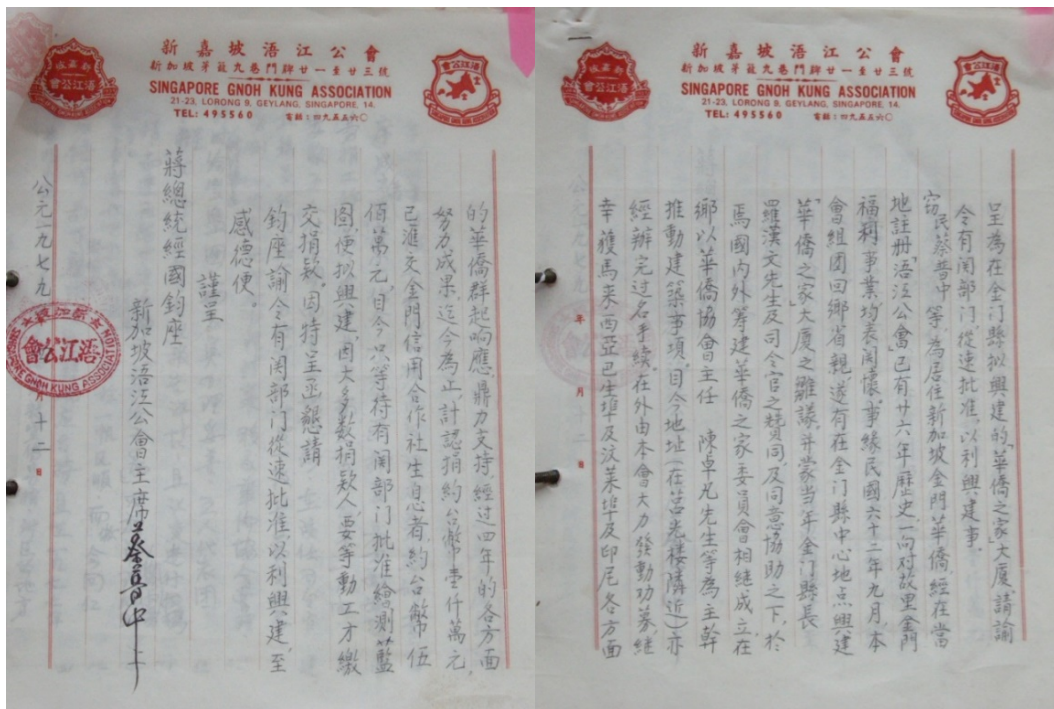


圖 3-4. 32：呈蔣經國總統請求協助金門華僑之家興建書函（1979 年 4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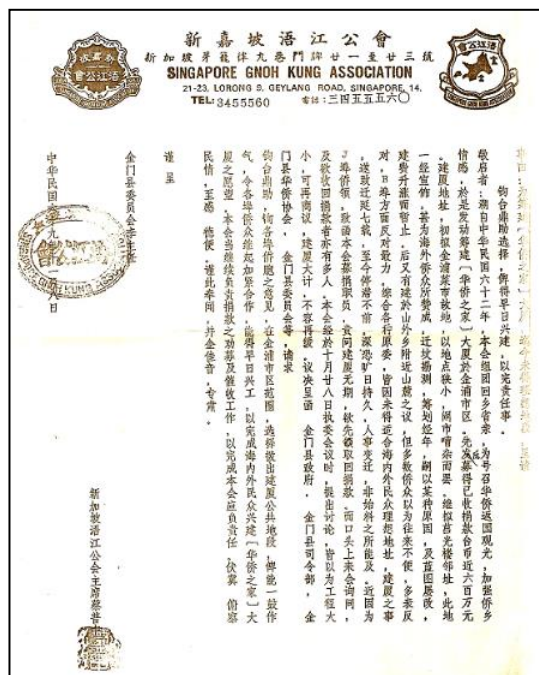


圖 3-4. 33：浯江公會致金門縣委員會公函（1980 年 11 月 8 日）



圖 3-4.34 (左): 1982 年華僑之家竣工剪綵 (中為浯江公會正主席蔡普中, 浯江公會提供)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35 (右): 1982 年浯江公會代表團華僑之家大廈前留影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36 (左): 華僑之家捐獻籌建基金芳名錄碑 (1983 年)



圖 3-4.37 (右): 華僑之家會議室牆上的捐資僑領照片

四、浯江公會的新挑戰

(一) 新加坡的現代化下的傳統宗鄉會館

半個多世紀以來，新加坡整個社會經濟的轉型帶給象徵傳統移民社會的宗鄉會館巨大的挑戰。

首先是 1950 年代末期，新加坡的教育源流從以華語為主的優勢局面，轉到以英語教育為主流開始，1967 年官方恢復到殖民時期以英語為尊的語言政策，1980 年代以後所有教學語言已經完成轉換成以英語為主的體制。另一方面，1979 年起，新加坡推展華語運動取代方言的使用。根據新加坡 1980 年和 1990 年兩次的統計調查，華人的家庭用語，方言的使用從 76.2% 急速下降到 48.2%；華語的使用從 13.1% 上升到 30.0%；英語的使用則從 10.2% 上升到 21.4%。²⁸⁴ 眾所皆知，星馬華人素以具備多種語言能力而自豪，早期不論母語為何的星馬華人掌握基本的英語、馬來語、幾種其他中國方言並非問題，這也使得他們在經商或其他專業工作時具有競爭力。但獨尊英語、鼓勵華語的官方政策，貶抑了方言的文化地位，亦抑制了學習方言的機會。無疑地，這會影響他們對昔日以方言群認同或原鄉認同為凝聚的鄉團之參與感。

再者，整個新加坡獨立後的發展戰略就是一種現代性計畫 (a project for

²⁸⁴ 李威宜，《新加坡華人游移變異的我群觀：語群、國家社群與族群》，臺北：唐山出版社，1999，頁 99-100。

modernity) 的實踐。1960 年代以前，城市中心區相當程度還保留殖民時代分而治之所遺留下來的社群空間領域，而其他大部分地區也維持不同社群的「甘榜」（村落，馬來語）性質。但獨立之後，政府透過聯合國的建議積極消滅貧民窟，解決住屋問題，改造為現代城市。但以市區重建計畫為名的都市計畫，無視於新加坡已經累積了百餘年的社會空間脈絡，以理性規劃的方法、公權力強制拆遷的手段，重新分配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的動線系統（不同層級的道路、大眾運輸系統）、公共設施（公園、學校等）、商業用地、住宅小區。其中，配合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制度²⁸⁵成功地讓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近九成的人住在政府組屋內。取得組屋的方式為登記、排隊、抽籤、隨機分配，「聚族而居」不再可能。同時，每一個居住社區之公共設施及住宅形式盡可能標準化、合理化、現代化，這使得新加坡的城市地景成為均質的、單一性的風貌。

在這樣的情境下，各個宗鄉會館幾乎都遇到會員不增反減、缺乏新血輪加入、昔日功能不再等普遍性的問題。是故，1984 年新加坡召開全國宗鄉會館研討會，提出十大建議，包括：

1. 宗鄉會館有必要配合新的社會情勢，修改章程，開放門戶，讓不同籍貫、宗族的同胞參與活動。
2. 主動積極地進行自我更新，有計畫、有步驟地培養接班人，讓有才幹、友獻身精神的年輕人進入領導層。
3. 按照年輕人的興趣與需求，增加新的活動，吸引年輕人加入。
4. 竭盡所能，積極參與社會公益工作。
5. 在保留與發揚華族優良傳統與文化方面扮演積極角色，盡力推廣華語和華文。
6. 加強與社區組織的聯繫，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7. 宗鄉會館之間應加強聯繫與合作，聯合主辦符合國家利益及會館宗旨的大規模活動，如研討會、體育競賽及文娛表演等。
8. 籲請政府優待宗鄉會館租用及購買會所。
9. 籲請政府將武吉巴梳一帶發展成為會館區，從而配合我國的旅遊計畫，將該區發展成為東方傳統文化中心之一。
10. 盡速成立全國宗鄉會館聯合委員會，以便統籌與協調各會館今後的發展與合作，同時創造條件，促使上述各項建議得以實行。²⁸⁶

²⁸⁵ 新加坡的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制度可追溯到 1946 年英國人重回後所設立社會福利部，剛開始主要的內容是社會救助，後來增加了保險制度及退休制度的需求。1955 年 6 月 1 日公布《公積金條例》（Central Provident Fund Ordinance），以作為僱員將來的保險、救助及養老所需。人民行動黨執政後，結合「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於 1968 年 9 月起允許人民動用公積金來購買政府組屋（public housing）的頭期款，並允許公積金的餘額來支付分期付款。此一政策，提高了組屋的自有率。1983 年起，又允許公積金購買私人住宅及地產（private condominium）。（可參考顧長永，《新加坡：蛻變的四十年》，臺北：五南圖書，2006，頁 200-210。）

²⁸⁶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編輯部，《總會三年》，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1989，頁 40。

因此，1986年元月27日，由時任第二副總理王鼎昌推動下，以福建會館、潮州八邑會館、廣東會館、瓊州會館、三江會館、福州會館等七大會館發起的「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以下簡稱宗鄉總會)正式成立，扮演整合華人地緣、血緣、業緣會館的角色，主要宗旨為「加強華人宗鄉會館的密切合作，主辦或資助有關教育、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活動，提高公眾對華族語文、文化和傳統的認識。」²⁸⁷固然，有學者批評宗鄉總會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整合過程，而不是由下而上、自主的結果。²⁸⁸但我認為這是新加坡華人的宗鄉社團面對危機的一種不得不然的回應方式，而且我從田野考察中也發現，金門社群的各個鄉團並非被動式等待宗鄉總會的領導；相反地，他們各自面對自己的情境，竭盡可能地尋求延續及發展的方向，其中不乏有具開創性的思維與做法。

浯江公會嘗試打破血緣和地緣的藩籬，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前提，思考新角色的扮演，自1980年代起即多次於週年慶典上贊助公益事業，包括工業意外基金、文化基金、芽籠西區樂齡中心和麟記區諮詢委員會獎助學金等。²⁸⁹儘管提出了許多與時俱進的發展方向，但都不敵與金門會館領導班底重複、本身會員世代交替斷層等問題。1988年浯江公會做出了重大決議，遷出芽籠路會所，與金門會館合署辦公。

(二) 浯江公會與金門會館的合署辦公

1986年金門會館新廈落成，正式啟用辦公，這幢位於慶利路的宏偉建築成為新加坡地緣鄉團文化的新地標之際，浯江公會的領導群經過多次會議的辯論，思考金門會館與浯江公會的如何分工合作、如何團結新加坡金門人力量等課題。終於，1988年9月19日浯江公會在金門會館的同意及邀請，毅然決議遷入金門會館合署辦公，也將李府王爺神座移駕至金門會館四樓的祭祀廳，同時將芽籠路

²⁸⁷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成立之初會所設在直落亞逸街門牌137號福建會館二樓。會員團體只有70個，如今已增加到190多個。1989年，設立文史資料中心，藏書達二萬餘冊，開放給公眾人士及學者參閱。1990年，創辦宗鄉幼稚園，從小培養兒童認識華族的傳統價值觀。1992年，與中華總商會聯合創立華社自助理事會，以培養和發展華族社群的潛能。1993年，成立華文課外讀物理事會，向學生推薦可讀性高的健康華文讀物。1995年，創設華裔館，成為海外華人研究中心。同年，設立中文系高級學位獎學金，鼓勵人們深入研究華族文化。2004年，與中華總商會聯合設立「中華語言文化基金」，推動和支持本地華文與中華文化的學習。這二十多年來，總會舉辦過許多大型的華族文化活動。除每年農曆新年的「春到河畔迎新年」外，也主辦過研討會及座談會、華人傳統展覽、華族文化研習營、宗鄉之夜等各類華文活動和比賽。此外，總會也出版了10餘種書籍與刊物，其中包括喉舌刊物《源》季刊、《新加坡華人會館沿革史》、《華人禮俗節日手冊》、《華人傳統》圖片集、《向李光耀資政致敬》、《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新加坡會館書刊目錄彙編》與華族文化叢書《新加坡的宗鄉會館》、《獅城史話》、《獅城廟宇走一回》等，以及《撫今追昔》錄影帶。總會也出版月刊《宗鄉簡訊》，及時報導會館訊息，加強會員團體間的瞭解與訊息溝通，共促發展。1997年5月1日，總會遷入大巴窰二巷門牌397號新會所。(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官方網站，<http://www.sfcca.sg>，2010年元月31日。)

²⁸⁸ 如李威宜的觀點，見《新加坡華人游移變異的我群觀：語群、國家社群與族群》，臺北：唐山出版社，1999，頁164。

²⁸⁹ 呂紀葆，前揭文，頁101。

九巷的舊會所出租，增加收入。²⁹⁰（圖 3-4.38 至圖 3-4.40）

浯江會館與金門會館雖於同一地辦公，但主席、財政、總務等人皆不同，行政完全獨立自主。舉辦活動方面，如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正月初一等等主要節慶則共同舉辦，部分功能則有所分工，相輔相成。每年農曆二月初二恩主公神誕、十月二十五日李府王爺神誕祭祀大典皆由祖籍金門的小牛道長（本名黃添發，法名黃大發，祖傳四代皆為道士）主持。（圖 3-4.41）

兼任兩會的董事、湖峯社永遠名譽會長的楊清芳指出了浯江公會發展的新方向：

公會雖將遷入金門會館大廈，惟浯江公會，浯江公會附設之互助部，以及金門會館三個註冊團體的保持其舊有的行政系統，各自獨立，互不干涉。在展開活動方面，也盡量避免重複，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例如：金門會館頒發大專學院獎助學金，浯江公會就會專注中小學獎助學金。浯江公會附設互助部，金門會館就不必再設。金門會館開辦國術班、中國水墨畫和書法班，浯江公會也就無需開辦。浯江公會每年都有舉行敬老招待會和中元會，金門會館也可避免再重複。其他如賀正團拜，歡迎海外嘉賓同鄉蒞臨，以及佳節慶祝等等，都可商酌聯合主辦，盡量節省時間和金錢。²⁹¹



圖 3-4. 38：位於慶利路的金門會館



²⁹⁰ 除此之外，目前金門會館四樓祭祀廳尚供奉有兩個鄉團的神祇，分別是會山寺的普庵佛祖公、金僑友的侯府王公神像及中壇神像。

²⁹¹ 轉引自呂紀葆，前揭文，頁 101。



圖 3-4. 39 (左)：位於金門會館外的石碑

圖 3-4. 40 (右)：金門會館四樓祭祀聽的李府王爺神座



圖 3-4. 41：傳統科儀資料（黃添發提供）

2007 年夏，浯江公會進一步將芽籠的舊會所賣出，所得兩百萬新加坡幣。翌年結算後全數捐給金門會館基金，金門會館三樓的宴會廳取名為「浯江廳」。浯江公會不再另外分擔金門會館營運的費用，唯在重要節慶日時得奉以捐獻。目前每年行政支出約新加坡幣五萬元。（圖 3-4.42 至圖 3-4.45）

走過百年估俚間總館的浯江公會，在戰後隨著駁船業的式微及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亦質變為中產階級、商紳階層的屬性，與金門會館整合其實是一種合理的結果。具體來說，這樣的合署辦公，一方面讓身兼兩會的多位董事不必奔波慶利路、芽籠路二地，一方面也可分工合作，凝聚金門社群的文化認同感與光榮感；一方面金門會館基金的整合，也象徵新加坡金門人力量的整合，有能力提供更多的服務。這些未嘗不是緬懷歷史榮光之餘，走向新時代召喚的一種轉型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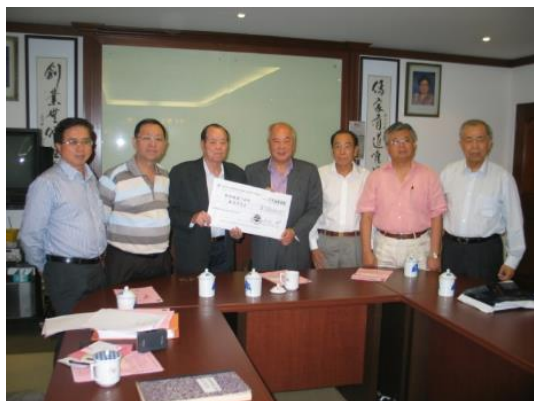


圖 3-4. 42 (左)：浯江公會將 200 萬新加坡幣基金捐入金門會館儀式 (左三洪天送主席、左四黃祖耀名譽主席)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43 (右)：第五十四屆執監委員就職典禮合影 (2009 年,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44 (左)：1988 年李府王爺安座儀式 (翻攝自浯江公會)



圖 3-4. 45 (右)：三樓浯江廳與浯江公會前任主席洪天送

(三) 從估俚間總會館到當代文化團體

百餘年來，新加坡歷經了英殖民地的自由貿易港到獨立建國後的現代化發展；當然，新加坡河沿岸的行業、社會組織、文化地景亦歷經了劇烈轉變。浯江公會做為華人宗鄉會館的其中一例，其變遷正是新加坡社會歷史的一個縮影。

早期新華社會由特定方言群或地緣團體所壟斷或寡占的行業，相當普遍。在新加坡河的駁船業方面，來自閩南海島的金門移民是其中具有競爭力的一系。在殖民地時代，金浯江（浯江公會）及其下屬 34 間估俚間做為金門人勞動階層鄉團，其存在有特定的社會功能與歷史意義，它一方面做為照顧新僑、凝聚認同的中心，一方面又是調節社會衝突的安全閥。此外必須強調的是，在二次大戰以前，即使原鄉一樣來自金門，商紳階層的孚濟廟、金門公司（1927 年正式註冊為金門會館）與勞動階層的金浯江的成員互不往來，可以說是「一個地緣移民，兩種階層身分」的情況，這是方言群認同之外需要注意之分類意識。²⁹²

戰後初期，隨著新加坡的現代發展，部分勞工脫貧致富，浯江公會的性質逐漸發生改變。領導階層逐漸由商人出任，並與金門會館成員多有重疊。1953 年向政府完成註冊、制定章程後，社會功能更從調節糾紛、宗教信仰、送葬協助等，擴及到文教慈善事業。甚至，1973 年組團返回金門所發起的華僑之家大廈籌募

²⁹² 有關於這部分的詳細討論，可參考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頁 51-59。

事宜，重建了戰地金門與海外華僑的網絡。一如 1920-30 年代新加坡金門會館對於金門公共事務的關心與介入；1970 年代多數係苦力出身的浯江公會領導群，在事業有成之際，重新扮演了戰前海外僑商的角色，關注故鄉的發展。

然而同時，宗鄉會館面臨極大的挑戰。獨立建國之後，新加坡成功地從移民社會在地化為一個具有國家認同與公民意識的現代社會。戰後新一代的年輕人口迅速增加，土生土長的世代多受英文教育，講華語而捨棄方言，幾乎不再像上一輩的移民存著原鄉認同；年輕人對於會館所舉辦的神誕廟會或傳統活動不一定感興趣，如果不是推陳出新，很難吸引他們的參加。宗鄉會館面臨了後繼無人、世代斷層的危機。

同時，政府組屋計畫使得許多原先傳統鄉團依附於內的舊市區土地被重新分配與利用，造成各方言群華人社區網絡的解體。遷入新鎮的居民，生活與工作不再依附血緣、地緣網絡；加上新加坡河清理計畫的落實，新加坡這個世界首屈一指的花園城市，被各國都市計畫教科書尊為典範的成功經驗，恰恰如同地理學家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所說的「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²⁹³，拋棄歷史遺產，大步邁向創新。

因此，傳統鄉團功能的式微是國家現代性計畫中預料之中的事。殖民地時代，除了人口（苦力、娼妓）販賣、鴉片走私、私會黨等動搖社會穩定的因素之外，基本上對於華人移民社會是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各方言群的祠廟、公司、鄉團、會館等組織中介於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扮演了社會調節與仲裁、經濟互助、社會慈善、教育文化傳承等多功能的角色，而當時的商紳或社團領導人是富社會聲望與影響力的人。獨立建國之後，社會的在地化與國家的民主化、現代化，使得直接以立法規範公共領域與人民權利義務，透過選舉及代議政治產生新的意見領袖，國家更是介入教育文化以培養其所需要的人才；再加上許多鄉團乃是依附於傳統產業，一旦產業失去競爭力，鄉團自然受到很大的衝擊。換言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使得傳統鄉團的社會功能絕大多數被現代國家所限縮或取代。

甚至社團註冊制度也影響鄉團甚鉅。1966 年 12 月 21 日通過、1967 年 1 月 27 日付諸實施的《社團法令》，要求新加坡各種團體必須在不違背國家利益的前提下，須制定完整的章程以進行適當的管理與控制；如果沒有註冊，根據第十四條的規定：「未註冊的社團將被視為一個非法團體，不過，如果註冊官同意該社團 (a) 完全在新加坡境外組成；(b) 未在新加坡進行任何活動，則不當為非法組織。」²⁹⁴由於《社團法令》的條文為英文，且章程研擬、申請手續等程序繁瑣，對於一大部分傳統鄉團的領導人來說，無形中造成一種門檻，影響了註冊的意願。但若未註冊，則會被視為非法組織，不只如此，影響最深遠者是無法登記原有的土地與建築物等產業。

根據實地調查，在現存運作的金門人宗鄉會館中，至少有 9 個鄉團因不瞭解社團註冊法令程序而沒有註冊，包括金盤山、金岐山、金再發、金明發、金成發（溪山社）、金保安、汶源宮、瓊林村旅外同鄉、會山寺等。這些未能註冊的鄉團，雖仍扮演鄉誼聯絡及神廟的角色，但沒有辦法以社團法人的身分登記產業所

²⁹³ 可參考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著、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原書出版於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²⁹⁴ 吳華，《新加坡華族會館志》，新加坡：南洋學會，1977，頁 174。

有權。其中，金再發、金明發、金岐山同鄉等鄉團雖然籌募資金購買了組屋作為鄉團的會所，但僅能用成員私人名義登記。但是，這種情況卻有風險，因為一旦老成凋零、下一代進行繼承時，有可能會發生公有財產與私人財產混淆的問題。事實上，部分已經不存的鄉團，結束運作的原因之一即是公有財產登記於成員名下，後來發生被轉為私人產業的糾紛。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所規範的社團註冊制度關係著鄉團存在及其產業的合法性，以及鄉團的社會網絡與信任關係若無法繼承至下一代時，未註冊之鄉團便會面臨潛在的風險。無法及時法制化，是部分駁船業估俚間瓦解的因素之一。(圖 3-4.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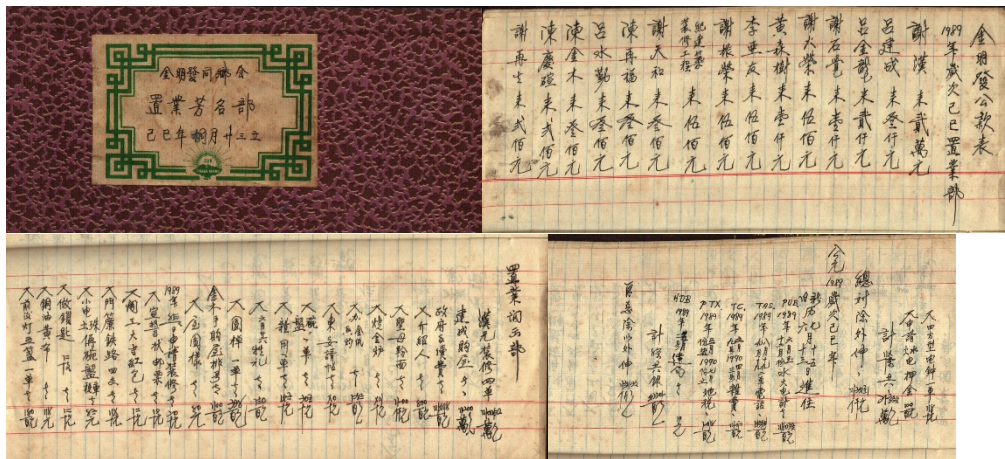


圖 3-4.46：出身金門料羅的金明發之置業名錄

從這些分析可知，浯江公會的領導菁英們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再次轉型迫在眉睫。1988 年與金門會館的整合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2001 年 9 月起，金門會館與浯江公會聯合 18 個金門屬鄉團，每兩個月輪流作東聚餐聯誼、交換意見，增進彼此的關係。這項定期的聯誼活動，讓一些處於冬眠狀態的鄉團找回了運作的活力，也使彼此的關係變得緊密。金門會館及浯江公會在呂紀葆、陳成欣、楊素美、楊素萍、洪建國等青壯輩的努力下，舉辦各種金門文化講座，踏勘新加坡金門鄉僑的史蹟，讓這個百餘年的估俚間總會館找到新時代的定位。

最後我想提問，在當前的新加坡，討論「金門人」這樣的文化概念與符號是否仍具意義？

新加坡金門會館及浯江公會的成員，從 20 世紀初期主導金門獨立設縣開始，一直到今日成為具有活力的文化團體及公民組織，他們是通過各種運作來鞏固與豐富這樣的地緣文化認同，包括提倡教育文化與慈善福利，以及強調團結互助的重要性。他們因應了新加坡社會的現實，讓金門人社群在新加坡成為文化網絡為基礎的「想像的共同體」(an imagined community)，並以會館為中心具體地加以運作，找尋、講述、傳播各種屬於移民社會時代的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ies) 與歷史遺產 (historic heritage)，並在當前不定期重返金門祭祖、探親、文化觀光，談論金門文化發展或古蹟保存、爭論賭場的興建等議題。

但我的看法是，這些關心不只是鄉情網絡的延續而已，更對當代新加坡的發展有所助益。1986 年全國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的成立後，並創辦名為《源》的一份季刊，黃祖耀在創刊號祝詞中提到：「本會館的首要宗旨之一是在發揚華族的文

化和傳統。我們認為華族在掌握他族文化和現代科技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和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源”，而且了解中華語文是唯一可行之道。」²⁹⁵而這個「根源」其實是新加坡在全球化的浪潮保持自身特色的關鍵因素。

在新加坡，參雜混合式（**Rojak**，馬來人混合多樣青菜的沙拉）的多元族群文化是社會發展的基石，而華族文化是其中之一。但新加坡的華族文化不會、也不應等同於臺北、北京或上海，更不是福建、潮州、廣府、客家、海南文化的移植。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多元性是歷史上不同方言社群的互動、衝突、調和與發展的產物，簡單地說它歷經了百餘年來的在地化過程。當代新加坡民間社會的力量理應源於多元族群的文化之良性發展。宗鄉會館正是繼承歷史遺產、發揚華族文化的行動主體，具有當代的功能與意義。

重新討論新加坡河駁船業估俚間的歷史，其實正是豐富新加坡國族歷史、強化新加坡文化認同的有效方法之一。

²⁹⁵ 黃祖耀，〈創刊祝詞〉，《源》創刊號，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1986年，頁1。

第五節 隱沒的新加坡河故事：金門人的駁船業估俚間

一、駁船業估俚間的形成及其活動領域

19 世紀後期，新加坡已是世界重要的轉口貿易中心。但二次大戰以前的新加坡碼頭卻僅有七百英畝的面積，從一號到四十四號碼頭最多只能停船二十餘艘船隻，而每日往來的船隻卻有四、五十艘之多，在碼頭不敷使用的情況下，許多船隻因此停泊於海港以起卸貨物，再由駁船運載，來回穿梭。²⁹⁶這樣的情況，造就了新加坡駁船業(ligherage)的發展。而這個傳統行業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不同的種族、華人地緣社團所寡佔。

首先，在 1819-1900 年之間，來自南印度的淡米爾移民船夫掌控了當時新加坡河的駁船業，到 20 世紀初至 1983 年 9 月駁船業被政府遷往巴西班讓 (Pasir Panjang) 前，華人取代印度人進而支配了整個新加坡河的駁船業。²⁹⁷

根據 1948 年勞工部報告書所記載，早期在新加坡從事駁船業的華人為福建人 (閩南人) 及潮州人。²⁹⁸有些研究認為，在二次大戰以前，大約有 70% 的新加坡河駁船業是由潮州人掌控的，而福建人在新加坡河之所以僅佔有剩下的 30%，主要是福建人支配的駁船業轉移到直落亞逸 (Telok Ayer) 盆地；然而，情況在 1945 年之後開始有了改變，從埃爾金橋 (Elgin Bridge) 到加文納橋 (Cavenagh Bridge) 的新加坡河南岸，原來多數由潮州人控制的情形已被福建人所取代。²⁹⁹他們用舢舨為停泊在紅燈碼頭外的貨輪卸貨，也替九八行運貨到貨輪，當新加坡河水漲潮時，滿載米袋或其他土產的舢舨便靠岸，由估俚 (苦力) 起卸貨物。³⁰⁰有學者發現，這段期間至少有四、五個與駁船業、水上運輸業有關的團體，顯見其興盛。(表 3-5.1) 不過，事實上從金門人社群的考察發現，與駁船業有關業緣、地緣或血緣結合的組織，遠遠超過這個數目。

表 3-5.1：戰前新加坡駁船業業緣團體

名稱	成立年代	備註
駁船局	1893	1931 年改為駁船業公局
香山舢舨行船館	1923	-
星洲碼頭工友互助會	1937	-
星洲駁船業工友聯合會	1937	-

資料來源：1.唐志堯，《新加坡華僑志》，臺北市：華僑文化出版社，1960，頁 179；2.吳華，《新加坡華族會館志》，新加坡：南洋學會，1975，頁 32-39。

²⁹⁶ 唐志堯，《新加坡華僑志》，臺北市：華僑文化出版社，1960，頁 179。

²⁹⁷ Dobbs, Stephen, *The Singapore River: A Social History 1819-2000*,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3, p.37.

²⁹⁸ 吳華，《新加坡華族會館史》，新加坡：南洋學會，1975，頁 39。相對於印度人所駕駛的舢舨，華人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發展出一種新加坡本土性的「大舨」。「大舨」船隻造型的特色在於它的前端繪有指引方向的眼睛，而福建人與潮州人也運用顏色的不同互為區別，前者將眼睛繪成綠色，後者則為紅色 (Stephen Dobbs, *Ibid*, pp.129-134)。

²⁹⁹ Stephen Dobbs, *Ibid*, p.46.

³⁰⁰ 《華人傳統》編委會，《華人傳統》，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1990，頁 107。

新加坡的水上運輸船隻的使用種類繁多，分工極為細緻，更有不同社群的地盤區隔。根據新加坡口述歷史館對於從事駁船業的金門人訪談顯示：同安人執大舢和摩哆舢³⁰¹的牛耳，主要活動範圍是新加坡河內及直落亞逸盆地的渡頭，其次是潮州、惠安、金門人。華人的舢舨業³⁰²，則多為晉江人所有，聚集在小坡美芝路海邊及梧槽河、加冷河內。舢舨及電船業則是金門人一枝獨秀，地盤在老巴剎前的海邊，後移至紅燈碼頭一帶。³⁰³這樣的現象與連鎖式移民（親屬移民）的模式有關，而且涉及到不同方言幫群對於某一領域進入的先後順序及其地盤劃分。

舉例來說，同安人與潮州人較早涉足大舢業，占據了主要的大舢渡頭，金門人僅在新加坡河口北岸，即今國會大廈河岸前占有一渡頭，並由大金門島歐厝歐陽氏的「金獅嶼」估俚間（新加坡歐陽公會前身）及古寧頭李氏的「古寧頭」估俚間（古甯同鄉會前身）所操作。他們本來也是划舢舨，渡頭同樣在老巴剎的海邊。1920-30年代將舢舨改為電船，渡頭移到新加坡河內，並逐步發展出大舢和摩哆舢舨。

金門人何時、為何在舢舨業稱霸，因缺乏文獻資料，不易有確切的年代，但從口述訪談中據信應在1870年代起已有不少人從事此一行業。舢舨業的金門人，以來自烈嶼（小金門）及大金門島的濱海村落為主，前者包括羅厝、東林、楊厝、後井、中墩、上林、青岐、湖下、雙口、后頭、上庫等村落。後者則是古寧頭、湖下、官澳、泗湖、歐厝、山后等。

舢舨主要是人力划的小船，用於載人，也兼載小型貨物。當時，抵達新加坡的遠洋輪船並不能直接靠岸，只能停泊於港區內，乘客及船員上岸或洋貨店老闆上船洽談生意，均須靠舢舨的接送；有時有需要為船隻補充蔬果、食品或日用品，舢舨也會載送店員前去交貨，有些估俚（苦力）還要協助搬運。

對行業的壟斷，是確保經濟權益的一種手段，也是新加坡歷史上移民時期的一大特徵。較早南來的金門人，先聚集在老巴剎的海邊，後遷至紅燈碼頭，少部分則在新加坡河口。他們依照村落劃分地盤（渡頭），同鄉人眾則組成一間估俚間，安以字號，鄉人可把舢舨停泊在渡頭範圍內，不受侵犯。同鄉人數少的則聯合鄰鄉人，合組估俚間，保護渡頭。³⁰⁴此外，金門社群另一個寡占的行業是九八行。這種轉口貿易過程中人員或貨物的流通，也需要駁船業的協助。除了土產來源與銷售對象仰賴同鄉網絡及其信任關係，同鄉的水上運輸業亦能參與其中，這就是曾任金門會館副主席的陳國民所說的：「九八行的東主是金門人，駁船的船主是金門人，搬運的估俚也是金門人的這樣一種經濟合作方式。」³⁰⁵

因此，在二次大戰前，至少出現超過34間金門社群所屬的估俚間（不含金

³⁰¹ 早期的大舢是一種大型的三桅帆船，主要用於載貨。摩哆舢舨是一種改良的船隻，比舢舨略大，由摩哆（馬達，motor）操作，機動性高，載運量亦大於舢舨。載人的稱「摩哆」；載貨的稱「電船」。

³⁰² 舢舨是一種不靠機電動力的開放式平底貨船，以人力划船及風帆為動力。早期的舢舨不超過20噸，由10位划槳者及1位舵手操作。平底的船型有助於推進到淺水區，適合新加坡內河。（洪天送訪談，新加坡金門會館，2007年8月27日。）

³⁰³ 陳鳴鸞，〈金門人與水上運輸業〉，《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新加坡：金門會館，1990，頁56-57。

³⁰⁴ 陳鳴鸞，前揭文，頁56。

³⁰⁵ 陳國民訪談，轉引自呂紀葆，前揭文，頁60。

浯江，即浯江公會前身)；這些估俚間除了是鄉僑寄居之所外，亦奉祀分香自原鄉村落的神祇。而規模最大的估俚間俱屬烈嶼人，一是雙口的合安號，一是后頭的文山社，各有百多人划舢舨。這些駁船業的估俚間，不能視為單純的業緣組織（同業公會），而是一種業緣與血緣、業緣與地緣結合之團體，前者主要是由單姓村的移民所組成，後者則為多姓村（如水頭、山后）或人口較少村落依地緣、宗教信仰網絡（如內洋等五鄉社共同奉祀伍鄉太子爺，便共同組織金再發）結合起來的。從目前的調查中發現，業緣與血緣結合的估俚間有 22 間，約佔 64.7%；業緣與地緣結合的估俚間有 12 間，約佔 35.3%。(表 3-5.2)

表 3-5.2：金門駁船業估俚間性質

原名	後名／目前運作	村落或城鎮	主要姓氏	奉祀神祇	性質
大金門島					
金浯居	已停止運作	後浦	多姓	不詳	業緣 + 地緣
金水	金水同鄉會，已停止運作	前水頭	黃、李姓為主	觀音佛、關聖帝君	業緣 + 地緣
僑友	金僑友公會，已停止運作	榜林為主	多姓	侯府王公、中壇元帥	業緣 + 地緣
古寧頭	古甯同鄉會	古寧頭	李姓	山西夫子（關聖帝君）	業緣 + 血緣
金盤山	金盤山	盤山	翁姓	上帝公	業緣 + 血緣
湖峯社	湖峯社	湖下	楊姓	武安尊王	業緣 + 血緣
官山社	星洲官山社	官澳	楊、李姓為主	廣澤尊王、媽祖、高府王爺、李府王爺	業緣 + 地緣
金聯誼社	已停止運作	全金門	不詳	不詳	業緣 + 地緣
湖前社	已停止運作	湖前	陳姓	金府王爺	業緣 + 血緣
金浯山	星洲金浯山同鄉會	山后	王、梁姓	金府王爺	業緣 + 地緣
金和合	金合興，已停止運作	泗湖	薛姓為主	水仙王、蘇、池、柳三王爺	業緣 + 血緣

金獅嶼	新加坡歐陽公會	歐厝	歐陽姓	金府王爺	業緣 + 血緣
金沙公所	已停止運作	沙美(沙尾)	多姓	晉代許旌陽、唐代孫思邈、宋代吳本(保生大帝)、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	業緣 + 地緣
大坡金成發	金成發(溪山社)	溪邊	鄭姓	池府王爺	業緣 + 血緣
小坡金成發	金成發	新頭	陳姓	池府王爺	業緣 + 血緣
後豐港	已停止運作	後豐港	洪姓	哪吒、張府元帥、田府元帥	業緣 + 血緣
汶水社	已停止運作	後水頭	黃姓	觀音菩薩	業緣 + 血緣
尚卿公所	尚卿聯誼社	成功(陳坑)	陳姓	溫府王爺、玉女媽	業緣 + 血緣
浯卿公所	浯卿陳氏公會	夏興(下坑)	陳姓	聖侯恩主陳淵、林府王爺、留府王爺	業緣 + 血緣
新西園	已停止運作	西園	黃姓	保生大帝	業緣 + 血緣
金高陽	已停止運作	后湖	許姓	池府王爺及六姓府王爺	業緣 + 血緣
金再發	金再發同鄉	內洋等五村	多姓	伍鄉太子爺	業緣 + 地緣
金明發	金明發同鄉	料羅	謝姓為主	天上聖母、鱸府王爺、三魚王公	業緣 + 血緣
浦邊	已停止運作	浦邊	何、周姓為主	羅舍人、齊天大聖、上帝公、黑旗將軍	業緣 + 地緣
烈嶼					

金岐山	金岐山同鄉	青岐、楊厝	洪姓	山西夫子 (關聖帝君)	業緣 + 地緣
合安	合安摩哆舢舨 聯誼社	雙口	林姓	理學名宦 (林習山)、 關聖帝君、 大伯公、朱 王爺、池府 王爺、大宋 三忠王、中 壇元帥、虎 爺、五營將 軍	業緣 + 血緣
金合發	金合發聯誼社	羅厝	羅、吳姓為 主	媽祖	業緣 + 地緣
金燉煌	已停止運作	青岐	洪姓	山西夫子 (關聖帝君)	業緣 + 血緣
金保安	金保安同鄉	上庫	吳姓	李府水仙 王、保生大 帝	業緣 + 血緣
東安	東安渡頭聯誼 社	東林	林姓	洪府元帥、 媽祖、五營 將軍	業緣 + 血緣
金華安	已停止運作	東坑	呂姓	青雲祖師	業緣 + 血緣
文山	文山聯誼社	后頭	方姓	媽祖	業緣 + 血緣
金長發	金長發聯誼社	上林(後加 入楊厝、后 井、中墩、 青岐等)	林、陳、洪姓 為主	李府將軍、 厲府王爺、 蘇府王爺、 邱府王爺、 關帝爺、媽 祖	業緣 + 地緣
金萃安		烈嶼什姓	多姓	不詳	業緣 + 地緣

接著，我試著以文獻與口述歷史重建不同時期各估俚間的活動領域。湖峯社

是目前各鄉團中唯一有資料顯示南來星洲的明確年代者，根據文獻記載，早在 1837 年時即有湖下楊姓族人南來星島，且多數從事於舢舨操作。³⁰⁶湖峯社楊氏並非孤例，而是反映了金門移民南渡時間及謀生行業。另外，從訪談得知，合安一開始的估俚間位在敬昭街 40 號，此地俗稱為「柴船頭」，亦即新加坡河上李德橋（Read Bridge）之處，與其他估俚間落腳於老巴剎不同，其執業領域明確顯示位於新加坡內河。³⁰⁷1879 年以前，直落亞逸尚未填土，故早期的駁船業的活動領域應在新加坡內河。而且訪談得知，早期湖峯社與合安經常為了搶渡頭而有所爭執。由此推測，湖峯社與合安是屬於比較早在此活動的金門鄉團，與晉江人、惠安人、潮州人同樣競逐於新加坡河上的駁業工作。

直落亞逸（Telok Ayer）是牛車水（Kereta Ayer, Chinatown）的第一個街區，馬來語意為海灘，由於區內建有巴剎（市場），華人俗稱「老巴剎」（即萊佛士碼頭，Raffles Quay）。³⁰⁸此區是 1822 年萊佛士為華族社群劃定的主要區域。（圖 3-5.1）直落亞逸街直接面對大海，店屋沿著海岸線興建，駁船能直接在街上的渡頭靠岸、起卸貨物。街上於 1824 年出現廣客兩幫的海唇福德祠，以及 1839 年福建人為主的領袖創辦天福宮。1846 年，華人區已經擴展到以直落亞逸街、新加坡河、新橋路（New Bridge Rd.）及寶塔街（Pagoda St.）為界線的地區，包括單邊街上段（Upper Macao St.）、福建街上段（Upper Hokien St.）、珍珠街上段（Upper Chin Chew St.）、海山街上段（Upper Cross St.）以及摩士街（Mosque St.）；而那個時候遠離密集發展區的武吉巴特（Bukit Padre）山腳還是一片空地，即以前稱為狄更生山（Dickenson Hill）、現稱為萬達街（Banda St.）的地方，種滿了豆蔻樹（nutmeg trees）。在 1850-70 年代間，直落亞逸街已是華人主要的商業地區，船員與移民經常到天福宮等廟宇祭拜。

新加坡河、直落亞逸一帶的碼頭也不斷更新、擴建，以滿足新加坡轉口貿易的蓬勃發展。首先是約翰斯頓碼頭（Johnston Pier）的興建，於 1854-1855 年間完成，以一位極富聲望的商人、太平紳士及社會仲裁者亞歷山大·勞里·約翰斯頓（Alexander Laurie Johnston, ?-1850）³⁰⁹命名。沒有多久即不敷使用。1858 年，駐紮於印度馬德拉斯（Madras）工兵隊的上校工程師喬治·哥烈（George Chancellor Collyer）受命給新加坡濱海地區草擬了一項範圍廣闊的填土築堤計畫，並興建一座新式碼頭，1864 年竣工，以設計人的名字命名，稱為哥烈碼頭（Collyer Quay）。

³⁰⁶ 吳華，前揭書，頁 130。

³⁰⁷ 杜明川訪談，合安摩哆舢舨聯誼社，2007 年 8 月 27 日。

³⁰⁸ 此一舊直落亞逸巴剎原先建於 1838 年的面海岸邊，今日所見的新直落亞逸巴剎雖也稱為「老巴剎」，然而，這座巴剎卻是在 1894 年時才興建於填土後的直落亞逸盆地上，換句話說，新舊兩個巴剎並不在相同的地點上，而真正原先的老巴剎也已不存。

³⁰⁹ 亞歷山大·勞里·約翰斯頓（Alexander Laurie Johnston, ?-1850），出生於蘇格蘭南部，早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隊工作。於 1820 年抵達新加坡，被萊佛士爵士委任為執行官（Magistrate）及太平紳士（Justice of Peace）。他於 1830 年成立以自己為名的公司，是歐洲第一個在新加坡設立的貿易公司。1858 年，哥烈碼頭計畫啟動後，在河口突出的地點---被稱為丹戎巴葛（Tanjong Tankap）的地方興建公司大廈。這個位置極佳，被其他商人稱為可以捕捉（catch，也就是馬來語 tankap）進入河口貿易的船隻。他是個有聲望的商人，亦是富同情心的公共事務仲裁人，從多次調節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糾紛。1837 年被選為首屆商會主席，並引進“五腳基”（the Five-foot Way）---傳統店屋建築特有之有頂蓋走道。1841 年離開新加坡返回蘇格蘭。丹戎巴葛大廈直到 1848 年被弗林特（Flint Building）大廈取代。（Buckley, C. B.,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1867*,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2-63.）

³¹⁰華人則俗稱（舊）紅燈碼頭，主要是因為碼頭以前靠一盞紅色油燈去引導船隻泊岸因而得名，前面的道路也被福建人稱為「紅燈路」（ang theng lor）。不過，由於這一帶地勢低窪，1879 年起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填海工程，海水不再淹至直落亞逸街，也擴增了道路與腹地面積。（圖 3-5.2 至圖 3-5.7）。³¹¹

從目前各鄉團的調查來看，多數金門人的駁船業估俚間是在 1850-70 年代以後逐漸集中於直落亞逸一帶。因此，星洲金門鄉僑南來謀生的起始點，應始於直落亞逸盆地填土後的這段時間。³¹²在 1968 年遷往紅燈碼頭³¹³之前，訪談得知老巴剎碼頭有七間金門人估俚間聚集在一起，分別為文山、金萃安、金浣山、官山社、東安、金合發、金長發。³¹⁴其中，東安由於其區位正對馬路，取得最具優勢的地利之便，因此生意較好。而金合發早年係分為金合山與金勝發二估俚間，戰後才合併為金合發。蔣姓同安人在戰後租得這座店屋，並以前方渡頭用來綁大舢、舢舨，似乎說明了此間極有可能就是早年的金合山與金勝發原有的估俚間。（圖 3-5.8、圖 3-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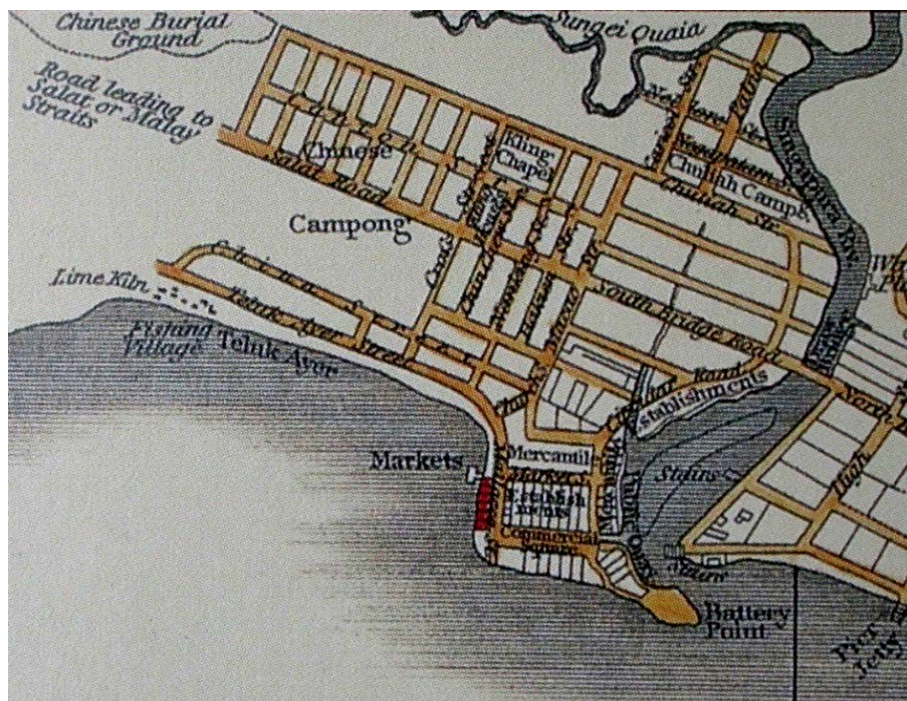


圖 3-5.1：1828 年新加坡都市計畫圖（資料來源：葛月贊，《新加坡圖片史：1891-2000 年》，新加坡：Archipelago Press，2000，頁 23）

³¹⁰ 葛月贊，《新加坡圖片史：1891-2000 年》，新加坡：Archipelago Press，2000，頁 57。

³¹¹ Archives and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Chinatown: an album Singapore community*,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3, pp.12-16.

³¹² 根據另一項研究指出，牛車水有許多主要的文教公共組織即是成立於 1880-1910 年的這段期間，亦可反映出華人在此期間大量移居牛車水的現象。（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Chinatown: historic district*, Singapor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1995, p.19）。

³¹³ 直落亞逸盆地舢舨船於 1968 年 4 月 1 日起移往紅燈碼頭載客，直落亞逸盆地只限用在處理來自中國、臺灣和香港的貨輪。（記者，〈直落亞逸盆地舢舨船經移往紅燈碼頭載客〉，《南洋商報》，1968 年 4 月 2 日。）

³¹⁴ 雖然口訪內容僅獲知這七間估俚間的確切位置，然而，根據其餘訪談的交叉對照，另一間金和興（資料已不詳）的估俚間應當也是位在老巴剎的碼頭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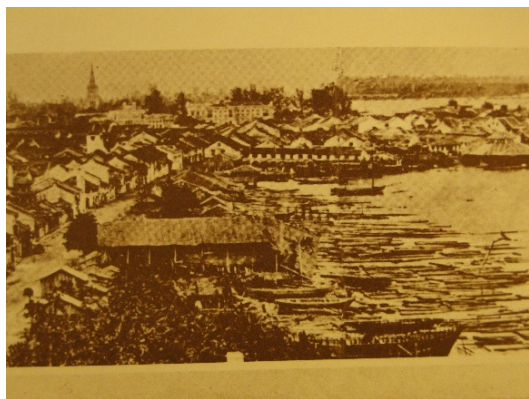


圖 3-5.6 (左): 1870 年直落亞逸一帶華人區 (資料來源: Archives and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Ibid., p.12.)

圖 3-5.7 (右): 1879 年填土工程展開後的直落亞逸盆地 (資料來源: 葛月贊, 前揭書, 頁 112)



圖 3-5.8: 直落亞逸時期金門人估俚間分布示意圖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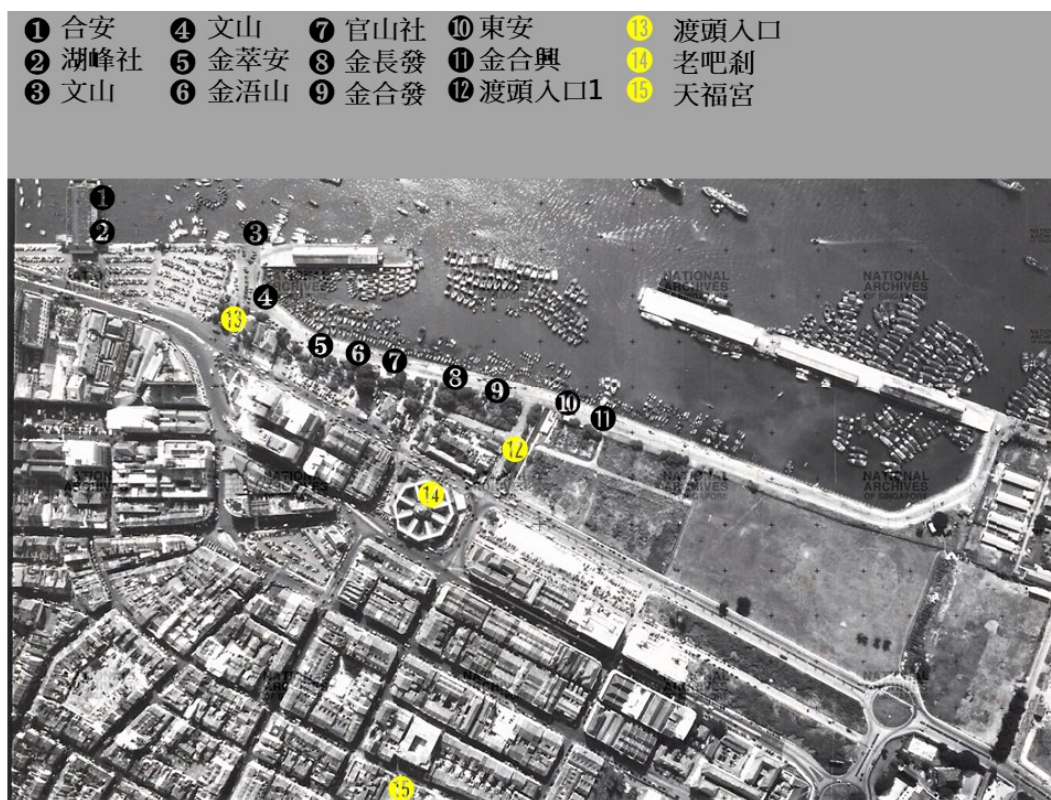


圖 3-5.9：直落亞逸時期金門人估俚間分布示意圖（二）

二十世紀開始時，一般認為哥烈碼頭已不能滿足需求，必須加以擴展，以應付日益增加的水上運輸及陸上交通流量。新加坡港務局於 1912 年成立，持續改善海港設施及直落亞逸填海工程，並以鋼筋混凝土取代原有的木頭碼頭。後來又拆除舊的約翰斯頓碼頭，並興建新的紅燈碼頭（Clifford Pier），1931 年竣工。³¹⁵（圖 3-5.10）新紅燈碼頭更加延伸向外港，其興建也宣告已經不再臨海的直落亞逸、老吧剎的時代即將告一段落。駁船業當然轉移陣地，1930 年代至 1942 年日軍占領前，以及戰後到 1970 年代之間，是紅燈碼頭的極盛時期。甚至，許多舢舨在 1970 年代開始裝上摩哆，並加大船身，載客量因而增加。過去舢舨估俚憑藉穩健的腳步和臂力，划槳搖櫓擺渡，替來往渡頭和輪船的旅客或水手擺渡向進的畫面，逐漸消失。³¹⁶

1968 年，原先在老吧剎海港的七個駁船同業（文山、金萃安、金浣山、官山社、東安、金合發及金長發），因政府 Landing Goods Act 法令的通過而移往紅燈碼頭。（圖 3-5.11），在此之前，湖峯社與合安早已在紅燈碼頭從業多時。當時的紅燈碼頭已出現一列寫字檯，各個檯上的牌子即為各家估俚間的字號，1960-80 年代可說是新加坡金門人駁船業之最後的餘暉。（圖 3-5.12）新加坡金門裔的年輕學者張家傑即以「駁船帝國」（Bum Boat Empire）一詞來形容金門人在紅燈碼頭的寡占情形，他描述當時每日大概有 400 艘駁船停靠於紅燈碼頭，服務超過 100 艘位在東岸碼頭的遠洋輪船。³¹⁷同時，每年農曆九月各駁船業插旗攬客，載運前去龜嶼大伯公宮祭拜的香客。駁船業者也會一起前往龜嶼上香祭拜，當時曾

³¹⁵ 葛月贊，前揭書，頁 112、196。

³¹⁶ 《華人傳統》編委會，前揭書，頁 106。

³¹⁷ Zhang, Jiajie, "The Rise & Fall of the Bum Boat Empire at Clifford Pier", unpublished, 2005.

經由船隻較多的七間估俚間合組進香隊伍，分別為湖峯社、合安、金合發、官山社、金長發、文山及東安。

1979 年 8 月，在紅燈碼頭的這些駁船業更進一步合組一個新組織「新加坡紅燈碼頭電船公會」(Singapore Clifford Pier Motor Boat Association)，共有八個團體參加，分別為金合發電船公會、合安摩哆舢舨聯誼會、東安渡頭聯誼社、(星洲)湖峯社、(星洲)星洲官山社、金浯山同鄉會、金長發及金和興，公會雖然由較具規模的估俚間組成，但對於未參加的金門人的駁船業權益仍加以保護。不過，自從 1966 年起，所有的社團規定都必須登記註冊後，也開始有其他地緣的商業團體加入駁船業的競爭行列，到了 1980 年代逐漸打破金門人長期寡占的舢舨業。³¹⁸

1977 年起，李光耀總理決定以七年的時間「整治」(clean up)新加坡河。1983 年，終於將大型駁船(船載)移往巴西班讓。摩哆舢舨及大舫雖未被立刻拆遷，但受到整治計畫的影響，生意已大不如前。2006 年則被遷往南濱海灣碼頭(Marina South Pi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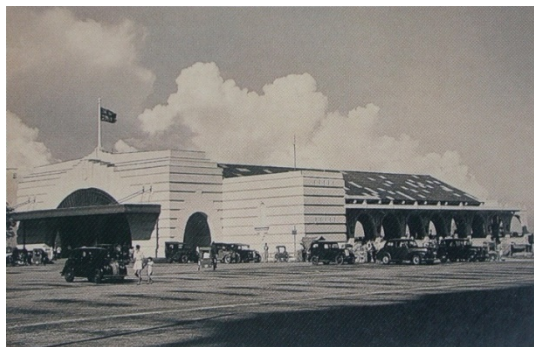


圖 3-5.10 (左): 1931 年竣工的紅燈碼頭 (Clifford Pier) (資料來源: 葛月贊, 前揭書, 頁 196)



圖 3-5.11 (右): 1962 年鳥瞰紅燈碼頭與哥烈碼頭 (資料來源: 葛月贊, 前揭書, 頁 276)

³¹⁸ 新加坡獨立後，於 1966 年公布了《社團法令》，針對包括十人或十人以上的俱樂部、團體、公司、合夥組織，不論其性質與宗旨，但不包括在現行其他法律註冊組織如公司商號、團體、職公會、合作社、互助會，必須依照法令註冊。1967 年公布的《社團條例》等法令，規定必須呈上三份章程，包括社團的完整名稱（如是華人社團，也得註明華文的名稱）、會址、宗旨、入會資格、舉行常年大會的月份、選舉、一些禁例（如禁止任何賭博）等。（吳華，《新嘉坡華族會館志》第三冊，新加坡：南洋學會叢書，1977，頁 174-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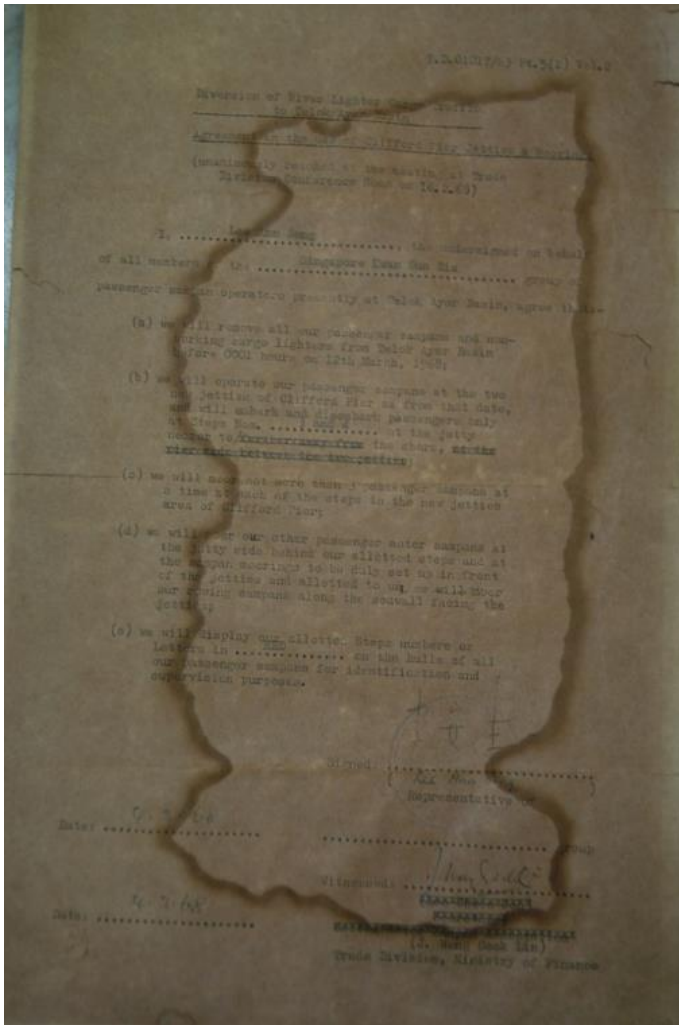


圖 3-5. 12：官山社珍藏遷移至紅燈碼頭的批准文件

二、估俚間的日常生活

作為一種「公司房」或「公司厝」，估俚間一方面為同宗或同鄉族人提供謀生機會，一方面讓他們有個住宿、膳食的棲身之所。殖民地時代，舢舨業估俚間之所以必要，是一種對於經濟領域、社會空間領域的確保，以及移民之間團結互助的表現。一如陳鳴鸞所說：

在他們控制下的渡頭範圍內，鄉人有個固定載客和休息的地點，不用成天在海上顛簸划行，受風吹日曬之苦。同鄉新客也可以到那裡謀生，多少分到一碗飯吃。由於移民流動性大，老客賺到一點錢，便回鄉結婚去了，新客又來補上缺，因此同鄉估俚間沒有人滿為患，也不怕因為人少而失去對於渡頭的控制。

那些沒有渡頭的舢舨人，在海上討生活是十分困難的。他們成天得在海上飄流，載客到紅燈碼頭上岸後，得空船離開，不得在該處排隊候客，這是行規，一旦違反，就會發生衝突。在殖民地時代，移民的生活和工作得不到照顧和保障。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就出現一套通行於他

們之間的規矩。有了糾紛，也用他們一套方法來解決，往往講的就是勢力的大小。³¹⁹

載客的情況是，當客船一到，舢舨估俚以雙手划槳划向大船邊，排隊接客，相當耗費體力。戰前來說，載一名新客上岸，收費是三角錢左右，散客則是一角至五角錢不等，視載送距離而定。每趟只能載兩三人。遇到風雨天便無收入。戰後初期的收費變動不大，平均每天約有五、六元的收入，認真勤勞一點一天可有十元的收入，當時平均吃一頓飯約一元叻幣。整體來說，被稱為「海底工」的舢舨業是一個收入不高的行業。³²⁰（圖 3-5.13 至圖 3-5.16）



圖 3-5. 13 (左)：新加坡河的水上運輸 (一) (1920-30 年代)



圖 3-5. 14 (右)：新加坡河的水上運輸 (二) (1920-30 年代)

(以上資料來源：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等編，《新加坡華人會館沿革史》，1986，頁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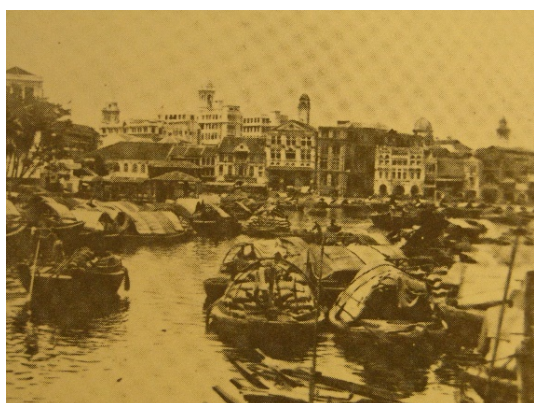


圖 3-5. 15 (左)：新加坡河的水上運輸 (三) (1920-30 年代) (資料來源：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等編，前揭書，頁 69。)



圖 3-5. 16 (右)：渡頭岸邊的小販 (1920-30 年代) (資料來源：Archives and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Ibid., p.26。)

而估俚寄居在估俚間所需繳交的費用很低，1940-50 年代每月平均僅需繳交五角到二元不等，用以分攤租金。尚未有收入的新客，也不強迫繳交。估俚間的

³¹⁹ 陳鳴鸞，前揭文，頁 56。

³²⁰ 洪天送訪談，新加坡金門會館，2007 年 8 月 27 日。

主要收入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神誕廟會的香油錢（緣捐），一是每年農曆九月份舢舨估俚義務載信眾到龜嶼進香之所得。

龜嶼（Kusu island）是位於新加坡東南外海的一個小島，面積約 8.5 公頃。關於龜嶼及島上的福山宮（大伯公宮），至少有四個神話傳說。³²¹每年農曆九月，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汶萊的華人信眾會到這座據信已有一百五十餘年歷史的廟宇參拜。³²²不論是早期的直落亞逸渡頭或 1968 年以後的紅燈碼頭，清晨五時開始，在渡頭已有舢舨可以往龜嶼，信眾會在手腕上綁一小條黃布帶，祈求辟邪護身，同時也保佑人們健康、長壽、平安、行運、旺財。金門人的舢舨業當月即以載送香客前往龜嶼為主要生意。但這個月除了基本工資之外，其餘所得即奉獻給估俚間，作為公共基金。這個傳統一直到了 1970 年代還留存，並發展成社會公益，如「合安」（合安摩哆舢舨聯誼社）曾多次辦理義航，為醫院、社區募款。（圖 3-5.17 至圖 3-5.30）³²³根據訪談，1970 年代來回一趟的船費每人約五元。

事實上，龜嶼大伯公信仰的盛行，與華人移民歷史有關。根據洪天送的訪談，在 20 世紀的英殖民時期，多數移民自廈門坐船經香港來到新加坡，抵達後視情況不會立即登上新加坡本島，而是隔離到龜嶼西側的聖約翰島（閩南話稱棋樟山，

³²¹ 第一個傳說為百餘年前，海島附近往常出現一隻巨大海龜，在海面上巡視，每當遇上漁船時，總會緊緊跟隨左右，似乎是充當漁民的保護神。有次，一隻漁船在海上被巨浪擊沉了。漁夫在海上飄浮了一段時間，最後才看到只巨大海龜，遊到他們身邊救起了他們。之後，人們為了感謝海龜而合力在島上建了一座小廟，供奉神明。第二個傳說是在百年前，有一批從中國乘船南下謀生的華人，將抵達新加坡海岸時，竟然莫名其妙被海浪擊沉，眼看全船的人就要葬身大海。突然遠處遊來一頭巨大海龜，讓人們爬上龜脊，緩緩地把人們送回島上。後來，這批人相信海龜是大伯公派出來的，才建廟供奉大伯公。第三個傳說則是島上有對老夫妻，在某年農曆 9 月，無意間在海邊一個大礁石上發現了「大伯公」三個大字；不久又傳出有人在出海作業時，無意間撈到一尊銅製觀音金身，人們更加肯定了島上有「大伯公」和「觀音」齊守護小島。此後，凡是島上漁船出海捕魚，回程時一定滿載而歸。島民為了感謝神明，於是建了一座大伯公廟，取名為「龜嶼大伯公廟」。之後，許多善信經常到來島上膜拜，其中有兩名男子，在某年許下意願，雙雙要在龜嶼大礁石上靜坐與齋戒。可是，一個卻半途病倒；另一人在虔誠心驅使下發現了島上有野果與水源，才順利地完成了靜坐與齋戒心願。多年後，他們先後逝世並列安葬在龜嶼島，島民不時都在他們的安葬處敬香拜膜拜。第四個傳說是《馬來紀年》所載，200 多年前的新加坡海面常有劍鯊出沒，刺傷漁夫與途經的商人。有一次，一位馬來蘇丹在乘船出遊時差點被劍鯊刺傷。他便問隨從有何方法消滅這些劍鯊。其中一個跟隨的神童建議，砍下芭蕉樹幹拋下海，讓劍鯊刺穿。劍鯊在刺穿後就拔不出來，人們就可輕易地捕殺它們了。這名神童也同時預言，新加坡將會有一個新的主宰者。蘇丹聽了很害怕，便咬定這位神童就是想篡奪王位的人，於是命令將他處死。神童在臨死前提出一個要求，把他葬在龜嶼。他表示，要保佑住在島上的義父義母。據說，這對老夫婦是福建人，是他們收養了這個馬來孤兒的。這對夫婦死後，人們便建廟供奉他們。這座廟宇也就是今天的福山宮。（資料來源：編輯部，〈大伯公廟名氣響四海，獅城龜嶼百年傳說〉，《民生報》第 2355 期，馬來西亞：怡保，2009 年 9 月 22 日。）

³²² 七十多歲的沈翠英是龜嶼福山宮大伯公廟第四代傳人，17 歲就在島上生活，大伯公廟是她丈夫薛福成的先輩們建立留傳下來的。她說早年薛姓先祖在龜嶼附近海域捕魚，並落腳於此建築此廟。先祖薛中貴曾娶娘惹女子黃彩雲為妻。（沈翠英訪談，2007 年 8 月 28 日。）

³²³ 合安每年農曆九月運送往來龜嶼島大伯公廟的香客，曾多次辦理義航，作為社會公益。根據 1972 年 11 月 16 日《新明日報》報導：「合安摩哆舢舨聯誼社於 10 月 24 日，發動該社電船船主及工友為中華留醫院建院基金義航，以表達對社會慈善事業的一點貢獻。...大規模聯歡晚會，舉行獻義航義金的儀式，共募得票銀二千三百八十元正。席開六十餘桌，場面熱鬧非凡。」1973 年 10 月 18 日《星洲日報》刊登：「合安摩哆舢舨聯誼社為合樂聯絡所籌募基金，以使該區居民擁有新的休閒聯絡所，訂於當日義航一天，把當日運送香客往返龜嶼島進香之收入所得悉數捐獻合樂聯絡所基金，結果共募得銀壹仟貳佰捌拾叁元正。」

St. John's Island) 之檢疫站一週，觀察是否有傳染病或鴉片癮，通過後繳納叻幣五元（1930 年代）才能上新加坡島。而龜嶼近在眼前，檢疫觀察期結束後，舢舨會先將新客帶往龜嶼大伯公宮祭拜，祈求南洋生活得以順利平安。華人經常將這樣的隔離叫做「禁龜嶼」，僑鄉擬往南洋發展的年輕人大多事先聽到這個名詞。
324

另外，一些商家為了爭取較好的市價，如果菜市場價格變動大，愈早上市價格愈好。因此以輕便、機動高的舢舨來載貨，成為一種選擇。載貨舢舨的收入比載客好，戰前一趟載四件果菜，收費是三元。為了貨物能搶時上市，舢舨往往得一面跟著貨輪行，一面下貨，有時估俚一不小心會發生被貨物壓傷或壓死之意外，承擔的風險較大。但不是每艘舢舨都有機會載貨，必須通過關係，取得商家的信任。一旦舢舨人有了載貨的門路，也就較容易發展。³²⁵一般來說，多是經營九八行的同宗、同鄉的委託，由估俚間各舢舨配合運送。

為了提供更快捷的服務，一些舢舨進行改良，裝上摩哆，載人的叫「摩哆弄」，載貨的稱「電船」，有的也兼拖大舨出入河道。戰後，摩哆船逐漸取代手划的舢舨。1960 年尚有舢舨 240 隻，摩哆船只有 225 隻，1980 年代以後則幾乎都是摩哆船的天下。³²⁶1990 年代起，隨著旅遊業的發展，摩哆也成了載送遊客前往近海外島或暢遊新加坡河的交通工具。部分昔日估俚間轉型為旅遊公司，提供水上運輸及導覽活動，經營十分成功，如文山聯誼社等。



圖 3-5. 17：聖淘沙島、聖約翰島（棋樟山）、龜嶼位置圖

³²⁴ 洪天送訪談，新加坡金門會館，2007 年 8 月 27 日。

³²⁵ 陳鳴鸞，前揭文，頁 56。

³²⁶ 陳鳴鸞，前揭文，頁 57。



圖 3-5. 18 (左): 1930 年代龜嶼進香 (資料來源: 葛月贊, 《新加坡圖片史》, 新加坡: Archipelago Press, 2000, 頁 231)



圖 3-5. 19 (右): 1972 年「合安」為醫院募款



圖 3-5. 20: 1972 年紅燈碼頭的義航



圖 3-5. 21: 1973 年「合安」為社區募款



圖 3-5. 22: 1970 年代龜嶼進香盛況



圖 3-5. 23: 1980 年代龜嶼進香盛況 (圖 3-5.19 至圖 3-5.22 俱為合安提供)



圖 3-5. 24: 龜嶼福山宮近況 (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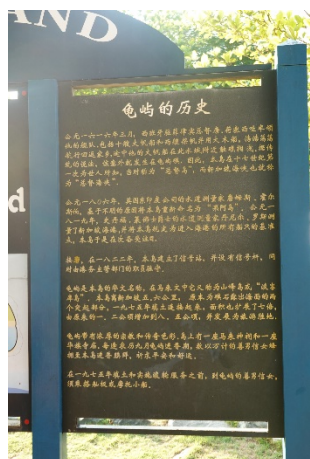


圖 3-5.25 (左)：龜嶼簡介



圖 3-5.26 (中)：龜嶼許願池



圖 3-5.27 (右)：重修龜嶼大伯公宮所有捐款芳名碑 (192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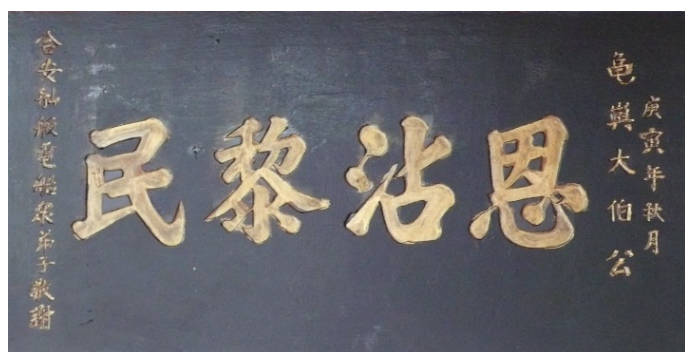


圖 3-5.28：合安舢舨電船眾弟子敬謝龜嶼大伯公「恩沾黎民」牌匾 (1950 年)



圖 3-5.29：龜嶼島上祭祀的拿督公



圖 3-5.30：拿督公廟旁的祈福活動

金門估俚歷經辛勤的打拼，累積財富轉向經營熟悉的航運業，亦有成為鉅富的例子。許乃斗，后湖人，他的父親戰前在新加坡划舢舨，後來回金門，不久病故，許乃斗只得南來謀生，由於在家鄉也是討海為生，因此來新加坡之後，便在舢舨船上當助手，運貨往來印尼。戰後自己買「摩哆弄」，專門載客，由於沒有渡頭，收入不固定，不久便放棄，改買舢舨及大船到印尼和汶萊載貨。1967 年成立「聯發船務」，主要是租船運載；逐漸累積資本後，1973 年購買大型貨輪川行亞洲區域。到了 1990 年代，在他名下已有大型船舶超過 12 隻。謝漢，料羅人，

在家鄉時也是捕魚維生，父親早期亦南渡新加坡從事舢舨業。1948年謝漢南來謀生，先是投靠親戚出海捕魚，以後當起海上小販，售賣糕點兼營什貨。1950年代逐漸致富，擁有漁船十數隻。1970年創辦通順船務，以貨輪川行東南亞海域，擁船十來艘。³²⁷在從事航運業的新加坡金門同鄉當中，他們兩位僅次於太平船務公司（PIL）的張允中。³²⁸

經過百餘年來的發展與演變，目前這34個鄉團中，有些已經停止運作，留存者亦已完全搬離老巴剎、直落亞逸一帶的原址，另謀落腳之處；部分規模較大者則向政府正式註冊為聯誼社、同業公會；當然也有一些沒有註冊者而僅保留神壇以供祭拜者。在第三篇的個案中，會有這些鄉團歷史發展的引介。

三、新加坡河治理計畫下的駁船業

1977年起，李光耀（Lee Kuan Yew）總理提出新加坡河的治理計畫，不但清理（clean up）了新加河水體及其沿岸的環境景觀（environmental landscape），也改變了百餘年來移民社會的遺產，包括駁船產業、鄉團組織等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

獨立建國之後的新加坡，由於人口激增，殖民地時期所遺留的都市計畫不敷使用，藉由大規模的都市更新及改造，以及大量興建政府組屋，可以有效解決都市核心區土地缺乏、公共設施不足、衛生環境欠佳、貧民窟蔓延等問題。例如，填海造陸是常見的做法，據學者研究，沿著巴西班讓及新加坡的東南海岸，以及介於新加坡與樟宜之間，從1965至1985年間，創造了40平方公里的新生土地，增加了新加坡本島面積的6.71%，這還不包括許多離島的開墾。³²⁹這種被稱為「破壞與重建」（demolish and rebuild）的都市再發展過程，徹底改變了後殖民時期的新加坡都市景觀。³³⁰

1960年代後期，新加坡河開始成為都市規劃的焦點。河流的汙染是最主要的問題，包括工商業與家庭的廢水排入、愛倫波巴剎（Ellenborough market）（1845年建）將垃圾傾倒至河床、沿岸攤販林立等。致使當時的政府顧問委員會的官員沈基文（Sim Kee Boon）公開表示要打一場清理新加坡河的戰爭。不過，一開始只是做點門面工程，如整修堤岸等，加上河流治理涉及許多不同部門的整合，短期內沒有太多成效。1968年3月之後有了戲劇性的轉變，李光耀總理將清理新加坡河水道列為國家重要政策，要求公共設施局（Public Utilities Board, PUB）提出具體計畫解決水域環境問題；同年，《環境健康條例》（Environmental Health Act）立法通過，讓任何人均可對河流及其周邊環境汙染源提出告發。接著，進行一系列的遷移，包括將部分沿岸小販被遷往合法的建築物內，以及將吻基（Boat Quay）附近的七家柴埕、木炭工廠與造船、修船的船塢強制移走。1970年，新加坡公共

³²⁷ 陳鳴鸞，前揭文，頁57；洪天送訪談，新加坡金門會館，2007年8月27日。

³²⁸ 張允中，沙美人。南來新加坡先是習商，後任職船務公司，累積近20年的船務經驗。1967年創辦太平船務（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目前已經是全球排名前二十名的集裝箱（貨櫃）船務公司，並積極擴展物流業務（logistics）。

³²⁹ Chia, Lin Sien, et al., *The Coastal Environmental Profile of Singapore*, Technical Publications Series 3,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United States Coas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Project, Manila, 1988, pp.40-44.

³³⁰ Dobbs, *Ibid.*, p.102.

建設部(Public Works Department, PWD)宣稱要將這條河變成新加坡的「塞納河」。³³¹換言之，新加坡河的治理，被拉到環境衛生利益的論述高度，以及一種關於都市地景的現代性想像(modern imagination for urban landscape)，以爭取新加坡人的支持。

1977年，李光耀進一步指出新加坡河、加冷河及其流域的治理是為了保護貝雅士蓄水池(Pierce Reservoir)---一個新加坡重要的水源地。因此，準備展開更大規模的清理計畫，包括沿岸流域的610家養豬戶、500家養鴨戶、50家工廠、180家店舖、3,959名住在汙染範圍內的住民、2,500名攤販、以及眾多的駁船業等，並加以安置。³³²對駁船業來說，政府打算於巴西班讓興建一幢以鋼鐵與玻璃打造、象徵現代化新加坡的碼頭船塢，將他們遷移至此。但在1977年至1983年間，駁船船主公會(The Lighter Owner Association)與船舶職工公會(Transport Vessel Workers Association)聯合起來表示反對，並指責新加坡港務局(PSA)的強勢作為。他們提出留在原址的要求，且駁船的存在具有「立即的觀光吸引力」(instant tourist attraction)；並說明新址直接面向海面，對駁船來說並不適合；駁船不會汙染河流等等理由。³³³然而環境部表明了政府的立場：「新加坡河與加冷河流域將獲得重新發展，因此兩條河流保持乾淨是重要的，一個主要的汙染源就是駁船業，只能以實際的、經濟的解決方案加以遷移」，拒絕了這些要求。³³⁴1983年9月，駁船業被遷往巴西班讓。(圖3-5.27、圖3-5.28)

其實，對積極發展現代化港口設施的新加坡來說，駁船業走入歷史是必然的。連巴西班讓的碼頭都是設計用來為機械化起落集裝箱(貨櫃)做準備的。新加坡河已經失去了運輸動脈的歷史角色，駁船業亦然。葛月贊如此描述：

1983年9月，數百艘駁船從新加坡河駛向大海，然後到巴西班讓的新停泊處，在場的人們默默無言。當時的場面使許多人感到悲哀，但早已有人預言，隨著集裝箱時代到來，港口設施又改善，運貨已不再需要駁船，駁船業將壽終正寢。³³⁵

執新加坡內河駁船業牛耳的同安人、潮州人首當其衝，金門人湖峯社、合安等摩哆舢舨業也大受影響。在地景「高級化」(gentrification)的背後，犧牲的是華人傳統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文化，以及血緣、地緣、業緣結合的昔日移民社會鄉團。當然，新加坡河「清理」計畫的成功，也成功地「清理」了幾代人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

1970年代以降，多數仍在紅燈碼頭存活的金門人舢舨業逐漸面臨結構性的危機。隨著新加坡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到了1990年代至少有400家以上的各國海運公司進駐，有200多條航線可與世界上600多個港口聯繫，建立

³³¹ Dobbs, *Ibid.*, p.103-104.

³³² Teo, Boo Teck, 'Cleaning Up of Singapore and Kallang Basin Catchments---Rol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Department in the Clean Up Program', *Action Plan for the Seas of East Asia: COBSEA Workshop on Cleaning Up of Urban Rivers*, Annex 1, 14-16 January 1986, Singapore.

³³³ Dobbs, *Ibid.*, p.110-111.

³³⁴ *The Straits Times*, 9/8/1980.

³³⁵ 葛月贊，前揭書，頁349。

現代化的碼頭與集裝箱起落設備成為國家發展所需。1996 年新加坡海事與港務管理局及 1997 年新加坡港務集團公司³³⁶的成立，更是積極發展丹戎巴葛（Tanjung Pagar）、岷巴（Keppel）、布蘭尼（Brani）、巴西班讓等集裝箱（貨櫃）碼頭。（圖 3-5.29）有了這些現代化的設備，自然就讓運載船員、客人的舢舨失去了工作。紅燈碼頭由於緊鄰市區，舢舨業者轉型為旅遊運輸，專門搭載遊客或信眾前往龜嶼、聖約翰島遊玩。根據文山聯誼社的訪談，在 2006 年紅燈碼頭關閉之前十年，每年光是農曆九月就有 10 萬多人次登島祭拜大伯公。³³⁷

然而，政府仍然打算將紅燈碼頭的舢舨遷移，並將這幢歷史悠久的船塢打造成旅遊中心與餐飲中心。果然，2006 年 4 月 1 日紅燈碼頭熄燈，所有駁船業被移往填海造陸的南濱海灣碼頭（Marina South Pier）。在現代感十足的新式碼頭大樓中，金門人所屬的駁船業在 14 個櫃台中分配到 11 個，占了近八成。然而，搬遷到南濱海灣碼頭的駁船業的生存似乎更加艱辛。首先，碼頭停靠船隻的堤岸設計不夠瞭解水文狀況，導致即使經驗豐富的駕船者在風浪稍大時都容易碰撞到堤岸，這是紅燈碼頭時代很少發生的事。再者，由於南濱海灣碼頭離市中心較遠，亦無捷運（MRT）直接抵達，還得靠接駁公車，這使得許多老人不會自行搭車前去。搬遷之後，龜嶼進香人數年年下降，2007 年農曆九月有 7 萬 6,000 人次，2008 年剩下 6 萬 5,000 人次到龜嶼；³³⁸同時，也因為船程較遠、碼頭租金較高³³⁹，經營成本提高，船票上漲，影響了本國、特別是馬來西亞信眾參拜的意願。最後，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也就是各業者幾乎沒有後代願意繼續接管駁船的家族事業；在此情況下，過去最多雇用新加坡馬來人的部分駁船業者，從 2000 年起也開始顧用外勞，如二頭為菲律賓人，駕駛則為印尼人。也許正如金長發的張瑪喜所說，已是「有唐人頭家，無唐人按船」的情況。（圖 3-5.31 至圖 3-5.37）
340

過去由七間估俚間一同前往龜嶼上香祭拜的情景，從 2006 年起也已改由「紅燈公會」代表前去祭祀；同時，絕大多數鄉團不再是業緣組織，而是成為一種鄉情與信仰的聯誼社團。今日，南濱海灣碼頭大廈已有更多的私人業者進駐。以現代化行銷的手法，爭食新加坡離島旅遊水上運輸的生意。

百餘年來，從舢舨業估俚間到駁船水上運輸公司，金門人鄉團的變遷正是新加坡歷史的一個縮影。

³³⁶ 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的前身是 1964 年 4 月 1 日成立的新加坡港務局（The Port of Singapore Authority），負責經營管理運作新加坡港的所有港務事宜。1997 年 8 月 25 日，新加坡國會通過法案，將港務局改組為新加坡港務集團有限公司（PSA Corporation Ltd），同年 9 月 1 日開始運作。

³³⁷ 方百成、方耀清訪談，文山聯誼社，2007 年 7 月 21 日。

³³⁸ 方百成、方耀清訪談，文山聯誼社，2007 年 7 月 21 日。

³³⁹ 事實上，1970 年代在紅燈碼頭時每月的租金是 25 元，之後碼頭修復後調為 50 元，2006 年移來 Marina South Pier 時，租金原為每月 400 元，由於紅燈碼頭的駁船業原本即全由這十個駁業組織所經營，經過爭取後，政府同意以每月 200 元的租金先維持二年再議。

³⁴⁰ 張瑪喜訪談，南濱海灣碼頭，2007 年 7 月 25 日。



圖 3-5. 31 (左)：巴西班讓停泊船隻 (1990 年代初期) (葛月贊，前揭書，頁 350)



圖 3-5. 32 (右)：紅燈碼頭眺望濱海灣 (葛月贊，前揭書，頁 350)



圖 3-5. 33 (左)：新加坡巴西班讓貨櫃碼頭



圖 3-5. 34 (右)：南濱海灣碼頭



圖 3-5. 35：南濱海灣碼頭的金門人水上運輸公司櫃台



圖 3-5. 36 (左)：停泊於南濱海灣碼頭的大舫



圖 3-5. 37 (右)：停泊於南濱海灣碼頭的舢舨

第六節 鄉團的危機、轉型與未來

一、從移民社會到在地化社會：鄉團的危機與轉型

(一) 現代性計畫支配下國家與鄉團

獨立建國以來，新加坡成功地從移民社會在地化（localised）為一個具有國家認同與公民意識的現代社會。戰後新一代的年輕人口迅速增加，土生土長的世代多受英文教育，講華語而捨棄方言，幾乎不再像上一輩的移民存著原鄉認同；年輕人對於會館所舉辦的神誕廟會或傳統活動不一定感興趣，如果不是推陳出新，很難吸引他們的參加。宗鄉會館面臨了後繼無人、世代斷層的危機。

同時，在都市再發展局（URA）的土地規劃及建屋發展局（HDB）的組屋興建下，許多原先傳統鄉團依附於內的舊市區土地被重新分配與利用，造成各方言群華人社區網絡的解體。遷入新鎮的居民，生活與工作不再依附血緣、地緣網絡。新加坡---這個世界首屈一指的花園城市，被各國都市計畫教科書尊為典範的成功經驗---恰恰符合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以「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分析 19 世紀巴黎（Paris）現代性計畫之詮釋，他指出：

現代性（modernity）的神話之一，在於它採取與過去完全一刀兩斷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將世界視為白板，並且在完全不指涉過去的狀況下，將新事物銘刻在上面---如果在銘刻的過程中，發現有過去橫阻其間，便將過去的一切予以抹滅。³⁴¹

新加坡在 20 世紀後半葉對於現代性的想像與實踐，如同巴黎在 19 世紀的「大改造」一樣，具有高度的戲劇性，甚至新加坡河的整治計畫一度還以法國巴黎的塞納河為藍本。奧斯曼男爵（Sir Baron Haussmann）讓巴黎的香榭里榭大道（Champs-Élysées Clemenceau）成為金融資本的象徵地景，人民行動黨亦讓新加坡河岸成為遊客如織的夢幻樂園與高樓林立的商業地景。這種「與過去決裂的現代性」，固然讓城市得以脫胎換骨、日新月異，卻付出了有形與無形（物質與非物質）的歷史遺產消失或變質的代價，而且也不是多建幾座博物館保存、展示、憑弔文物所能換回的。鄉團文化便是其中之一。

傳統鄉團功能的式微是國家現代性計畫中預料之中的事。殖民地時代，除了人口（苦力、娼妓）販賣、鴉片走私、私會黨等動搖社會穩定的因素之外，基本上對於華人移民社會是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各方言群的祠廟、公司、鄉團、會館

³⁴¹ 巴黎是舉世聞名的都市景觀與文化之都。事實上，巴黎今天的現代風貌是奧斯曼男爵在「第二帝國」時期所奠定的，即在 1848-1871 年兩次失敗的革命之間，又稱「巴黎大改造」。奧斯曼當時擔任巴黎行政長官，以放射狀布局、寬闊的林蔭大道取代了昔日的中世紀狹小街景。這段期間也興起了以金融為主體的新資本主義形式，以及現代的大眾消費文化。城市外貌及社會景觀的驟變，帶來嶄新的現代主義文化，同時也激發了階級對立的衝突與決裂，結果是 1871 年巴黎公社的興起及隨後的血腥鎮壓。身為人文地理學家，哈維剖析了巴黎現代性神話的建構過程。（可參考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原書出版於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等組織中介於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扮演了社會調節與仲裁、經濟互助、社會慈善、教育文化傳承等多功能的角色，而當時的商紳或社團領導人是富社會聲望與影響力的人。獨立建國之後，社會的在地化與國家的民主化、現代化，使得直接以立法規範公共領域與人民權利義務，透過選舉及代議政治產生新的意見領袖，國家更是介入教育文化以培養其所需要的人才；再加上許多鄉團乃是依附於傳統產業，一旦產業失去競爭力，鄉團自然受到很大的衝擊。換言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使得傳統鄉團的社會功能絕大多數被現代國家所限縮或取代。

（二）社團註冊制度影響下的鄉團發展

另一個影響傳統鄉團甚鉅的是獨立後的社團註冊制度。於 1966 年 12 月 21 日通過、1967 年 1 月 27 日付諸實施的《社團法令》，要求新加坡各種團體必須在不違背國家利益的前提下，須制定完整的章程以進行適當的管理與控制；如果沒有註冊，根據第十四條的規定：「未註冊的社團將被視為一個非法團體，不過，如果註冊官同意該社團（a）完全在新加坡境外組成；（b）未在新加坡進行任何活動，則不當為非法組織。」³⁴²由於《社團法令》的條文為英文，且章程研擬、申請手續等程序繁瑣，對於一大部分傳統鄉團的領導人來說，無形中造成一種門檻，影響了註冊的意願。但若未註冊，則會被視為非法組織，不只如此，影響最深遠者是無法登記原有的土地與建築物等產業。

金門會館就是其中一個案例。歷史上兩度向政府註冊登記，都是預備購置土地、興建會所建築之際不得不然的做法。第一次正式向政府登記是在 1927 年，時值英殖民統治時代。當時位於牛車水士敏街（Smith St.）49 號及 51 號會所地皮原由同鄉楊氏向鄭金泰租賃，但因楊氏過世後，後代向法庭聲稱這幢建築是父親遺留的財產，企圖謀奪會所產業，導致王丙丁等鄉賢得向法庭申辯，並籌組金門會館、訂定章程、選舉信託人為管理委員以接管浯江孚濟廟產業。³⁴³第二次則是為了慶利路的土地與建物可以合法登記，才補齊向政府註冊的手續，1985 年 1 月 14 日大廈竣工落成，兩天後註冊批准。（圖 3-6.1）這一遲來的註冊，被新加坡《聯合早報》以〈成立到註冊，前後一世紀，金門會館設宴慶 115 週年〉之標題專文報導。³⁴⁴

³⁴² 吳華，《新加坡華族會館志》，新加坡：南洋學會，1977，頁 174。

³⁴³ 王濟堂回憶：「為什麼金門同鄉會選這個地方（牛車水）作為建廟，原因就是因為鄭金泰有些空地在一帶，有意出租給人家作建築房屋之用，同時鄭金泰本來也信奉佛教，他一聽到我們要租來作為建廟之用，就很慷慨的答應租給我們，為期二百年，每年租金貳元，於是當時的一些金門同鄉，就積極籌備資金把這塊空地建立一座兩間店舖式的三層樓，也就是舊金門會館的會所，當時因為我們的金門同鄉不太瞭解英國殖民地的法律，所以地皮的租賃地契，用一位姓楊的名義向鄭金泰租借，楊氏在世時，他的後代就給了我們麻煩，他入稟法庭聲稱這座三層樓的金門會館的業主權是他的父親遺留下來給他的，他要求拿回這份產業，到這時候，同鄉們才著急，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應付辦法，當時由王丙丁先生負責向法庭申辯，幸當時捐款人及款項都立碑為證，所以法官派人到場審查，結果認為證據確鑿，孚濟廟於是正式被認為業主，同時製訂章程，其中要有六位信託人為管理委員，因此金門會館於是誕生...」（王濟堂，〈金門會館誕生的經過〉，《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新加坡：金門會館，1990，頁 98。）

³⁴⁴ 記者不詳，〈成立到註冊，前後一世紀，金門會館設宴慶 115 週年〉，新加坡《聯合早報》，1985 年 3 月 2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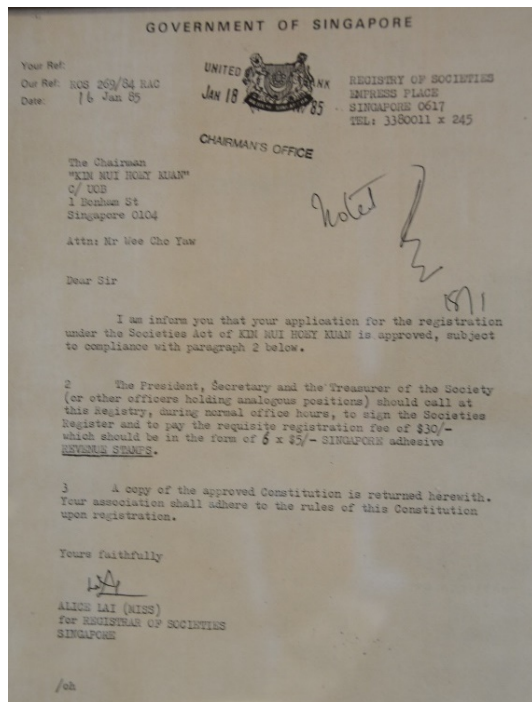


圖 3-6. 1：金門會館註冊批准文件

（三）小鄉團的轉型策略

走過移民社會的歷史，在新加坡國家認同、公民意識與現代性意識形態的高度支配下，地緣文化為認同的鄉團固然遭遇結構性的危機，但其實並沒有被消滅。相反地，我們看到大多數的鄉團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動性，無不努力思索在當代社會如何賡續、轉型的問題。以下，我針對 22 個新加坡金門人小型鄉團（金門會館與浯江公會除外）的轉型策略，加以類型化，以便說明不同的在地化（localisation）趨勢。

1. 提倡文娛活動，凝聚宗教信仰的社會功能，並以籌募永久會所作為凝聚鄉情的重要目標

駁船業的式微，衝擊了昔日估俚間存在的功能。然而，不少會館在鄉賢的領導下，仍然向政府申請註冊，確保法定身分，並購置或承租產業，提供成員活動；且添購娛樂設備，如卡拉 OK，交流聯誼競賽，其中又以舉辦不同年齡層的閩南語（福建話）歌曲比賽，富有文化傳承的意義；有些還不定期舉辦講座，如醫藥保健專題等，吸引樂齡者參加；甚至，會所提供樂齡者打打衛生麻將、四色牌等消遣，無傷大雅。此外，昔日的估俚間鄉團以男性為主。近 20 餘年來，女性開始參與鄉團活動，並擔任重要職員。這些女性的主要來源，一是父親為祖籍金門者，一是嫁入金門籍的媳婦。他們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家庭聚餐日、生日會、傳統節日聯歡會（如中秋），由婦女組負責烹飪招待會員和家眷朋友；有時，教授正宗或在地化改良後的閩南菜餚製作，如薄餅、粽子等。這些活動成功地吸引了年輕人、婦女等新的成員，並在文娛聯誼中建立了以血緣或地緣為中心的網絡關係。其中，以星洲官山社、金合發聯誼社、文山聯誼社、東安渡頭聯誼社等鄉團，企劃與活動力均強，仍維持著成員很高的向心力。

再說，一直以來，估俚間的角色之一是地緣的廟宇，新加坡金門人鄉團呈現

了一種隨著移民的跨界而擴大了信仰網絡範圍的歷史過程。而事實上部分多姓氏鄉團的組成就是原鄉宗教信仰網絡的再現，如內洋等五鄉社共同奉祀伍鄉太子爺，共同組織金再發；烈嶼青岐、楊厝奉祀山西夫子（關聖帝君）。在每年神誕日的活動，仍可吸引不少鄉團成員及其下一代、其他鄉團信眾前來祭拜，幾乎每個鄉團藉此機會舉辦聯誼聚餐，凝聚認同情感，也籌募香火錢（緣捐）。其實，在現代化程度極高的新加坡，華人傳統信仰的凝聚力仍然很盛，當前鄉團的運作便是維繫、保存發源於僑鄉的華人儒釋道合一的民間文化的關鍵機制。（圖 3-6.2）



圖 3-6.2：金再發慶祝伍鄉太子爺千秋（2019 楊素美提供）

此外，部分會員人數眾多的大姓鄉團，在籌募購置永久會所的過程中，展現了高度的動員與凝聚力；且當會務穩定之際致力於文化教育、慈善福利工作，並返回金門家鄉參與公共事務，轉型相當成功，古甯同鄉會、湖峯社為典型的代表。

1830 年代即有金門古甯李氏先賢前來新加坡謀生。隨著南來同鄉日益增多，倡組「古寧頭」估俚間幫助新客落腳謀生，並作為聯絡同鄉感情及供奉分香自雙鯉古地山西夫子（關聖帝君）之場所。約至 1930 年代左右，由李炎庭、李炎興、李炎億先賢以租賃的方式設會所於福建街 43 號店屋。二次戰後，配合政府社團註冊制度，將估俚間的鄉團改組為同鄉會，1951 年 7 月 25 日註冊為「古甯同鄉會」。值得說明的是，當時為了打破派系之見，團結同心，經討論後特將古寧頭之「寧」字---猶如孤腳站立、易有不合等改為「甯」字，期許鄉團成員能「用心經營」。1970 年代，鑒於會所與周圍建築物都被規劃在市區重建計畫範圍內，即將被徵用，為長遠之計，會館領導提出尋求新會址的需要。1975 年正式成立籌建新會所委員會，由會長李忠信先生為主委。1979 年籌建小組獲悉業主吳友利擬在芽籠七巷興建一座四層樓大廈，作為社團用途，每單位約 1,200 平方英尺，認為其地點和面積合乎需求，並與業主進行洽商。1980 年 12 月間，在大廈興建期間，籌建小組組團前往馬來西亞巴生埠進行募捐工作，並拜會古甯同鄉會外坡名譽會長李朝第鄉賢，共商籌建新會所等事宜。李朝第鄉賢在巴生德高望眾，不僅熱情招待到訪組員，親自捐獻巨款作為興建新會所的基金，還熱心號召當地古甯李氏同鄉鼎力支持。經李朝第鄉賢登高一呼，同鄉熱烈響應，即席之間便籌得捐款超過七萬餘元新幣之數。翌日早上，募捐小組一行人，由巴生港口乘船前往浮羅吉膽拜訪，該島鄉親熱情招待到訪團員，亦熱烈捐獻，響應募捐籌款。

經長期之奔走，1984 年新會所建成。1985 年 6 月 30 日於慶祝三十五周年紀念暨新會所落成晚宴慶典上，會長宣布古甯同鄉會正式遷入新加坡芽籠七巷之會址，開啟了新的階段。1988 年籌建新會所工作小組，一致同意結束小組的活動及一切募捐工作，所有餘款，全數撥入「新加坡古甯同鄉會獎助學金」。全體執委議決，群力籌足新幣拾萬元作為古甯同鄉會獎助學金的基金，每年皆接受會員子

女之申請，鼓勵向學。2000 年以後，經常組團返鄉參與宗祠奠安與祭祖活動、雙鯉古地重修奠安活動等；亦多次捐助古寧國小、金門大同之家等教育、慈善機構，關心家鄉事務。

新加坡湖峯社則是來自金門湖下村（又稱湖峯社），由楊姓族人所組成，雖其中有少數他姓，皆與楊姓家族有親戚關係。鄉僑最早自 1837 年由故里南來，多操舢舨為業，運載旅客，日曬雨淋，胼手胝足，數十年如一日。南來之初即創設估俚間，以供同鄉宗親寄宿，而且每年農曆正月二十五日家鄉湖下雙忠廟武安尊王聖誕廟會節日，海外遊子循例於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設醮壇及演戲（歌仔戲）宴會慶祝一番，既可聯絡宗鄉親感情，同時亦表達對桑梓神祇之敬意。1932 年，新紅燈碼頭（Clifford Pier）落成，水上交通工具日新月異，湖峯社成員為適合時代之需求，原有舢舨改造為摩哆，停泊於紅燈碼頭內面南邊三個石梯，為來往輪船起落，因服務週全，甚受好評。

1947 年冬，湖峯社鄉賢 17 人發起向政府登記註冊，以便因應時代所需。1948 年 5 月 20 日獲得當局批准註冊，1949 年 2 月 22 日舉行成立典禮暨武安尊王千秋，大宴政界顯要及社會名流，情況熱烈，盛極一時。1948 年起，會所地址在絲絲街 101 號 3 樓。1975 年，在市區重建計劃下，湖峯社購置位於里峇峇利路聖多馬徑 6 號風景樓公寓一單位作為會所，供社員活動。1991 年受通知不准在私人住宅區進行社團活動，必須重新覓屋遷移，除本地會員鄉親的奉獻，捐款者甚至遠自台灣、金門、馬來西亞、印尼及廈門等地方宗親人士，購置了芽籠 24 巷一帶的現址。1992 年遷入迄今。自 2000 年起亦多次組團返鄉，多由永遠榮譽會長楊清芳領團；2004 年第一次經由「小三通」方式從廈門回金門；2004 年底為慶祝建縣九十週年，亦組團回金。2007 年 11 月 8 日湖下楊氏宗祠奠安活動，再度組團回鄉，重建及維繫了新加坡湖峯社楊氏與金門之間緊密的文化網絡。

2. 開放邊界、擴大社會網絡的轉型方式

一旦金門地緣鄉團的世代傳承發生問題時，改變原鄉祖籍地的認同模式，進行在地化的轉型，十分常見。其中，對於原本人數規模較小的鄉團來說，打破金門人社群地緣的藩籬，更名為新加坡的某氏宗親會館，對象不分祖籍，只要是該姓的新加坡公民或擁有永久居留權者；或者鄉團成員同時主導新加坡某氏宗親會的成立，並擔任重要領袖，是一種開放邊界、擴大社會網絡的轉型方式。前者如歐陽氏的金獅嶼改為新加坡歐陽公會、董氏的金門古崗聯絡站改為新加坡董氏公會；後者如烈嶼方氏的文山聯誼社成員，同時參與南洋方氏總會（Singapore Nanyang Fang Shee Association）的籌備與會務。

19 世紀後半葉，金門歐陽氏先賢（包括區、歐和歐陽三姓宗親）於新加坡河擔任碼頭工人、大舢及舢舨駁船估俚（苦力）及其他粗活。初期於福建街的一間舊式店屋樓組織估俚間，因懷念故鄉的地理形勢很像金獅戰球，而新加坡也稱為獅城，即將估俚間命名為金獅嶼。估俚間內奉祀分香自金門歐厝五顯廟的金府王爺，每年農曆八月十二日神誕日舉行慶典。此後，金獅嶼幾度搬遷至北京街、新拿谷街、丁律街、香港街等地，居無定所，顯示當時生活之艱辛。1991 年，有鑑於估俚間的傳統角色逐漸淡化，鄉僑商議成立新加坡歐陽公會以取代金獅嶼。1993 年申請正式被批准。因此從金門地緣鄉團的性質，轉成向全新加坡歐陽、歐、區氏開放的宗親社團，目前會員有 160 人，除金門之外，有來自福建各地的土生土長的宗親，以及晚近二十年來自江蘇、山東等地入籍新加坡的新移民。當

然，儘管如此，歐陽公會與金門的關係仍相當密切，如仍以祭祀金府王爺為主，且曾於 1998 年組團返回金門祭祖。

早期金門董氏並未成立估俚間或鄉團，僅於 1960-70 年代設立金門古崗聯絡站，以董氏宗親為主，另包括蔡姓、馬姓等鄉親。1995 年向新加坡社團註冊局正式申請為合法社團，最初取名金門董氏公會，會員以金門籍宗親為主，由於參加的會員人數有限，以及種種外來因素，使得該會運作陷入停滯。1999 年末，該會經再三磋商與討論後，決定刪去金門二字，轉型為新加坡的董氏宗親會，藉以廣召其他籍貫宗親加入壯大組織。目前有包括原籍潮州、廣府、海南、山東等地的董氏宗親加入，會員人數約 100 多位，金門人約佔不到 4 成。2000 年加入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近年來，亦多次組團前往大馬、菲律賓、中國、台灣等地參加董楊宗親會之活動。

烈嶼方姓又是另一種模式。從 1935 年起，即有不少文山聯誼社的成員同時籌備南洋方氏總會，如方松柏曾擔任發起人。戰後，文山的方水金、方百成、方榮利相繼擔任南洋方式總會的領導人及重要幹部。其中，1986 年 1 月代表華人社會最高組織的「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正式宣佈成立時，金門僑領、文山聯誼社領導人、南洋方氏總會主席方水金獲選為中央理事會理事之一，並蟬聯獲選至今。³⁴⁵原籍烈嶼后頭的方姓，成功地維繫了地緣鄉團的凝聚力，也開拓了屬於在地特色的南洋方氏總會，擴大了社會網絡及其影響力。

3. 增設宗祠祖龕，奉祀開浯始祖，安置宗親祖先牌位，以配享祀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即使超過半數以上的金門鄉團是一種單姓血緣網絡的延伸，但是幾乎沒有奉祀始祖而成為宗祠，而是祭拜分香自原鄉的地緣信仰。唯一的例外就是浯卿陳氏公會，它在 1968 年之後增設宗祠祖龕。

浯卿陳氏家族源自金門縣下坑（夏興）、山外、東洲、高坑、前墩。一些先輩於 1946 年發起籌組鄉團，以「浯源金島衍新島，卿客他鄉猶故鄉」為宗旨，籌組「浯卿陳氏公會」，當時入會會員人數達 65 位；同時奉祀恩主公陳淵（源自下坑孚濟廟）、林府王爺（山外）、留府王爺等金門神祇。1947 年正式註冊為合法社團。起初，浯卿陳氏公會在新加坡河畔小坡 Jalan Sultan 租用一室作為會所，後來發動會員宗親募捐，於 1968 年購置芽籠 18 巷之永久會所。在會所內，除奉祀聖侯恩主等神祇外，亦設置名為「忠賢第」的祠堂，奉祀金門下坑開基祖六郎公、六郎婆之牌位，並讓宗親奉祖先牌位之祠堂，定期舉行春秋二祭。

根據統計，在 1890 年代新加坡華人方言群中，曾有 14 間血緣組織，設神壇祭拜祖先。這種設立宗祠性質的祠廟，絕大多數由福建、廣東、潮州等主要的方言幫群的富有商人所倡建，如 1878 年福建幫領袖創立的保赤宮陳氏宗祠；³⁴⁶甚

³⁴⁵ 南洋方氏總會成立於 1935 年春，由方松柏、方國鈞等十人發起以方氏總會為名的社團初期臨時會所設在東陵方振成漆廠內，1941 年經社團註冊局批准，正式定名為南洋方氏總會。會所過後曾多次遷移，1989 年於丹戎加東路 194 號雙層自置新會所。南洋方氏總會在新加坡活力十足，例如 1958 年起，南洋方氏總會組織了中樂鑼鼓隊，修建了方氏先祖紀念碑，組建了附屬於總會的互助會，成立「南洋方氏總會教育基金管理委員會」。1983 年成立了方氏青年團文化組，聯合了幾家比較活躍的宗鄉會館和文化團體，在當時的國家劇場舉辦大型的「四月集錦文娛晚會」，觀眾達 3000 餘人。從 1983-1989 年一連舉辦了 7 屆的「四月集錦文娛晚會」，帶動了宗鄉會館推廣文化活動之風氣。

³⁴⁶ 保赤宮陳氏宗祠是新加坡早期的血緣性宗親社團之一，成立於 1878 年，由福建幫陳金鐘、陳

至有跨幫群的成員所組成的祠堂，如 1857 年閩粵兩籍林氏族人組織的林氏大宗祠九龍堂。³⁴⁷單一地緣鄉團所附設的祠堂者，在金門人社群中十分罕見。透過主祀開浯始祖，表明了與原鄉宗族的一種文化濟帶關係。

4. 以饒富聲望的鄉賢為中心，建立社會互助的聯絡所

從早期到現在，亦有一種未組估俚間，而是以社經地位崇高的鄉賢為中心，建立具有鄉團功能的聯絡所之模式。瓊林蔡氏旅外同鄉聯絡站即為一例。

1920 年代，瓊林鄉僑蔡嘉種在新加坡的事業已經相當成功。當時他的「長發號」九八行設於絲絲街（Cecil Street），從事土產、鹽、魚、肥皂等貿易，獲利甚多。蔡嘉種熱心公益、嘉惠鄉人，故當時南渡之瓊林蔡氏多在該商號工作、居住，儼然具備鄉團的功能。蔡嘉種當時亦活躍於金門會館，襄助多項對於金門的公益事業。到了 1944 年左右，由蔡延甫、蔡錫敬創辦「美發號」，成立於菲立街（Phillip Street），主要貿易是將西馬（馬來半島）所產塑膠、咖啡、飼料、罐頭等貨物出口到東馬（沙巴、砂拉越），再由砂拉越進口樹膠（橡膠）、椰乾、胡椒等土產，生意相當成功。美發號繼長發號之後，扮演了鄉團的角色。

1970 年，蔡延甫過世，由蔡錫敬接手美發號，會所遷至直落亞逸街。1980 年，印尼土產生意競爭愈發激烈，美發號從進出口生意轉為進口建築材料，並在進口的過程中接觸許多建築的資訊與知識，爾後進一步轉型為建築公司。之後蔡錫敬過世，由蔡昭明、蔡錫琛繼任，地址遷至 Kaki Bukit Road 一帶，改設二家商號---美豐商號與美發商號，美豐以經營土產，美發則以建築業為主，仍是瓊林鄉僑的聯絡站。蔡錫琛先生為負責人，聚餐為蔡偉卿負責，聯絡由蔡國霖負責。二個月定時舉行一次餐宴，而聚餐費用都由經濟較富裕之鄉人負責，並且也參加金門會館聯辦金門鄉親聚餐會，促進鄉親情誼。

1960-80 年代，商界領袖蔡普中亦曾扮演重要角色。當時凡是金門鄉僑（不論蔡姓）有任何生活上的困境，多來尋求蔡普中的協助，而他也常常念於鄉情給予資助。當時他所經營的菸業、船務業十分成功，並跨入金融界，與人合資成立亞洲商業銀行，擔任董事總經理一職。蔡普中亦長期擔任浯江公會會長，是浯江公會創辦史中首位資本家，帶領浯江公會由估俚間的鄉團轉型為現代服務性社團，居功厥偉。當前，瓊林發展最為出色的鄉人為蔡其生，事業極為成功，熱心公益事業，目前擔任金門會館的副主席、中華總商會之總務，亦為新加坡華人商界重要領袖之一。

僑居新加坡之瓊林鄉人原無同鄉會，僅由成功商人協助鄉親而已。但至 1980 年代，耳聞金門雙乳山的一大片瓊林祖產土地將被台灣商人買下經營酒店，當消息在新加坡傳開，瓊林鄉僑紛紛慷慨解囊，冀望能將土地交涉而買回。在此契機下組成「瓊林村旅外（聯絡站）同鄉」，並派代表組團回金門交涉。從熱心公益的鄉僑領袖及其商號作為鄉誼聯絡到關心僑鄉公共事務而發起的旅外同鄉，雖未註冊為正式社團，但仍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明水等人創建。初成立時只限福建籍陳氏宗親參加。1881 年後其他省籍陳氏宗親也可參加，保赤宮因而成為新加坡陳氏宗族人士的總組織，奉祀開漳聖王陳元光。1937 年陳氏宗祠更名為新加坡穎川公所。

³⁴⁷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等編，《新加坡華人會館沿革史》，新加坡：宗鄉聯合總會聯合總會，1986，頁 61-63。

二、在新加坡談「金門人」？：宗鄉會館的未來

今日，在以新的國族國家認同、資本主義邏輯與現代性價值觀所壟罩下的新加坡，當方言群已不再是社會的主要分類法，當方言本身及其地緣文化逐漸式微之際，什麼是「金門人」？這個社群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又是如何？為何在新加坡談「金門人」？又該如何看待華人移民社會的歷史遺產？

1980 年代以後，不少中國閩粵僑鄉在招商引資的現實目的下，以鄉情召喚為手段嘗試爭取海外華僑、華人的投資，隨後更在官方支持下成立一些跨國的地緣聯誼團體，如國際潮團聯誼大會（1980 年 8 月 18 日）、世界福清同鄉聯誼會（1988 年 10 月 12 日）、世界海南鄉團聯繫大會（1989 年 10 月 14 日）、世界福州十邑同鄉總會（1990 年 5 月 19 日）、世界晉江同鄉聯誼大會（1990 年 8 月 19 日成立）、世界安溪鄉親聯誼會（1992 年 10 月 15 日）、世界同安聯誼會（1994 年 5 月 21 日）等，其宗旨不外乎促進世界各地鄉親的大聯合、協助推動文化活動、互通世界各地商業訊息、以利鄉親的投資和開發商貿活動等。東南亞各地的華人地緣會館也在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崛起的趨勢下，積極參與這些跨國的文化活動，一時之間，夸言談論地緣文化的復興者，大有人在。

然而，相對於閩粵其他原鄉，金門在政治體制屬於中華民國台灣，又長期處於戰地軍管的狀態（1949-1992 年），經濟上並不發達。但是，金門與海外會館的關係一直沒有中斷，1958 年「八二三砲戰」後金門會館發動鄉親捐輸以濟災民，1973 年浯江公會組團返鄉並籌募「華僑之家」大廈的興建等，可見一斑。1992 年 11 月 7 日解除戰地政務之後，海外鄉僑紛紛組團返鄉祭祖、參與廟會活動，蔚為風潮，多數還帶著他們在南洋土生土長的下一代一起回鄉謁祖、見見未曾謀面的親人等。近年來，金門縣政府亦邀請各地會館的青年團成員返鄉，瞭解他們血脈與文化的「根」，2004 年 12 月還曾盛大舉辦過第一屆的「世界金門日」活動。可以發現，經濟目的並非這些已經落地生根的海外「金門人」重返僑鄉的原因，一種源自於宗族血緣及鄉土地緣文化認同的力量，才是將彼此聯繫起來的主因。

這種認同的力量特別是呈現於出生於金門的新加坡鄉僑之身上。他們可能是戰前為了躲避日軍侵略或國民政府的抽丁而南渡，或者是 1949-58 年間被已在南洋落腳的家人從戰地接出。金門對於他們是有實際的生活體驗與歷史情感的，透過他們參與鄉團、會館的工作，自然會流露出一種離散的情感及不捨的鄉愁。這也可以說明為何在新加坡獨立建國之後，仍會有僑匯捐輸故鄉的現象。

知名詩人寒川的作品即表現出一種濃烈的金門認同。1980 年，年僅 30 歲的新加坡華文詩人、出生於金門榜林、5 歲隨母親南下與父親團聚的寒川³⁴⁸寫下一首離散詩《童年•金門》，投射出故鄉遙遠的想望及落地生根的現實。

³⁴⁸ 筆名寒川的呂紀葆，1950 年生於金門榜林村，五歲隨母親南下新加坡與父親團聚。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三十多年來，擔任文藝、宗親會館和社區刊物的編輯顧問、主編或編委，不下五十種。現為印華作家協會顧問、新加坡錫山文藝中心副主席、新加坡藝術總會理事，新加坡島嶼文化社理事、新加坡書法家協會高級評議員、新加坡金門會館董事、新加坡浯江公會董事、印尼《印華詩刊》與《印華文友》顧問。創作之餘，多次受邀參加在中國、台灣、美國及亞洲等地的文學會議；也擔任多項海外文藝創作比賽評審。著有詩集《金門系列》、評論集《寒川文藝評論集》、遊記《雲樹山水間》、散文集《文學回原鄉》和人物傳記《我從金門來》等十七種；主編《華實串串》和《華崗依舊》等六種。

北望，在南中國海頂端
隔著長長三十年的記憶
去國之後，就不再是暫時的投宿
成長、生根，甚至於
結豐厚的果實

從未懂得金門的月光
過往，是如何地照耀在
自家的庭院上。屋後許是山
屋前許是一脈河水緩緩流過
他都記不起了

幾年後，當他故居重遊
一街巷的熱鬧
究竟非他所夢寐嚮往的地方
他的童年
埋入了歷史

2002 年，寒川首度重返金門，離散情懷未減。他寫下一系列的詩作，其中《古厝》之一再現了歷史記憶與鄉愁的糾葛，以及對於金門既是原鄉、又是異鄉的情感游移。

古厝終究不曾被遺忘
那年在厝前嬉戲的小孩
而今歸來，竟不知
自己究竟是原鄉人
還是異鄉人

離鄉之前沒有記憶
漸行漸遠 記憶是
淚水盈眶
是一頁頁漂泊南洋的
辛酸史

屋前沒有緩緩的河水流過
屋後也沒有山巒依偎
影像終於歷歷在目
古厝 搖搖欲墜
再斑駁亦非如此淒涼

細細觸摸

就怕驚動那一片牆
不能負載
半世紀的
鄉愁

浯江公會主席洪天送，更是心繫家鄉的典型。1927 年出生於金門烈嶼鄉上岐村楊厝的他，姐弟妹八人全賴以務農為業的父親維持家計。年少成績優異，曾代表烈嶼到金門本島參加華語演講比賽，得到全縣第三名。但為了改善生計，1947 年身為長子的他毅然南渡，投靠划舢舨的二叔父。為了多賺一些錢，年輕力壯的他一天勞動十餘個小時，每月最高可收入三百元。當時一個普通的職員月薪約五十元。晚上則住在金長發估俚間，吃苦耐勞，省吃儉用，累積一些積蓄後圖謀經商。1950 年 2 月，洪天送經手中國招商局食鹽及台灣白糖的貿易，賺了更大一筆。翌年即創辦「洪天送駁運服務公司」，公司迅速擴充，一開始最大的主顧是鴻鷹機器廠，它是當年印尼油船在新加坡的合約維修廠，為機器廠的工人和機器配備提供運輸服務。1960 年代改與以新加坡為基地的挪威 UNITO 公司合作，為他們載送其工人和輪船配備，直到 1986 年退休。

如果說事業是洪天送新加坡生涯的「經」，那麼參與鄉團的公益活動便是他人生的「緯」。1963 年，洪天送在浯江公會的李府王爺千秋慶典上，榮膺正爐主之職。翌年被選入浯江公會擔任執委，並積極參與由蔡普中、陳江海、邵源來和陳潮水等籌設的建所基金，成功達成購置芽籠會所的目標。之後，洪天送擔任多項浯江公會職務，包括總務、副主席，2001 年起出任主席迄今。1980 年代洪天送進入金門會館董事部，並獲選為金門會館建廈募捐委員。1986 年、1992 年，他先後協助金岐山同鄉和金長發聯誼社購置新會所，以及新加坡六桂堂和洪氏總會大廈的建築基金活動，並擔任多項職務迄今。而且，不僅是新加坡，多年來他也為馬來西亞雪蘭莪巴生金門會館基金、港口伍德宮基金、浮羅吉膽金浯江公會基金、古晉金門會館基金等略盡棉力。他也是新加坡聖侯宮永久名譽主席和馬來西亞浮羅吉膽金浯江公會的名譽主席。

在僑居生活中，他經常匯款回鄉，貼補家用。1973 年隨同浯江公會返鄉，探望闊別 26 年的父親、親友與弟妹，更在華僑之家的籌建委員會中被推舉為海外募捐副主任，協助謝漢和李皆得進行籌款工作。歷年來，他為家鄉祠廟、建設慈善基金籌款不遺餘力。舉其犖犖大者有：高雄市金門同鄉會建會基金、臺北市金門同鄉會獎學金、金城鎮城隍爺廟基金、烈嶼鄉青岐洪氏家廟基金、烈嶼鄉青岐天師公宮基金、烈嶼鄉保生大帝廟基金、烈嶼黃厝洪氏家廟基金、烈嶼鄉公所建設基金及體育基金、烈嶼民眾服務社建設及仁愛基金、國中家長會基金及體育基金、上岐國小設備基金及體育基金、烈嶼湖下宮基金、東坑宮基金、上林宮基金、上岐村太子宮基金、朱王爺宮基金、祖師公宮基金、仙祖公宮基金、頂關帝宮基金、宮媽宮基金、金城鎮公所體育基金、東林洪府元帥宮、東門王爺宮基金、南門媽祖宮基金、西門內武廟基金、北門上帝公廟基金等不下四十個。

從 1947 年離鄉僑居星洲，洪天送返鄉不下 70 次，居新加坡金門人之冠。他還多次受到政府的表揚，如 1989 年 10 月受邀回鄉參加華僑節典禮，接受唐雄飛縣長頒發之「模範華僑」獎狀；1995 年，金門縣慶祝建縣八十周年，洪天送獲頒「傑出華僑」獎。2001 年，復獲頒「中華民國福建省榮譽縣民」獎，洪天送是海外獲得此項殊榮的第一人。更加難得的是，洪天送積極鼓勵孩子參與會館活動。

其三男二女，受到良好的教育，且在事業上均有成就。其中，次男洪建國在父親的影響下，一樣熱心參與會館事務，在金門會館第 138 及 139 屆董事職員中榮膺副福利一職。

如同洪建國這樣的年輕專業人士加入會館者還有不少，包括任職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楊素美研究員、南洋理工大學地理學家張家傑等。楊素美，祖籍湖下，任金門會館文教部副主任，曾多次返鄉，對金門相當熟悉，經常替會館舉辦講座、影片欣賞等活動，引介金門文化，同時還考察新加坡金門人的史蹟，如發現新加坡有條「金門路」(Quemoy Road)、金門路上還有一些名為「金門園」的店屋、公寓為早期鄉僑陳清吉所建、於咖啡山發現王三龍父子的大墓等。張家傑則是祖籍烈嶼后井第三代，通過碩士論文研究過程中的實地田野經驗，他重新踏上了祖父輩的鄉土，並在學術研究的理性之外醞釀了金門認同的情感；甚至曾經為了金門是否設置博弈產業(賭場)而向新加坡金門會館主要成員發放問卷，瞭解其意見；之後負笈英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曾任教於香港大學，後返回南洋理工大學執教。他們的參與為鄉團的經驗傳承與世代交替打下很好基礎，也將金門文化傳承於新加坡，並關心金門的未來發展。

所以，對以金門人的宗鄉會館為主的這一群新加坡人來說，賦予他們「(新加坡)金門人」的稱謂是有意義的。新加坡是國族認同，而金門是關乎文化認同的情感，兩者並不衝突。在高度現代化、國家歷史不長的新加坡，鄉團會館是他們找到鄉土情懷的根源，也是他們認識自己家族的移民史的開始；而且重新理解這些九八行、駁船業估俚間、火鋸與板廊業等庶民歷史就是新加坡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晚近以來金門會館做為新加坡金門人社群的整合性角色，愈顯重要。一方面包括合署辦公的浯江公會、沒有固定會所的會山寺、已停止運作的金僑友公會將原先奉祀的神祇安座於寬敞的金門會館四樓祭祀廳，未來有可能也會接納其他無以為繼的小鄉團神祇，進而成為金門民間宗教信仰的「萬神殿」；一方面自 2001 年以來由金門會館所召集的金門屬鄉團的定期聯誼，成為一種強化社群網絡的具體作為。

讓我針對後者加以討論。在戰前及戰後初期，多數金門人駁船業估俚間集中於直落亞逸街、絲絲街一帶；商人的九八行也聚集於這一帶，或者是不遠的福建街、北京街；行業接近或有所聯結，以及工作、生活地點接近，平日互通聲息、網絡綿密，神誕廟會之際亦會邀請其他鄉團成員參加，彼此多半熟識。但是戰後市區重建的過程，導致金門人所屬的鄉團會所多次拆遷，四散各地，平日見面不易；加上領導班底世代交替，彼此成員不見得認識。社會網絡與空間網絡與過去大不相同。

金門會館、浯江公會的領導菁英們意識到這個問題，2001 年 9 月起聯合 18 個金門屬鄉團，每兩個月輪流作東聚餐聯誼、交換意見，增進彼此的關係。這項定期的聯誼活動，讓一些處於冬眠狀態的鄉團找回了運作的活力，也使彼此的關係變得緊密。在新加坡，「金門人」這樣的文化概念與符號，從 20 世紀初期主導金門獨立設縣開始迄今，一直是通過各種層面的運作來鞏固與豐富，包括提倡教育文化與慈善福利，重新提倡團結互助的重要性。他們因應了新加坡社會的現實，讓金門人社群在新加坡成為文化網絡為基礎的「想像的共同體」(an imagined community)，並以會館為中心具體地加以運作，找尋、講述、傳播各種屬於移民

社會時代的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ies) 與歷史遺產 (historic heritage)，重返金門祭祖、探親、文化觀光，談論金門文化發展或古蹟保存、爭論賭場的興建等，這些思索與努力正是呼應自 1980 年代以來在新加坡被廣泛討論的宗鄉會館的當代使命的課題。

1984 年 12 月 20 日新加坡召開全國宗鄉會館研討會，主題為「我國宗鄉會館如何在新的時代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正如 1985 年 2 月 7 日黃祖耀宣布即將成立「全國宗鄉會館聯合委員會」，並指出「宗鄉會館有必要配合新的社會情勢，修改章程，開放門戶，讓不同籍貫、宗族的同胞參加活動；同時把服務對象擴大，讓非本籍貫、種族的同胞也能受惠。」以及提出「宗鄉會館有必要主動積極地進行自我更新、有計畫、有步驟地培養接班人，讓有才幹、有獻身精神的年輕人進入領導層」等建議，以因應時代的變局。³⁴⁹1986 年全國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的成立後，並創辦名為《源》的一份季刊，黃祖耀在創刊號祝詞中提到：「本會館的首要宗旨之一是在發揚華族的文化和傳統。我們認為華族在掌握他族文化和現代科技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和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源”，而且了解中華語文是唯一可行之道。」³⁵⁰而這個「根源」其實是新加坡在全球化的浪潮保持自身特色的關鍵因素。

³⁴⁹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等編，前揭書，頁 144。

³⁵⁰ 黃祖耀，〈創刊祝詞〉，《源》創刊號，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1986 年。

第四章 移民記憶：華僑家族的案例研究

第一節 方水金的運輸業及其社會貢獻

出生於烈嶼后頭村的方水金（Png Chwee Kim，1930-2019），是新加坡傑出的企業家、社團領袖。他所建立的新加坡運業貨倉（私人）有限公司在 1962 年註冊，從兩部老爺車的羅厘（卡車）起家，到 1980 年之後成為新加坡數一數二的貨運公司，不但是他個人的頂尖成就，也是新加坡經濟史輝煌的一頁。

方水金的祖父與父親方基錠乘帆船南渡，在紅燈碼頭從事海上運輸。祖父經營大估船，父親則駕電船載貨討生活。1938 年，8 歲的方水金跟著母親與姊姊坐船逃離日軍佔領的金門，南來新加坡與父親團聚。初抵異地的方水金，住在大門內（客納街），也進入直落亞逸街的啟蒙學校念書。但戰火又再度改變了他的童年生活，二年級開學才兩個星期，日軍就佔領新加坡，學校只得停擺。更悲慘的是戰亂炸毀了他父親的電船。他小小年紀被迫輟學，並挑起生活重擔。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製作香爐燭台師傅的小學徒。但為了多賺一點錢，晚上還得到大世界遊藝場內的小型高爾夫球場去當球童。接著他到北干拿路的一家雪茄菸廠，從事捲菸工作。這間菸廠的員工都是廣東人，只有方水金是福建人，工頭常把容易捲起的烟絲分配給廣東工人，而把難以捲起的碎烟分配給他。面對這些困境，頭腦靈活的方水金想出了把菸絲稍微沾水然後捲起的秘訣，如此不僅克服了碎菸難捲的問題，而且功夫比別人更加精緻，引得全廠員工都來向他學習。他也做過首都戲院隔鄰的霸打鞋廠貨倉小管工。這些雜工多多少少幫助家裡改善經濟。

但是父親仍希望方水金能學做生意，他回憶父親對他說的話：「要出人頭地，只有做生意一條路；不然，就只有當雜工、做苦力一輩子。」14 歲那年，方水金離開了霸打鞋廠，來到林嘉壽經營的出入口商，俗稱「九八行」當雜工。他工作勤奮，任勞任怨，甚得林老闆的肯定。一天早上，方水金在打掃天井時檢到了一疊鈔票。他原封不動地交給林老闆。一個星期後，林老闆擢升他為「財副」，教導他如何計算鈔票，如何存入銀行，把重要的財務工作交給他處理。後來林老闆透露，那一疊方水金檢到的鈔票，是他故意放的。回想起來，方水金說，如果他貪心，後果真是不堪設想。方水金感激林老闆的器重，因而更勤奮地工作，務必把賬目整理得有條不紊；從中，他也學習到做生意的一些訣竅。

但未幾，方水金家中發生劇變，先是父親勞碌去世，接著母親、姊姊也跟著逝世。但他不向命運低頭。18 歲那年，他辭去九八行工作，向友人籌措了三千元，開始和朋友合夥做生意，先後從事供應輪船米糧食品雜貨。但由於初入商場，缺乏經驗，受到印尼商人的欺詐，幾單大宗貨物全都收不到錢。辛辛苦苦經營了三年的生意，終於以失敗告終。這時的他血本無歸，且欠債累累。他毅然地踏入一家運輸公司當苦力。但方水金的守信用、負責任，贏得了店家和朋友的信任，也獲得兩位長輩商人的賞識。1962 年，他東山再起，註冊了新加坡運業貨倉（私人）有限公司。創業伊始，他的公司只有兩部老爺羅厘（卡車）。但審時度勢的他，配合新加坡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將逐漸起步的貨運公司及倉儲遷往裕廊工業區，1970 年他到英國考察箱運設備和運作概況，更加強了他在這方面的投資

信心。之後，他買下兩塊共占地 26 萬平方公尺的工廠。工廠有三間寬廣的貨倉，一間車輛修理工地，以及一座可放置 1,500 個貨櫃箱的廣場。全盛時期，擁有員工近百名，各類重型拖車約兩百輛；業務蒸蒸日上，生意擴及馬來西亞，以及東南亞各國、香港、臺灣、澳洲、歐洲各地。（圖 4-1.1~圖 4-1.6）



圖 4-1.1 (左)：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外觀（攝自公司展示之照片）



圖 4-1.2 (右)：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俯瞰



圖 4-1.3 (左)：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內部空間



圖 4-1.4 (右)：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貨倉



圖 4-1.5 (左)：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祭祀儀式（攝自公司展示之照片）



圖 4-1.6 (右)：新加坡運業貨倉有限公司施工舊照（攝自公司展示之照片）

1990 年代，他的幾個孩子加入經營團隊，方水金的業運倉儲業更上一層樓。集團在裕廊工業區建立了大型冷藏貨倉，為星國的超級市場提供現代化的冷藏服務。事業有成的他，更是服務社區、奉獻公益。他先後在 1995、2003 年，榮膺總統頒賜公共服務獎章 (PBM) 和公共服務星章 (BBM)，也獲頒太平紳士 (JP)

榮銜。他也擔任文山聯誼社、金門會館等要職，照顧鄉僑，出錢出力。1960年起，加入新加坡方氏總會，領導有方，備受推崇。他也是新加坡六桂堂發起人之一，曾任主席；也在1986年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成立之初，加入領導階層。晚年的他，也兩度捐資金門大學，回饋故鄉。

方水金夫婦育有四男二女，均已成家立業，內外孫眾多，其樂融融。兒子們在方水金的基礎上，持續發揚光大。其中，方得岫目前是集團的負責人，也繼承父親的志願，擔任金門會館董事。2019年3月13日，方水金辭世，得享高壽。（圖4-1.7至圖4-1.10）



圖 4-1.7 (左)：方水金 (2011)



圖 4-1.8 (右)：方得岫



圖 4-1.9 (左)：方水金(左二)捐獻新臺幣貳百萬元予金門大學 (2011)



圖 4-1.10 (右)：方水金參與煉石窩主人新書發表 (左起寒川、陳篤漢、許國振、方水金、蔡其生，2007)

第二節 洪天送的家鄉情懷

洪天送（1927-2016）出生於金門烈嶼楊厝，來自貧困的家庭環境，自幼聰穎的他，曾經代表烈嶼，到後浦參加華語（國語）演講比賽，得到第三名，是烈嶼唯一得獎的學童。他在日本軍佔領時期的烈嶼度過經濟困頓但充滿色彩的 1930-40 年代的童年歲月。

1947 年，時年 20 歲的他，到新加坡投靠從事舢舨駁船業的二叔父，棲身於金長發估俚間（苦力間）。1951 年他成立「洪天送駁運服務公司」，購置摩哆（電動）船隻往來於新加坡河港運貨，直到 1986 年才退休。洪天送熱心公益，除金長發、金歧山等鄉團及新加坡六桂堂、洪氏總會之外，更積極參與新加坡浯江公會事務，歷任總務、副主席、主席（2001-2010）。僑居生涯中，他經常匯款返鄉貼補家用，並關心家鄉的發展。不僅如此，從 1973 年起隨同浯江公會訪問團返鄉起，數十年來，他往來於新加坡與金門之間不下 70 次，為超過 40 座的祠廟、慈善基金會奔走募款；早幾年，金門百姓總是在浯島城隍遶境中看到「洪僑領」的身影。大概若計算海外金門人返鄉最多次者，洪天送應該名列第一。1980 年代，洪天送協助當時的浯江公會主席蔡普中催生「華僑之家」大廈，這是金門戰地政務時期第一幢現代化的旅館。他於 1995 年獲頒「傑出華僑」獎，2001 年再獲「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榮譽縣民」。他是身處異鄉、心繫故土的華僑的典範。（圖 4-2.1 至圖 4-2.12）



圖 4-2.1（左）：1973 年浯江公會返金，右八為李皆得、右九為洪天送

圖 4-2.2（右）：1990 年代浯江公會頒發獎助學金，右一為洪天送



圖 4-2.3（左）：洪天送（左三）接受江柏煒訪談（2007）



圖 4-2.4（右）：洪天送講述移民經驗（2012）



圖 4-2.5 (左)：金門會館與屬團交流會（前排左四為洪天送，2007）



圖 4-2.6 (右)：浯江公會普渡（前排中間洪天送，2007）



圖 4-2.7 (左)：洪天送（左前）、楊清芳（右前）接受金門會館與浯江公會表揚（2014）



圖 4-2.8 (右)：洪天送榮譽公民證（2001）



圖 4-2.9 (左)：洪天送保留中華民國身分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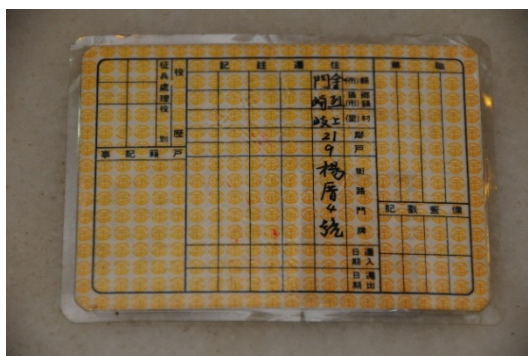


圖 4-2.10 (右)：洪天送保留中華民國身分證二



圖 4-2. 11 (左)：洪建國（洪天送公子）婚禮（1985）



圖 4-2. 12 (右)：洪天送八十大壽壽宴（中排左三為洪天送）

金門會館一些年輕的董事曾經問過洪天送，為什麼已經南渡、定居新加坡這麼多年了，仍常常想著返回金門。他很認真地說：「那是當然的，喝過金門水的人，就再也離不開金門了。」。2004 年洪天送中風，當時適逢縣長李炷烽訪問新加坡，他堅持讓醫生批准他暫時出院以出席歡迎晚宴。同時努力復建，在 2005 年返回出席金門建縣 90 周年大慶。

「海底工的估俚生活，不是你們現在的少年仔可以了解的。」「我真骨力！一天到晚只想要賺錢寄回唐山。我搖舢舨到天晚，常常是估俚間最遲回去的一個。」談到南渡之初的艱難生活，他的眼睛泛著淚光。晚近幾年，他因為身體機能衰退，住進新加坡長照中心，那時候他已經不大能認人了，但是當我靠在他的耳邊說「我是從金門來的」，他竟然回應著：「我要再回金門，建國啊！你攞安排我回去金門啦。」

新加坡城市變遷如此迅速，河畔的駁船估俚間早已不在，今天的金門也不是當年的家鄉。在和他的相處談話中，他還是那個剛剛南渡謀生、一心想要回饋家鄉、奉獻鄉團的落番青年。洪天送已經為那個時代的華僑寫下了一個不朽的典範。

第三節 方登賀的駁船生活

早期南渡新加坡的金門人，除了少數經營「九八行」土產貿易的商人外，還有許多在新加坡河討生活的駁船業苦力。他們的生命史，見證了新加坡變遷的大歷史。方登賀（1927- ）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方登賀又名滋忱，1927 年出生於金門烈嶼后頭。他是方錄明（1899-1948）、林瓊（1910-1980）的長子。在當時物質匱乏、醫療不足的金門，登賀的二弟登纂、妹妹柚柑及另一位未取名的弟弟均早逝，僅有他和幼弟登就（1936- ）順利長大。登就並未出洋，留在金門的學校教書，後來升任校長。

因為環境困苦，登賀的父親錄明即已遠赴緬甸、新加坡謀生。1937 年日軍佔金之際，錄明人在海外。10 歲多的登賀在家務農捕魚，不久又逢祖父方基錦辭世，他代父職，供養母親、照顧幼弟。二戰結束後，和平並未到來，國府抽壯丁。1947 年登賀與堂兄登財決定南渡，在廈門搭上一艘名為海利號的貨輪，沿途經過香港來到新加坡。當時的船並非今日的舒適客輪，所有乘客白天擠在甲板上，夜晚則睡在蓋著帆布的貨物上。抵達新加坡之後，按例集中拘留在棋樟山（聖約翰島）檢疫一周，沒有傳染病或鴉片癮才能上島。

進入新加坡島後，登賀、登財投靠伯父錄懃，從事新加坡河貨物駁載的海底工。晚上，他們則是寄宿於當時位於直落亞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文山估俚間。這是當時烈嶼后頭方氏的血緣、地緣及業緣三合一的鄉團，是新加坡河駁船業相當有勢力的一支。（圖 4-3.1 至圖 4-3.3）

登記事項	
姓 中文	方登賀
名 英文	PING TANG HOE
籍 貫	福建金門
年 齡	廿二
出 生 地	中國
學 歷	
經 歷	
現在職業	船業
現在住址	106 直落亞逸街
永久住址	
家 長	林 記 金門
家 長 職 業	
家 長 籍 貫	
家 長 出 生 地	
家 長 學 歷	
家 長 經 歷	

001108
THE SINGAPORE CITIZENSHIP ORDINANCE, 1957
CITIZENSHIP OF SINGAPORE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Initial Registration)

Certified that
A70 Ping Tang Ho

is,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Singapore
Citizenship Ordinance, 1957, registered as a
Citizen of Singapore.

Given at Singapore
By authority of the Minister
9 NOV 1957
SINGAPORE
Registrar of Citizens
Singapore

圖 4-3.1（左）：方登賀珍藏的僑民登記證

圖 4-3.2（右）：方登賀藏的公民權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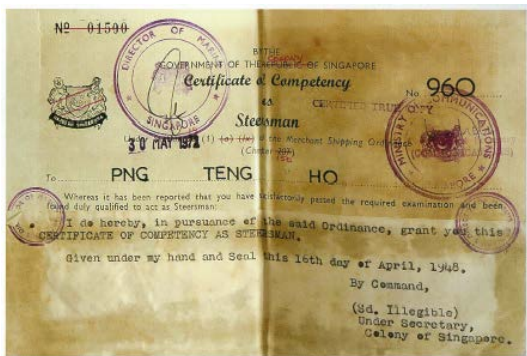


圖 4-3.3：方登賀的駕船執照

1956 年方登賀與呂玉環結婚，搬出了文山，在距離河口亦不遠的絲絲街（Cecil Street）租房，3 年後又搬至俊源街（Choon Guan Street）67 號。1950 年代初，錄戇返回金門，將駁船生意交給了登賀、登財。他們發揮拚搏精神，成立了聯合利駁運公司。登賀本身愛好南音，曾是著名的新加坡湘靈音樂社的一員。在 1953 年 6 月 2 日英女皇加冕時，湘靈音樂社以「八仙過海」主題花車遊行。當時方登賀扮演藍采和，多采多藝、英姿煥發，傳為美談。

1963-66 年間印馬對抗，許多進出口商及駁船生意受到影響，但由於聯合利駁運目的地是東馬，反而生意大幅成長。在高峰時，聯合利旗下擁有九艘駁船，均以聯合命名，分別是聯合豐、聯合和、聯合發、聯合順、聯合隆、聯合利、聯合興、聯合福、聯合春。

1976 年方登賀、呂玉環夫婦動用平日積蓄，加上玉環的父親呂水草資助兩萬元，湊足 13 萬元在加美路（Carpmeal Rd）買下占地 2,800 平方英尺房地產。方家人擁有一處舒適的住所。

1970 年代起，傳統駁船業逐漸沒落，加上李光耀決心清理新加坡河，禁止駁船於河上載貨。1980 年代，駁船業走入歷史。方登賀轉為入股經營匯兌信局---聯昌，除作為金門人匯款及書信返鄉的媒介外，生意也擴及旅行社及進出口商。但好景不長，隨著銀行業的興起，信局生意一樣日趨式微。1987 年，他將聯昌股份認賠結束。之後，又到裕廊（Jurong）一帶的五美磚窯當管工，直到退休。之後，他回金門省親，返新加坡後過著無憂的樂齡生活。（圖 4-3.4、圖 4-3.5）



圖 4-3.4：方登賀結婚當日合照（1956 年）



圖 4-3.5：烈嶼方氏家廟奠安慶典合照（二排左四為方登賀）

（資料來源：圖 4-3.1 至圖 4-3.5 皆引自方榮利，《感恩》，新加坡：福島印務，2016。）

2017年2月26日，我受方登賀的兒子方榮利之邀，和金門會館文教部的楊素美一起前往他們位於丹戎加東溫策路（Swanage Rd）的家中訪問。方榮利作為新加坡金門後裔，秉持著華人忠孝的傳統美德，照顧雙親，且培育優秀的方家子弟。這幢寬敞溫馨的家，面積 5,373 平方英尺，室內乾淨明亮、花園草木扶疏，是 1983 年購置的。呂玉環女士烹飪、女工俱佳，非常賢慧。我在那裡品嚐了極為道地的金門點心。那個美好的午后，我在新加坡聆聽了一位不平凡的小人物家族故事，深受感動。

第四節 林長鏢的南渡記憶

在新加坡金門社群口述歷史與社會記憶的收集中，我們注意到 1950 年代移民到新加坡的案例。當時仍為英殖民地的新加坡，已有不少的金門籍商人與勞工長居於此地，當然這些許多僑民在金門仍有家庭，包括直系的祖父母、父母親、小孩或配偶。他們關注到 1954、58 年兩次砲戰下的家鄉，在國際媒體的報導下，滿目瘡痍。因此，透過各種管道申請直系血親與配偶能夠離開金門，先到臺灣本島，進而南來新加坡。

事實上，海外遷居地的法令是接納移民與否的關鍵。戰前的情況是：1928 年新加坡制定了《移民入境限制條例》(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 來控制大量移民流入所帶來失業和經濟壓力。該條例在 1930 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時第一次被實施。1930 年 8 月 1 日規定成年男性華人移民的月配額數量為 6,016 名，之後更逐年減少，到了 1932 年的後 5 個月，月配額數量減少到 1,000 名，而華人女性和 12 歲以下兒童則未受到配額限制 (Straits Settlements 1934)。³⁵¹由於《移民入境限制條例》僅用於減少移民的到來，但是對已經到達的移民則無能為力，因此並不十分令人滿意。於是 1933 年頒布《外僑條例》(Aliens Ordinance)，新法令使政府能夠根據政治、社會和經濟的需要來調節僑民的入口，但鼓勵女性家眷前來新加坡定居。為了緩和世界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失業情況，1938 年 5 月 1 日起對華人女性亦實施配額限制。在 1941 年 12 月到 1945 年 9 月的日據時期，華人移民的進程完全終止。³⁵²

戰後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具體影響了金門社群的南來。1952 年新加坡制定《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除專業身分等特殊人士入境移民外，一般華人移民除其丈夫或父親在馬來亞外，完全停止。³⁵³1953 年 8 月 1 日，新加坡實施新的《移民法令》(Immigration Regulations)，當時移民廳長夏士華在《南洋商報》發表〈新加坡移民政策〉指出限制移民的必要性，但也保護已有永久居留的移民其妻室及 16 歲以下子女的入境權利；以及同意合法居留者的妻室及 12 歲以下子女申請入境：

聯邦與新加坡政府早已同意，如欲保持一般認為馬來亞為其永久家鄉之人民目下之生活程度，務須採取一種基於嚴格限制之選擇移民政策，尤其對於一些鄰近國家，移民們因被馬來亞之繁榮與較佳情況所吸引，而不斷湧至，更有採取嚴格統制之必要。

為達到此目的，馬來亞各地政府現已通過同樣移民法令，及並行條例，以實行此種政策，這些法令與條例，即將於今年八月一日起開始生效。

使本邦某種人士，不受入境限制之條例，業經制定，例如，在本邦出生，或原來居住本邦及歸化之英籍民，聯邦公民，持有永久居留証者，

³⁵¹ Straits Settlement,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32*,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34.

³⁵² 蘇瑞福 (Saw Swee Hock) 著、薛學了、王艷等譯，《新加坡人口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頁 59。

³⁵³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03，頁 654。

於呈示彼等入境資格之證據時，當局將發給豁免證件，或於其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上予以註明，此外并有其他條例，以保證英籍民（英自由聯邦公民）英保護民，愛爾蘭共和國公民及其他被准許居留於馬來亞之外籍民，可獲得離開馬來亞不超過一年期間之回馬准証，但彼等之重新入境，須為不危害公眾安全者，欲以更換回馬准証辦法，離境達一年以上者，亦屬可能，唯彼等須提出充分之理由，例如在認可之大學或學院受教育等，申請回馬准証，須於離境之前行之，但若由於緊急事故不可能於離境前申請者，另有條例規定，彼等須於離馬後，三十天內申請之，於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在馬來亞境外者，則彼所持入口証，只要曾獲有效之回馬簽證即將成為回馬准証，其他情形下，入口証將屬無效。

總之，除上段所述各種人士外，其他將來欲進入馬來亞者，必須獲得入境証或通行証。...

當局給予一般妻室與家屬以充分之保護，凡被認為有入境權利之人士，法律則給予其妻室與十八歲以下之家屬以不受限制之入境權。為便利彼等入境，將發給豁免証書。持有回馬証者，其妻室及十六歲以下兒女之姓名，可填註於回馬准証上。（居留於馬來亞十六歲以上之兒童，則將發給個別回馬准証。）被准許進入馬來亞永久居留之新來移民，當局將准許將其妻室及十六歲以下之子女姓名填於入境証上，准許其入境。另亦有條例使合法居留者可為其妻室及十二歲以下子女申請入境。

354

這就是 1953 年起，已有永久居留或合法居留者的新加坡金門人申請其直系親屬與妻室南來新加坡的政策背景。也因為申請來新的子女年齡，規定了 16 歲（永久居留者）或 12 歲以下（合法居留者）的門檻，我們注意到當時來新加坡的案例中不乏虛報年齡的情況，特別是少報幾歲，以符合當局的規定。但這樣的政策，在 1959 年轉趨嚴格。1959 年《修正移民條例》（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不但要求當年 12 月底之前必須返回新加坡，否則不承認其入境權，而且一定要公民才能讓其妻室及兒女入境新加坡，如果子女並非在新加坡出生者，必須依照新法令申請入境證，但其年齡規定 15 歲以下。

新馬兩邦已於前日實施新的移民政策，昨日，本坡移民廳發言人向記者說：在該新修正移民法令下，新加坡政府有權拒絕經已離開本坡的非本坡出生，但尚擁有由本坡移民廳所發的護照的人士，重返本坡。

這些在國外的非本坡出生人士，除非在本年十二月底以前返回本坡，否則，當局將不承認其入境權。

新加坡公民可有權自由進入馬來聯合邦，甚至由外國通過馬來亞，不必領入境証。即是擁有馬來亞聯合邦護照的公民，也可以在新加坡上岸，而將來擁有新加坡公民護照的人士，亦可在聯合邦的檳城，吉隆坡等地登陸，除非在特殊情形下，該新加坡公民，已被聯合邦政府在憲報

³⁵⁴ 夏士華，〈新加坡移民政策〉，《南洋商報》，1953 年 5 月 21 日。

上公布，不准該人進入則屬例外，不過這類事將極少發生。

在今年底以後，公民的太太及兒女才可獲准進入聯合邦，在舊法令之下，非公民的子女在十五歲以下尚可申請入境，如果子女是在本坡出生者，可免入境証，否則必須依照新法令申請入境証，但其年齡也規定十五歲以下。³⁵⁵

其中，現為新加坡公民的林長鏢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1946 年出生於烈嶼（小金門）東林村的林長鏢，祖父林聯衛於 1930 年代初南渡新加坡，以划舢舨駁運過活；父親林順案（1919-1957）在 1940 年代後期「抽壯丁」時離開金門，在老吧剎一帶駕摩哆舢舨（motor sampan）謀生。雖不富裕，但也勉強將積蓄匯回烈嶼，贍養家眷。

1954 年金門發生九三砲戰，這使得林順案掛念在家鄉的媽媽、太太及兒女，因此著手為他們申請來星的相關手續。1956 年 12 月初，林長鏢跟著祖母陳最（烈嶼湖下人）、母親洪焘治（1922-2000）及姐姐林愛和（1944- ），先搭船到大金門後浦，暫住於西門親友家且等待軍機，飛到臺北之後又花了近 2 週申辦相關手續，包括健康檢查、施打疫苗等；接著在 12 月 13 日再搭國泰航空抵達香港，用過午餐後再搭機到曼谷，晚餐後搭機前往新加坡，抵達時已近午夜。這些旅費是林順案標會及向親友借款而來，而年近 11 歲的林長鏢，卻在新加坡第一次見到父親。（圖 17-19）然而，為了迴避移民法規的要求（事實上林長鏢及其姐姐是符合 1953 年《移民法令》的），他們各自少報了 2 歲，直到入境後就讀愛同學校時才改回原來出生年份。

一家人在新加坡團圓，起初租屋在絲絲街 169 號 3 樓同安會館店屋，當時二個房間每月得花上 60 元租金，之後在文達街（每月 38 元）住了 2 年，再遷直落亞逸街 132 號東安渡頭聯誼社的公司厝，每月僅 12 元；根據林長鏢的回憶，當時有 4 家人及 6、7 位單身漢住在裡面，都是烈嶼東林的鄉僑。

1957 年他和姐姐入愛同學校，分別就讀二年級和三年級。但是讀了幾個月，父親罹患肝癌，不久辭世。所幸班主任王世昌幫忙，為他們申請助學金、校服、課本。失去經濟支柱的林家，生活更加捉襟見肘，姐姐只好輟學，和媽媽一起撿咖啡仔，打打零工貼補家用。林長鏢則上午去讀書，下午到老吧剎，受雇於泉美油棧，賣汽油給駁船業的烈嶼鄉親，每天 5 角錢的工資。烈嶼船家有時會給他小費。有幾次，船家讓他將空油桶推回碼頭，並給予豐厚的小費。後來他發現裡面藏的是走私的煙與酒，他便辭去這樣的工作。在小四時，他到母親與姊姊在直落亞逸街工作的地方幫忙挑選咖啡豆仔。（圖 4-4.1 至圖 4-4.4）

由於母親不希望他因此怠慢了學習，要他多花一些時間溫習課業，因此半工半讀的他，雖然刻苦但成績優異。1962 年他考入陳嘉庚創辦、南洋首屈一指的華僑中學。不過就讀一年之後，受限於家計，只好輟學，出來找工作。鄉親們要他加入划舢舨的行列，但他的母親堅持孩子不要走父親的老路。很快地，他進入電器行擔任學徒，並跳槽到更大的電器公司磨練。聰明又勤奮的他，在這些過程中習得一技之長。

³⁵⁵ 記者，〈修正移民條例實施非本地出生人士本年底前須返新否則將被拒絕入境〉，《南洋商報》，1959 年 5 月 3 日。

1965年，林長鏢在叔父林水聽之引介下，隻身前往汶萊時代電器工作，不久便自己當包工接案件，經濟逐漸好轉。1971年回到新加坡與潮籍的妻子陳如新結婚，兩人是在1960年代住在吉寧街同樓層的鄰居，婚後林長鏢攜妻子陳如新回到汶萊打拼，而太太成為他事業上的得力助手。1972年，由於夫人陳如新好友的丈夫王忠國剛上任為當時著名的「聯華電器工程私人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極為需要與可靠且富有責任感的承包商合作，因此，他們決定返星，而這裡所做的工程相較於他在汶萊所承包的工程，來得更加複雜，但這卻沒有讓他因此退縮，為了確保工程能順利執行，他聘請專人幫忙，而自己也從中學習，在1972年到1981年間，林長鏢與「聯華電器工程私人有限公司」合作承包了許多複雜的大型工程。

1982年結束了與「聯華電器工程私人有限公司」的合作，與友人一同創辦明興電器工程私人有限公司，除了太太的助力外，太太的妹妹陳六妹身為公司的秘書，也將內部行政處理得井然有序，讓他可以專心在外。在1989年公司股東因有其他發展計畫而退出，但公司並未因此受到影響，因為林長鏢的服務與口碑，公司業務蒸蒸日上。1993年明興電器工程私人有限公司成為獨資公司，在1990年代的鼎盛時期，公司年營業額高達新加坡幣2千萬。



圖 4-4.1 (左)：1956 年林長鏢與祖母、母親合影（左起：林愛和、林賢允、陳最、洪焘治、林長鏢）

圖 4-4.2 (右)：1956 年林長鏢在臺灣接受世界衛生組織接種天花疫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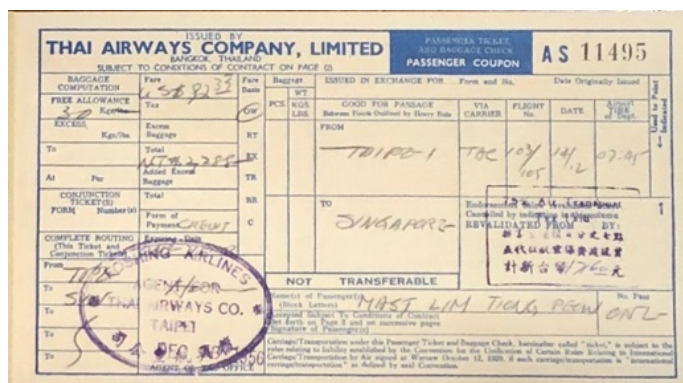


圖 4-4. 3 (左)：1956 年林長鏢家人搭乘的泰國航空機票（臺北、香港、曼谷、新加坡單程，當時票價 2,288 新臺幣）



圖 4-4. 4 (右)：1959 年林長鏢就讀愛同學校的學籍表

第五節 方耀明的旅遊經營與文山聯誼社

做為金門烈嶼后頭移民第二代的方耀明，父親方文言 25 歲時下南洋，落戶星洲，70 年代靠著一艘小船，克勤克儉地把包括他的三男四女養大。1955 年出生的方耀明，童年時期即隨父親出海，看著父親開船、運送貨物或載送船員，對海洋產生無限的憧憬。他回憶小時候一個人在船上過夜的畫面：「夜未深時，我會靜靜地看著河上的景色。入夜，維多利亞紀念堂大鐘樓傳來的報時鐘聲，以及直落亞逸回教堂的祈禱聲，至今還在我耳畔縈繞。」年少的生活經驗，讓他充分掌握到新加坡河口的水域環境，漲退潮的時間及船隻駕馭的知識等，奠定日後事業的基礎。

高中畢業後，方耀明毅然投入海運業。他先是幫忙親戚駕駛駁船，一年後，以 8,000 新幣的積蓄買下生平自己的第一艘船，負責載運貨物、船上用具與船員。這段創業的日子，他稍有積蓄便再借貸款項，購置新船。生活過得非常簡單，以便能提早還清債務。

1981 年，26 歲的方耀明與親友合資創立了一家名為 Boltana Marine 的海運公司，經營貨運代理，正式向海運業發展。接下來兩年，他運籌帷幄，先後創立永合海運、聯合春海事公司，分別提供拖船和載客服務，船隻愈來愈多，生意也擴展開來。（圖 4-5.1、圖 4-5.2）

1987 年，新加坡政府完成了歷時十年的新加坡河清潔工程。這也意味著，金門人賴以為生的傳統駁船業走入了歷史。但是方耀明懂得捉住時代的趨勢，配合新加坡城市改造的計畫，朝向觀光旅遊業轉型。他的新加坡河遊船私人有限公司獲得經營權，逐年購置外觀維持歷史風貌、內部現代化設施的遊船；公司發展迅速，如今已擴展到擁有 20 艘各可載 50 個人的遊船，碼頭也從當初的一個，發展到今天的 9 個碼頭。他不只是提供遊船載客的服務而已，更試圖將新加坡河沿岸的古蹟、景點串聯起來，提供遊客不同的旅遊經驗。2010 年，他的公司以「新加坡兒時記憶」為主題，搭配 Fireflies 舞蹈表演，大大豐富了旅遊的文化體驗。



圖 4-5.1 (左)：新加坡河明信片



圖 4-5.2 (右)：方耀明於新加坡河前接受江柏煒訪談

方耀明在 2010 年成立三輪車大叔私人有限公司，擔任董事經理，力圖將傳統行業轉型為現代觀光旅遊產業。三輪車是新加坡交通歷史的見證，也雇用了許多底層的苦力，他嘗試以現代企業模式經營，引進了 100 輛半電動的三輪車，其

中 70 輛是復古設計、30 輛是現代設計，車上並裝有英語、華語、日語、韓語的解說服務，路線有新加坡河畔、小印度區等歷史特色街區。這樣一來，除了提供遊客乘坐舒適安全的三輪車外，也提供了許多勞動階層的就業機會。現在，新加坡著名的景點—牛車水的原貌館博物館，也是由方耀明的公司經營著，感動人心的展示，值得大家一去。

此外，方耀明自 1979 年迄今擔任「文山」社長之職。19 世紀中葉以後，早期先輩初到新加坡之際，為了相互照顧及鞏固地盤，進而組織估俚間會所，建立了以血緣及業緣為紐帶的鄉團。隨著南來的人數愈來愈多，烈嶼方氏移民即以文山為號，對內照顧族人、團結宗親，後來還組織了一個附屬團體「輝煌山」，擴大勢力以對外爭取謀生地盤、排解紛爭。當時活躍於大坡紅燈碼頭一帶。

在戰前，文山是新加坡河駁船業中的佼佼者，是駁船業估俚間的典型，成員之間均有血緣關係，十分團結，1950 年代領導文山的鄉賢有方松柏、方登財、方慶獅、方滋碧、方慶福等人。他們帶領鄉僑走過戰後重建、復甦的艱辛道路。戰後的文山依舊興旺，會員除了平日的生意外，積極參與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公益事業。文山為適應時代的變遷，經過一番討論及研究，決定向社團註冊官提出申請，成為正式的宗親團體，1979 年 2 月 22 日獲准註冊，改名為文山聯誼社。獲准註冊後的領導人除了耆老之外，注入不少新血，包括方水金、方進國、方福山、方志成、方滋成、方國勇、方耀明等人，他們帶入新的理念經營鄉團，亦成功地維繫了鄉情。

文山會員除了平日的生意外，積極參與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公益事業，農曆三月廿三日天上聖母神誕日亦為文山的紀念日，節慶時經常有領導人、會員發起樂捐，貢獻於鄉團。此一風氣，從早期迄今，維之不墜。文山或其屬團輝煌山之成員，事業有成之際，亦多有捐輸，展現了回饋社會的公益精神。

方耀明自 1979 年迄今擔任文山社長之職，幾十年來，他領導有方，成功地將一個傳統的鄉團轉型為聯絡鄉誼、傳承文化的新社團，不但積極配合、參與新加坡金門會館所號召和舉辦的活動，並積極參與來自家鄉金門的事宜，曾多次組團返回金門訪問。這樣一個走過歷史卻能與時俱進的鄉團，是新加坡文化中堅韌、勤奮的縮影。過去的文山社，為“落番”討生活的僑民們提供了一處庇護之所，在環境條件不佳的估俚間，工作打拼，不畏艱苦，互助互利，聯絡鄉誼；同時在戰後經濟逐漸好轉的情況下，對新加坡的華人社會多所捐輸，貢獻一己之力。現今的文山聯誼社，秉持了先輩們刻苦、勤奮、團結的精神，創新經商模式，開拓嶄新格局，致力讓新加坡河的文化發揚光大，並成功地讓鄉團轉型為一個鄉緣、血緣文化的載體，保留了華人傳統的互助美德。（圖 4-5.3 至圖 4-5.8）



圖 4-5.3 (左)：文山聯誼社天上聖母神龕



圖 4-5.4 (右)：方耀明與文山聯誼社



圖 4-5.5 (左)：文山聯誼社社員敬祀天上聖母



圖 4-5.6 (右)：文山社舉辦社員婚禮



圖 4-5.7 (左)：文山聯誼社凝聚鄉情聚餐會



圖 4-5.8 (右)：文山聯誼社返鄉合照

為人謙和低調的方耀明，在 2005 年因服務社區有功，榮獲總統頒授公共服務獎章（PBM），2010 年進一步獲頒新加坡公共服務星章（BBM），以表彰他的貢獻。2012 年他為紀念父親，以方文言之名捐款至金門大學，回饋故里；他也常常陪著母親返回烈嶼探親，並提供金門發展的諸多建議。這些成功的海外金門人，值得我們學習。

第六節 方百成的文化事業

出生於烈嶼後頭的方百成（1951- ），是目前少數金門移民至新加坡的第一代。溫文儒雅的他，童年橫跨了原鄉的戰爭經驗及新加坡戰後初期的發展，求學與成長更是新加坡獨立建國及其現代化歷程的縮影。他的家族，是大歷史與小故事交織之重要案例。

方百成的祖父方水碰、祖母林最（東林），生有四子，慶寶、慶忠、慶獅、慶周。其中慶寶、慶忠（1914-1981）先後來到新加坡，進入後頭方氏族人在新加坡直落亞逸盆地、紅燈碼頭的估俚間文山，從事駁船運輸的海底工謀生。憑藉著努力與機遇，慶寶一度擁有 6、7 艘大船，往來於新加坡河口載貨；慶忠則購置可載 13 位的摩多電船可載人；生活雖艱辛，但勉強有餘力可以僑匯贍養家鄉親人。然而，在 1930 年代的金門治安不靖，水碰曾遇綁架，家族湊錢付了兩袋白銀才贖人，之後他搬離烈嶼後頭，住到沙美開茶館，直到過世才葬回。慶忠來來去去新加坡與金門，返鄉娶了祖籍雙口、但給庵頂姑婆做女兒的林悅（1920- ），也曾因電船火災被燒傷，返回金門休養；個性不善應酬的他在 1949 年古寧頭戰爭之後，傷癒再返新加坡，留下妻子林悅及女兒秀珍、以及日後出生的百成。

方百成出生時，父親人在海外，且因遭逢戰爭，童年生活與一般承平時期的孩子相當不同。他在 1954 年九三砲戰發生之際，正在和其他小孩在位於龍蟠山下、東林後方的國光戲院看電影，突然間砲火四溢，他們趕緊跑到田間躲避，親眼目睹砲彈擊中牛隻、慘不忍睹的狀況；他的母親林悅擔心兒子出意外，也冒著砲火出來尋找，真是驚險萬分。還有一次，調皮活潑的他，5、6 歲的小孩竟然偷喝了 8 杯高粱酒，醉醺醺且又發燒的他，讓大人們急忙半夜到甘蔗園拔甘蔗榨汁，喝下後才退燒。此外，方百成對於金門的記憶，有一部分是關乎軍人。他的印象中，阿兵哥很友善，而他的祖母就非常不喜歡軍人，因為除了百成這個小男孩外，家中都是女人，心裡面自然相當恐懼。他的祖母綁著小腳，來自富裕家庭；而家中無壯丁的情況下，為軍人縫補衣服貼補家用的工作，落在母親林悅身上。「妻代夫職、母代父職」是僑鄉婦女的宿命。

1957 年，方慶忠辦了手續，想辦法將妻子林悅、長女秀珍、長子百成接到新加坡。翌年八二三砲戰之後的 10 月，慶忠再將母親林最接來，一家子在新加坡團圓。即使已經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情，方百成仍然牢牢地記住南來的一些畫面。他與媽媽、姊姊透過了位於臺北中華路的陳玉堂辦手續，先自金門搭軍機到臺灣，住在親戚許氏的家中，5 天後搭上泰國航空經香港、曼谷抵達新加坡。當時的螺旋槳飛機，速度不快，經過一整天，到了晚上 11 點，才到達巴耶利峇國際機場，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見到父親。還有一些有趣的事，他們一行過去沒有坐過飛機，媽媽一路上暈機，根本吃不下，送餐時搖搖手，表示不吃。他和姊姊秀珍也學著搖手，所以也沒有吃到東西。空服員於是給了有冰塊的橙汁及冰淇淋，看著冒著煙、從未見過的東西，他們倆姊弟問一下媽媽，這東西是甚麼。媽媽一瞧正在冒煙，就告訴他們，「這東西是燒的，別碰。」一開始，他們很聽話，也就不碰這東西。但就在這後一段航程，小孩子的好奇心讓他鼓起勇氣，偷偷地用舌頭舔舐了一下那冒著煙的東西。結果，如同我們所了解的，舌尖碰到冰與熱的感覺相仿，都有輕微麻痛的感覺，「哇，媽媽說的對，這東西會燒。」方百成如此回憶著小時候的糗事。此外，當他們轉機到香港時，必須下機吃午餐。香港機場餐廳當時

多半是西餐，搭配使用刀叉。從小到大只使用過筷子的他們，問了服務生，刀子要做甚麼用，服務生回答「這是要切肉的。」結果，這也讓才 6 歲的百成嚇了一跳，以為要切自己的肉才能吃飯，當場目瞪口呆。初到新加坡的他，住在金門人聚集地之一的絲絲街，隔天一早，他的父親就帶他要去買鞋。他興高采烈地跟著爸爸，走過廈門街、吉寧街，看到工人們忙著自店屋內抬著屎桶，味道並不好聞；也看到從未見過、形貌、服飾與膚色迥異的馬來族、印度族同胞，最令他吃驚的是他們腳下穿著當年熱帶常見的夾腳草拖鞋，在他小小的心靈中想著「爸爸該不會要帶我買這種鞋吧？這怎麼穿才不會掉出來？我千萬不要穿這種鞋啊。」但事與願違，爸爸帶著他到巴剎買的就是這種鞋。這些往事，通過方百成談笑風生的回憶，雖然是相當有趣，但也說明了身處烽火連連的邊陲島嶼長大的孩子，走出金門之後所遇到的文化衝擊。

來到新加坡安頓下來之後，方百成先是就讀於河水山的鄉村小學，1 年後轉學到福建會館所辦、天福宮對面的崇福女學校（當時崇福女學校已經收男學生，但仍保留女學校之名）。畢業之後，就讀中正中學分校。文學與籃球是他讀中學時喜愛的科目，中一所讀的魯迅文章仍然讓他留下深刻印象。1964 年，是他人生的轉捩點之一。那一年，中學二年級的他報考新加坡廣播電台第三廣播網的兒童劇社，幸運地獲得錄取。³⁵⁶他考入的是第二屆，約錄取 20 多位；第一屆是半年前招考的話劇班，錄取 11 位。在劇社內，他得到祖籍潮州的程茂德老師在音樂、歌唱、戲劇、舞蹈、廣播等各方面的表演指導，在華語文的運用及表演藝術上得到很大的啟發。這個兒童劇社在當年非常有名，曾經公演過三場兒童話劇之夜，在當時擁有 9 百多個位置的維多利亞劇院演出。事隔多年，方百成仍然清晰地記得，當時表演了三場劇：借雨傘、熱水瓶打破了、兒童節前後，可謂盛況空前。他對廣播也情有獨鍾，口條清晰且聲音極富魅力的他，也曾錄製國家政策的文宣廣播，當時新加坡正在宣傳「多吃麵食，少吃米飯」，這個廣播宣傳聲音，百成也參加了系列廣告的錄製。

1980 年，方百成加入新加坡廣播電台合唱團並擔任團長。他對文藝活動有著很高的天分及興趣，並致力於新加坡本地的華語創作，在華語文式微的新加坡，他舉辦新加坡文藝歌唱比賽，也和臺灣、香港合辦亞洲文藝歌唱比賽，取得相當大的成果。這些工作的累積，使他成為新加坡華族文化傳承與復興的推手。

從 1980 年代起，方百成積極參與新加坡華社的活動，逐漸嶄露頭角。1980 年，時任新加坡方氏總會會長的鄉親方水金，帶著總務方汝奎親自邀請方百成加入方氏總會。1981 年百成的父親慶忠過世，葬禮在方氏總會會員的協助下，功德圓滿。30 出頭的他，被志工們感動，覺得自己也要為華社付出。加入方氏總會的

³⁵⁶ 當時，新加坡廣播電台是無線電台，是國營的電台。而另外一家私營的有線電台是「麗的呼聲」(Rediffusion)。1949 年，在香港、新加坡、馬來亞及巴貝多等英國殖民地及泰國成立「麗的呼聲」有線電台及在香港成立大中華地區第一家電視台「麗的映聲」，1954 至 1968 年亦獲得剛剛成立的英國獨立電視台（免費無線電視台）倫敦地區週一至週五節目的經營權（當時名稱為 Associated-Rediffusio）。麗的呼聲除了經營電視相關的業務外，還有機艙模擬器製作、麗的樂韻背景音樂等業務分支。1960-70 年代，麗的呼聲的方言節目大受歡迎，有王道的福建話講古、黃正經的潮州話講古及李大傻的粵語講古。在 1980 年代電台是經營的高峰期，訂戶曾達 12 萬人、職工 3 百多人，但在 1982 年受政府限制而禁播方言，又在 1990 年代後期遭遇金融風暴打擊，在 2012 年劃下休止符，總共在新加坡開播 63 年。（參考資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hongteo2/86>，查詢時間：2019 年 11 月 18 日。方百成訪談，新加坡金門會館，2019 年 5 月 5 日。）

方百成，在 1980 年代初領導青年團並成立兒童文化藝術與語言學習班，邀請了 8 個藝術團體和會館連續舉辦了六屆「四月集錦」，引發了各會館紛紛重視文化活動。邁入 1980 年代，他協助方氏總會邀請多個宗鄉團體的代表召開研討會，探討宗鄉會館的存亡，引起華社廣泛迴響，醞釀了之後成立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1986 年，有鑑於新加坡社會西化的危機，李光耀總理認為保存華族文化的傳統仍有必要，也鼓勵華人會館鄉團與時俱進地轉型，於是民間社會成立了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首任會長黃祖耀為金門裔的傑出銀行家，在他的領導下，不少金門後裔加入了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並擔任相關領導位置，如方水金任副秘書長、方汝奎任文化組主任，方百成也被延攬進來，擔任文化組秘書的工作。如今他仍是宗鄉總會的中堅分子，擔任秘書長一職。

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的成立是新加坡社會現代化過程中一種政府與民間的回應。當時新加坡在政經環境變遷及國家政策引導下，傳統會館的歷史功能不復存在，會館不得不也必須要轉型；加上華語的邊緣化，讓宗鄉總會的宗旨以華族文化為主，通過文化推廣來面對這些困境。方百成躬逢其盛，實際參與也見證了這些重要的歷史時刻。1987 年，由新加坡報業控股（SPH，Singapore Press Holdings）華文媒體集團主辦、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中華總商會、新加坡旅遊局、人民協會³⁵⁷、甚至新加坡航空公司等協辦的「春到河畔」活動。也就是說，這是定位在一種民間活動的舉辦，但由政府出面協助向企業籌資，以華族最重要的節慶之一春節為主題所規劃的藝文活動，兼具本地人喜慶年節的需求及對於遊客的城市行銷。在其官方網頁上，有一段文字介紹了這個活動的特色。

自 1987 年起，新加坡每年農曆新年都會舉辦“春到河畔”慶祝活動。這一標誌性的活動在國民服役廣場，也就是人們熟悉的濱海灣浮動舞臺舉行，這項活動已成為本地人和遊客慶祝農曆新年不可或缺的傳統節慶活動。這一熱鬧的節慶活動富有獨特中華文化氣息，從懸掛大紅燈籠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春到河畔”可謂是一場感官盛宴。³⁵⁸

方百成是這個維之不墜、年年創新之「迎新年」的活動節目主要組織者。30 多年來，「春到河畔」已經成為新加坡文化的一種品牌。前期的活動，引進臺灣、香港、中國大陸的藝文表演團體及流行樂手，刺激新加坡本土創作的能量；10 年前開始逐漸本土化，尤其配合 2015 年新加坡建國 50 周年（SG 50）的活動，以新加坡表演團體為主，外地藝文活動為輔，再現了新加坡各方面的歷史，也點綴新加坡河沿岸的歷史建築夜景，使之成為新加坡旅遊推廣的一個亮點。根據方百

³⁵⁷ 新加坡人民協會為半官方的群眾文化團體聯合組織。根據 1960 年 7 月 1 日新加坡立法會議通過的《人民協會法令》建立。同年 8 月 20 日舉行成立大會。最高領導機構為董事會，李光耀任主席。初期團體會員 45 個，1984 年增至 79 個。宗旨為在社會、文化、教育、職業、娛樂與體育方面促進與組織集體活動。（<http://xuewen.cnki.net/R2006073140003290.html>，查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19 日。）

³⁵⁸ <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cn/festivals-events-singapore/annual-highlights/river-hongbao/>，查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19 日。

成的說明，近年來在為期 10 餘天的活動中，每晚大概需要動用 100 多位志工，活動耗費 300 多萬元的新加坡幣，約略吸引了 150 萬人次的本地與外地遊客，可謂新加坡最負盛名的藝文季。方百成深厚的文化底蘊、創新靈活的思維方式，以及有效率的經營管理，是讓這個長年活動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不僅如此，他也藉由文化活動的推動，提供新加坡不同種族之間的相互認識與欣賞，進而促成新加坡認同的文化基礎。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的官方網頁（2010 年）上，如此推崇方百成的傑出貢獻。

自第一屆開始至今，他連續 24 年擔任節目策劃。這個活動不僅每年吸引近百萬的海內外群眾，也促進了與海外政府機構及文化團體的聯繫。除了積極發動年輕人和學生接觸傳統、學習文化，協助國家培養具有文化素質的年輕一代，方百成也為本地的表演藝術界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十年來參與策劃全國不同種族共慶衛塞節³⁵⁹的活動上，他結合了不同種族、宗教與藝術，讓全國佛教徒互相交流，平和融洽的同歡共慶，融於一爐。³⁶⁰

方百成也曾任部主任，屬下的文化藝術團多年來培養了不少孩子的母語能力。自 1986 年起擔任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文化組主任的他，協助與協調各會館之間的文化發展，並聯合各會館與大專院校舉行眾多全國性的文化活動，讓會館對傳承與延續中華文化有了明確的方向。方百成在文化、教育方面做出相當多的貢獻。在領導福建會館文化組時，舉辦福建文化節，促進新加坡閩屬會館的緊密聯繫；發起創辦中小學及大專文學獎，鼓勵和提高學生的寫作興趣和水準，並通過管理天福宮，結合宗教與民俗，每年舉行多項藝文活動及傳統文化活動。此外，自 2005 年開始，他主催出版了一系列的福建會館文化叢書，記載與傳承了本地的福建文化。³⁶¹（圖 4-6.1、圖 4-6.2）

³⁵⁹ 衛塞節（Vesak），是南傳佛教傳統紀念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誕生、成道、入滅（涅槃）的節日。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如斯里蘭卡、尼泊爾、泰國、柬埔寨、緬甸、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等國的佛教徒，均在這一年一度的重要節日中舉行盛大的慶典活動。（<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卫塞节>，查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19 日。）這個活動是新加坡印度族重要的節慶之一。

³⁶⁰ <https://www.sfcca.sg/news/2010-9-09-the-promoters-of-the-cultural-heritage>，查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19 日。

³⁶¹ <https://www.sfcca.sg/news/2010-9-09-the-promoters-of-the-cultural-heritage>，查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19 日。



圖 4-6.1 (左): 方百成先生接受江柏煒教授訪談 (2018 年 9 月 23 日)



圖 4-6.2 (右): 方百成 (右一) 先生導覽天福宮 (2019 年 10 月 17 日)

2010 年，方百成任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理事、方氏總會會長、福建會館副會長等要職，因在華社推動文化方面表現突出，受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推薦，於 2010 年 8 月同其他基層領袖一樣在國慶期間獲頒公共服務獎章 (PBM)，受到國家的肯定。目前他擔任福建會館文化學院執行董事 (院長)，繼續推展文化活動培養藝術界年輕一代。當然在 1990 年代左右，方百成走入了當時 120 周年慶的金門會館，也逐漸參與福建會館的事務；當時這兩個會館的主席均為黃祖耀。身為金門後裔的他，責無旁貸地進入金門會館幫忙，目前也擔任董事秘書，長年提供文化事務的建議與指導，是金門會館依賴的文化領袖。

半個多世紀前，從一個來自戰地島嶼、懵懂無知的金門孩子南來到新加坡接受教育，逐漸成長為才華洋溢的文藝青年，一直到今天仍充滿活力的文化工作者，方百成對新加坡華人文化的傳承與復興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他對家鄉金門也充滿了情感。聽他講童年金門，聽他憶昔日獅城，總能將我們帶回當年的情境，讓我們了解到移民落地生根的甘苦。方百成的成功不是偶然，是在新加坡的土壤下，天分加努力的開花結果。

第五章 結論：跨國（境）網絡的再連結

金門（Quemoy）做為一個區域文化的載體，是人文社會研究領域非常重要的學術課題。複雜的歷史轉折與特殊的地緣位置，使得這座島嶼群在閩南區域史、臺灣史、東亞史、世界史中均具有獨特的地位。

首先是方法論的問題。地域研究如何擺脫自言自語、自我凝視的「見樹不見林」窠臼，而能放到地理尺度與歷史脈絡下去理解，形成不同地域社會相互比較的基礎，或者關注地域史如何與區域史、國族史、全球史相互連結或相互作用，以及思考地方社會如何回應與轉化巨觀歷史的過程，或許才有機會出現新的發問方式與理論視野，並幫助我們描繪不同的地方社會面貌。因此，如同本研究所指出來的跨境流動及其網絡連結，就是近代金門的樣貌。

作為一個地方，近五百年來，金門從來不是封閉的島嶼，跨境流動已經是一種地方傳統，尤其是近代華僑。第一代、第二代的他們，絕大多數是「僑居社群」（sojourning communities）的性質，盡可能地維持散居家族的共同體運作。亦即，地理上的散居、經濟上的夥同及網絡關係上的連結。我的僑鄉研究取向正在於關注 19 世紀中葉以降，在東亞尺度流動、持續跨界的金門僑民，其資本如何累積與運用，在海外如何重建鄉土，並且對僑鄉社會產生何種影響力，並促成了一種混雜現代性之物質文明的想像、傳播與在地化。僑鄉社會一度建立了一種接近西方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的雛形運作模式，只不過這些過程是由華僑外部網絡所促成，而非社會內部發展的結果；但人員、物質、思想的跨境流動，使得僑鄉社會具有一種歷史上少有的開放性。換言之，華僑家族及其村落是一種跨越地理疆界的社群，挑戰了西方漢學的宗族內部運作概念，也質疑了地理學先驗式存在的傳統領域之村落研究，具有反思理論的價值。

而這樣的僑鄉網絡並未因為軍事治理的限制而完全中斷，相反地，它以一种特殊的連結關係，讓海外金門社群得以關注他們的故鄉。例如冷戰時期，海外金門僑領爭取返回臺灣參加華僑節或國慶大典的機會，並申請軍機返回金門勞軍。透過這樣的管道，散居的海外華人得以和他的祖籍家族聯繫起來，海外鄉團也在 1973 年 10 月由新加坡浯江公會開風氣之先，率先組團返鄉，並對當時金門的公共事務多有建言。³⁶²

1992 年解除戰地政務後，僑鄉網絡的再連結成為金門縣政府的主要業務之一；眾多經濟實力雄厚的海外僑親，成為地方政府可以行銷金門、吸引投資的一種資源。不過，一開始的作法是以宗親文化為主。2003 年起，金門縣政府先是編列預算，補助星馬、印尼等地會館的青年團（40 歲以下的金門裔青年³⁶³）返鄉，參加由縣政府安排的「尋根團」。這些活動一方面讓他們重新找到祖籍的村落，也安排回到宗祠祭祖，另一方面也通過旅遊認識金門的人文風情與島嶼風光。這些返回東南亞各地的青年，用英文、華文書寫旅遊心得，在網路上分享，成為行

³⁶² 江柏煒，〈軍事治理下的地方社會：以金門華僑網絡為中心之考察（1949-1970s）〉，《考古人類學刊》第 71 期，臺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2009 年 12 月，頁 7-46。

³⁶³ 以新加坡金門會館及馬來西亞雪蘭莪巴生金門會館為例，他們界定金門裔的方式除了父親為金門後裔之外，母系部分也採認，因此也可以擴大社群的邊界。

銷金門的重要媒介之一。嘗試通過金門在地文化的實地體驗與認識，讓「金門人」這個文化符號在海外社群的下一代重新產生意義。

再者，2004 年舉辦的「第一屆世界金門日」，在縣政府的號召之下，東南亞各地的金門會館組團返鄉，舉行團拜儀式、繞街遊行，也讓海外出生的第一代、第二代得以重新認識祖籍地的文化。2006 年，「第二屆世界金門日」更是移師吉隆坡，由馬來西亞丹斯里拿督斯里楊忠禮（Dato' Sri Yeoh Tiong Lay）博士獨資支持，除了慶典表演之外，更舉辦論壇，提供金門未來發展之參考。

經過兩次的世界金門日活動之後，以馬來西亞雪蘭莪巴生金門會館、新加坡金門會館、印尼雅加達金門互助會等人數較多、組織健全的會館為主，結合菲律賓金門同鄉會、新加坡浯江公會、新加坡文山聯誼社、新加坡湖峰社、印尼泗水金門同鄉互助會、峇里巴板金門慈善互助基金會、越南胡志明金門會館等中小型鄉團，儼然形成一個以金門地緣認同、華人文化為中心的跨國華人網絡，無形中也為金門及其海外會館帶來新的社會資本。

新加坡金門會館也多次參與金門原鄉所主辦的其他活動。如 2012 年 4 月在臺南與金門舉辦了「第一屆世界閩南文化節」，新加坡金門會館與馬來西亞雪蘭莪金門會館組團返鄉，參加了「閩南文化高峰論壇」、「閩南美食展覽暨體驗」、「2012 金門迎城隍---浯島宗教文化觀光季」等活動；除了在論壇上分享海外金門籍華商的成功之道、華人會館的經營、華人文化的傳承等議題外，也在水頭洋樓所舉辦的閩南美食展覽暨體驗活動中，熬煮新加坡蝦麵、炸蝦餅，分享於社會大眾，並與馬來西亞雪蘭莪巴生著名的肉骨茶分庭抗禮。通過飲食文化的生動介紹，讓大家認識新加坡華族文化的生活面貌。（圖 5-1.1 至圖 5-1.5）



圖 5-1.1 世界閩南文化節中相遇的海外金門鄉親（左起新加坡方百成、日本長崎陳東華、新加坡方耀明）



圖 5-1.2 (左)：南洋鄉僑及志工準備南洋閩南美食



圖 5-1.3 (右)：與會貴賓及學者品嚐南洋閩南美食



圖 5-1.4 (左)：美食展中的新加坡蝦麵



圖 5-1.5 (右)：美食展中的新加坡蝦餅

又如 2014 年，在金門會館 145 週年的慶祝活動上，除了舉辦金門美食展外，還出版《金門先賢錄·新加坡篇》一書，記錄且保存先民的貢獻。(圖 5-1.6、圖 5-1.7) 這本書第一個主要部分是本地金門先賢錄，共 62 篇。編委會翻閱大量文獻，也訪問先賢後人，搜集前人未發現或未記錄的事跡，增補到人物傳記中，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些許歷史空白。第二個主要部分是附錄，一共有 7 個部分。〈簡傳列表〉收錄了 121 名金僑先賢，屬於資料不足或者沒有新資料發現的歷史人物。〈金門會館大事記〉以編年體的形式記錄了新加坡金門會館歷年大事。〈新加坡金門會館歷屆董事名錄〉則相對完整地記錄了自 1926 年以來歷屆董事名單和職務。〈鄉團列表〉收錄了除金門會館之外的 40 家本地金僑鄉團組織，重現了早年本地金僑工作、生活、信仰的生動側面，尤其是勞動階層。同時也收錄一些學者關於金門會館之研究，提供各層面的專題討論。藉由這本書的編纂，新加坡金門社群重新連結了移民歷史、僑鄉文化，也思考「我是誰?」、「我來自何處?」、「我與金門的關係?」等課題。正因如此，2020 年預計進一步出版歷史圖文集，通過收集相關影像、文物等，通過圖文並茂的方式，撰寫移民社群及其在地化過程的大歷史、小故事。也就是說，對於 1965 年建國以來，新加坡通過政府組屋、國民服役、國民教育、種族和諧及移民融合等政策和制度，在兩三代人時間內建立起了「新加坡人」文化和身分認同的情況下，歷史短淺，根基不穩，新加坡人一方面自豪於這個文化和身分認同，另一方面，有時卻對它產生自我困惑和懷疑，尤其在受到外力衝擊的時候。³⁶⁴無疑地，這樣的歷史梳理對新加坡金門社群的文

³⁶⁴ 許振義，〈新加坡金門會館出書紀念金僑先賢〉，《金門日報》，2015 年 3 月 6 日。

化認同的凝聚，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圖 5-1.6：新加坡金門會館 145 週年慶祝活動之一金門美食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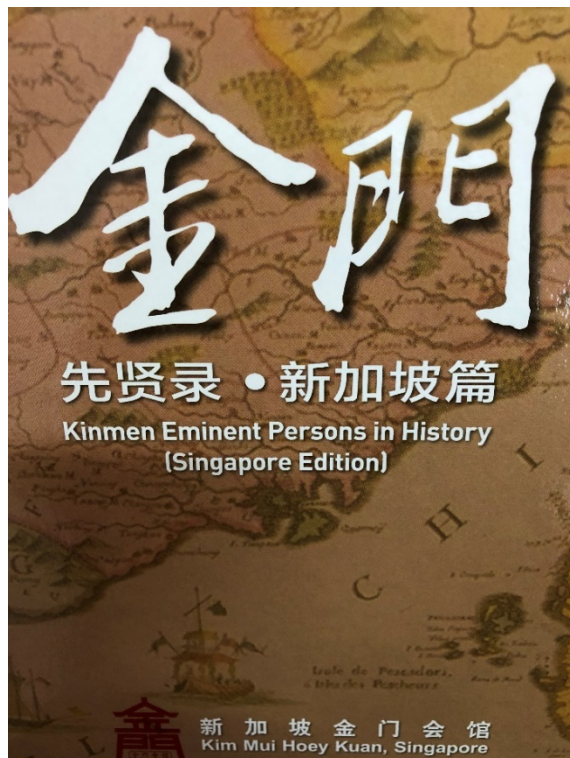


圖 5-1.7：《金門先賢錄·新加坡篇》封面

又如，2016 年在我國中華文化總會的支持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舉辦了「中華文明與東亞」論壇、學術研討會暨影像展，在為期兩天的活動中有多場專題演講、學術演講及圓桌論壇，與會者包含來自臺灣、中國大陸、美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菲律賓等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其中新加坡金門會館的方百成、陳成欣董事進行了報告，讓我們了解新加坡華族文化、華文教育的發展現況。此外，配合這個活動，翌年也在新加坡金門會館舉辦「中華文明與東南亞」論壇，邀請了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南洋理工大學華裔館等學者進行演講，之後並舉辦影像展，為期一週的時間內，展出珍貴的海外金門社群的歷史照片，受到極大的回響。（圖 5-1.8 至圖 5-1.11）



圖 5-1.8 (左)：「中華文明與東亞」論壇、學術研討會暨影像展開幕合影（臺北 2016）



圖 5-1.9 (右)：「中華文明與東亞」論壇、學術研討會暨影像展陳成欣董事進行報告（臺北 2016）



圖 5-1.10 (左)：「中華文明與東南亞」講座（2017 新加坡）



圖 5-1.11 (右)：「中華文明與東南亞」影像展（2017 新加坡）（左起陳成欣、方百成、許源泰、蔡其生、江柏煒、游俊豪、許振義）

另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 2019 年 5 月 4 日由新加坡金門會館所舉辦的「新馬印各民族清明祭祖大典」，邀請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的各民族宗教領袖及華人會館代表共同參與，其中東南亞各地的金門會館、鄉團紛紛響應。擔任主祭官的金門會館主席蔡其生指出：「推動祭祖對新加坡提倡孝道文化傳統具有深遠意義，祭祖大典的定位不只是針對新加坡人，而是把範圍拓展到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尼，持續在東南亞傳承祭祖文化與傳統。」（圖 5-1.12 圖、圖 5-1.13）³⁶⁵雖然大會希望做到各民族的共同參與，但不可諱言地，祭祖活動的與會者主要仍為華人，不過這次活動力圖跨越族群、區域、宗教及世代，努力融合共生，已

³⁶⁵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5040176.aspx>，查閱時間：2019 年 10 月 6 日。

經具體展現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軟實力，也對普世價值、文明對話的新可能性指出了實踐的方向。這些成果可說是奠基在 10 餘年來的網絡關係上。



圖 5-1.12 (左)：主祭官蔡其生主席



圖 5-1.13 (右)：象徵各民族融合的祭祖大典舞蹈表演

這些網絡的再連結，對金門至少產生兩種現象：一為對於金門大學的捐資，一為僑領返鄉興建紀念館。前者表現在具體的捐資及各學院、演講廳、講堂的冠名，包括（馬來西亞）楊忠禮理工學院、（新加坡）黃祖耀人文社會學院、（印尼）黃進益管理學院，以及楊肅斌演講廳、陳開蓉會議室、黃木榮講堂、李皆得講堂、方文言講堂、方基錠講堂、呂慶安講堂等；後者是 2007 年楊忠禮在其父親出生的東堡村興建了「楊氏明馨祖祠暨楊清廉紀念館」，2007 年落成，2011 年第二次整修，充實展示內容，成為三樓祖祠、二樓引介楊忠禮機構（YTL）事業成就及家族事蹟展示館、一樓為紀念楊忠禮父親楊清廉、母親黃金切的展廳，以慎終追遠、敬祖尊親；2008 年新加坡太平船務公司（PIL）張允中返回沙美故里探親祭祖，獲頒金門縣金沙鎮沙美張氏宗親會永久名譽理事長的聘書，並為坐落於沙美老街、紀念其父母親的「張文夏、黃玉燕紀念館」舉行揭牌儀式。2016 年新加坡物流界的龍頭之一，金順利（林）重機械承運私營有限公司（Kim Soon Lee Pte Ltd）林再球返鄉於頂后垵興建「懷鄉樓」。（圖 5-1.14 至圖 5-1.18）



圖 5-1. 14：2014 年新加坡呂冰霖講堂開幕



圖 5-1. 15：2014 年 10 月新加坡金門會館副主席陳篤漢率團參訪金門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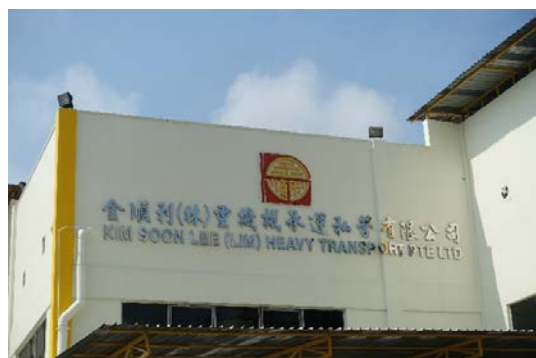


圖 5-1.16：金順利（林）重機械承運私營有限公司



圖 5-1.17（左）：金順利 50 週年慶報導



圖 5-1.18（右）：金順利 50 周年慶活動

產業投資方面，金門縣政府也嘗試通過僑鄉網絡的再連結，成為吸引外資的一個媒介。2014 年馬來西亞楊忠禮機構執行董事長丹斯里拿督楊忠禮偕李深靜（I O I 集團）、鍾廷森（金獅集團）、林偉才（頂級手套集團）、方天興（錦記鋼鐵）等 4 位丹斯里拿督及林國璋（義利有限公司）、戴良業（新陽光集團）、李平福（興華中學）、方天福（錦記五金）等 4 位拿督，來到金門考察投資環境，並參觀金門大學，即為其中規模較大的一次。自 1992 年之後，歷任金門縣縣長或福建省政府主席，均在上任之後安排到東南亞各地會館訪問，聯絡鄉誼；重要海外會館每年的會慶，縣政府也都會組團參加，保持密切的關係。縣政府的公有報紙《金門日報》定期寄往海外會館，東南亞的金門裔長者，經常到會館閱讀報紙，藉此了解故鄉的消息。這種傳統僑鄉歷史記憶的現代表述、跨境網絡的維繫及轉化為地方發展策略，可謂金門作為一種關於全球地域性的當代展演。

最後，本計畫希望再次強調，近代以來金門不只是一個邊陲地方，而是歷經了早期全球化的一個地域社會，百餘年前是僑匯經濟作用下的故鄉，半個世紀以前是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尤其是前者，金門的關係網絡仍在金門是我國連結東南亞的一把重要鑰匙。原因無他，金門後裔在東南亞各地，經過幾代的發展，已經是當地社會重要一份子，東南亞各地的金門會館及鄉團，以及金門後裔的企業集團之影響力不容忽視，在政治、經濟、文教等領域具有影響力。

我國現階段外交政策、僑務政策、新南向政策實應認真面對這些既有的網絡與社會資本，方能宏觀擬定戰略、細膩規劃對策，產生具體效益。以汶萊為例，這裡的烈嶼鄉僑甚多，且在當地發展出眾多的產業，部分行業的規模幾乎執當地之牛耳。固然汶萊人口及經濟規模小，但仍為東南亞國協重要的成員之一，且石

油與天然氣的出口為國家經濟上的大宗，其他的民生產業、服務業等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我國的新南向政策可以積極與汶萊合作，而關鍵的切入點之一就是烈嶼鄉僑既有的商業網絡，讓臺商與當地企業得以合作、連結、互惠及轉型。這樣一來，必然可以降低臺商投資東南亞或進入該地市場的風險，也能讓臺灣的軟實力得以被看見與運用。

而對金門來說，這種再造僑鄉網絡也是文化主體性與地域振興的策略。僑鄉網絡及其文化連結的深入探詢，是這些政策真正的基礎。

檢討與建議

一、烈嶼僑鄉文化資料庫的架構，根據二年期計畫的研究成果及實際田野調查的資料收集，可以歸納為六大項：

1. 華僑華人家族的移民史料，包括移民證件、書信等
2. 海外鄉團、會館、廟宇等社會文化機構的史料、文物
3. (華僑與歸僑) 口述歷史的訪談紀錄與影音
4. 海外義山墓碑的紀錄
5. 烈嶼僑匯建築(廟宇、民居建築、學校等)的紀錄
6. 烈嶼僑鄉網絡有關的文化活動、事務之紀錄，如海外鄉僑返鄉參與奠安等訊息。

經過這兩年，已經累積了不少的第一手史料，也了解到會館對於部分文物返回金門的意願，可充實水頭金水國小僑鄉文化館館藏，以及豐富烈嶼九宮坑道遊客中心的展覽。同時，未來在經費允許的情況下，或發動海內外民間共同捐贈、借展或提供作複製品，持續收集與累積。特別是目前已有新加坡浯江公會相關文物擬有捐贈返回金門的想法，後續如何執行，並妥善規劃相關文物保存與展示，應有另案辦理。

二、本研究成果，具進一步推廣之價值。

1. 持續在烈嶼舉辦講座，除講述本計畫研究成果外，亦可成為華僑家庭講述自身歷史的場合，使得研究可以持續滾動進行。
2. 本研究可進一步潤稿、改寫、出版專書或事典，以作為烈嶼僑鄉文化之鄉土教材，也可成為汶萊及新加坡華文教育的參考書籍。
3. 可充實相關展館之展示敘述，包括作為文稿、圖片、文物收集來源之參考。
4. 後續，亦應持續進行不同僑居地的海外金門社群研究，尤其是此時海外移民的第一代幾乎多為七、八十歲，甚至年歲更高，研究時間有迫切性。’

三、汶萊與新加坡的烈嶼移民比較

1. 金門(含烈嶼)移民南來，在年代與規模上，以僑居新加坡時間最早、人數最多。在 1860 年代之後即有不少移民定居在新加坡。而汶萊的移民主要 20 世紀初以後，主要是 1920-30 年代。在 1950 年代，特別是 1954 至 1958 年間的兩次臺海危機，有部分烈嶼人將家鄉的妻兒、母親等親友辦了手續，接到汶萊及新加坡。

2. 新加坡的烈嶼移民，主要在新加坡河口的直落亞逸盆地及紅燈碼頭，以駁

船業討生活，並建立一間間的估俚間（苦力間）。估俚間不僅是血緣及地緣移民相互照顧的世俗組織，也將金門神祇分香到海外，使其具備安定人心的信仰功能。部分鄉僑在 1950 年代之後，累積資金之後改為從商而致富，如方水金、林長鏢、方耀明等，當然也對浯江公會及各估俚間的凝聚、發展有所助益。

3. 汶萊的烈嶼移民，集中在首都斯市，一部分人經商，一部分人組織金浯江碼頭工友（搬運工）。前者遍及貿易、商業零售、百貨公司、汽車代理、藥房等行業，其中，王文邦家族是烈嶼移民致富的第一人。烈嶼移民並未組織地緣會館，而是以騰雲殿為中心。尤其 1960 年代以後騰雲殿的董事組成，烈嶼僑商為主事者，尤其是林德甫的倡議。當然，包括汶萊中華中學的創立，一開始到現在，烈嶼鄉僑出力甚大。

4. 新加坡的華人在 20 世紀初的英殖民地時期已無甲必丹制度，但汶萊在 1984 年脫離英國獨立之後，蘇丹依照社會貢獻冊封了華人領袖各種頭銜，如天猛公、丕顯甲必丹等，以攏絡華人對蘇丹的效忠，也提升華人在當地的地位。

5. 兩地鄉僑對故鄉的貢獻，不分軒輊。僑匯經濟除了贍養華僑華人家庭外，具體表現在烈嶼保生大帝廟的重建上。目前，新加坡東安渡頭聯誼社與東林的關係、新加坡文山與後頭的關係仍相當密切。

6. 新加坡烈嶼移民除了勞動階層、商人階層外，方百成則投入文化界，是新加坡華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推手。方百成目前除了新加坡金門會館的董事秘書外，也擔任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秘書長、福建會館福建文化學院執行董事（院長）等角色，是新加坡文化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7. 移民社群的女性放在個別華僑家庭移民史的討論中。由於早期移民主要是男性單身漢，但到了 1930 年代之後，逐漸有僑鄉婦女南下；在 1950 年代的戰爭時期有一批婦女帶著孩子被先生接到海外。這些討論的重點是修正華僑華人研究中以男性為主的論述，並深入了解新加坡、汶萊烈嶼移民真實的生活樣貌。

參考文獻

- (明)陽思謙修，萬曆《泉州府志》，〈卷三風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 55。
- (清)林焜熿編修，《金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411。
- (清)懷蔭布修，黃任、郭賡武纂，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風俗〉，清光緒八年(1882)補刻本，上海：上海書店，2000。
- H.A.西莫尼亞，〈東南亞的中國居民〉，《南洋問題資料譯叢》第一期，廈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63；陳翰笙主編，《華工出洋史料匯編》第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原書出版於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華人傳統》編委會，《華人傳統》，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1990。
- 方清羆主編，《護頭方氏族譜》，金門：護頭方氏族譜修繕委員會，2003。
-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 王濟堂，〈金門會館誕生的經過〉，《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新加坡：金門會館，1990。
-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北京：三聯書局，1957。
- 古鴻廷、莊國土，《當代華商經貿網絡：台商暨東南亞華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5。
- 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
- 江柏煒，〈另一種新加坡河故事：以浯江公會為中心的考察〉，收錄於張瓊惠、梁一萍主編《移動之民：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5月。
- 江柏煒，〈混雜的現代性：近代金門地方社會的文化想像及其實踐〉，《民俗曲藝》174期，2011年12月。
- 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7卷第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年。
- 江柏煒，〈戰地生活、軍人消費與飲食文化：以金門為例〉，《中國飲食文化》第九卷第一期，臺北：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13年4月。
- 江柏煒，《冷戰金門：世界史與地域史的交織》，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17。
- 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
- 江柏煒編輯，《顯影》重刊，金門：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金門珠山薛氏宗親會，2006年。

- 何炳棣，《中國會館史》，台北：學生書局，1966，。
- 吳彥鴻，《新加坡街名由來》，新加坡：宏硯工作廳，2006。
- 吳華，《新嘉坡華族會館志》第一冊，新加坡：南洋學會，1975。
- 吳華，《新嘉坡華族會館志》第三冊，新加坡：南洋學會叢書，1977。
- 呂允在總編纂，《烈嶼鄉志》，烈嶼：烈嶼鄉公所，2010。
- 呂紀葆，〈話說浯江〉，《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新加坡：金門會館，1990。
- 李亦園，《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85。（根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8年初版重印）
- 李威宜，《新加坡華人游移變異的我群觀：語群、國家社群與族群》，臺北：唐山出版社，1999。
-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7。
-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 李國祁，〈清季台灣的政治近代化：開山撫番與建省，1875-1894〉，《中華文化復興月刊》8(12)，1975。
- 汪大淵，《島夷誌略》，台北：學生書局，1985。
- 阮昌銳，〈大港口漢人的阿美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1期，1971。
- 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
- 林金枝，〈論近代華僑在汕頭地區的投資及其利用〉，《汕頭僑史論叢》第一輯，汕頭：汕頭華僑歷史學會，1986。
- 林焜熿編修，《金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0，頁 10-11。
- 林夢中華學校創校 95 周年校慶特刊編輯委員會，《林夢中華學校新校舍落成暨九十五周年校慶特刊》，Sarawak：MIRI PSDN BHD，2010。
- 林夢福建公會秘書處，〈林夢開埠簡史〉，未出版，2018 年 12 月 26 日。
- 金門會館，〈金門會館會議記錄〉，1933 年 10 月 29 日，未出版。
- 金門會館，〈金門會館會議記錄〉，1934 年 11 月 25 日。
- 金門會館，〈金門會館會議記錄〉，1934 年 11 月 4 日。
- 金門會館，〈金門會館會議記錄〉，1934 年 1 月 21 日。
- 金門會館，〈金門會館會議記錄〉，1935 年 4 月 21 日。
- 金門會館，《孚濟廟治理章程》，1926，未出版。
- 金門會館所藏〈金門輪船公司章程〉，未出版，1922。
-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金門華僑志》，金門：編者自印，1960。
- 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
- 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志》續修，金門：編者自印，2009。

- 柯木林，〈古代新加坡的地名〉，《石叻史記》，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 柯木林，〈從碑文資料看恒山亭〉，《石叻史記》，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 柯木林、吳振強，《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佳昀出版社，1972。
- 紀寶坤、崔貴強、莊國土主編，《族譜與海外華人移民研究》，新加坡：新加坡華裔館、廈門：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共同出版，2002。
- 胡璉，《金門憶舊》，臺北：黎明公司，1976。
- 唐志堯，《新加坡華僑志》，臺北市：華僑文化出版社，1960。
- 浯江公會，〈本會復興史略概言〉，《新嘉坡浯江公會特刊》，新加坡：編者自印，1961。
- 浯江公會，〈浯江公會重新組織宣言〉，未出版，1953。
- 浯江公會，〈籌建金門「華僑之家」鼓勵鄉僑捐資獎勵辦法〉，金門正氣中華報印製，1977。
- 浯江公會致金門縣委員會公函，1980。
- 珠山文獻會主編，《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編者自印，1991。
- 莊國土，《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 許允之，《金門會館史略》手稿，未出版，年代不詳。
- 許允之演講稿，〈許允之講述本會館史略〉，薛殘白主編《新加坡金門會館大廈落成暨成立壹一六週年紀念特刊》，1986。
- 許允之撰，《重建孚濟廟碑記》，1931年。
- 許永順，《記得，大坡牛車水》，新加坡：許永順工作坊，2002。
- 許如中，《新金門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
- 許振義主編，《金門先賢錄：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金門會館，2015。
- 許雲樵，〈一百五十年前史籍中的新加坡〉，《東南亞研究》第六卷，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69。
- 許雲樵，〈星馬私會黨與洪門天地會的淵源〉，《東南亞研究》第七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 許雲樵，《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77。
- 許雲樵，《南洋史》，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1。
- 許雲樵，《馬來亞叢談》，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61。
- 許雲樵，《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記》，新加坡：青年書局，1969。
- 郭梁，〈華僑出國史述略〉，《華僑歷史論叢》第二冊，福州：福建華僑歷史學會，1985。
- 陳孔立，《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
- 陳其南，〈土著化與內地化：論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張炎憲編《第三

- 屈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 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文化，1987。
- 陳其南，《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建立及其結構》，台北：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 陳烈甫，《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陳烈甫，《東南亞的華僑華人與華商》，台北：正中書局，1979。
- 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1963。
- 陳國賁、張齊娥，〈鄧世坤，口述歷史錄音訪談文稿〉，《出路：新加坡華裔企業家的成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 陳鳴鸞，〈金門人與水上運輸業〉，《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新加坡：金門會館，1990。
- 陳耀威，〈殖民城市的血緣聚落：檳城五大姓公司〉，《東南亞的福建人》，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
-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 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著、郭振羽與羅伊菲譯，《新加坡華人的家庭與婚姻》，臺北市：正中書局，1985。
-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華僑志》，編者自印，1964。
- 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7年初版，1962年在臺首版。
- 黃祖耀，〈創刊祝詞〉，《源》創刊號，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1986年。
- 黃啟澍，〈本會館重要會議錄〉，薛殘白主編《新加坡金門會館大廈落成暨成立壹一六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金門會館，1986。
- 黃啟澍，〈金門會館對故鄉幾項貢獻〉，《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1990。
- 黃梁夢，〈新加坡浯江公會，歷史在一百年以上〉，薛殘白主編《新加坡金門會館大廈落成暨成立壹一六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金門會館，1986。
- 廈門華僑志編纂委員會，〈人物傳〉，《廈門華僑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1。
-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等編，《新加坡華人會館沿革史》，新加坡：宗鄉聯合總會聯合總會，1986。
-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編輯部，《總會三年》，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1989。
- 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所反映的華工生活》，新加坡：新加坡全國職總奮鬥報出版，1986。
- 楊炳南，《海錄》，台北：學生書局，1984。

- 葛月贊，《新加坡圖片史：1891-2000年》，新加坡：Archipelago Press，2000。
- 維多巴素 Victor Purcell 著、張亦善譯註，《近代馬來亞華人》，196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劉繼宣、束世澂，《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潘英海，〈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頭社村太祖年度祭儀的文化意涵〉，莊英章、潘英海合編《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
- 潘翎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
- 蔡尚溫主編，《浯江瓊林蔡氏族譜》，金門：金門瓊林蔡氏宗親會，1992。
- 鄭文輝，《開埠前的新加坡》，新加坡：新邦文化企業公司，1974。
- 蕭開紅，〈答株華人社會組織研究〉，《華人文化研究論文集》第一輯，吉隆坡：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1978。
- 韓元山，《從大坡到小坡：新加坡市區掌故》，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4。
- 顏清滄，〈華人歷史變革（1403-1941）〉，收錄於林水椽、何啟良等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一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出版，1998。
- 顏清滄，〈福建人在馬新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東南亞的福建人》，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
- 顏清滄，《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
- 顏清滄著、粟明鮮、陸寧生、梁瑞平、蔣剛合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
- 魏源，《海國圖志》，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年魏光燾平慶涇固道署刻本影印）
- 譚思哲主編，《江門五邑海外名人傳》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 28-39。）
- 蘇瑞福（Saw Swee Hock）著、薛學了、王艷譯，《新加坡人口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原書為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 蘇繼頤，《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
- 饒宗頤，〈星馬華人碑刻繫年〉，《新加坡大學中文學刊》10期，1969。
- 饒尚東，〈汶萊華人的本土化與歸屬感〉，「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第七屆國際會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2010年5月7-9日。
- 饒尚東，《汶萊的經濟發展》，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3。
- 饒尚東，《汶萊華族會館史論》，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1。
- 顧長永，《新加坡：蛻變的四十年》，臺北：五南圖書，2006。
- Archives and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Chinatown: an album Singapore community*,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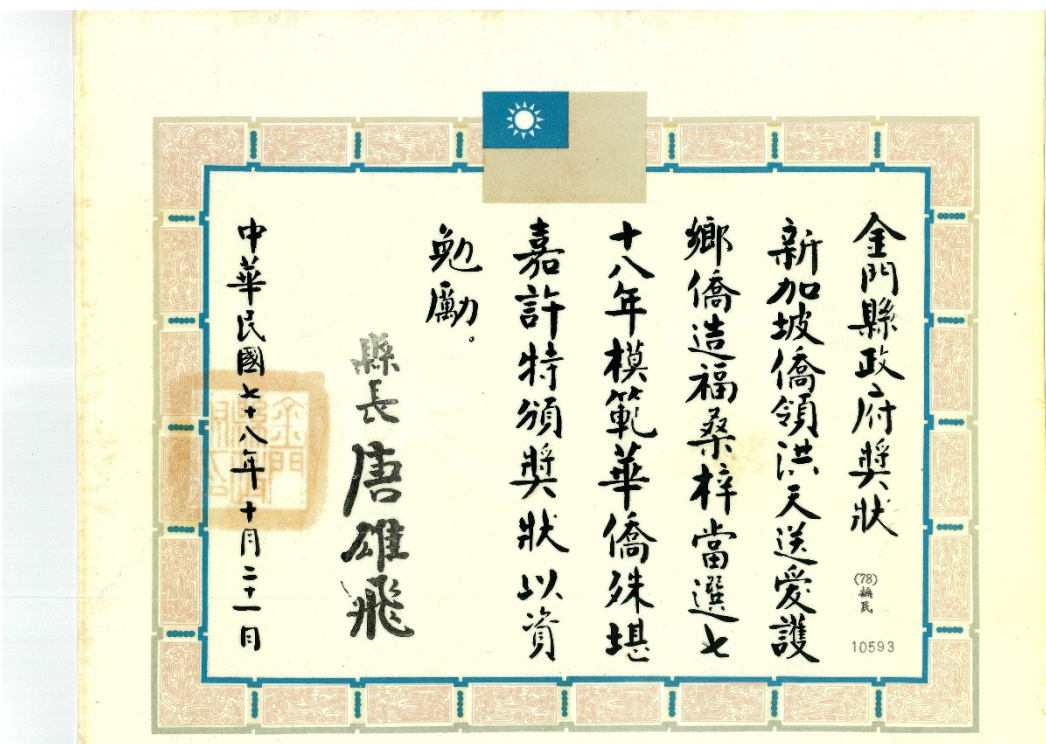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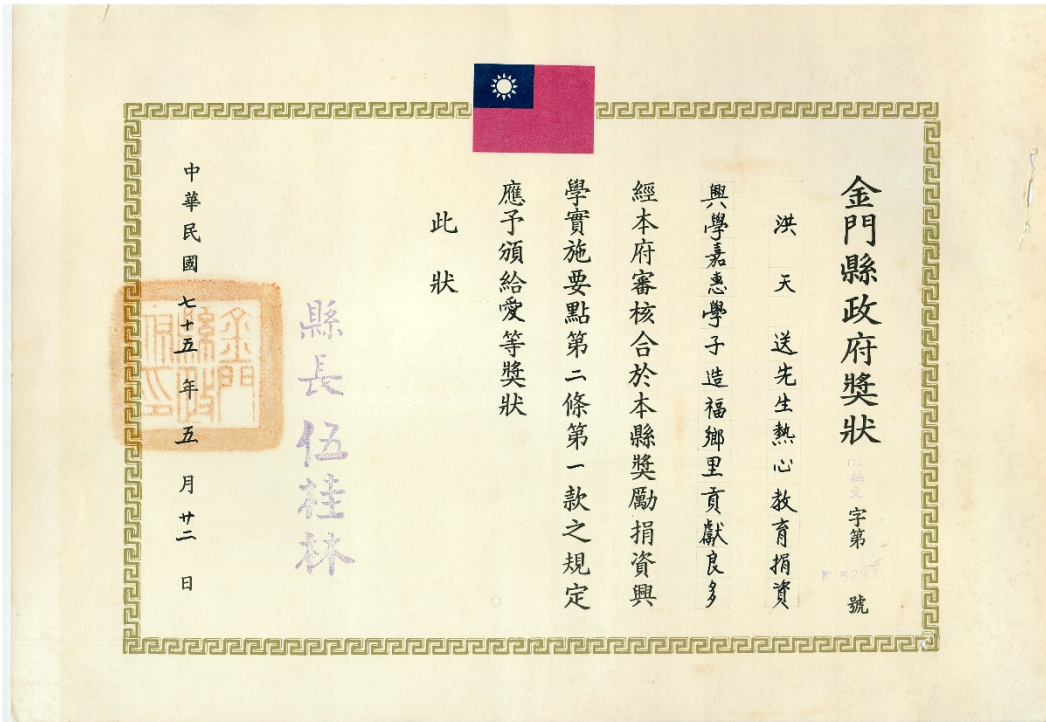
- Buckley, C. B.,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1867*,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Buckley, C.B.,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C.B. Buckley, *An Anecdotal History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Fraser and Neave Ltd., 1902.
- C.M. Tum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Cator, Writser Jans,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1936.
- Chia, Hock Chuan, *Gambier and pepper industry in Singapore and Johore: A Stud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1819-1917*,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BA Honors Graduation Essay, 1977.
- Chia, Lin Sien, et al., *The Coastal Environmental Profile of Singapore*, Technical Publications Series 3,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United States Coas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Project, Manila, 1988.
- Chia, Siow Yu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Update”, in Chua Beng Huat ed. *Singapore Studies II: Critical Survey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58.
- DeBernardi, Jean, *Rites of Belonging: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Dobbs, Stephen, *The Singapore River: A Social History 1819-2000*,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3.
- Dobbs, Stephen, *The Singapore River: A Social History, 1819-2002*.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ouglas S. Massey,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 George Hicks (ed.)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from Southeast Asia 1910-1940.*, Singapore: Select Books, 1993.
-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RG 469, Box 42,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 Kuah, Khun Eng, *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 Aldershor: Ashgate, 2000.
- Kuah-Pearce Kuhn Eng and Andrew P. Davidson edited, *At hom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memories, identities and belonging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Craig A. Lockard, “Voluntary Association and Chinese Society in Sarawak 1870-1941”, 《南洋學報》第三十二卷第一、二期合訂本，1977。
- Moore, D., & Moore, J., *The First 150 Years of Singapore (Chaps 4 & 8)*, Singap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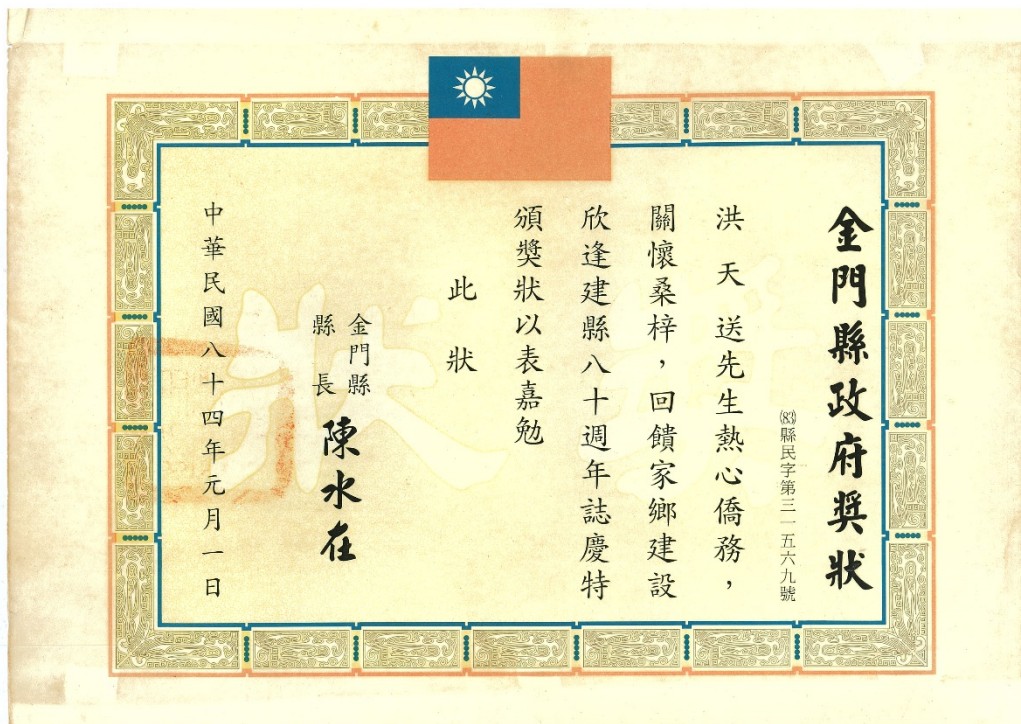
- Donald Moore Press, 1969.
- Niew Shong Tong, *Demographic Trends i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Brunei Darussalam: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entre,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 Niew Shong Tong, *The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microform], Thesis (Ph.D.)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9.
-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modern Malay*, Singapore :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0.
-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Putnam, Robert D., *Leonardi, R., Nanetti, Raffaella Y.,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中文版為蘇瑞福著、薛學了、王艷譯，《新加坡人口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 Song, Ong Siang (宋旺相) ,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1923.
- Stephen Castles &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1993.
-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14*,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15.
-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16*,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17.
-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32*,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34.
-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33*,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35.
- Swinson, Arthur., *Defeat in Malaya: the fall of Singapor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0.
- T.J. Newbold,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London: John Murray, 1839.
- Teo, Boo Teck, 'Cleaning Up of Singapore and Kallang Basin Catchments---Rol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Department in the Clean Up Program', *Action Plan for the Seas of East Asia: COBSEA Workshop on Cleaning Up of Urban Rivers*, Annex 1, 14-16 January 1986 , Singapore.
- Thomas Braddell, *Statistics of British Possession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Penang: Penang Gazette Printing Office, 1861.
-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Chinatown: historic district*, Singapor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1995.
-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 Wang, Gungwu,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Wang, Gungwu ed.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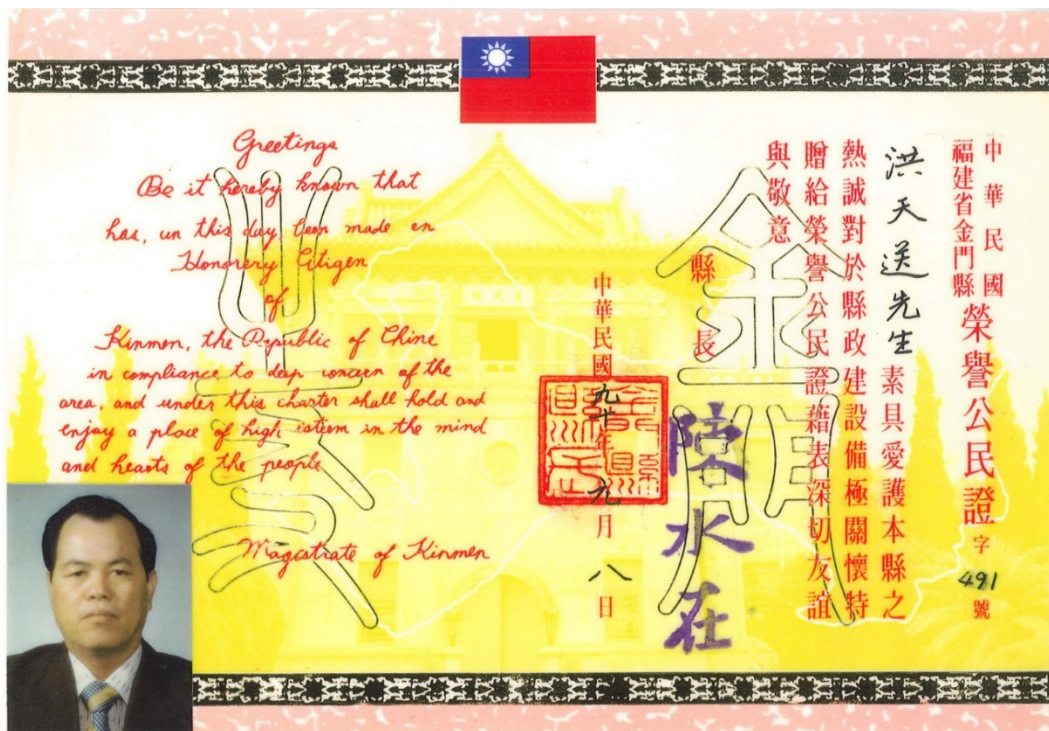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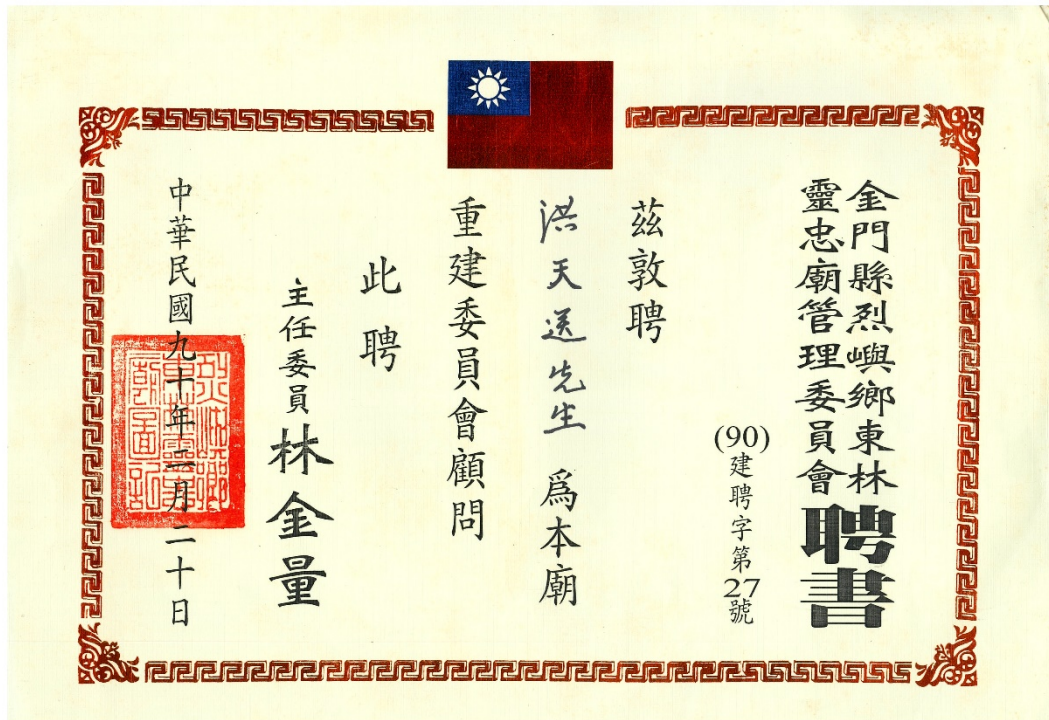
- Academic Press, 1991.
- Warren, James Francis, *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 Singapo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Yen Chin-hwang (顏清滄), "Early Chinese Clan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19-191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1), 1981, A Special Issue on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C. F. Yong.
- Yen Chin-hwang (顏清滄),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Yen, Ching-hwang, "Early Fukienese Migra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1900", in Yen Ching-hwang,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55.
- Yen, Ching-hwang,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 Zhang, Jiajie, "The Rise & Fall of the Bum Boat Empire at Clifford Pier", unpublished, 2005.
- 方百成、方耀清訪談，文山聯誼社，2007年7月21日。
- 杜明川訪談，合安摩哆舢舨聯誼社，2007年8月27日。
- 沈翠英訪談，2007年8月28日。
- 洪天送訪談，金門會館三樓檔案室，2007年7月30日。
- 洪天送訪談，新加坡金門會館，2007年8月27日。
- 洪天送訪談，新加坡金門會館，2009年7月24日。
- 張瑪喜訪談，南濱海灣碼頭，2007年7月25日。
- 陳慶源（甲必丹）訪談，林夢陳慶源宅，2019年2月3日。
- Francis, Richard., "The Raid on Limbang---196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aval Historical Review (all rights reserved) of March 200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31215102/https://www.navyhistory.org.au/the-raid-on-limbang-1962/>), 查閱時間：2019年6月6日。
- <http://www.mysabah.com/wordpress/tarap-fruit-of-borneo/>, 查詢時間：2019年6月5日。
-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A6%8F%E6%B8%88%E5%AF%BA>, 查詢日期 2016/07/10。
- Ismail, Haji Awang Nordin., "Perjanjian 1888: Suatu Harapan dan Kekecewaan (The 1888 Agreement: A Hope and also a Disappointment)", *Jabatan Sejarah,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20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302181451if_/http://bruneiresources.com/pdf/nd06_ismail.pdf), 查閱時間：2019年6月5日。
- Limbang Divisional Office, "Info Daerah Limbang (Limbang district information)",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3 October 2018. (<https://archive.org/>

- details/AboutLimbang, 查詢時間 2019 年 6 月 5 日。)
- 汶萊經濟規劃與發展部，<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1151208/http://www.depd.gov.bn:80/SitePages/Population.aspx>，查閱日期：2018 年 6 月 4 日。
-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官方網站，<http://www.sfcca.sg>，2010 年元月 31 日。
- 新加坡義安公司官方網站，<http://www.ngeann.com.sg>，2018 年 10 月 13 日。
- 《叻報》，1926 年 12 月 17 日。
- 《南洋商報》，1930 年 2 月 21 日。
- 《星報》，1890 年 7 月 15 日。
- 《星報》，1897 年 9 月 17 日。
- 《星報》1891 年 3 月 30 日。
- 《新明日報》，1972 年 11 月 16 日。
- 《新國民日報》，1927 年 4 月 28 日。
- 不著撰人，〈金門商會召開座談商討僑匯問題〉，《正氣中華報》，1951 年 4 月 11 日第四版。
- 夏士華，〈新加坡移民政策〉，《南洋商報》，1953 年 5 月 21 日。
- 記者，〈修正移民條例實施非本地出生人士本年底前須返新否則將被拒絕入境〉，《南洋商報》，1959 年 5 月 3 日。
- 記者，〈菲律賓華僑攷察團昨日專機蒞金慰勞〉，《正氣中華報》，1950 年 9 月 3 日。
- 記者不詳，〈成立到註冊，前後一世紀，金門會館設宴慶 115 週年〉，新加坡《聯合早報》，1985 年 3 月 25 日。
- 編輯部，〈大伯公廟名氣響四海，獅城龜嶼百年傳說〉，《民生報》第 2355 期，馬來西亞：怡保，2009 年 9 月 22 日。
- 記者，記者，〈直落亞逸盆地舢舨船經移往紅燈碼頭載客〉，《南洋商報》，1968 年 4 月 2 日。

附錄一 洪天送文件









洪天送鄉賢 惠存

德高望重
威聲遠振

金門縣烈嶼同鄉會全體會員 敬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國立金門大學 聘函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99) 金大人聘專字第 991055 號

茲 敦 聘

洪天送先生擔任本校校務顧問，聘期自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100 年 12 月 9 日止。
 此聘

校長 李金振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0 日

民國86年(1997)於7月1日教育部核准設立 [國立金門大學] 之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

借印

洪天送愛故鄉 愛到入骨

旅星59年 回金門70多次 籌建華僑之家 捐助40多家宮廟祠堂 榮膺傑出鄉親 實至名歸

記者蔡家豪 專題報導

旅居新加坡五十九年的洪天送，回鄉次數到目前為止，累計已有七十多次。據傳是回鄉最多、愛鄉最切、絲毫無異於鄉土之子。他一定親身回來參與，絲毫無異於鄉土之子。他一定親身回來參與，絲毫無異於鄉土之子。他一定親身回來參與，絲毫無異於鄉土之子。

洪天送，近來由於行動不便，無時常返回家鄉，不過鄉鄉的「草」木，彷彿已成他心中最深處的記憶。他說，「甘拜金門」，他對故鄉金門的深愛，可見一斑。

歷任新加坡江公會主席的洪天送，一九二五年出生，民國十四年，隨父移居星洲。年輕時，他從事船務，後來轉行，從事貿易。由於服務優良，近幾年來，業務蒸蒸日上。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

洪天送回鄉次數頻繁，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

洪天送，近來由於行動不便，無時常返回家鄉，不過鄉鄉的「草」木，彷彿已成他心中最深處的記憶。他說，「甘拜金門」，他對故鄉金門的深愛，可見一斑。

歷任新加坡江公會主席的洪天送，一九二五年出生，民國十四年，隨父移居星洲。年輕時，他從事船務，後來轉行，從事貿易。由於服務優良，近幾年來，業務蒸蒸日上。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

洪天送回鄉次數頻繁，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

洪天送，近來由於行動不便，無時常返回家鄉，不過鄉鄉的「草」木，彷彿已成他心中最深處的記憶。他說，「甘拜金門」，他對故鄉金門的深愛，可見一斑。

歷任新加坡江公會主席的洪天送，一九二五年出生，民國十四年，隨父移居星洲。年輕時，他從事船務，後來轉行，從事貿易。由於服務優良，近幾年來，業務蒸蒸日上。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

洪天送回鄉次數頻繁，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

洪天送，近來由於行動不便，無時常返回家鄉，不過鄉鄉的「草」木，彷彿已成他心中最深處的記憶。他說，「甘拜金門」，他對故鄉金門的深愛，可見一斑。

歷任新加坡江公會主席的洪天送，一九二五年出生，民國十四年，隨父移居星洲。年輕時，他從事船務，後來轉行，從事貿易。由於服務優良，近幾年來，業務蒸蒸日上。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

洪天送回鄉次數頻繁，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他不僅在星洲，還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捐助各項建設，深受鄉親愛戴。



旅居新加坡五十九年的洪天送（站立者為其子），回鄉次數累積已有七十多次，愛鄉精神，可見一斑。（蔡家豪攝）

古寧頭大捷四十週年紀念專文系列報導

古寧聖戰·可歌可泣·震撼中外

四十年前參加古寧頭戰役擔任築壘工頭、搶救傷患的李泰圖老先生回憶說：「那是一場軍民團結、生死與共所贏得勝利的戰爭。」

本報記者 蔡家豪

選舉人表意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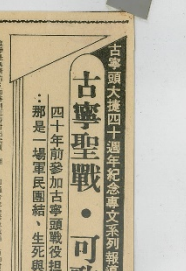
選民在投票時，應注意各項事項，包括：投票時間、地點、票紙種類等。選民應認真閱讀票紙說明，並按照規定填寫。投票時應保持安靜，不得交頭接耳或交談。投票完畢後，應將票紙投入票箱，並領取收條。

烈中教室擴建竣工 通過驗收

烈中教室擴建工程已於日前竣工，並通過了相關部門的驗收。該教室的擴建將進一步改善教學環境，提高教學質量。校方對此次擴建工程表示滿意，並感謝社會各界的支持。

兒童畫 享譽國際 兩國小 世展獲獎

由中國和台灣兩國小朋友共同創作的兒童畫作品，在國際兒童畫展中獲獎。這些作品展現了兩國小朋友的才華和友誼，贏得了評委和觀眾的一致好評。



洪天送，近來由於行動不便，無時常返回家鄉，不過鄉鄉的「草」木，彷彿已成他心中最深處的記憶。他說，「甘拜金門」，他對故鄉金門的深愛，可見一斑。

洪天送，近來由於行動不便，無時常返回家鄉，不過鄉鄉的「草」木，彷彿已成他心中最深處的記憶。他說，「甘拜金門」，他對故鄉金門的深愛，可見一斑。

洪天送，近來由於行動不便，無時常返回家鄉，不過鄉鄉的「草」木，彷彿已成他心中最深處的記憶。他說，「甘拜金門」，他對故鄉金門的深愛，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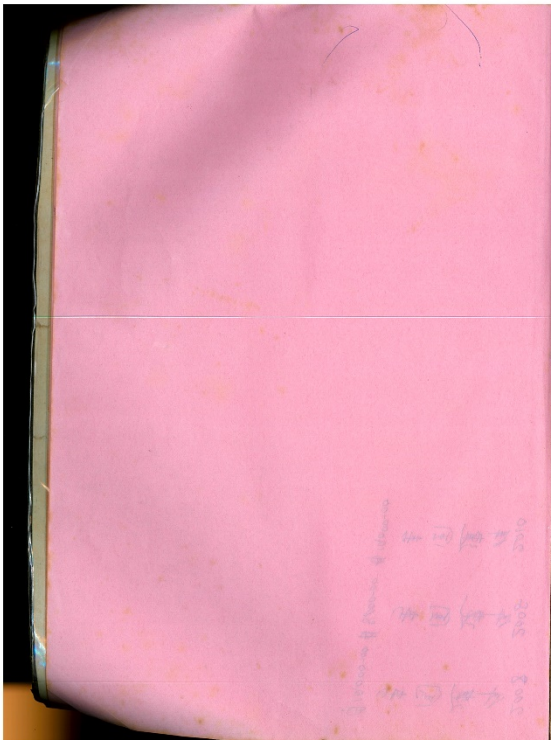
洪天送，近來由於行動不便，無時常返回家鄉，不過鄉鄉的「草」木，彷彿已成他心中最深處的記憶。他說，「甘拜金門」，他對故鄉金門的深愛，可見一斑。

洪天送，近來由於行動不便，無時常返回家鄉，不過鄉鄉的「草」木，彷彿已成他心中最深處的記憶。他說，「甘拜金門」，他對故鄉金門的深愛，可見一斑。

洪天送回憶錄

一生奮鬥
為社會
為家鄉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日



家鄉金門縣烈嶼鄉佛厝村
 我洪天送 1947 年武松歲剛閉古鄉
 到新加坡 我二叔父母培英
 當時叔父五叔教 生活
 困乏 叔母日七生疾
 我亦是五叔教 足三年
 做新船一艘 幸有陸拾兌
 當時家鄉因老所得利息買
 到 1950 對林水孔先生子
 買去 日電航一隻書什款
 到 1951 日電航賣去捌佰元
 造新電航一隻帶機器
 母 600

DAT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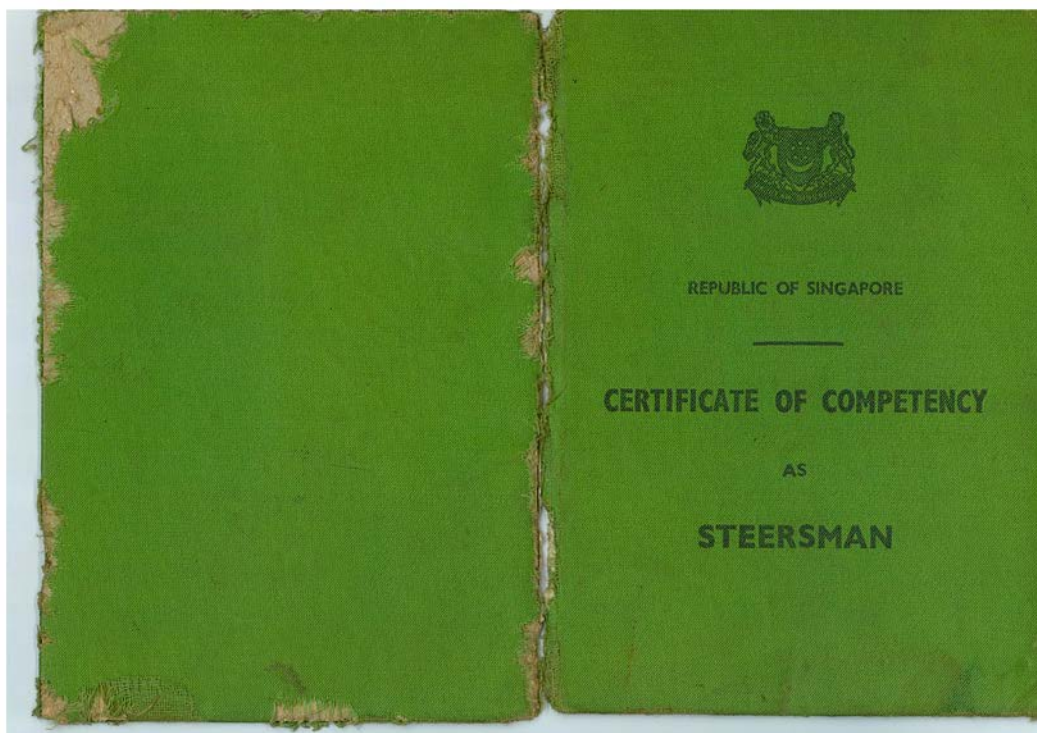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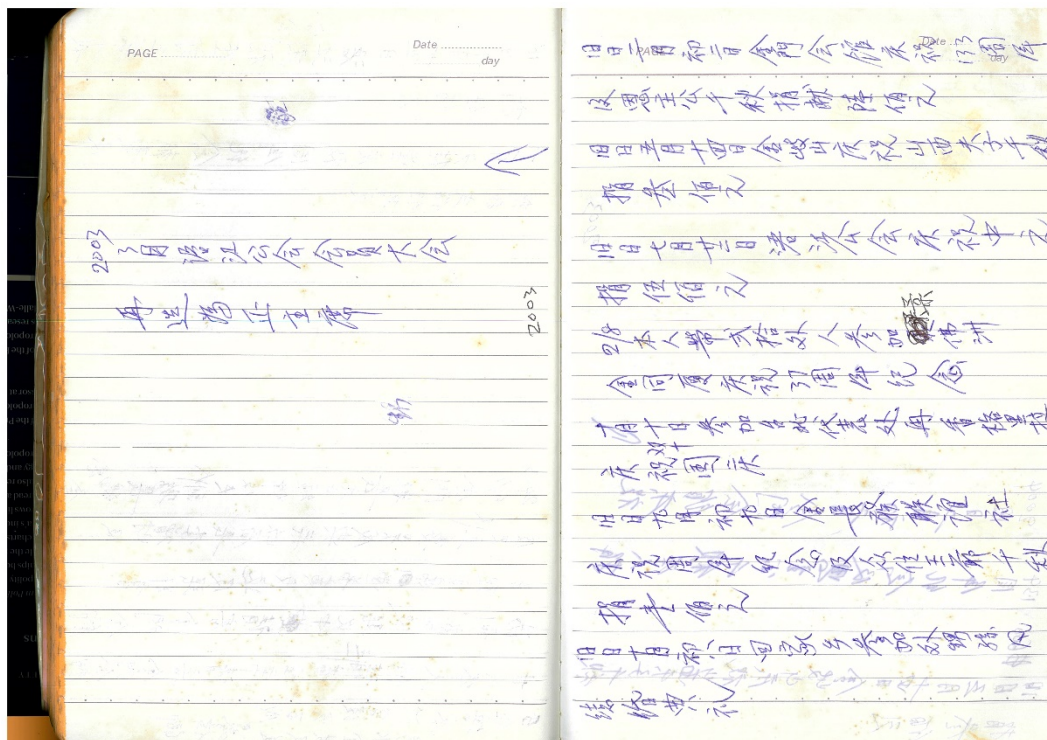
烈嶼旅印尼歸僑洪國文愛國
 個人捐獻公益款數
 達九十六萬五千元
 洪天送捐款逾廿一萬元

沙中與中小學備滿全民體育
 班際籃賽圓滿結束

1981

DATE PAGE

1981 二月帶叔父 堂弟亦亦 女父
 費用 \$15,000
 參加金門六桂堂 真安慶
 看崎頭氏家廟
~~捐獻上林李府將軍廟建新廟捐~~
 捐獻 \$17,000
 捐獻鄉公所椅檯廿六個計 \$1,000
 上收村村公所 洪天送 洪英光三人合捐
 國文
 參加徑山寺樹給禮
 郭名錄表吳之



BY THE COLONY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000598 UNDER SECTION ¹⁹~~20~~ (1) (a) (ix) OF THE MERCHANT SHIPPING ORDINANCE (CHAPTER ¹⁵⁰~~207~~)

No. 1651

CERTIFICATE OF COMPETENCY
 AS
STEERSMAN

CERTIFIED TRUE COPY

Tr. ANG TIAN SUNG

Lin hui
 Permanent Secretary
 (COMMUNICATIONS)
 10 AUG 1960

Wherea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you have satisfactorily passed the required examination and been found duly qualified to act as Steersman:

I do hereby, in pursuance of the said Ordinance, grant you this CERTIFICATE OF COMPETENCY AS STEERSMAN.

Given under my hand and Seal this 12th day of FEBRUARY 1949.

By Command,
 SGT. J. K. DANIELS
 Under Secretary,
 Colony of Singapore.

Place and Date of Birth CHINA-1927

Signature 洪天送

Address 138,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Issued at the Port of SINGAPORE on the 11th day of FEBRUARY, 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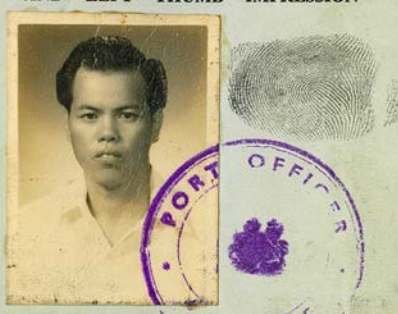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Director of Marine,
 Singapore.

If any person forges or fraudulently alters, or assists in forging or fraudulently altering, or procures to be forged or fraudulently altered any Certificate of Competency, or an official copy of any such certificate; or makes, assists in making or procures to be made any false represent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procuring either for himself or for any other person, a certificate of competency or an official copy of any such certificate; or fraudulently uses a certificate or copy of a certificate of competency which has been forged, altered, cancelled or suspended, or to which he is not entitled; or fraudulently lends his certificate of competency or a copy of such certificate, or allows such certificate or copy to be used by any person; that person shall in respect of each offence be liable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two thousand dollars or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two years.

N.B.—Any person other than the owner thereof becoming possessed of this Certificate should transmit it forthwith to the Director of Marine, Singapore.

Date originally issued 11th FEBRUARY, 1949.

**COPY OF HOLDER'S PHOTOGRAPH
 AND LEFT THUMB IMPRESSION**



I hereby certify that this document is a copy of the certificate to which by the record kept in this Office the within named ANG TIAN SUNG, J-A, STANLEY STREET 15-1... appears to be entitled.

- 8 AUG 1968
 Director of Marine,
 Singapore.

Marine 165—W 0947



2010年6月25日 洪天送僑領與薛主席、李縣長合影於金門縣政府









附錄二 僑匯建築與地景調查表

一、寺廟

基本資料		
編號	1-1	
名稱	羅厝西湖古廟	
坐落位置 (地址)	羅厝6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劉錦國、林德甫、陳天振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羅水秋、羅金項、羅建發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羅厝西湖古廟重建誌》，1989	
碑記摘錄	……。旅星金合發同鄉會倡議重建，鄉民有鑒於斯，特邀重鄉親集議，成立重建委員會，籌募重建基金。荷蒙旅汶星、臺暨本境眾善信踴躍輸將，遂得於民國七十六年夏，擇吉鳩工，……。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2	
名稱	東林靈忠廟	
坐落位置 (地址)	東林街 25-1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景坤、林登達、林登遠、林登發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林長鏢、方水金、林登杭、林明深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靈忠廟重建誌》，1976	
碑記摘錄	……。後因原建廟宇狹窄陳舊，又已不敷迎神應用，經本境士紳父老發起重建之議，於是一倡和、共讚美舉，本境及旅居新加坡、汶萊等地諸弟子，熱烈響應。……	
碑記年代	《金門縣烈嶼鄉東林靈忠廟重建誌》，2004	
碑記摘錄	……。茲又因廟宇架構老舊，垣壁剝蝕；益以東林實烈嶼首善之區，誠有失觀瞻。……再獲我旅臺鄉戚善信大力支持，旅星洲、汶萊僑親慷慨解囊，踴躍捐輸，方得水到渠成。……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3	
名稱	西宅忠仁廟	
坐落位置 (地址)	西宅 26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景坤父子、林能根、林成國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重建忠仁廟記》，1976	
碑記摘錄	……，迨民國二十四年秋，曾復繕修一次，倏已四十年之久，蟲蛀蟻食，椽腐椳折，破漏不堪，行見坍塌。茲為維護古蹟，與付民眾信託之觀念起見，爰則發起重建，得蒙海外鄉僑，熱心釀資，贊襄其事，始於六十二年春，鳩工整建，……。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4	
名稱	黃厝關聖帝君廟	
坐落位置 (地址)	黃厝 10 號之 3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汶萊	洪瑞泉、洪龍串、洪龍鐘等
	■新加坡	洪文珍、洪連英、洪澄彭等
	□其他 ()	
碑記年代	《黃厝關聖帝君廟重建誌》，2005	
碑記摘錄	……，隨即召集村眾會議，成立籌建委員會，組織勸募團，共推洪木盛先生為主任委員，……，一呼百應，眾志成城，深得汶萊坡，臺灣及家鄉各地鄉親，慷慨解囊，鼎力相助，……。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5	
名稱	后頭麟護宮	
坐落位置 (地址)	后頭 11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程天頂、方天誥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方水金、方耀明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麟護宮重建誌》，1981	
碑記摘錄	……。委員等有鑒于斯，乃倡議籌募重脩，並擬建牌坊以壯觀瞻，承蒙海外星洲、汶萊及旅臺居鄉等善信，踴躍輸將，遂得於民國六十八年擇吉鳩工，……。	
碑記年代	《麟護宮重建誌》，2003	
碑記摘錄	……。廟堂始建自大清乾隆皇朝，於茲幾近三百年曆，雖經數度修繕或整建，未臻完善，……。然資金短絀，用乃起而疾呼，越洋勸募，深獲海內外衷心善信眾所共鳴，慷慨捐輸，歡欣解囊，……。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6	
名稱	林邊李府將軍廟	
坐落位置(地址)	林邊 11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溫華安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林邊李府將軍廟重建誌》，2006	
碑記摘錄	……，迄今將屆四百載曆史，因歷久年湮，雖數次修葺，難抵風雨飄搖，歲月摧殘。迄民國十六年，旅星洲、汶萊大德，返里探親，仰瞻神殿，腐蝕不堪，再次捐資修建，……。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7	
名稱	后宅九天玄女廟	
坐落位置 (地址)	后宅1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九天玄女廟重建誌》，2003	
碑記摘錄	……，年久失修，經社鄉賢蔡金遠君提議重建，由蔡永裕君獻地，經本社鄉老諮議成立籌建委員會，號召本鄉及旅居臺灣鄉親，海內外善信，共襄盛舉，慷慨解囊，集腋成裘，爰於民國九十年秋動土鳩工。……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8	
名稱	下田真武廟	
坐落位置 (地址)	下田 4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陳天送、程天頂、吳景進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下田上帝宮建築序》，1986	
碑記摘錄	……。民國七十三年，清文回國，有鑒於此，特邀父老集議，並獻土地為廟址，……。遂發起家鄉募捐，南洋方面，即由清文奔走勸募，乃得同年擇吉破土興工，至本(七十五)年全部告竣。……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9								
名稱	西方北極上帝廟								
坐落位置 (地址)	西方村辦公室後方								
僑匯紀錄	<table border="1"> <tr> <th>僑居地</th> <th>主要捐款人</th> </tr> <tr> <td><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汶萊</td> <td>陳天振、林德甫、葉天扶、陳天送等</td> </tr> <tr> <td><input type="checkbox"/>新加坡</td> <td></td> </tr> <tr> <td><input type="checkbox"/>其他 ()</td> <td></td> </tr> </table>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陳天振、林德甫、葉天扶、陳天送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陳天振、林德甫、葉天扶、陳天送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北極上帝宮重建記序》，1990								
碑記摘錄	……。後旅汶鄉僑陳天送先生，於民國七十八年初返鄉，視其廟損毀嚴重，隨即召集村中熱心善信，組織建築委員會，改以鋼筋混泥重建，以求永遠，並負向旅汶僑親勸募經費，熱心公益，堪為吾人敬佩。……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10	
名稱	西方釋迦佛祖玄天上帝廟	
坐落位置 (地址)	西方村 44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陳天振、方德福、林德天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修建西方甲廟宇序》，1972	
碑記摘錄	……。迨年前本境僑汶弟子陳天送君回國，目睹廟容簡陋，藍樓不堪，毅然有翻建之議。返汶後，遂發動義舉，當家林德甫、陳天振、林水擇、葉天扶、林水華等力襄其事，終於募回巨款，……。	
碑記年代	《西甲西方宮重建記序》，1986	
碑記摘錄	……。民國七十三年，天送君適回國探親，有覽于斯，為圖一勞永逸計，返汶後與德甫共議發動捐募，再邀甲內人士集議，……。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11	
名稱	西吳田帥廟	
坐落位置 (地址)	西吳 1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蔡天華、蔡水旺、林德甫、蔡水晚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林德乞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西吳田府元帥宮重建記序》，1991	
碑記摘錄	……。迨於民國 74 年間，旅汶鄉僑蔡水旺君返梓省親，鑒於全島各鄉里廟宇，煥然新貌壯觀，由是倡議翻建之誠。回汶後，遂與蔡天華、水晚諸位鄉僑共商斯舉，……，決議家鄉及旅外共襄盛舉，同時成立重建委員會，……。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12	
名稱	東坑清雲祖師廟	
坐落位置 (地址)	東坑村落近郊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劉錦國、林德甫、陳天送、陳天振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清雲祖師廟重建記》，1994	
碑記摘錄	……，遠赴汶萊、星洲勸募建廟基金，渥蒙各地鄉親熱誠贊助，慷慨熱捐，資力彙備，遂於民國八十一年壬申夏鳩建，今秋慶成擇吉奠安。……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13	
名稱	上林李將軍廟	
坐落位置 (地址)	上林村高厝海濱公園旁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汶萊	林德甫、林文賢、林長亨等
	■新加坡	孫天溫、林振達等
	■其他(印尼)	洪國文
碑記年代	《李府將軍廟重建誌》，1983	
碑記摘錄	……。爰於民國六十九年，鄉老及熱心人士，組籌重建委員會，向新加坡、汶萊、林夢、印尼等僑地募捐，計臺幣壹佰伍拾玖萬元，……。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14	
名稱	前埔保障宮	
坐落位置 (地址)	前埔村旁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序言》，1969	
碑記摘錄	本境廟宇創建迄今，垂三十餘載，中經風摧雨剝，藍樓不堪，既失瞻仰，又礙村容，爰飛函海外呼籲僑胞，釀資修葺，乃復舊觀。……	
保存狀況	<input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15	
名稱	中墩真武廟	
坐落位置 (地址)	中敦5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陳天振、林家室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重建真武廟記》，1992	
碑記摘錄	……，為一勞永逸計，擬以鋼筋水泥，重新翻建，即派天助赴汶萊向吾鄉僑籌捐，當承林天科等人，熱烈響應。並蒙林德甫甲必丹力向境外旅汶人士協募，……。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16								
名稱	后井劉府王公宮								
坐落位置 (地址)	后井 7-1 號								
僑匯紀錄	<table border="1"> <thead> <tr> <th>僑居地</th> <th>主要捐款人</th> </tr> </thead> <tbody> <tr> <td><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汶萊</td> <td>劉錦國、林德甫、陳天振、林國民等</td> </tr> <tr> <td><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新加坡</td> <td>洪世王、洪歷、洪天補等</td> </tr> <tr> <td><input type="checkbox"/>其他 ()</td> <td></td> </tr> </tbody> </table>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劉錦國、林德甫、陳天振、林國民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洪世王、洪歷、洪天補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劉錦國、林德甫、陳天振、林國民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洪世王、洪歷、洪天補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劉府王公宮重建誌》，1988								
碑記摘錄	……。至民國五十三年，鄉老及委員與鄉紳等集議，乃向海外鄉親籌募經費重建，時因建材欠周，經費不裕，以致廟容簡陋。迄今已又二十有年矣，廟牆已露破漏，近海外鄉親有鑒于斯，熱誠捐輸，……。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table border="1"> <tbody> <tr> <td></td> <td></td> </tr> </tbody> </table>									
									

基本資料		
編號	1-17	
名稱	南塘真武廟	
坐落位置 (地址)	南塘前靶場附近，社區活動中心旁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玄天上帝廟創建誌》，1986	
碑記摘錄	……。工程策畫為鋼筋水泥建築，費新臺幣伍拾萬元發包，乃素仰吾鄉僑慈善熱心人士，一本敬佛至誠，共襄盛舉，……。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18	
名稱	烈嶼保生大帝廟	
坐落位置 (地址)	上庫 3-1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陳天送、劉錦國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方水金、林長鏢、洪天送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烈嶼保生大帝廟重建誌》，2004	
碑記摘錄	……。適逢汶萊僑領，拿督天猛公德甫君，返梓省親，樂襄盛舉，鼎力玉成，先後前往汶萊、新加坡、林夢、臺灣各地募勸，蒙獲鄉僑及家鄉善信熱烈響應，慷慨義囊，……。	
使用狀況	目前保生大帝廟每年於農曆三月十五日保生大帝聖誕進行醮慶活動，其餘日常香火以地方輪值「爐主」方式執行。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其他	<p>早期金門為中原邊垂地帶，自然環境不佳，且交通不便，瘟疫顏仍，醫藥奇缺。因而鄉眾於明初集議在浯山上合建大帝廟，迎請同安白礁保生大帝主神香火，雕塑金身供奉，烈嶼地區尊為全鄉境佛，分八保輪值爐主，故亦稱八保老大。</p> <p>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荷番結合倭寇為禍，大肆出沒廣東福建沿海，並佔領金門五十餘日，佔領期間強奪劫掠，燒屋擄人。保生大帝廟亦在此時遭焚毀，主祀神保生大帝由廟祝暫遷至西方佛祖宮避難，直至清初信眾重組「四甲」輪值組織，於每年臘月十八或二十日，始由當值保甲迎回該境廟內供奉。</p> <p>因每年由四甲將保生大帝迎回奉祀時，所耗經費甚鉅，為厲行節約，民國八十年(1991年)通原址重建大帝廟，八十四年(1995年)組織重建委員會，適逢汶萊僑領林德甫返鄉省親，了解廟宇興建資金缺口，先後前往汶萊、新加坡、林夢、臺灣等地協助籌募經費計新台幣 195 萬元，保生大帝廟終在翌年鳩工興建，並於八十七年(1998年)落成。</p> <p>由僑領林德甫出面廣邀南洋各界地方領袖及社團，共同關懷家鄉信仰建築籌建工作，極具正向意義。</p>	
影像紀錄(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19	
名稱	上庫天后宮	
坐落位置 (地址)	上庫 25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汶萊	吳福記、吳金梯、林德甫、吳水泊等
	■新加坡	吳仁豐、吳文郁、吳梓源等
	□其他 ()	
碑記年代	《天上聖母、保生大帝廟重建序》，1994	
碑記摘錄	……，召集各家戶開會，成立本廟重建委員會，乃一呼百諾，隨即發動募捐，並廣獲旅居汶萊、新加坡、臺灣之諸鄉親及上庫已出閣之女兒，女婿等慷慨義囊，熱烈響應，……。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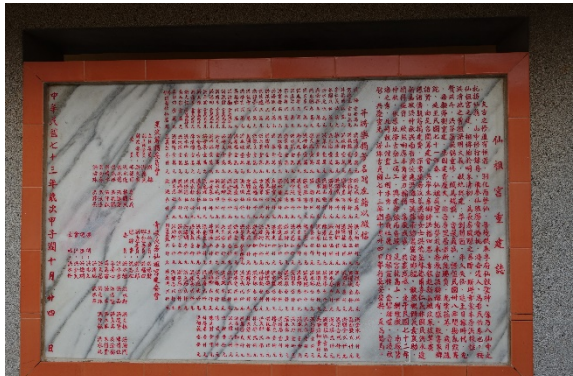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20	
名稱	青岐天師宮	
坐落位置（地址）	青岐 113-1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汶萊	林德甫、林景坤等
	■新加坡	洪天送、李皆得等
	■其他（砂拉越林夢）	洪景仕、陳水杯等
碑記年代	《張府天師宮重建序》，1986	
碑記摘錄	……。幸值境賢洪天送君等相繼回國，熱烈響應，敦促天映等出主其事，乃邀境中人士，集議成立籌建會，……。多蒙海內外諸鄉親慷慨解囊，乃得集腋成裘，共襄盛舉。……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21	
名稱	青岐清水祖師廟	
坐落位置 (地址)	青岐 69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李永珍、洪秉輝、林國民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洪天送、林長鏢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烈嶼青岐清水祖師廟重建誌》，2008	
碑記摘錄	……。地方人士咸表關切，倡議重建，共推洪志成主其事，荷蒙洪允典大德慨解義囊，……，一呼百應，眾志成城，家鄉大德暨海外各地鄉親誠心喜捨。……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22	
名稱	青岐關聖太子廟	
坐落位置（地址）	青岐 76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汶萊	李永貞、洪秉輝、林景坤等
	■新加坡	金岐山同鄉會、陳清嘉、洪錦榮等
	■其他（砂拉越林夢）	洪景仕
碑記年代	《關聖太子廟重建誌》	
碑記摘錄	……。幸蒙先賢化龍賢裔五郎李仁義先生，僑居汶來坡，秉其先嚴遺志，即命侄永鳳君，於民國六十九年三月間返梓，集鄉人於府第，成立籌建會，致函汶邑懇諸僑親襄助建費，……。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23	
名稱	青岐仙祖宮	
坐落位置（地址）	青岐 3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汶萊	林德甫、李仁義、林國民、洪秉輝等
	■新加坡	洪天送、林長鏢等
	■其他（砂拉越林夢）	洪景仕等
碑記年代	《仙祖宮重建誌》，1984	
碑記摘錄	……，致書家鄉諸賢，由是召開籌建會，共舉本房鄉紳洪福田君，專程赴新加坡、汶萊等地處，懇請僑親籌捐建費。……，毅然慨解義囊襄助，捐得鉅資，欣然響應。……。	
保存狀況	<input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24	
名稱	青岐烈女廟	
坐落位置 (地址)	青岐村郊石鼓山山麓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烈女廟重建記》，1979	
碑記摘錄	……。民國六十五年間，本鄉旅汶僑領林德甫君，扶親回國，膜拜之際，有鑒於是，遂慨諾獻資，擴大翻建，……。	
碑記年代	《烈女廟誌》，1995	
碑記摘錄	……。民國六十五年雙口旅汶僑領林德甫君，扶親回國，趨廟祈愿，有鑒於是，遂慨諾獻資擴建，囑湖下村陳清海君籌任其事，邀請地方士紳集議，……。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25	
名稱	上林三代公宮	
坐落位置 (地址)	上林7號右側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汶萊	林德甫、林長享、楊德國等
	■新加坡	孫天溫、林清坤、林瑪倨等
	□其他()	
碑記年代	《三代公宮重建誌》，1994	
碑記摘錄	<p>……。七十四年鄉民發起重建之議，普得鄉僑贊同、始組重建委員會、展開經費籌措，擇吉日原址興建。</p> <p>……。承蒙鄉僑熱心人士贊助、慷慨解囊、集腋成裘，重建落成，……</p>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26	
名稱	上林厲王爺宮	
坐落位置 (地址)	上林 63 號前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林長享、楊德國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孫天溫、林清坤、林瑪倨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厲王爺宮重建誌》，1994	
碑記摘錄	<p>……。於民國七十四年鄉民發起重建之議，普獲鄉僑贊同、即組重建委員會，展開經費籌措、由原址興建。</p> <p>經吾鄉僑善信人士慷慨解囊、集腋成裘，始克有成、廟貌維新，……</p>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27	
名稱	拱福宮	
坐落位置 (地址)	雙口 14 之 1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重修拱福宮碑》，1997	
碑記摘錄	……，民國三十八年因戰亂被損毀，……由旅汶僑領林德甫鄉親倡導重建，……，再由全社鄉老提倡重修，……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28	
名稱	李府將軍廟	
坐落位置 (地址)	湖井頭 16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汶萊	林德甫、李仁義、程天頂等
	■新加坡	
	■其他(納閩)	林啟行等
碑記年代	《李府將軍廟重建樂捐芳名》，1984 年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29	
名稱	西路忠義廟	
坐落位置 (地址)	西路 1 號右側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景坤父子、林能根、林成國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其他(砂拉越林夢)	林成吉
碑記年代	《忠義廟重建樂捐芳名》，2000 年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30	
名稱	湖下黃將軍廟	
坐落位置 (地址)	湖下至碼頭上坡處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黃將軍廟誌》，2003 年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31	
名稱	湖下忠義廟	
坐落位置 (地址)	湖下前圓環旁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汶萊	林德甫、林景坤、程天頂等
	■新加坡	楊清芳、洪天送、李皆得等
	■其他(砂拉越林夢)	洪景仕
碑記年代	《捐獻忠義廟重建基金芳名錄》，1991年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32	
名稱	東林佛祖廟	
坐落位置 (地址)	東林 1-2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33	
名稱	東林萬神宮	
坐落位置 (地址)	東林東郊濱海處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34	
名稱	吳將軍廟	
坐落位置 (地址)	埔頭 13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吳府王爺廟重建誌》，1999 年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35	
名稱	顯靈宮（白將軍廟）	
坐落位置 （地址）	湖井頭出海口旁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興建顯靈宮序》，1971年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1-36	
名稱	關聖廟（青岐長房關聖廟）	
坐落位置 （地址）	青岐 13 號之 1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李仁義、洪秉輝、林景坤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洪天送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青岐長房關聖廟重建樂捐芳名》，1993 年 《青岐長房關聖廟樂捐壁畫芳名》，1993 年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照片）		



二、宗祠

基本資料		
編號	2-1	
名稱	東林林氏家廟	
坐落位置 (地址)	東林村東北方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林氏家廟重建落成誌》，1979	
碑記摘錄	……。乃於民國六十五年歲次丙辰，爰集眾議，發起籌款整建之舉，閩族響應，經費除收丁款外，幸蒙旅居新加坡、汶萊、納閩坡、吉隆坡、臺灣省等地宗親，踴躍捐資，……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2-2	
名稱	西路林氏家廟	
坐落位置 (地址)	西路 20 號旁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天國、林家室、林國沛兄弟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金門烈嶼西路林氏家廟重建落成奠安記》，1989	
碑記摘錄	……。幸蒙旅汶宗親不辭辛勞，登高呼應，諸族親踴躍捐資，共襄盛舉，乃于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吉日重建，至七十七年間落成，…… (西路暨旅汶林氏家廟重建委員會 立)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2-3	
名稱	后頭方氏家廟	
坐落位置 (地址)	后頭村東北方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方水金、方文言、方天誥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護頭方氏家廟重建誌》，1996	
碑記摘錄	……。旋即起而疾呼，且遠涉重洋勸募，幸得海內外族裔群策群力，……，計募款新臺幣九百餘萬元，完成人神共仰之重建壯舉。……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2-4	
名稱	黃厝洪氏家廟	
坐落位置 (地址)	林邊 3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建祠誌》，1990	
碑記摘錄	……。幸值旅汶宗賢瑞泉、龍發、金池君返國，毅然熱烈響應，乃邀請族中人士，集議成立籌建委員會……多蒙鄉居族丁，暨海外諸宗人慷慨解義囊，乃得集腋成裘，共襄盛舉，遂於民國七十六年鳩工，……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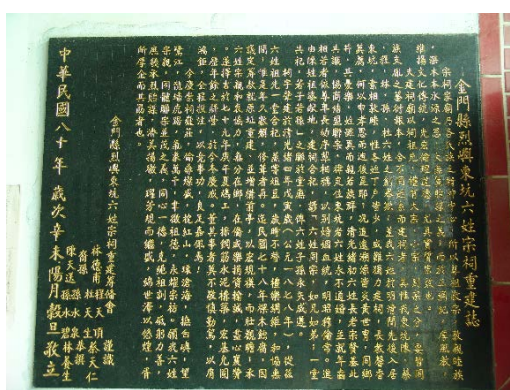
基本資料		
編號	2-5	
名稱	庵頂謝氏宗祠	
坐落位置 (地址)	庵頂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其他 ()	謝堅培、謝謹治、謝金廈等
碑記年代	《宗祠重建誌》，2008	
碑記摘錄	……，宗親們為謀生計及求發展，遷往臺灣與東南亞。……，族人發起成立宗親會，繼而設立重建委員會，以凝聚宗人，重建宗祠，……。為完成使命，並遠赴新加坡、汶萊籌募基金，復賴宗親熱烈響應。……	
保存狀況	<input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2-6	
名稱	西吳蔡氏家廟	
坐落位置 (地址)	西吳 8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其他 ()	蔡天華、蔡水旺、蔡水啟、蔡天建等
碑記年代	《西吳蔡氏家廟重建序》，1996	
碑記摘錄	……。緣為舊有祖廳距建至今，已逾二百餘載，……，而臨倒塌之虞，八十一年秋，適僑親天華君返梓，目睹斯景，乃發起籌建之意，並慷諾捐獻部分基金。……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2-7	
名稱	東坑呂氏家廟	
坐落位置 (地址)	東坑 14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汶萊	呂明佐、呂丁源等
	■新加坡	呂阿海、呂水扶等
	□其他 ()	
碑記年代	《呂氏家廟修建記》，1996	
碑記摘錄	……。民七十一年冬，旅星宗賢亞海君榮旋，鑑于廟容坍塌，即邀集宗親會議，當眾慨捐臺幣五十萬元為修建基金，……	
碑記年代	《亞海宗賢略歷》，1996	
碑記摘錄	……。民國七十一年冬，亞海君再返國省親，目睹宗廟幾經滄桑，凋敝不堪，為尊祖敬宗，爰邀集宗人會議，并首捐巨款，以資重修，……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2-8	
名稱	東坑六姓宗祠	
坐落位置 (地址)	東坑 34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陳天送、陳天振、程天頂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六姓宗祠重建記》，1991	
碑記摘錄	……；承六姓宗親和衷協力，無分在鄉、在僑，咸樂捐資輸誠，盡心襄贊。遂擇吉於九十七年庚午夏鳩工，……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2-9	
名稱	雙口林氏家廟	
坐落位置 (地址)	雙口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重建宗祠序》，1967	
碑記摘錄	……。迨民國四十八年八月，暴風驟雨，廟堂傾塌，時人無所措。延及五十四年，德甫君歸國，感念先世功勳，致力向僑親籌募經費，……	
碑記年代	《重建林氏家廟碑》，1985	
碑記摘錄	……。又遇蟲害，今再由德甫倡重修。……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2-10	
名稱	上林頂林林氏家廟	
坐落位置 (地址)	上林村中心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林氏宗祠重建誌》，1978	
碑記摘錄	……。茲因原祠毀于民國己丑年戰亂，列祖奉祀無所，癸丑年汶萊宗親長享返梓，倡議重建，……	
碑記年代	《重修頂林林氏家廟碑誌》，2008	
碑記摘錄	……，又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由主任委員林天生先生組團赴南洋籌募經費，蒙南洋宗親林催呼、林文坤、林水川、林金樹熱烈支持，慷慨解囊，……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2-11	
名稱	上林下林林氏宗祠	
坐落位置 (地址)	下林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重建下林祖祠記》，1976	
碑記摘錄	……，民國六十年，吾族賢德德甫君回國省親，……，倡議重建。返汶後，即邀同文賢君等，從事籌募工作，不遺餘力，旋匯回鉅款以充建費。……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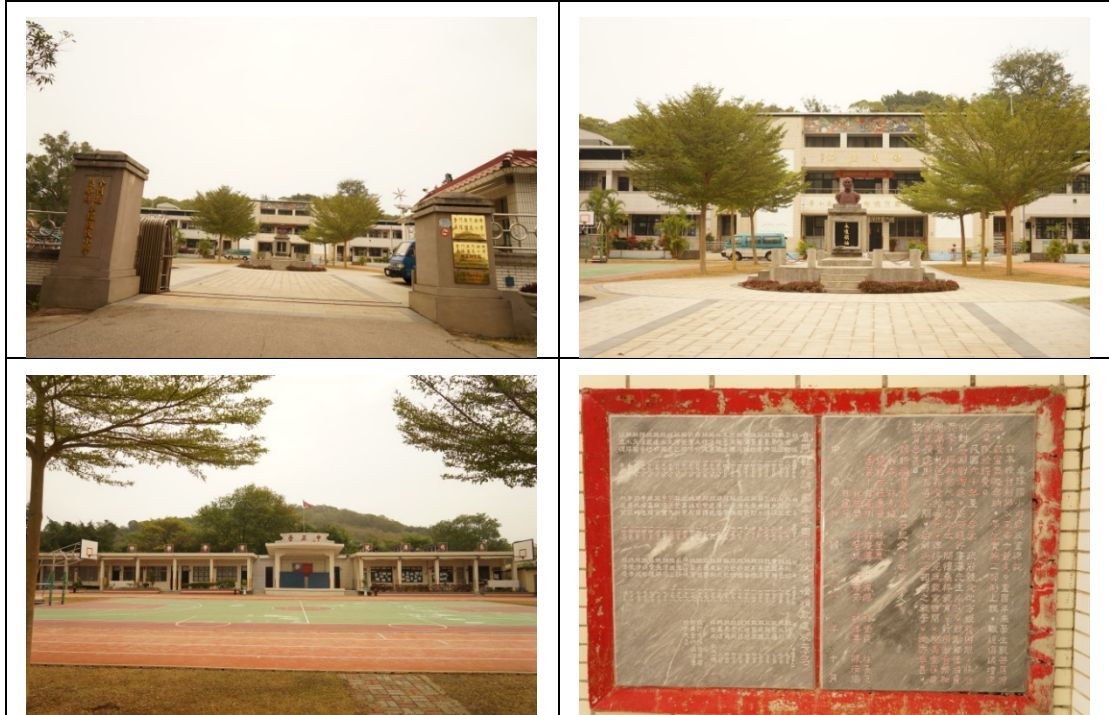
基本資料		
編號	2-12	
名稱	高厝劉林家廟	
坐落位置 (地址)	上林 7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劉錦國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創建劉林氏家廟記》，1986	
碑記摘錄	……。民國六十八年，錦國回鄉探親，目睹現狀，特邀集族人集議，決定翻建為祖廟，……。在經費方面，錦國全部負責；……	
保存狀況	<input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2-13	
名稱	青岐洪氏家廟	
坐落位置 (地址)	青岐社區發展協會旁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洪天送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重建祠誌》，1981	
碑記摘錄	……。直至民國六十五年，乃共推宗紳洪水木，洪福田二君，專程奔赴海內外各地，向請旅外宗親籌募建費，深蒙毅然慨捐鉅款，……。星洲洪水勝、天生、天送熱誠咸欽。……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2-14	
名稱	上庫吳氏家廟	
坐落位置 (地址)	上庫天后宮後側縣定古蹟秀才厝左側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吳福記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吳氏家廟重建記》，1990	
碑記摘錄	……，子孫茂衍，爾後廣為發展，僑居新加坡、汶萊坡、臺灣，實祖德之垂澤。……。旋至民國七十三年冬至祭祀中，諸宗賢提議籌建宗祠，……。幸賴海內外宗族之團結，慷慨解囊，得以次年鳩工興建，……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三、學校建築

基本資料		
編號	3-1	
名稱	卓環國小	
坐落位置 (地址)	林湖村西路 23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王金記、林清注、林景坤、林景波、林景連、林景仕、林國民、林德甫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其他	<p>卓環國小創建於 1911 年，原名「第六區烈嶼第一國民學校」建校經費由當地居民自籌。1958 年學校因八二三砲戰停辦，1959 年學校暫借金中校舍，成立了「烈嶼聯合國民學校」，招收三年級以上學生，享受公費住校，並在烈嶼各村設立分校招收一、二年級學生。1960 年因金中復校，學校暫遷至中興崗（現在的開瑄國小現址）。</p> <p>1962 年，金門軍政府體恤學童長途涉水唸書之苦，就在現在的地址由政府撥款駐軍協助興建校舍，1963 年 2 月啟用。當時為紀念韓師長卓環將軍擘劃督導興建之功，特地將學校命名為「卓環中心國民學校」。</p> <p>而學校辦學幾經遷移、或校際整併之故，學生人數有所增減，為擴充校舍 1971 年由鄉賢許慶藩先生旅汶，鼓勵鄉僑捐資興學，並獲得汶萊華僑王金記、林清注、林景坤、林景波、林景連、林景仕、林清球、林國民等人捐助，共得新臺幣 40 餘萬，作為增建校舍使用。</p> <p>1988 年，學校因旅汶鄉僑返鄉參訪，發現學校急需興建禮堂，遂在僑領甲必丹林德甫熱心倡議下募得新臺幣 220 萬元，再配合縣府補助下得以鳩工興建。</p>	
影像紀錄（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3-2	
名稱	上岐國小	
坐落位置 (地址)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新加坡	洪天生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興建潤杭堂序》，1979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3-3	
名稱	西口村東口分校	
坐落位置 (地址)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林德甫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烈嶼鄉西口村東口分校碑誌》，1969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基本資料		
編號	3-4	
名稱	西口國小	
坐落位置 (地址)	西方 69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陳天送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西口國民小學校舍重建誌》，1967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影像紀錄 (照片)		
		
		

四、民居建築

基本資料		
編號	4-1	
名稱	文邦別墅	
坐落位置 (地址)	林湖村西宅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王文邦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其他	<p>王文邦 (1882-1940 年)，1882 年出生於烈嶼西宅。1900 年，離開金門到南洋謀生，由於工作勤懇，很快的籌得第一桶金，於 1910 年創辦「金德源」商號，經營面向涵蓋橡膠土產收購、黃金開採、香煙洋雜生意批發乃至於汽油代售等相當多元。1930 年代王文邦協助汶萊政府完成首都斯里巴加灣部份填土工程後，政府以 10 個舖位及後來「文邦戲院」地皮作為籌勞，感謝王文邦的協助；1939 年王文邦耗資三萬之萬在此興建全座灰石造之「文邦戲院」（戲院於 1949 年 11 月汶萊政府諭令拆除），戲院完成後曾邀請蘇丹主持開幕典禮。</p> <p>王文邦樂善好施且熱心教育，與友人在 1918 年創立育才學校（後更名為汶萊中華中學），教育華人子弟。因王文邦對於教育、經濟及社會回饋等卓著的貢獻，曾獲蘇丹賜封「丕顯甲必丹」乙銜，並委任為政府行政議員，協助華人華商與政府間溝通橋樑，亦是汶來首位華人甲必丹，其榮耀不言而喻。</p> <p>「文邦別墅」於何時創建，目前並無切確時間，根據田野調查建築曾作為當地私塾空間使用；1937 年日本佔領烈嶼後，就在「文邦別墅」設一個分駐所；1949 年國軍進駐金門曾作為「醫療站」、「特約茶室」、「軍方接待所」等功能。</p> <p>1969 年王文邦之子王金記返鄉探親之際，發現父親興建的「文邦別墅」因砲擊和軍方使用維管不當，造成建築損壞，因而重新修建。然「文邦別墅」自落成或重修後王文邦家族並未有居住情事，今建築由居住於附近親屬協助管理。</p> <p>王文邦返鄉興建洋樓或捐助基督教會堂之興建過程中是否返鄉，</p>	

或經由僑匯資助，目前尚無進一步資料。其子曾於 1969 年返鄉執行洋樓修建之紀錄。


影像紀錄（照片）



五、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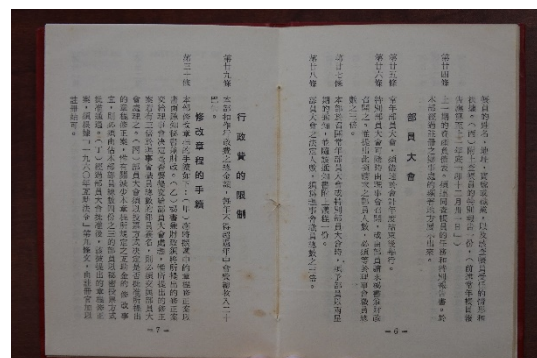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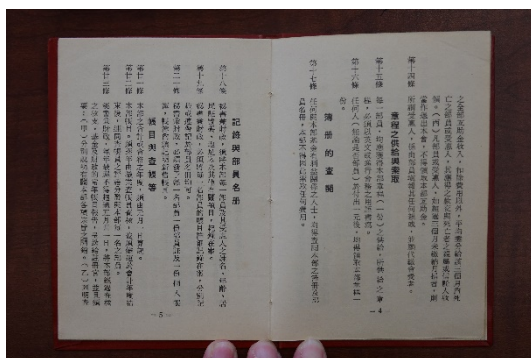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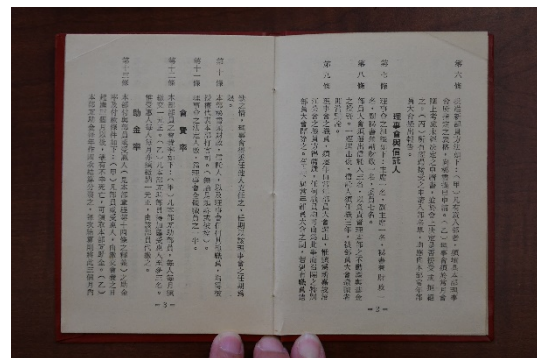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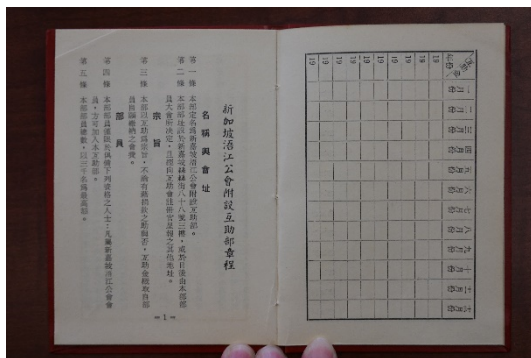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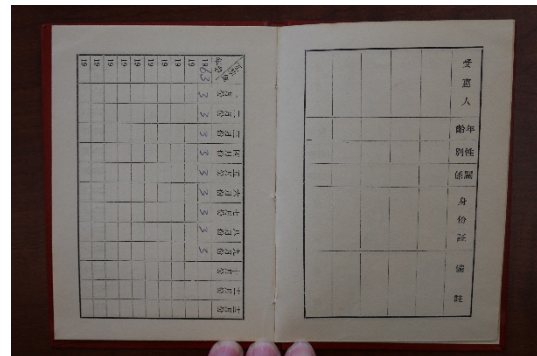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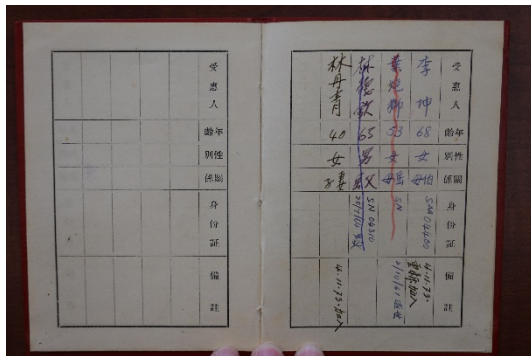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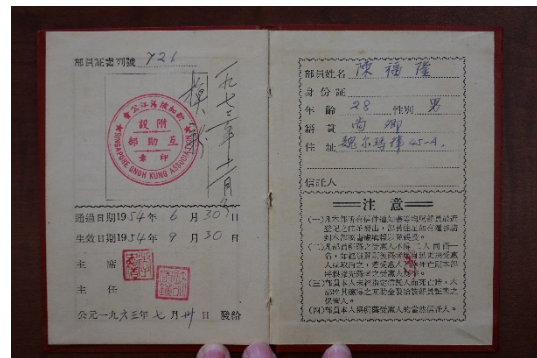
基本資料		
編號	5-1	
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堂	
坐落位置 (地址)	林湖村西路 22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汶萊	王文邦、宋石清等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其他	<p>中華基督教會堂設於 1877 年，迄今已有一百三十餘年。1933 年教友們組儲金社，為建堂儲金，信眾熱心奉獻。1935 年由王文邦、宋石清兩弟兄（宋弟兄應該是當時教會的牧師）配合地方聖徒合力興建新堂及牧師樓。王文邦弟兄自願負責建堂費用總額之半，並由林維勇弟兄家族奉獻建地（西路現址）（牧師樓在卓環國小內右前方幼稚園現址），當年即行動工興建，為時一年，1936 年竣工（計耗資銀元一千餘元），並舉行獻堂典禮，與會有中外來賓百餘人。</p> <p>1937 年中日戰爭，日據金門時期，教堂被佔為學校八年之久，直至 1945 年重新恢復聚會。1958 年教堂因八二三砲戰中損毀，全屋倒塌僅存鐘樓。1969 年適逢旅汶萊會友林梅雀，林清華兩位姊妹返金，見教堂毀於砲火。心中焦急，回汶萊即將故鄉近況與神殿被毀之事向鄉親報告，特別是臨時會堂破舊，群羊無牧，遂發起捐獻，重建聖殿，登高一呼，各方響應，旅汶萊會友共奉獻美金八千多元，（折合新台幣三十餘萬元）金門地區各教會亦有奉獻配合，同時聘請甫自軍中退役青年邵忠仕夫婦擔任傳道（薪俸由旅汶會友全數負責）。邵傳道年青有為，負起重建聖殿工作，並親自設計，督工，並於 1971 年竣工。</p>	
影像紀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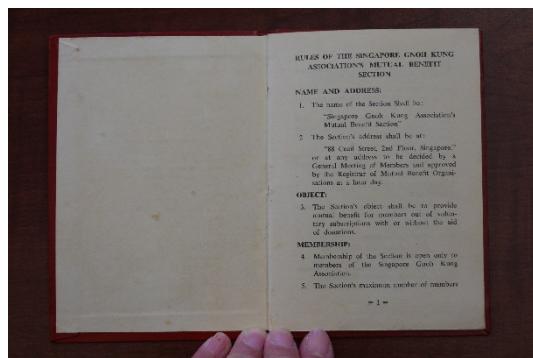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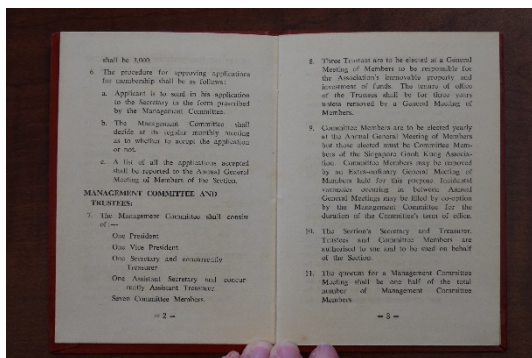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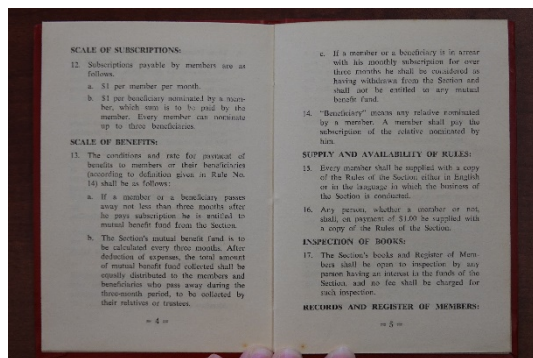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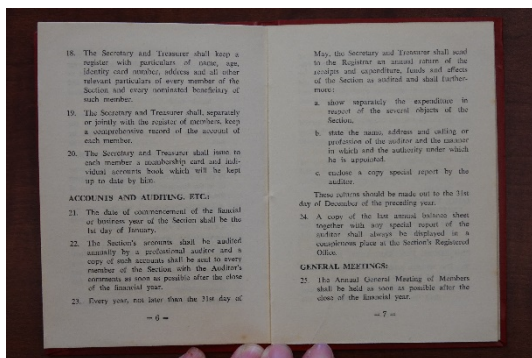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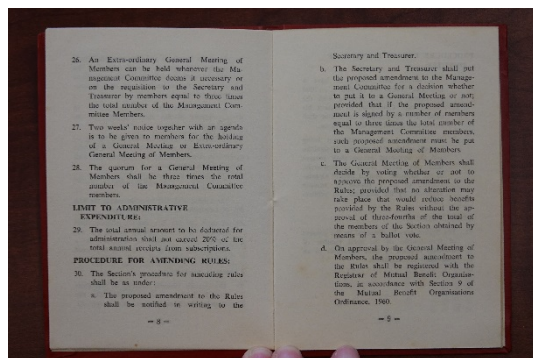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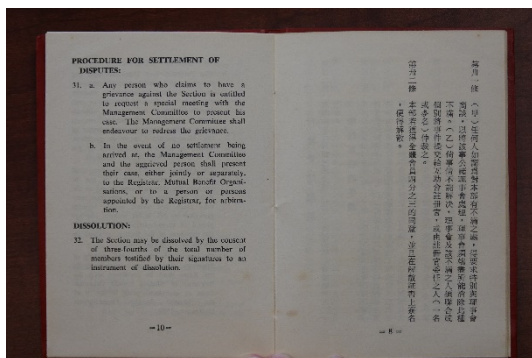


基本資料		
編號	5-2	
名稱	民眾服務中心	
坐落位置 (地址)	林湖村西路 22 號	
僑匯紀錄	僑居地	主要捐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汶萊	
	<input type="checkbox"/> 新加坡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	
碑記年代		
碑記摘錄		
保存狀況	<input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普通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其他	<p>金門縣烈嶼鄉民眾服務社肇建於 1953 年，主要作為國民黨政府整合群眾、宣揚民主憲政、意見溝通、整合地方建設等重要行政空間。然其建築興建之初，因建築材料不足及受到砲火影響，造成建築結構隱憂。</p> <p>1971 年在時任縣委會主委李金塔先生及地方人士勸募下，獲得返鄉華僑及各界鄉親捐輸，計募得新臺幣 147 萬餘，再加上政府補助，使得民眾服務中心得以興建。</p>	
影像紀錄 (照片)		
 		

附錄三 涪江公會文物

一、新嘉坡涪江公會附設互助部章程





二、涪江公會會員名錄（節錄）

新嘉坡涪江公會
會員名錄 No. 2000

會長 陳有傑 副會長 李金榮
主席 李金榮 副主席 李金榮
秘書 李金榮 司理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受委收捐名表

陳有傑	男	10.10.1920	1000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新嘉坡涪江公會
會員名錄 No. 2001

會長 李金榮 副會長 李金榮
主席 李金榮 副主席 李金榮
秘書 李金榮 司理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受委收捐名表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新嘉坡涪江公會
會員名錄 No. 2002

會長 李金榮 副會長 李金榮
主席 李金榮 副主席 李金榮
秘書 李金榮 司理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受委收捐名表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涪江公會
會員名錄
401-500

新嘉坡涪江公會
會員名錄 No. 2003

會長 李金榮 副會長 李金榮
主席 李金榮 副主席 李金榮
秘書 李金榮 司理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受委收捐名表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月捐

姓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計
李金榮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2000
李金榮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2000

新嘉坡涪江公會
會員名錄 No. 2004

會長 李金榮 副會長 李金榮
主席 李金榮 副主席 李金榮
秘書 李金榮 司理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受委收捐名表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新嘉坡涪江公會
會員名錄 No. 2005

會長 李金榮 副會長 李金榮
主席 李金榮 副主席 李金榮
秘書 李金榮 司理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受委收捐名表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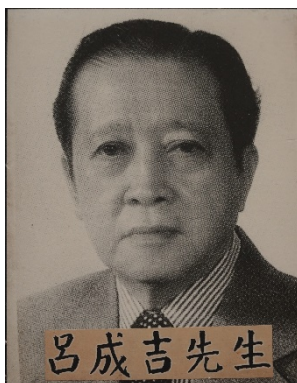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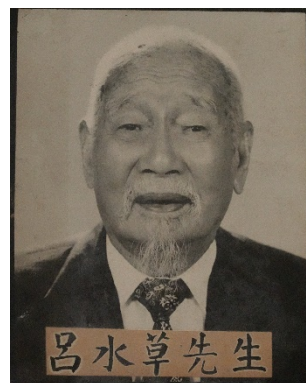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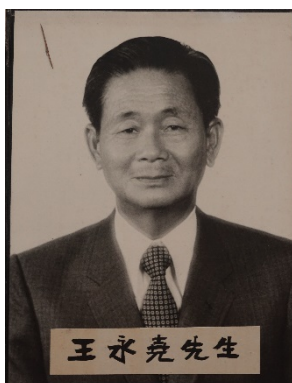
新嘉坡涪江公會
會員名錄 No.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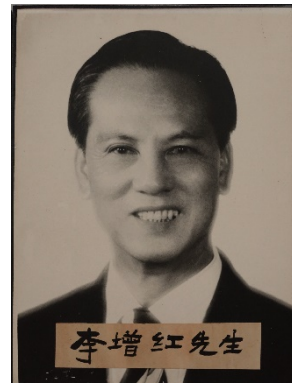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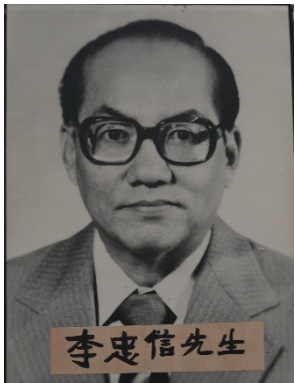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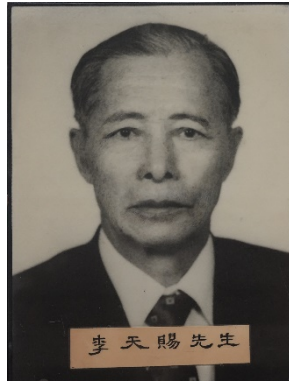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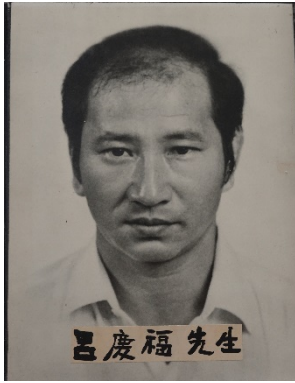
會長 李金榮 副會長 李金榮
主席 李金榮 副主席 李金榮
秘書 李金榮 司理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總幹事 李金榮 總務 李金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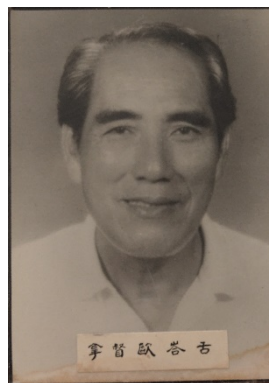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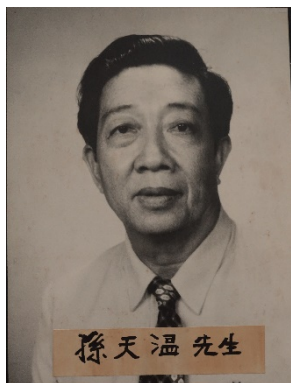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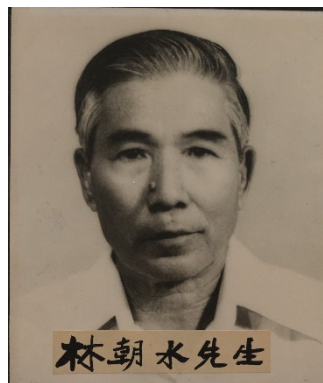
受委收捐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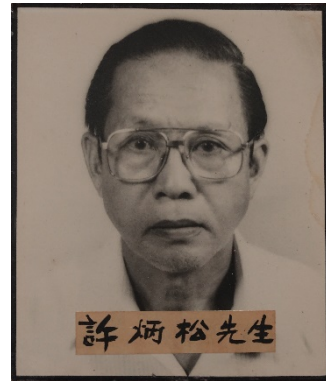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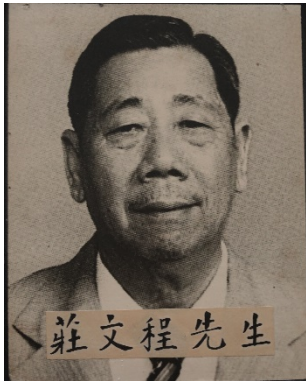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李金榮	男	10.10.1920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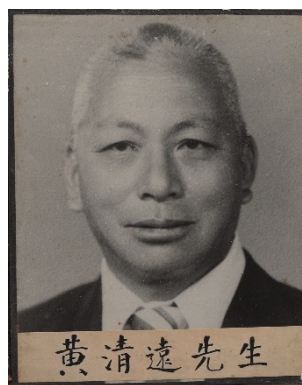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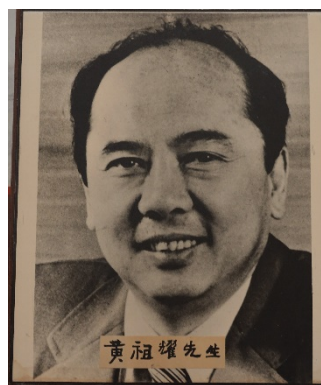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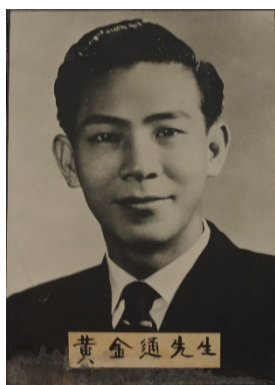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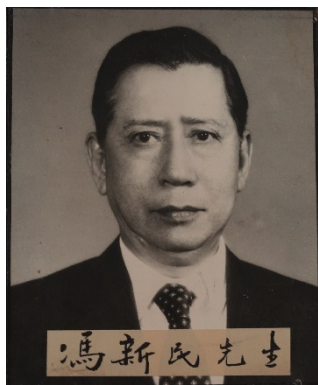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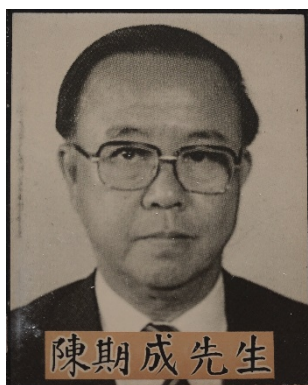
三、浯江公會所藏之人物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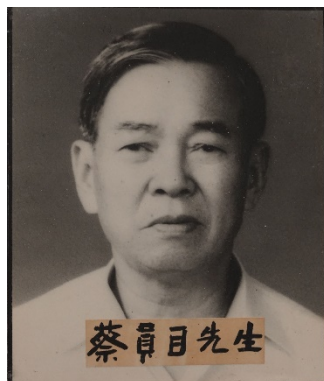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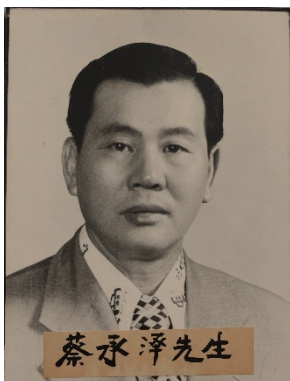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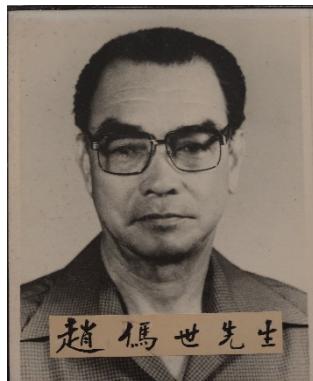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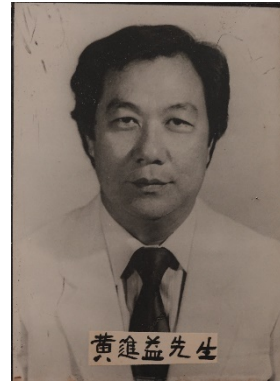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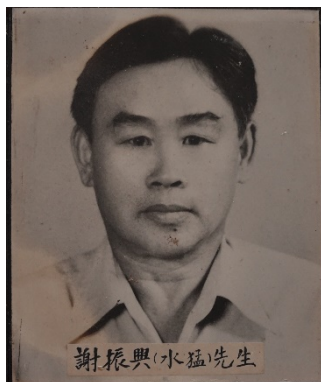












四、其他重要文物



附錄四 研究團隊

【計畫主持人】

江柏煒／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工作團隊】

林美華／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
自由撰稿、生態文化紀錄出版、特約節目主持人

林志斌／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
地方文化工作者

翁沂杰／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
城邊田文化創意工作室負責人

伍明莉／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行政專員